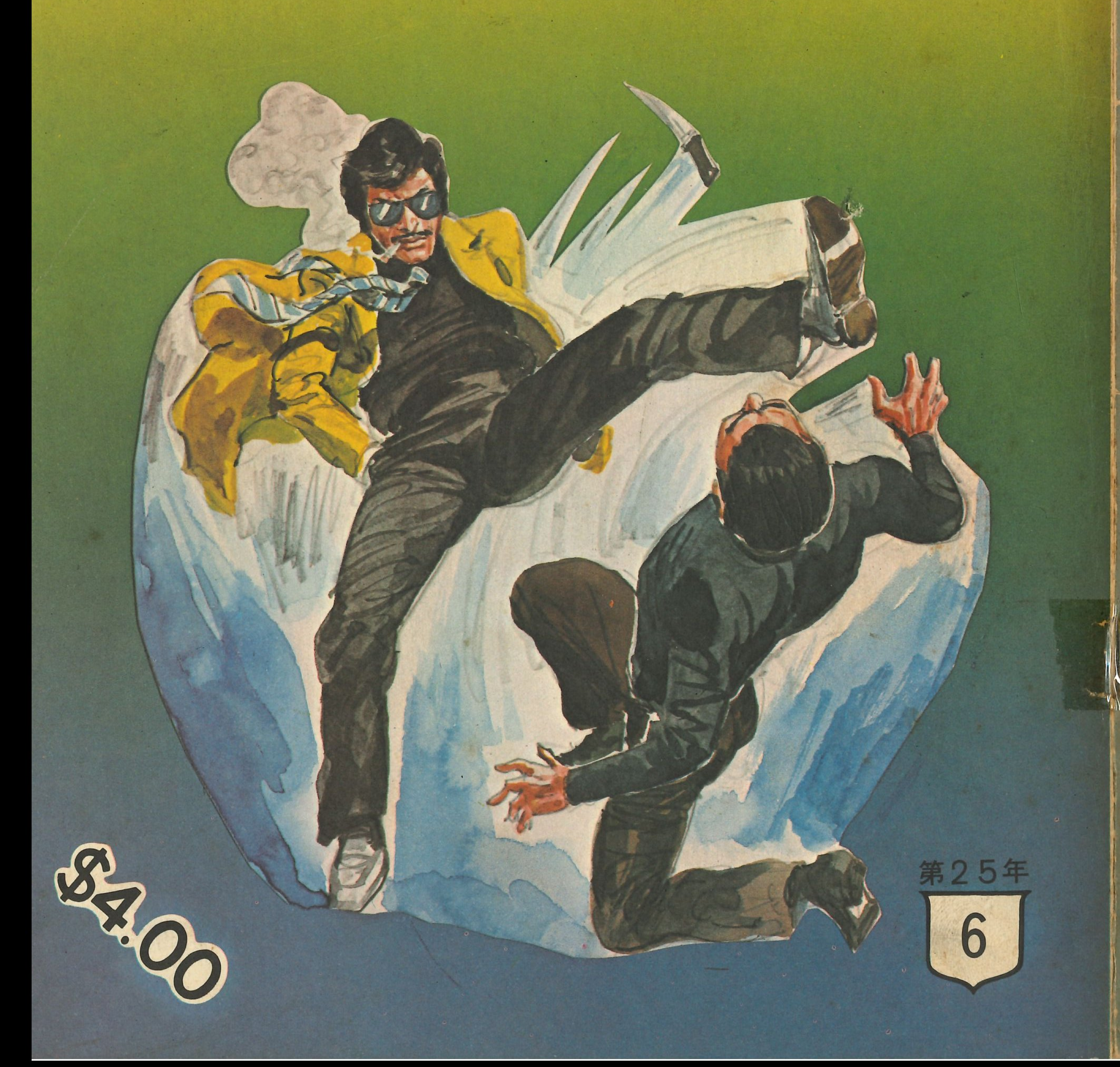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殺人魔（大魔手奇情故事）　朱羽・著

　　浪子史洛夫是當地有名的玩家，而且又是一個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私家偵探，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或棘手的事，祇要他伸出一雙魔手來，剛也能變柔，柔亦可化爲剛，是個智勇雙全的浪子，可是這次他遇到了……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刊一部偵探倫理警世故事——﹂殺人魔﹂，由朱羽執筆。故事中的主角浪子史洛夫不但是個有名的玩家，而且又是一個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私家偵探，但他有一雙神奇的魔術手，他處理案件的手法剛柔並重，軟硬兼施。加上他有靈活的頭腦，智勇雙全的幹勁，因此屢建奇功。﹂殺人魔﹂這個故事就是描述他處理一宗家庭秘密的案件，數番身陷虎穴，險死還生的驚險遭遇，終於被他揭發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罪案，欲知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司馬洛故事﹂血蝶恩仇﹂今期終結，故事發展波雲譎幻。最後終於揭曉了郭天明與安安兩父女的一個大秘密……馮嘉另篇巨著﹂霸王過關﹂，下期接續刋出，敬希千萬留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東門白的作品，是一篇叙述我國當年軍閥時代東北一帶的動亂，日本人與俄國軍隊在當地展開的一場爭奪戰，橫行霸道，令人咋舌，欲知眞相，請留意下期﹂玉蜻蜓﹂的刋出。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6期
（總號124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大魔手爲錢煩惱

社會偵探故事

殺人魔

文．羽　飛
圖．朱　可



杜維新是香城的名建築師，也是一位高級紳士。填海興建平民住宅，解決香城房荒的主意就是他想出來的，他因此成名；也因此發財，更因此而晉身於香城的上流社交圈子。

史洛夫從來不願意和有錢有勢的人打交道，但他現在却要前去踐赴杜維新的約會，他眞不了解，自己怎麼會答應杜維新的。

當他從他那輛老爺車跨出來，抬頭看了看「杜維新建築事務所」的招牌時，心頭不禁暗暗地罵了一句，眞他媽的邪門，這傢伙找我幹什麼呢？他心裏在想，脚下却已走進那一間華麗堂皇的寫字樓。

建築事務所裏的員工們都在穿梭不停地忙碌着。史洛夫剛一露面，專門負責接待客戶的漂亮女秘書就立刻向他迎了過去，未經通報，就直接帶他進入杜維新的專用辦公室。

杜維新很快地站了起來。他身裁魁梧而肥胖，約莫有四十五、六歲。在他的眼光中，稍微透露出一點鄙夷不屑的神色，然而他的手却伸了出來，語氣很謙和地說：「史洛夫！很高興見到你。」

但是，史洛夫並沒有感到榮幸地將手伸出來和對方一握，只是神情冷漠地在沙發上坐下，兩腿叠架，似乎沒有將對方看在眼裏，以鼻孔裏哼出來的聲音說：「杜先生！你一個人去高興吧！」

杜維新臉上的笑容突然僵硬。他的目光中冒出了一絲怒火，但他並沒有發作，廢然地縮回手去，在椅子上坐下，也以冷冷的語氣說：「史洛夫！驕傲並不是爬進上流社會的唯一可靠方法，我想不通你爲什麼要用這種態度對待我？」

「杜先生！用不着說些廢話。在香城，你是有錢有勢的人，我不知道你找我幹什麼？」

「你既然來了，又爲何不對我客氣一點？」

「請注意：是你找我不是我找你。」

「史洛夫！看在錢的份上，你不能對我客氣一點嗎？」杜維新施展了誘人的法寶：錢，的確有左右一個人意志的魅力。

「錢？你以爲我會向你借錢？」

杜維新從寫字枱後面那張安樂椅上站起來，走到史洛夫的身旁坐下，以他那肥大的手掌在史洛夫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微笑着說：「史洛夫！聽說你昨天晚上在『金手俱樂部』輸得很慘，甚至連手上那一隻勞力士錶也都押掉了。有這回事嗎？」

「不錯！我最近老在走霉運。」

「那麼！你就一定需要一筆錢了。」

「當然。看樣子，我們偉大的建築師要有一份差事要做了！」史洛夫的神色稍爲緩和了一些。他看不起任何人；却不會對鈔票驕傲。

「不錯！有一件事要請你帮忙。」

「說吧！」史洛夫靠上了沙發，閉上了眼睛。「我應該先了解是那一種性質的工作，其次再看我能够獲得多少代價。」

「史洛夫！你見過我兒子小凱嗎？」

「嗯！在射擊場裏見過他兩次。」

「對了！他也是射擊協會的會員，和你多少還有一點關係。」杜維新以柔和的目光望着他。

「杜先生！」史洛夫以揶揄的口氣說：「令郎不但是射擊協會的會員，他也是拳擊協會的會員，而且參加了遊艇協會以及騎術協會。不過，令郎在那些方面似乎沒有天才，只得了會員的虛名。他唯一的天才是泡小妞，談戀愛。如果有獵艶俱樂部或攪女人協會之類，他倒是名符其實的大會員哩！」

「史洛夫！」杜維新的神色很沉重。「我們之間雖然沒有來往，但也沒有成見。如果以爲我現在有求於你，就用這種口氣來對我說話，可就不太厚道了。」

「沒辦法！」史洛夫叠架的雙腿幌了幌。「我和有錢有勢的大人物打交道，一向都是如此的。」

杜維新嘆了一口氣。「唉！誰教我有事要找你呢？你方才說得不錯，我那個孩子簡直是一無長處。其實，談戀愛，攪女人他也不內行。最近，他就惹上了一個麻煩，請你無論如何帮帮他的忙。」

「怎麼！是要我當打手替你的寶貝兒子打走他的情敵嗎？」史洛夫仍是那種讓人聽了難受的諷刺口吻，面上更是佈滿了嘲弄的笑容。

杜維新只得不予理會，低聲說：「史洛夫！『紅馬夜總會』有一個從日本來的脫衣舞娘，名叫白木美子，你看過她的表演嗎？」

史洛夫點點頭說：「看過。舞技平平，身裁也不見得傑出，不過，她那雙眼睛却有勾魂攝魄的魅力。怎麼？令郎和她攪上了？」

「史洛夫，小凱是我唯一的兒子。雖然他愛玩，不求上進，但是我仍然對他寄望很重，他在外面亂攪女人，我倒不想嚴厲地管束他，却想不到他竟然和白木美子談起婚嫁來了。」

「你反對？」

「當然。小凱年紀還小，學業也沒有完成。再說，以我在香城的地位，怎麼能允許他和一個脫衣舞娘結婚呢？」杜維新神色間充滿了煩惱；這是公平的，有財有勢的人並不見得完全快樂。

「杜先生！我認爲這事情很簡單。你只要堅持不同意這樁婚事就行了。沒有經濟支援，那個日本女人也未必敢冒險和令郎結婚。」

「史洛夫！你別說得這麼輕描淡寫。

小凱一向被我寵慣了，如果我用壓制的手段去對付他，可能會造成不幸的事情，所以，我經過仔細考慮之後，決定請你帮助我來解決這個煩惱。」

「說吧！要我怎麼做？」史洛夫很平靜地問。

「史洛夫！我說一句話你別見怪。你雖然是一個看來很正派的人，但是，許多邪惡的手法你也同樣玩得出來，讓那個日本脫衣舞娘滾蛋，越快越好，我不在乎花錢，至於你這一方面，你需要多少代價，我一定照付。」杜維新指手劃脚，神情略顯激動。

史洛夫不禁吹了一聲口哨，站起來在這間寬敞的辦公室裏兜了兩個圈子，然後停在杜維新的面前，語氣很緩慢地問道：「杜先生！你要我不擇手段地逼那個日本脫衣舞娘離開香城？」

「是的。我相信小凱不是眞正地愛她，至於那個日本女人要嫁給他，也一定是有什麼目的。只要他們暫時分開，小凱就不會再迷戀她了。」

「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壞事，我可以試試看。」史洛夫說到這裏，伸出了一隻手，以貪婪的語氣說：「杜先生！辦事是要錢的。坦白告訴你，我身上的錢只够打三次電話了。」

杜維新似乎早有準備，立刻從衣袋掏出一大叠巨額鈔票，交到史洛夫的手裏，語氣很誠懇地說：「這裏是五萬元，你先拿去用，要錢隨時打電話通知我。務必要趕走那個日本女人。」

史洛夫心中暗暗好笑。他雖然不願意和有財有勢的人打交道，可是他突然發覺，爲有錢有勢的人辦事也有好處，那就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代價。他將那叠鈔票放進衣袋，揮手揮手說：「杜先生！我借用你那句話：看在鈔票的份上，我是一定要帮忙的。再見！」

當史洛夫走到門口的時候，杜維新突然又叫住了他：「史洛夫！還有一件事順便想託你一下。」

「噢！」史洛夫轉過身來。「是什麼事？」

「有個名叫孫保羅的人，不知你認不認識？」

「孫——保——羅！」史洛夫喃喃地唸着這個名字，竭力地腦海裏搜索了一陣，然後搖搖頭說：「不認識。而且，名叫保羅的人也太多了。」

「這個人在『環宇大樓』七〇七室有一間寫字間，據說他開的是投資公司，不知他運用什麼手段和小凱也認識了。他要小凱投資，一開口就是十萬美金，我當然是竭力反對，可是他的母親竟然同意。史洛夫！你該了解我，我忙於事業，很少照顧家庭，我不能因爲這件事而使得他們母子二人傷心，所以拜託你順便調查一下那個名叫孫保羅的人信用如何？」

史洛夫想了一想，才問道：「杜先生！這兩樁事同等重要嗎？」

「不！這只是附帶的。等你將那個脫衣舞娘的事辦好了之後，再去調查孫保羅的信用好了。」

「杜先生！看在錢的份上，這兩樁事我都會很快地替你辦好的。」史洛夫說完之後，揮手告別，然後退出了杜維新的辦公室。

當他從這間香城最有名氣的建築事務所走出來時，不禁吁了一口長氣，同時也感到渾身充滿了活力。他就是這麼一個人：當口袋裏裝滿了鈔票的時候，即使三天三夜沒有睡覺，精神也會抖擻起來。

× × ×

史洛夫在香城是有名的玩家，只不過花了一小時的工夫，他就將白木美子的住所打聽到了，那是位於半山的一座高級公寓。

下午三點鐘，他就按响了這家高級公寓的門鈴。開門的是當地的一個年輕女傭，她將史洛夫打量了一眼，還沒有開口詢問他的來意，史洛夫巳經從她的身旁擠了進去。女傭不免跟在他的身後嚷叫了起來，叫聲驚動了剛剛起床的白木美子，她披着睡袍，從二樓的臥室趕了出來。

此刻，史洛夫巳走上了樓梯，二人就在梯口相遇，史洛夫吹起了一聲响亮的口哨，圍着她繞了一個圈，然後笑瞇瞇地說：「美子小姐！用不着吃驚，我不是搶匪，也不是歹徒，只是想和妳談幾句話。」

他說的是流利的日語，這倒使得白木美子有些意外。楞了一楞，才喃喃地問道：「先生！我們認識嗎？」

「裏面坐吧！」話聲未落，史洛夫巳經自顧自地走進了她的臥室。

白木美子立刻跟了進去，女傭也來到臥室門口，低聲問道：「白木小姐！要報警嗎？」

「妳下樓去！」白木美子擺了擺手說：「這兒的事用不着妳管。」

那個女傭立刻帶上了房門，離開了二樓。

史洛夫的一雙目光在臥室裏看來看去，彷彿在搜索什麼隱密。最後，他的目光停在白木美子的臉上，語氣冷冷地問道：「美子小姐！妳在香城的居留期限還有多少日子？」

「還有四個月。」

「我告訴妳一件事：在一個星期之內，妳要離開香城，回到日本去，那樣妳將不會有任何痲煩。否則，妳這張很漂亮的面孔，可能會被別人用刀劃破。」

「爲什麼？」白木美子顯得很吃驚地嚷叫着：「我做錯了什麼嗎？」

「不用問，照我的話做。」史洛夫用警告的語氣說。

「你是什麼人？我爲什麼要照你的話做？」

「妳不用管我是什麼人，一個星期之內離開香城，否則妳會有痲煩。」史洛夫的語氣更加嚴厲。

「我知道。」白木美子臉上流露出一股鄙夷的冷笑。「是杜小凱的爸爸教你來的，只有他才會出這種卑鄙的手段。」

「妳知道就更好。他是香城的名人，不管和警界或者流氓，都有深厚的交情，妳鬥不過他。」

「他怕我跟他的兒子結婚，對嗎？」

「美子小姐！妳在歡場中的時間一定不短，所以妳要放聰明一點。撈錢要看對象，像杜小凱的爸爸這種人，妳最好少打主意爲妙。」史洛夫再次提出警告；不過，動機是出於善意的。

白木美子揮着手說：「你回去告訴他，用不着趕我走，我不會和杜小凱結婚的，是他的寶貝兒子在自說自話。至於杜維新的那點鈔票，也沒有看在我眼裏。我白木美子如果想撈錢的話，香城有錢的糟老頭太多了。」

「妳不打算和杜小凱結婚？」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

「可是，杜小凱却向他的爸爸說，妳要和他結婚。」

「我方才不是說過了嗎？只是他一個人在自說自話。」白木美子的語氣顯得很氣憤。「我到香城雖然只有兩個多月，可是我認識的男人却不僅只有杜小凱一個，我還有很多男朋友。我只是想找刺激，過新鮮的生活，我並不想嫁給誰。」

她的話也許是眞的，史洛夫很相信。可是他却不願將身上的五萬塊鉅欵再退給杜維新。於是他又說：「妳說的可能是眞心話，妳並不打算嫁給杜小凱，可是，妳交上了杜小凱，也是同樣的痲煩。妳不想嫁給杜小凱，但他却一定要娶妳作妻子，這違犯了杜家的傳統，他們不能接納一個日本女人；更不能忍受一個脫衣舞娘作他們的兒媳婦。一個星期之內走，如果妳有什麼條件，我可以代爲轉達。」

「你到底是杜家什麼人？保鏢呢？還是……」

「隨你猜。不過，妳可以看得出來，我是一個壞蛋，一個無惡不作的壞蛋。如果妳在一個星期內不走的話，那麼，不幸的事情就會降臨在妳的頭上。」史洛夫歪曲着面孔，希望自己眞像一個壞蛋。

白木美子瘋狂地吼着：「我要報警，我要擧行記者招待會，我要……」

史洛夫冷笑着接口說：「妳還可以拿一支槍去找杜維新拚命，但妳認爲妳那樣做是對妳有利的話，妳儘管去做好了。」

史洛夫說完之後，頭也不回地走了。

「等一等！等一等！」白木美子高叫着，同時從臥房裏追了出來。

史洛夫轉頭問道：「還有什麼話要說的？」

「你貴姓？」

「史洛夫，妳可在香城各處去問一問，『大魔手』史洛夫，沒有人不知道。」

白木美子說：「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

「幹什麼？」

「你方才不是說，如果我有條件的話，你可以代我向杜維新轉達的嗎？他最少要賠償我的表演損失。」

「妳不擧行記者招待會，你不報警了嗎？」

白木美子冷笑着說：「我看得出來你是一個壞蛋，也許在我擧行記者招待會之前，就巳經被你殺害了，所以我考慮提早離開香城。」

「聰明的女人！有什麼條件？在有限度的情況之下，杜維新先生是會接受的。但是，妳別妄想獅子大開口，有錢的人並非都是慷慨者。」

「我還得仔細地想一想，請問，我怎樣和你連絡？」

「用不着找我，我每天會到妳這裏來一趟。如果妳打算要花樣的話，在我明天來的時候，妳可以佈好錄音機，或者請幾個警探埋伏在妳的床下。不過，我希望妳不要做那種傻事。」

「你放心！我不會自己找痲煩。」

「那就再見了！」史洛夫揮了揮手，走出了白木美子的寓所。

當他方才在白木美子面前，說自己是壞蛋的時候，他心頭不禁猛跳，說句天良話，他還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事，不過，他却認爲對白木美子如此做，並不過份，他一眼就看出白木美子不是一個正經的女人，她和許多男人有某種關係，却又不拒絕杜小凱的求婚，這不是存心在玩弄一個年輕人的感情嗎？儘管杜小凱在史洛夫的眼裏，不算是一個好孩子，但是，他總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年輕人，趕走了這個脫衣舞娘，對他也許有一點帮助。唯一使史洛夫感到遺憾的是——這件事情雖然對杜小凱有點益處，而自己却收取了當事人父親的酬勞。錢，爲史洛夫帶來了活力，却也爲他帶來了煩惱。

看看錶，時間尙早，於是，史洛夫想到了杜維新託付的另一件事情，於是，駕車到了「環宇大樓」。

乘電梯上七樓，來到了七〇七室，史洛夫見到了門上那塊漆亮的銅牌上鐫刻着以中英文對照的字……「保羅信用投資」公司。

司洛夫按動門鈴，久久無人應門。

他嘗試旋動門把，房門未鎖，輕輕一推，就開了。

屋內光綫幽暗，活動牆壁將這狹小的屋子隔成內外二間，外面擺着幾張沙發，裏面想必是孫保羅的臥室兼辦公室，在香城，這種「一人公司」很多，不用調查，史洛夫就可以猜到孫保羅其人的信用了。

「孫保羅先生！」史洛夫站在外間叫了一聲。沒回應，於是他向內間走去。

除史洛夫之外，任何人看到目前的情況必定會吃驚地大叫，孫保羅倒在地上，接近頭部處是一大灘血漬，史洛夫有些發楞。

突然，身後傳來了零亂的脚步聲。

史洛夫機警地回頭，發現有三人走進了這間屋子，其中一個是他所熟悉的——中央警局的首席探長麥文高。

「史洛夫，想不到在這兒遇見你。」麥文高語氣冷冷地說。

史洛夫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因爲他聽得出來，對方並不是友善地向他打招呼，而是對他的出現在兇案現場而產生了疑問，史洛夫雖有些緊張，却是十分冷靜的，他了解，稍一不愼就會使他蒙上難以洗刷的罪嫌。

「麥探長！」史洛夫從來都沒有加上官銜去稱呼他，然而此刻却要例外了，「有人報警嗎？」

「是的，」麥文高冷冷地說：「大厦的清潔工人來收本月份的清潔費，發覺了命案，他就立刻報警了！你呢？史洛夫，也有人向你通報消息嗎？」

「不！我是無意撞見的。」

「無意？」麥文高以古怪語氣重覆這兩個字。

「我本來是拜訪他。」史洛夫指指死

者。

「你們是朋友?」

「不是。」

「可是，你方才說，來此是爲了拜訪他。」

「麥探長，我想了解一下，這是公事上的詢問?還是私人間談話?」史洛夫的耐性逐漸消失了。

「史洛夫，」麥文高語氣嚴厲地說：「你必須答覆，因爲我見到你出現在命案的現場。」

史洛夫猶豫了一下，才點點頭說：「好，我答覆你。到此來拜訪孫保羅是受別人所托。」

「誰?」麥文高緊緊地追問。

「杜維新，本城的名人。」

「嗯!是名建築師。他爲什麼要你來拜訪孫保羅?」

「杜先生的兒子杜小凱認識孫保羅，並打算投資孫保羅的公司與他合夥，杜先生不放心，要我來調查孫保羅的信用。」

麥文高以一雙極爲銳利的目光凝望了他許久，喃喃地說：「史洛夫，以我對你的了解，深信你尚不至於說謊。」

「你可以查證。」

麥文高還想問什麼，另一個便衣警探走過來低聲說：「大樓的管理員來了。」

麥文高暫時放過了史洛夫，向那便衣警探吩咐道：「將他帶進來。」

無頭裸照

「環宇大樓」的管理員，約莫四十來歲，身裁雖然矮小，却顯得精神奕奕，也很鎮定，眼前的血案並沒有使他過份慌亂，他靜靜地站在麥文高的面前，等待着這位探長的詢問。

麥文高以銳利的目光向他打量一陣，道：「你是『環宇大樓』的管理員嗎?」

「是的。」

「進出這棟大樓裏的人，是否都會走過你的面前。」

「白天我都是坐在管理室裏，對着大樓的進門處是一排玻璃長窗!在這棟大樓進出的人，我幾乎都可以看見。」

「那麼，你最後一次見到了孫保羅是在什麼時候?」

「大概是下午一點二十分左右，他可能是去吃過午餐回來。」

「就他一個人回來嗎?」

「還有一個女人和他在一起。」

麥文高的眼光閃亮了一下，情緒略顯緊張地問道：「你能够將那個女人的形狀敘述一番嗎?」

「她戴着寬大的太陽眼鏡，很難看清她的面貌，我只是記得她的身材很頎長，穿着一套白色的迷你裝。」

「那個女人是什麼時候離去的?」

「大概在兩點左右。」

「你以前見過那個女人嗎?」

「探長，孫保羅是個交遊廣闊的人，到他這兒來的男男女女不在少數，即使她曾經來過，我也不會有太深的印象。」

麥文高沉吟了一陣，再問道：「那個女人離去的時候，你是否發現她的神色有異常的表現?」

「這我就沒注意了，兩點鐘的時候，在這幢大樓裏的公司行號巳開始上班，進出的人很多，我只記得她從我面前走過，大概是由於她臉上那一副太陽眼鏡太過寬大的關係，所以我特別多看了她一眼。」

「好!」麥文高點了點頭，同時擺擺手說：「你出去吧，如果再有必要請教你一些問題，我會請你到警局來的。」

那管理人員，很恭敬地行禮而退。

麥文高所帶來的兩個便衣警探，巳經在房內搜索出一張約莫八吋大小的照片遞到麥文高的手裏，態度神秘地說：「探長!你看這個。」

史洛夫雖然是個旁觀者，但他却不願意遺漏任何一點情況和綫索，他也擠到麥文高的身邊，這才發覺那張照片上是一個裸體的女人，她躺在床上，姿態極不雅。照片中的頭部巳經被撕去了。

麥文高用手指在照片上彈了一下，回過頭來，冷冷地望着史洛夫說：「史洛夫!我相信你必定還知道更多的事情，爲了你不被蒙受嫌疑，爲了使這件事命案能順利地偵破，你對我不應該有所隱瞞。」

「麥探長，」史洛夫微微地笑着，同時雙手左右一攤。「如果你肯定地認爲我知道某些內幕，那就很可能使你要入岐途，我希望你還是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張殘破不全的照片上吧!」

麥文高目光中射出一絲怒火，但他並沒發作，冷冷地問道：「史洛夫，有什麼高見?」

「對不起，我不是職業警探，同時我也沒有受過偵探學的專門訓練，我不便發表意見。」史洛夫給了對方一個橡皮釘。

「那麼，你等一下願意到中央警局一趟嗎?」

史洛夫楞了一楞，才語氣緩慢地道：「麥探長，是要詢問我，還是逮捕我?」

麥文高搖搖頭說：「兩者都不是。我只是準備將這張照片拷貝幾份，然後給你一張，我巳經從你的眼光中發現你似乎對這張照片很有興趣。」

「麥探長，你不如說：我對於這件命案很有興趣。」

「好吧，我倒希望你能够爲我找一點綫索。」說到這裏，麥文高語聲一沉，「史洛夫，如果你別有所圖，那你可就是自找麻煩了。」

「麥探長!」史洛夫說話的語氣也很難聽，「我也要告訴你，你可以查查我的素行，並無任何不良的紀錄，如果你只憑想像，而爲我加上罪名的話，我可要控告你觸犯誹謗罪啊!」

「哼!」麥文高冷笑了一聲，轉過身去向他的兩個同伴揮着手說：「將屍體移走，封鎖現場。」

史洛夫巳沒有逗留下去的必要，就當麥文高和他的兩名手下在移動屍體前拍攝照片時，悄然無聲地離開了現場。

× × ×

史洛夫如旋風般捲進了屋子，白木美子吃驚地望他，彷彿如一隻見到兇貓的老鼠，退縮在屋子的角落裏一動也不敢動。

史洛夫目光中有明顯的怒火，但他却沒有向白木美子說話，自顧自地打開衣櫥，將掛在裏面的衣服全部拿出來，扔在地

上，一件一件地祭看，又一件一件地扔開，弄得滿地都是零亂的衣服。

白木美子也不禁發火了，她鼓足了勇氣，衝到史洛夫的面前，激怒地問道：「你這是幹什麼?」

這時，史洛夫手裏巳經拿着一件白色的迷你裝，他幾乎要將那件衣服拋在白木美子的臉上。怒氣沖沖地道：「我問妳，這件衣服妳今天穿過嗎?」

「沒有啊!」白木美子不勝迷惑地搖着頭。

「哼!」史洛夫冷笑了一聲，兩隻手掌像鋼鉗一般緊緊地抓住了白木美子的肩頭，猛力一陣搖幌，怒吼着說：「妳還狡賴?妳今天明明穿過這件衣服。」

「我爲什麼騙你?我沒有穿過呀，」白木美子的神情顯得很痛苦，「請你放手好不好，你弄痛我了。」

史洛夫似乎發覺如此對待一個女人也稍嫌過份，於是鬆開了手，但是，他目光中的怒火却還沒有收歛，依舊沉聲說：「妳們這些跳脫衣舞的臭女人，沒有一個是乾乾淨淨，規規矩矩的，老實說吧!妳今天下午幹了什麼事!」

「我?」白木美子一雙長長的眉毛挑了起來。「看你的神色，聽你的口氣，彷彿我做了什麼大不了的壞事似的。」

「哼!」史洛夫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手指點在白木美子的鼻尖上：「妳方才告訴我，你到香城雖然只有兩個多月，但是巳經認識不少的男人，我猜想其中必定有一個名叫孫保羅的，對不對?」

白木美子目光中突然浮現了驚懼的神色，語氣遲疑地說：「你…怎麼知道?」

「我還知道妳方才殺死了孫保羅。」史洛夫更進一步地去套取對方的話。

「沒有!沒有!」白木美子連連搖頭，同時緩緩向後面退幾步：「我絕對沒有殺死他。我去的時候他巳經倒在地上了，求你相信我，孫保羅絕對不是我殺的。」

「什麼?」史洛夫重又將她的雙肩抓住，一陣搖撼，「妳方才曾經到孫保羅的辦公室去過了?」

「是的，我按電鈴，沒有人開門，於是，我試着旋動房門，門沒有鎖上，一推就開，我走了進去，發現孫保羅倒在血泊之中!巳經死掉了，我本來想報警，可是……」她說到這裏，突然將話頓住。

史洛夫緊接着問道：「可是妳又有了顧忌，對嗎?」

「我並沒有什麼顧忌，我只是不想招惹麻煩罷了。」

「妳是什麼時候去的?」

「大約是兩點一刻的樣子。」

「妳和他有超友誼的關係嗎?」

「有的。」白木美子點頭承認。

「杜小凱知道嗎?」

「當初他並不知情，後來他知道了，還因此和孫保羅爭吵了一次。」白木美子還補充地說：「杜小凱想獨佔我，結婚的要求也是在那件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後才提出來的，我告訴他，結婚並非兒戲，我要仔細考慮。」

「噢!」史洛夫將雙手鬆開，神色也緩和了許多。「美子小姐，孫保羅被殺，每一個和他認識的人都有嫌疑，我相信妳不可能是殺人的兇手，爲了不使妳捲進這個謀殺的漩渦，妳必須要將內情老實地告訴我，孫保羅和杜小凱吵得很厲害嗎?」

「吵得很兇，可是經我解釋後，杜小凱心平氣和了許多。史先生!你以爲是杜小凱殺了他嗎?」

史洛夫目光望着窗外，語氣喃喃地說：「杜小凱是個盲目衝動的年輕人。從他愛上妳，想和妳結婚的這個行動上看來，他顯然不够理智。他愛你，可是發覺妳和孫保羅有超乎常友誼的親密關係時，不禁產生了嫉妒。也許他並沒有存心去殺孫保羅洩忿，可是當他瞞着妳再度去和孫保羅爭吵的時候，一時按捺不住妬火，情緒衝動起來，而開槍殺死了孫保羅。」

白木美子嚷叫着說：「史先生!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美子小姐!」史洛夫以深沉的目光望着她。「那麼我也要反問一句，妳怎麼能肯定這件謀殺案不是杜小凱幹的呢?」

白木美子以肯定的語氣說：「殺人者絕對不是他。一點鐘的時候，有人看見孫保羅在『鍾士餐廳』吃飯，我兩點一刻去，他巳經倒臥在血泊中了，那麼，他死的時間一定是下午一點以後到兩點一刻這七十五分鐘的時間之內了，這段時間我是和杜小凱在一起的呀!」

「美子小姐，我希望妳所說的全是實話。」

「我可以發誓。」白木美子還認眞地舉起了右手，「我沒有理由去袒護一個殺人的兇手。」

史洛夫許久沒有說話，他一方面在思索這件血案的緣由，另一方面却又突然發生了一絲貪念，正因爲接受了杜維新的錢，才使他惹來了痲煩，那麼，他就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去要更多的錢來彌補自己的損失，他相信杜小凱不會是殺害孫保羅的兇手，但是，杜維新是香城的名人，如果杜小凱捲進了謀殺案的漩渦，必然會影响他的名譽，這正是一個很好的敲詐機會。雖然他覺得這種行徑不够光明。但是他却又設想了一個很好的理由——在有利的情況下對有財有勢的大人物放鬆，自己就是天下第一號大傻瓜。想到這兒，他以柔和的目光望着白木美子，同時以誠懇的語氣說：「美子小姐，如果警方發覺妳兩點一刻曾經到過兇案現場，妳也發現了死者，然而却沒有報警，他們會有什麼想法?」

「他們也許會猜疑我是謀殺孫保羅的兇手，最少他們也會猜疑我與兇手有某種關係。」

「對了，我相信妳不是殺人的兇手，也相信妳說對於這件謀殺案無關。」史洛夫說到這裏，在她身旁坐下，一隻手摟住了她的肩頭，然後問道：「美子小姐，妳在兩點一刻去過保羅的辦公室，還有別人知道嗎?」

「除了你之外，再沒別人知道了。」

「那麼，妳不說，我不說，警方就不會知道了，對嗎?」

白木美子是一個很聰明的女人，立刻聽懂了史洛夫話中的弦外之音。她臉上浮現了一絲艱澀的微笑，聲音低低地說：「我明白你的意思，自然，你也會提出交換條件的。不過，我得先跟你打一聲招呼。

雖然我的收入不錯，但我花費太大，所以沒有太多的錢，能够作爲交換的，也許只有我這具年輕的肉體了。」

說着，她站了起來，緩緩地將手伸到背後，扯動了衣服上的拉鍊。

史洛夫將她的手捉住，同時將她按回座椅上，微笑着說：「美子小姐！別把我當色狠。我保守這個秘密，自然是有條件的。但我却不想乘機佔有妳的肉體。」

「是什麼條件呢？」

「首先當我需要了解某些內情的時候，妳一定要將妳所知道的完全告訴我。」

「還有嗎？」

「一個星期之後，妳離開香城，回到日本去，就是這兩個條件。」

「好！我答應你。」

「美子小姐！警方一定會從孫保羅的交遊圈子裏查到你的身上，也一定會來詢問妳，妳去過他的辦公室，發現他倒臥在血泊中的事情，是絕對不能對警方透露的，這一點千萬要記住。」

白木美子點點頭說：「我會記住。因爲我不會給自己找麻煩。」

史洛夫在她的面頰上輕吻了一下，然後離開了她的寓所。他的步履非常輕鬆，而且口中還哼着優美的口哨。人，都難免會有劣根性，即使是在進行一件壞事，也使他感到非常得意。

× × ×

杜維新神色很凝重，狠狠地吸了幾口烟，才抬起頭來，目光緊盯着史洛夫說：「你方才告訴我的話，使我大吃一驚。」

史洛夫雙手環抱胸前。那種姿勢，充滿了挑釁的意味。他以冷冷的語氣說：「杜先生，我拿了你的錢，所以就要遵守職業道德，當麥文高問我爲什麼要到孫保羅的辦公室裏去的時候，我只提到了你要我調查他信用的事情，並沒有提到令郎和那個脫衣舞娘的風流韻事。你的目的是要我保護令郎，我當然不能做出對他有所損害的事，所以一旦發覺這種嚴重情況之後，就立刻來告訴你。看你的神色，似乎不相信我的話。」

杜維新搖搖頭說：「不，你誤會了，並不是我不相信你的話，而是這事情實在令我難以置信。也許是來得太突然吧！」

「杜先生！這不是吃驚的時候。」史洛夫加重了語氣，「你要趕緊想辦法。」

杜維新以求援的語氣說：「史洛夫，我感到惶亂，你有主意嗎？」

「杜先生，你能够設計出一幢高樓大厦的結構，難道就想不通這事情的利害關係嗎，令郎和白木美子已經發生了超友誼的關係，然而白木美子又和孫保羅暗中有來往。爲了此事，令郎還曾和孫保羅爭吵得很兇。現在孫保羅被殺，這種情況若是被警方知道了，對令郎是非常不利的。」

「我了解這件事情的嚴重性，你也用不着向我分析了。」說到這裏，杜維新的語氣緩和了些。「史洛夫！現在只請你告訴我，有什麼辦法才能够不讓小凱蒙上謀殺罪的嫌疑，我將不惜任何代價。」

史洛夫心中暗笑，但他臉上的神色却逐漸沉重起來，壓低了聲音說：「杜先生！首先，我們就要杜絕這個秘密外洩。」

「這件事，目前有些什麼人知道？」

「只有四個人知道。令郎，白木美子以及你和我。」

「史洛夫！你會告密嗎？」

史洛夫搖搖頭說：「我當然不會。不過，白木美子却靠不住。剛巧在一個小時之前，我又要趕她離開香城，而她也知道我是受你之託，心中必然懷恨。當警方查問她時，她很可能將內情和盤托出，那就麻煩了。」

杜維新沉吟了一陣，才說：「謀殺罪不是一件尋常的事，警方必定要搜索到齊全的證據，才能够對小凱提出控訴。」

「杜先生！你說得不錯。可是，當令郎一旦被捲進這個謀殺案的漩渦裏去時，你的名譽就受到嚴重的損害了。再說，目前有好幾棟高樓大厦都是經由你設計的，都還在鳩工興建之中。這事情鬧出來後，恐怕不會有人訂購你所建造的房屋了。」

杜維新突然以冷峻的目光望着史洛夫，冷聲問道：「你是在威脅我嗎？」

「不！我是在維護你。」

「那麼，你就用不着說這些廢話！告訴我！如何使那個脫衣舞娘不洩漏小凱爲他爭風吃醋曾經和孫保羅鬧得不愉快？」

「杜先生！你是聰明人，何必要我說明？白木美子和小凱接近，其目的也是爲了要弄一點錢。如果你肯用錢攏絡她，她不但不會洩漏這個秘密，而且還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遠離香城。那個時候，你所担憂的事都不會存在了。」

杜維新毫不考慮地掏出了支票簿，當他提筆要開寫支票的時候，突然又停下來問道：「史洛夫！我應該給她多少？」

「給她二十萬好了。如果她嫌少的話，由我來對付她。」史洛夫說這句話時，心在狂跳；因爲這種趁機會撈錢的手段有點使他感到可恥。

杜維新目光先跳動了一下，顯然他對於付出的這二十萬元，是有些心痛的。但是，他仍然咬着牙齒，開好了支票，遞給了史洛夫。

史洛夫將支票摺疊起來，放進了衣袋。方才那陣不安，突又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暗中在滿意微笑。其實，他並不是因爲得到這二十萬元意外財物而感到高興。杜維新在開寫支票時，那種心情的表情才眞是令他感到心滿意足的一件事。

「杜先生！我要走了。也許警方很快就要去傳訊白木美子，我應該趕在他們前面。萬一白木美子已經先一步地洩漏了令郎和孫保羅曾經因爭風吃醋而爭吵過的秘密，這件事情就麻煩了。」

「那你快去吧！我希望七點半鐘你能到我這裏來晚餐。」

「杜先生！難道還有什麼要緊的事需要和我詳談嗎？」

「沒有什麼事，我只是要介紹我的太太和你認識，我希望將來能够透過你，讓她了解我對她和小凱並非全不關心。」

「既然如此，我很樂意接受你的邀請。」史洛夫很恭敬地向杜維新行禮。「現在，我必須趕到白木美子那裏去了。」

當史洛夫離開杜維新辦公室的時候，他好像聽到那位有財有勢的大人物，沉重地嘆了口氣。

史洛夫昨天晚上在「金手俱樂部」只

不過輸了兩萬多元，那就已經是一個很慘的敗局了。可是今天他在轉眼之間，就撈進了廿五萬元的鉅欵，而且還帮助別人解決了許多困難，這不是一件值得令人喝采的事嗎？幸虧他還有控制自己的能力，否則他來不及離開「杜維新建築事務所」就已經要放聲狂笑了。

× × ×

麥文高以冷冷的目光凝視着史洛夫，一連吸了好幾口香烟，才以低沉的聲音說：「史洛夫！咱們應該算是老朋友了。」

史洛夫瞟了他一眼，以揶揄的口吻說：「我可眞想不透老兄身爲中央警局的首席探長，爲什麼要討好像我這樣一個沒有出息的人呢？」

「史洛夫！你狂得過份了。」

史洛夫聳聳肩說：「大概這就是我一天到晚只配在俱樂部裏混混的原因吧！」

「史洛夫！」麥文高曲起一根指頭，用指節骨兒在寫字枱上輕輕地敲着。「我很了解，你除了有時客串一下拳擊教練、射擊教練之類的職務外，你還經常找點外快。比如跟杜維新這種有財有勢的人跑跑腿、辦辦事。不過，你却沒有任何不良的紀錄，自然我不能懷疑你與孫保羅被謀殺的這件案有任何關係。可是，你對這案子不表示任何意見，却又令我想不透了。」

「麥探長！我到這裏來，可不是爲了要聽你的教訓。」

「我知道，你是來拿那張照片的。」

「探長，這是你答應的事情。你想必也知道，我對兩樣東西最有興趣的，那就是女人和鈔票。因此，我很希望得到那張女人裸體照片。我相信此時你已經將照片拷貝好了吧！」

麥文高打開抽屜，拿出史洛夫所要的那張照片，順着桌面滑到史洛夫的面前，同時揮了揮手說：「拿去吧！不過，這並不是給你欣賞的，我希望你能够從這張照片上發現了一點破案的綫索。」

「麥探長！我可不是警探啊！」

「史洛夫！」麥文高深深地皺起了眉頭。流露了尷尬的表情。「你不該用這種口氣對我說話的。我首先就表示我們是老朋友了，站在私人的立場，我們研究一下案情，難道還不可以嗎？」

史洛夫自然也不願意使對方過份難堪。他收斂了嬉笑的神色，將那張照片放進上衣的內袋，然後慢條斯理地問道：「探長！到目前爲止，你是否已經得到了較有價值的綫索？」

「毫無綫索。不過，我却有了一個初步的推想，殺死孫保羅的兇手極可能是一個女人。」

「噢！」史洛夫有些意外，同時暗中也有一點慶幸；因爲對方既然推斷兇手是一個女人，那麼杜小凱就不會蒙受嫌疑了。自然，自已從杜維新那裏敲詐得來的二十萬元鉅欵，也可以穩得了。他沉吟了一陣，才問道：「探長！你這種推想有根據嗎？」

「就是根據這張裸體照片。」

「我倒想聽聽你的見解。」

「史洛夫！」麥文高的語氣非常肯定。「你可以從這照片上看得出來，躺在床上的女人姿態極不雅觀，那麼，一定是在昏睡中被人偷拍的。照片放在孫保羅處，那麼，拍攝照片的一定是他。那個女人爲什麼會裸體躺在床上被他拍照呢？是因爲她和孫保羅有了超乎友誼的親密關係。這種推想你不會反對吧？」

史洛夫點點頭說：「我完全同意。」

「我們從另外一方面調查，發現孫保羅的經濟情況並不理想；他所主持的投資公司，也是買空賣空的虛招牌。因此我們就有了第二步假設：他拍下這個女人的裸照片的用意，就是想利用她來敲詐。這個女人爲了顧及顏面，在第一次可能答應孫保羅的要求，但是孫保羅却是貪而無厭的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這個女人敲詐勒索。這個女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於是開槍殺死了他。這種推想你也不會反對吧！」

史洛夫沉吟了一陣，才語氣緩慢地說：「探長！我不能完全反對你的推斷。但是，我却有幾點疑問。」

「史洛夫！提出來吧，推想只是一種假設，但是我們往往可從辯論中去發現眞實的情況。我非常歡迎你提出疑問來。」

「孫保羅既然沒有恆產，那就算是一個生活潦倒的人。這個能够付得出對方敲詐金錢的闊女人，怎麼可能和他發生超友誼的關係呢？」

麥文高點點頭：「史洛夫！你問得很對。這是因爲你對孫保羅這個人不太了解的緣故。他雖然沒有錢，可是他却有瀟洒的外表。女人注意一個男人的時候，第一眼注意的是他的外表和談吐，其次才會留意到他的學識，內涵以及他口袋裏的鈔票。你認爲對嗎？」

「探長！」史洛夫緩緩地點着頭。「你的解釋令我非常滿意，不過，我依然不同意你的推斷，謀殺孫保羅的兇手不一定是個女人。」

麥文高以肯定的語氣道：「我不但能肯定兇手是一個女人，而且，還肯定就是照片中的這個女人。」

「爲什麼？」

「孫保羅寫字間裏的櫥櫃以及寫字桌的抽屜，都已經被翻弄過了。那麼，一定是這個女人在謀殺孫保羅之後，試圖找出這張照片的底片，你說對不對？」麥文高很沉着地問。

「完全不對。」

「史洛夫，我倒是要聽聽你的反對意見。」

「請問你，這照片上的頭部爲什麼不見了？」

「當然是兇手在行兇之後，將頭部撕去了。」

「爲什麼要撕去了？」

「史洛夫！你這一句話問得眞是可笑極了。如果她不將頭部撕去，我們豈不是就可以根據這張照片找到她了？」

「如果那個女人在行兇之後，將整張照片都拿走，那不是比撕下一個頭部，留了她裸露的身子更要妥當嗎？沒有這張照片，我們不會懷疑兇手是一個女人，那麼就更加安全了。探長！這毫無疑問是兇手在故佈疑陣，引誘我們將目標放在這張裸體照片上面，其實兇手不但不是照片中的人，也許根本就不是一個女人。」

抽絲剝繭

史洛夫說出這番推斷之後，心中不禁又有點後悔。如果他順着麥文高的意思，杜小凱將永遠不會蒙受嫌疑。現在，他將麥文高的推斷完全推翻了，因此，偵察的方向將指向別處，杜小凱豈不是會惹起麻煩嗎？因為他曾經因爭風吃醋而和死者爭吵過。史洛夫雖是後悔但並不懊惱。他一直是個有正義感的人，只是有時為了金錢才「委屈」一下自己的良心。如果杜小凱眞是兇手，那是不容袒護的。如果杜小凱根本沒有殺死孫保羅，雖難免遭到一點困擾，但也絕對不會冤枉受到法律的裁判。

麥文高自然不了解史洛夫的心中有如此矛盾的情緒。他啞然無語，默默沉思，因為史洛夫所提出的見解，不但合乎邏輯，而且穩定有力。那麼，他所作的判斷就完全錯誤了。

「史洛夫！」麥文高以自嘲性的語氣說：「我建議你不妨涉獵一點有關警政方面的書籍。如果你能夠經過考試，到警界來求發展的話，幾年之後你就可能會坐上我這張座位了。」

史洛夫微笑着搖搖頭說：「探長！謝謝你的好意，我可不願吃這碗公事飯。你知道我是一個放蕩不羈的人，受不了任何約束。」

「別開玩笑！」麥文高神色又正經起來。「你的判斷是正確的，兇手顯然在故佈疑陣。如果不是你提醒了我，我差一點要誤入歧途了。」

「那麼，你的偵祭指標要轉變了？」

麥文高點點頭說：「當然，不過我原來的推想也不會完全放棄。我已經查過了和孫保羅交往密切的女人，其中有兩個是可以列為孫保羅敲詐對象的。其一是日本脫衣舞娘白木美子，還有一個則是本城的二流女歌星夏紅英。」

「那麼，這張裸照片中的女人就是她們的其中之一了？」

「或許是的。不過，她們兩個人不見得就會是謀殺孫保羅的兇手。你方才說得很對，兇手若是照片中的女人，她只要把照片拿走，我們就不會有所發現。為什麼要故意撕去頭部，留下身體部份而引起我們的注意呢？這種作法是違反常規的。」

「探長！你不介意我去訪問白木美子和夏紅英二人嗎？」

麥文高點點頭說：「我同意你去看看她們。為了不打草驚蛇，引起兇手的注意，我不便於去訪問她們；更不便於將她們傳到警局裏來。不過，你却要將你所得到的資料供給我。」

「放心！我會免費供應。」

「史洛夫！當我們在孫保羅的寫字間裏碰頭的時候，你對這件案子的反應表現得很冷淡，現在怎麼突然又熱心起來？」

史洛夫笑着說：「探長！你方才不是說過了嗎？我們是老朋友，我當然該給你帮一點忙才是。」

「謝謝！」麥文高伸出手去，握着史洛夫的手，但他臉上的笑容却突然收斂了，而語氣也變得冷峻逼人，「史洛夫，你是個聰明人，但是我也不笨。我發覺你暗中似乎懷有某種目的，所以我要向你提出警告。如果我發現你有不法的行為，或者阻碍本案偵破的話，我是要拘捕你的。」

「探長！」史洛夫臉上佈滿嘲弄的笑容，說道：「只要你握有證據，隨時請你在我的手腕上加上手銬，我是絕不會反抗拒捕的。」

他的語氣雖是如此鎮定，但他的心中却多少有點恐慌，因為麥文高的那雙眼睛太厲害了。自己不是正在利用這個機會在杜維新的身上歛財嗎？

× × ×

史洛夫已經是第三次來到白木美子的寓所了。她顯然剛剛浴罷，正在對鏡理妝。當她為史洛夫開門的時候，身上只穿着半透明的寢衣，頭髮高高挽起，臉上已經敷上了粉底，右眼皮還畫上了青的眼膏，那副樣子非常古怪而又令人覺得好笑，可是史洛夫却沒有去注意她那張只經過一半化妝的面孔，只將目光投射在那件半透明寢衣所包裹的胴體上。

他以背部抵上了房門，冷冷地說：「美子小姐！請妳脫掉衣服。」

白木美子楞了一楞，接着她又嬌媚地笑了起來，低聲說：「史洛夫！你也不看看時間，我馬上就要到『紅馬夜總會』去上班了。晚上一點鐘到我這裏來，匆匆忙忙是毫無滋味的。」

史洛夫心中暗笑，他不過是要核對一下那張照片中的女人是否就是白木美子，想不到對方竟然會錯了意。他也沒有說明，仍然表情生硬地揮着手說：「我再說一遍，將衣服脫掉！」

「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兇啊！就算是此刻你有了強烈的需要，非立刻解決不可，那你也該溫柔一點呀！」

「脫掉！」史洛夫再次說出這兩個字的時候，他的右手像獅爪般揮舞着，似乎要一把撕去白木美子身上的那一件寢衣。

白木美子雖然有些惱怒，但是她仍然屈服了，儘管她經常在大庭廣衆之下褫脫衣服，供人觀賞，然而此刻却多少有點羞赧。她緩緩地轉過身去，才拉開了寢衣上的結帶，使那件柔軟的衣服從肩頭滑下了脚面，此刻，她完全赤裸地展露在史洛夫的眼裏。

能够成為一個脫衣舞娘，自然有其誇張的曲綫，史洛夫也不禁咽下了一口唾涎。不過，在女人與鈔票這兩樣他最感興趣的東西裏，他仍然將鈔票看得重要。於是，他將心底微微昇起的慾念按捺住，聲音低沉地說：「躺到床上去。」

白木美子雖然在心頭上有了受委屈的感覺，但她對史洛夫這種古怪而又冷漠的性格，却又有一點喜愛。嚴格地說來，在風塵中打滾的女人，都有一種輕微的被虐待狂，越是男人看重她，她越以為了不起。當一個男人突然對她冷漠無情，甚至於把她不當一個人看待的時候，她反而會覺得那個人非常可愛。白木美子正有這種心理，她扭動着像小蛇一樣的軀體，嬌聲嬌氣地說：「你也來嘛！何必那麼兇巴巴地大吼大叫呢？羅曼蒂克的情調都被你這種兇樣子冲淡了。」

史洛夫站在房門處，一動也沒有動。當白木美子玉體橫陳在床上時，他緩緩地從上衣內袋裏取出了那張照片，詳細地端

詳着。他發現照片中的女人並不是白木美子；雖然看上去每一具豐滿誘人的玉體似乎都是一樣的，然而其中也大有差別，照片中的那個女人的乳房是屬於尖挺型的，而白木美子的乳房却是圓而碩大；而且，照片上那個女人有特別龐大的盤骨，所以使得她腰部以下有誇張的綫條，這和白木美子也是截然不同的。

當他肯定了自己的判斷之後，又再揮揮手說：「美子，穿上妳的衣服吧！」

白木美子現在眞的發火了。她從床上跳下來，一面將地板上的寢衣檢起來披在身上，一面怒氣冲冲地說：「史洛夫！你把我當什麼東西？你眞是太侮辱人了。」

「小姐！」史洛夫聲音冰冷，他走過去將白木美子推坐在床上，又將那張照片出示在她的眼前。「妳最好冷靜一點，因為我想知道妳是否曾經被孫保羅拍過裸體照片。」

白木美子現在也看到了那張裸體照片，她楞了一下，目光中的怒火消失了許多。翻起眼皮，望着史洛夫問道：「你方才是在核對這張照片嗎？」

史洛夫點點頭說：「不錯。」

「結果呢？」

「這張照片中的女人不是妳。」

「哼！」白木美子冷笑一聲，將史洛夫拿着照片的手推開，站了起來，又重新坐在化粧台前，目光從化粧鏡裏反射出來，凝注在史洛夫的臉上。「你以為我和孫保羅有過關係，就會被他拍攝裸體照片嗎？別忘了我也是一個跑碼頭，在外面混混的女人，我可不會那樣輕易上他的當。」

史洛夫走過去，半個臀部坐上了化粧枱，將白木美子臉頰扳了過來，冷聲問道：「那麼，妳知道這張照片中的女人是誰嗎？」

「我怎麼會知道？」

「我問妳，孫保羅除了和妳有過超乎友誼的親密關係之外，還有其他女人和他來往嗎？」

「據說很多。」

「妳的意思是說妳從來沒有見過？」

「史洛夫！」白木美子的話聲中透露出冷嘲的意味。「如果你與許多女人來往，你會讓她們彼此見面嗎？」

史洛夫點點頭說：「我明白妳的意思。妳是說妳雖然知道孫保羅與許多女人有關係，但是妳却沒見過她們，自然妳也不知道她們是誰。對不對？」

「就是這麼回事。」

「那麼，妳聽過一個名叫夏紅英的女人嗎？」

白木美子道：「她好像是在本城夜總會裏獻唱的一個女歌手。」

「妳說對了。事實上她也是孫保羅的情婦。」

「嗯！」白木美子的反應很冷淡，以漫不經心的語氣問道：「怎麼樣？」

「妳猜猜看，這照片上的女人會不會是她？」

「我怎麼會知道。」白木美子神色極為冷漠地回答。

史洛夫突然發覺白木美子這個女人並不是好對付的，因為她的目光中透射出狡黠的神色，似乎已經洞祭了自己心中的秘密。於是，他將神色緩和了一些，不再採取嚴厲的手段。在酒櫃中倒了一杯酒，喝了一半，將剩下的半杯酒遞到白木美子的手裏，以柔和的語氣說：「美子！妳忘了妳方才答應我的條件了嗎？」

白木美子緩慢地啜飲着杯中的酒汁，似乎想藉着這個動作來思索該如何答覆。半晌，她才將那半杯酒汁飲完，她先放下杯子，然後以慢條斯理的語氣回答說：「史洛夫，我沒有忘記我答應過你的條件。但是，我不知道的事情你教我如何答覆你呢？」

「美子！妳曾經告訴過我，說妳和一些年輕的男人接近，不過是為了要找刺激，過新鮮的生活。所謂刺激，必定要狂放，我猜想你們一定經常有許多不尋常的聚會，比如說好幾對男女聚在一起狂歌、熱舞、喝酒，甚至於在一個寬敞的房間裏集體造愛……」不待他的話說完，白木美子就接口說：「史洛夫！我發覺你的頭腦裏充滿了幻想，你以為我是那種女人嗎？我雖然喜歡刺激的生活，可還沒有變成放蕩得不可收拾的嬉皮啊！」

「美子！妳的目光已經告訴我，妳並沒有將妳所知道的重要內情全部吐露出來，妳是認識夏紅英的，對不對？」

「我並不否認我認識她，至於她可能是孫保羅的情婦，我也好像聽說過，但是我却不能指證這張照片上的裸體女人就是她！」

史洛夫倒不便再追問下去了。他沉吟了一陣，才說：「美子！我認為這張照片上的女人可能就是夏紅英，請告訴我，如何才能證實？」

白木美子聳聳肩說：「很簡單，你用對付我的方法去對付她，教她脫光衣服躺在床上，讓你慢慢地比照這張相片去核對她的身體不就行了嗎？」

史洛夫的耐性又消失了。他冷笑着說：「美子！妳以為我做不到嗎？」

「我可不敢那麼想，剛才我已經打過幾個電話，打聽過你的大名，據說你那雙『大魔手』很有點火候，想要解脫夏紅英身上的衣服似乎不是難事，問題是你有沒有勇氣。」

「妳用不着激我，我立刻去找她。」

「那麼，你就去試試吧！我也不留你了。」白木美子一邊說一邊開始化粧。「我得在半小時之內趕到『紅馬夜總會』去，否則我就要誤場了。」

「好！我也不打擾妳。不過，有件事情還要請教妳一下。」

「別那麼客氣。」

「妳可知道夏紅英在那一家夜總會演唱？」

「她晚間七點在『海洋俱樂部』獻唱，你六點四十分到俱樂部後台的化裝室去，一定可以找到她。不過在那兒她是不會脫下衣服的。她畢竟是一個獻唱的女歌手，而不是脫衣服供人欣賞的脫衣舞娘啊！」史洛夫懶得再去聽白木美子那種揶揄的口氣，將那張殘缺的裸體照片放進了上衣內袋，匆匆地離開了她的寓所，當他像火箭似地衝下樓梯時，才發覺肚子有些餓了，整個下午他都在來回奔跑，委實消耗了過多的體力，他看看錶，現在才六點十分

，他還來得及找一家咖啡室，來上一份三明治，先將自己肚子塡飽了再說。

鐵拳狠槍

史洛夫也偶而和三朋四友到「海洋俱樂部」來玩一次，只是沒有留意到夏紅英而已；他有一個原則，不和有名氣的女人打交道，即使是稍有名氣也然。因此，他在俱樂部大門口時，先在節目廣告的玻璃櫃內找到了夏紅英的照片，仔細地端詳了一陣，以便去到後台化粧室的時候，可以按「圖」索「驥」。

夏紅英的模樣兒和鏡框中的照片並沒有走「樣」多少；所不同的是——她現在有了驚疑的神色，照片上却是佈滿了迷人的笑容。「你是誰？」她冷冷地問。

史洛夫擠進門去，背部推上了化粧室的門，那張殘缺的裸體照片已經橫貼在胸前，聲音冷漠地問道：「夏小姐，見過這張照片嗎？」

他注意她的反應，發現她的黑眸子裏投射出一絲驚懼的目光，不過，那種驚懼的神色稍縱即逝。

她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又重新在史洛夫面上掃動，再次問道：「你是誰？」

「我是史洛夫，是香城的小人物。」史洛夫走過去在化粧枱上拿起一支香烟點燃，一口烟霧噴到夏紅英的面上。接着說：「小人物是最不好鬥的，夏小姐！請妳對我客氣點！」

「你要幹什麼？」她緩緩地往門邊退去。

史洛夫衝過去捉住她的雙肩，猛力一陣搖幌，低吼着說：「夏小姐！讓我告訴妳一個好消息，孫保羅死了。從此妳可安心了。」

「那個孫保羅？」

「別裝糊塗！就是拿着這張照片幾次三番向妳敲詐勒索的孫保羅。」

「我警告你，」夏紅英也低吼起來：「你如果再不放手，我要報警了。」

「妳不敢。」

「爲什麼？」

「因爲孫保羅是妳殺的。」

「哼！」夏紅英在臉上流露出鄙夷的冷笑。「別想唬我。請問：他是什麼時候遇害的？」

「中午，準確時間是一時到二時。」

「我從上午九時到下午五時，一直在唱片公司的錄音室。你這個打算向我敲詐的小流氓可要洩氣了。」

史洛夫有些發楞，他突然鬆開對方，微笑說：「夏小姐，請原諒我的粗暴。」

「滾出去！」夏紅英是一個得理不讓人的人，她見史洛夫態度緩和，突然變得氣勢洶洶起來。

「夏小姐！」史洛夫仍是微笑着，「別那麼兇，坦白地告訴妳，我到這兒來的確有目的；目的不達到我是不會走的。」

「什麼目的？」

「找出謀殺孫保羅的兇手。」

「方才我就告訴你了……」

史洛夫很快地接口說：「妳整天都在唱片公司的錄音室，對不對？但是妳認識孫保羅，那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我認識他。怎麼樣？」

「你們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

「朋友。」

「我記得聽人說過，男女之間是沒有友誼存在的。」史洛夫以一種古怪的眼光盯着她。「夏小姐！趁現在警方還沒有發現妳和孫保羅關係之前由我爲妳想個辦法，不要捲進這一件謀殺案裏去。」

事實上，麥文高已知道孫保羅和夏紅英之間有來往，史洛夫却隱瞞了事實，看來他又在打什麼歪主意了。

豈料，夏紅英却不像白木美子那樣好對付，她像一頭母獅般揮動她的利爪，吼叫着說：「史洛夫！別以爲我不認識你，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流氓，趁我沒有打電話報警以前，趕快滾！」

史洛夫不禁冒火了，但他也明白此時此境不是可以蠻幹的時候，只得語氣悻悻地說：「我再問一次：這張裸照妳曾經見過嗎？」

「我從來沒有見過。」

「被偷拍照片，沒有見過倒也不算稀奇。」史洛夫將照片高擧在夏紅英的眼前，「小姐！看看清楚，這張照片中的裸體女人是否就是妳自己？」

「混蛋！」夏紅英怒聲斥罵。同時擧手向那照片抓去。

史洛夫很快地縮回手，冷笑道：「小姐！別打算毀去這張照片，因爲我要留着它作樣本去證實究竟是不是妳的玉照。」

「滾——蛋——」夏紅英狂聲大叫。

史洛夫發覺不宜再逗留下去了，他走近一步，以不懷好意的眼光望着夏紅英，沉聲說：「小姐！當心叫壞了嗓子，妳是靠唱歌吃飯的。記住！當我證實了照片中的女人就是妳時，我會再來找妳。」

他匆促地走出化粧室，發現其它化粧室的門口有人在探頭探腦，走廊上也有雜亂的脚步聲。顯然，夏紅英的吼叫已經有人聽到。爲了不招惹麻煩，史洛夫從後門走了出去。

在冷僻的巷子裏吸進一口夜間的冷風，史洛夫的腦子淸醒了不少，抬手看腕錶，現在是七點零五分，他似乎該回到住處換上一套較爲乾淨的衣服，以便去踐約杜維新的晚餐之約了。

突然，一個壯大的黑影從橫巷裏竄出來。史洛夫是個機警已極的好手，身子微微一側，左拳已狠狠地搗在對方的小腹上，那個突擊者立刻步履歪斜地向後退去。

但是，另一個壯大的男人又撲了過來。以一對二，是一件很難應付的事，史洛夫了解，戰況拖延下去，必定對自己不利，於是掏出了槍，以槍柄狠狠地敲擊在對方這個男人的面頰上，據他估計，那傢伙最少要斷落好幾顆牙齒。

這一個攻擊受挫，先前那一個又衝了過來，同時，第三個壯大的人影也出現了；他的手裏還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小刀。

史洛夫面臨抉擇了，開槍嗎？這一來，自己將惹來大大的麻煩，因爲他並不是在幫警局破案，而是在趁機歛財；不開槍嗎？以一對三，不管自己是如何驍勇善鬥，到最後都難免要吃虧了的。

在一瞬間，他作了決定。以不開槍傷人爲原則；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也就顧

不得許多了。

「不要動！」史洛夫低吼了一聲。「你們看見了，我手上有槍，動一動就要你的命。」

那三個傢伙楞住了。

其中一個低吼了一聲，六條腿跑得比馬兒還要快，刹時間消逝了踪影。這個火爆局面想不到如此輕易地解決了，史洛夫吁了一口長氣，收起了槍。

他想：這三個傢伙是誰的打手呢？是夏紅英嗎？那不可能，她預先不知自己要來；見到她之後，她又不曾離開過化粧室。

那麼，是白木美子派來的嗎？那是可能的，因爲她知道自己要來找夏紅英，於是要打手前來埋伏。不過，他又有一些想不通；如果白木美子養得有打手，早就該出面來對付他了，又何必等到現在？這眞他媽的有點邪門！

× × ×

史洛夫來到杜家時，正好是七時三十分。

杜維新在客廳裏迎着他：「史洛夫，我眞担心你不會來了。」

「對於大人物的約會，我一向很守時的。」

「案情的進展如何？」

史洛夫故意皺緊了眉頭，復又壓低了聲音說：「根據許多跡象看來，似乎對令郎不利。不過，我却深信，令郎絕不是兇手。」

「我也同樣相信他。」杜維新的神情很沮喪。他低頭沉吟了一陣，突然又抬起頭來，在臉上展露了勉强的微笑，向史洛夫招招手說：「來吧！我的太太可能在餐廳裏等得不耐煩了。」

當史洛夫見到杜太太時，心裏有些吃驚；按照杜小凱的年齡推算，她應該在四十五歲左右，然而看上去她似乎只有三十歲左右。倘若她的服裝不太保守，臉上再經常保持微笑的話，大可以和年輕的女郎們一爭長短。眞他媽的有點邪門！這個母親年輕得有些古怪！

當杜維新爲他們引見之後，一個穿着司機服裝的男人走了進來，必恭必敬地說：「杜先生！車子已經準備好了。」

這使得史洛夫有些意外，他連忙問道：「杜先生不和我們共進晚餐嗎？」

杜維新聳聳肩頭說：「史洛夫！在你的心目中，我是個大人物，殊不知還有許多大人物要我去應付。只有請我太太陪你晚餐了。她愛小凱比我更勝，你或許覺得你將會盡最大的可能去保護小凱。」

「是的，」史洛夫以自嘲性的口吻說：「我是一個永遠對錢忠實，對錢負責的人。」

杜維新走了，僕婦接二連三地在餐桌上擺滿了菜。

杜太太邀他入座，聲調緩慢地說：「史洛夫，我喜歡呼喚別人的名字，你不介意嗎？」

「我很高興妳直接稱呼我的名字，杜太太……」

「我名叫亞伶，娘家姓江。我喜歡呼叫別人的名字，也同樣喜歡別人呼叫我的名字。」

「杜太太！我只是受僱於杜先生的，應當尊敬主人的太太，呼叫名字，不太妥當吧！」

「那就隨便你吧！見到你，很使我高興。」

「我也同樣高興，而且感到驚訝。」

「驚訝？爲什麼？」

「因爲妳比我想像中要年輕得多。」

江亞伶甜蜜地笑了，露出了她那整齊的白牙。她頗有教養地將口中的生菜沙律細碎地咀嚼，吞嚥下去，才緩慢地說：「大概是維新不曾向你說明，我不是原配，小凱也不是我親生的孩子。」

「哦——」史洛夫張大了嘴巴，可以看見龍蝦片在他的舌尖上翻滾。

「不過，我同樣愛他。」江亞伶溫柔地說：「因爲他的母親是我的姐姐，同胞姐姐。」

這些情況是史洛夫從來不清楚的，因此他一句話也接不上去，只是以錯愕的目光望着江亞伶。

江亞伶喝了一口清水，又接着說：「我的娘家裏很窮，維新和姐姐結婚以後，很照顧我們，我非常感激。當姐姐死了之後，我就決定嫁給他。平心而論，我和他並無愛情，但是我愛小凱，我不敢想像，當另外一個陌生的女人成爲他的繼母時，他會遭到何種待遇，所以，我毅然嫁給了維新。」

「哦！妳眞了不起！」史洛夫說的倒不完全是阿諛之辭。「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江亞伶翻起眼皮想了一陣，才回答說：「八年了吧！那時我才二十一歲。」

她今年才二十九歲，難怪使得史洛夫在初見時要大感奇怪了。

「妳姐姐是病死的嗎？」他問。

「她有神經衰弱症，夜間常常失眠，那時，維新的事業正在巓峯狀態，經常夜間不在家。於是，我姐姐就服食安眠藥，有一次服藥過量，等維新翌晨回到家時，姐姐已經死了。」

「噢！杜先生有過荒唐的生活？」

江亞伶很快地搖着頭說：「史洛夫！你誤會了，他不但是一個好父親，也是一個好丈夫。」

「可是，妳說他經常夜間不在家。」

「他只是在工地督工。」

「哦——」史洛夫緩緩地點着頭。目光從江亞伶面上移開，注視着頂上的吊燈，彷彿若有所思。

「史洛夫，聽說小凱有了麻煩？」江亞伶的語氣中充滿了焦灼，面上也是佈滿不安的神情。

「的確有點麻煩，却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事。」史洛夫將語氣停頓了一會兒，又突然問道：「杜太太！妳見過孫保羅這個人嗎？」

「見過。」她毫不猶疑地回答。

「對他的印象如何？」

「談不上有什麼印象。」

「妳的意思是說，對他並沒有深刻的印象。」

「是的。」

「可是，妳却答應了小凱在孫保羅所主持的公司裏投資，資金又是十萬美金的

鉅欸，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十萬美金我準備全部虧蝕掉。」

「噢！什麼原因呢？」

「維新的能力太强，因此小凱在他的眼光中就成爲一個永遠也長不大的孩子。我要用這十萬美金使他變成人。若是賺了，他會喜悅；若是虧蝕了，他也會感到世道的艱辛。」

史洛夫聳聳肩頭說道：「好美妙的想法。」

江亞伶詫異地問道：「這有什麼不對嗎？」

史洛夫沒有回答她，却從衣袋內取出那張裸體照片，順着桌面滑到她的面前，慢吞吞地說：「這是在孫保羅的寫字間裏找到的。」

「嗯！怎麼樣？」江亞伶約略地向那張照片看了一眼，她問話的語氣也是漫不經心的。似乎對這張裸照毫不感到興趣。

「孫保羅的經濟情况並不好！」史洛夫說得很慢，他手上的刀叉放了下來，目光盯在江亞伶的臉上，顯然是在觀察她的反應。「因此，他和某一個女人有極爲親密的關係時就使他動起了歪念頭；拍下她的裸體照片，然後再去敲詐她。」

「嗯！」她漫應着，而且瞪視着司洛夫，顯然並不畏懼他那烱烱有神的目光。

「照片中的女人，免不了要接受孫保羅的敲詐了……」

江亞伶接口說：「史洛夫，你既然有了這種想法，就該設法去將那個女人找出來。也許兇手就是她。」

「妳怎會認爲兇手就是照片中的女人呢？」

「也許是她被孫保羅敲詐得無法忍受了。」

史洛夫搖搖頭說：「我却不以爲照片中的女人就是殺害孫保羅的兇手。」

「噢！」

史洛夫接下去說：「道理很明顯，如果兇手是她，就會將這張照片帶走，不至於只撕下頭部，這是兇手在故佈疑陣。」

「那麼，這張照片，與孫保羅命案就沒有關聯了？」

「並非絕對沒關聯，如果能找到這張照片的女人，對破案是一定有帮助的。」

「史洛夫，你有綫索了嗎？」

「我有了初步的答案。」

「說說看。」

「照片中的女人必定是一個付得起錢的。」

「史洛夫，你說得太含糊了。」

「杜太太！」史洛夫冷冷地說：「妳答應小凱以十萬美金向孫保羅投資，是一件令人不可理解的事。」

「理由我已經說過了。」

史洛夫搖頭說：「那種理由是不合邏輯的。」

江亞伶的目光突然燃起了怒火，她幾乎想將手中的刀叉向史洛夫擲過去，但她沒有那樣做，只是悻悻地說：「史洛夫，你是一個混蛋！」

「今天已有三個女人這樣駡我了。」

「我不知道你怎麼有這種想法？」

「因爲你答應那十萬美金的投資。」

「還有？」

「妳和杜先生沒有愛情……」

「但是我們有感情。」

「感情和愛情的份量有天淵之別，妳因爲小凱而認識了孫保羅，孫保羅又那樣富有吸引力……」

江亞伶怒吼着：「不許你說下去！」

「我必須說下去，因爲我拿了杜維新的錢；因爲我要保護小凱不被捲進謀殺案漩渦；因爲……」

「不要再說了！不要再說了！」江亞伶像發瘋似地吼叫。一個傭婦在餐廳門口探頭探腦，她連忙揮着手說：「去！這裏沒有妳的事。」

「很抱歉！」史洛夫面上仍是浮現着那種使人見了就會冒火的笑容：「我說話似乎應該婉轉一些才是。」

江亞伶的怒火也降低了不少，她指着桌上的照片問道：「史洛夫，你懷疑我是照片中的女人？」

「杜太太！我懷疑每個認識孫保羅的女人。」

「來吧！」江亞伶站起來離開餐桌。

史洛夫也跟在她的身後而去，過了一道門來到一間臥室。江亞伶扯開拉鍊使她的外衣滑落脚面。

她裏面穿着兩截式的內衣，身裁修長而豐滿，只可惜，在小腹處有一塊黑色的胎記，史洛夫看得出來，那不是假的，胎記上還生着密茂的毛，然而，照片上那女人却沒有那塊足以破壞美感的醜惡瘢疤。

江亞伶站得筆直，就像一座石像，冷冷地問道：「史洛夫，還要我脫得更澈底嗎！」

史洛夫以歉疚的語氣說：「不需要了，這照片的女人不是妳。」

江亞伶緩緩走過去，雙手繞上了史洛夫的頸項，噘起的嘴唇離他很近，聲音低低地說：「史洛夫！你很可惡，但你不是壞人。請帮助小凱，我太愛他，不要讓他受到任何傷害。」

「我會的……」

江亞伶的雙臂在逐漸收縮，聲音也更加朦朧：「維新會在金錢方面滿足你，我會在別的方面滿足你。只要你能够帮助小凱。」

史洛夫是個調情聖手；也是一個風流浪子，但是他的頭腦却是冷靜的。他想：江亞伶是如此疼愛小凱麼？甚至不惜爲了他而犧牲色相？

當那兩片極富誘惑性的嘴唇將要碰上史洛夫的嘴唇時，外面突然响起了車聲，史洛夫連忙推開她，走到窗邊，從百葉窗的縫隙間看出去，正發現麥文高和另外兩人從一輛警車上走下來。

「誰？」江亞伶一面穿上外衣，一面有些驚慌地問。

「警局的麥探長。」

「他來幹什麼？」

「我曾經告訴過他，杜先生要我去調查孫保羅的信用，他也許是來印證這一件事。」

「我該怎麼應付？」

史洛夫在她面頰上拍了一下，悄聲說：「妳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必然懂得該如何回答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記住！別說我到這兒來過。」

「那麼，你可以翻過窗子，從後門出去。」

「放心！我會爲自己找出路。」

「好！再見。」

「慢點！亞伶！」史洛夫突然叫了她的名字。

「還有什麼事？」江亞伶有些迷惘地望着他。

「如果我有什麼事需要和妳單獨一談，以何時打電話來約妳最相宜？」

「不拘何時，」江亞玲指指桌上的電話說：「這具電話是專綫，你可以抄下鍵盤上的號碼。」

「妳快去吧！免得傭人說出妳正在和我共進晚餐。」

江亞伶匆匆出去了，史洛夫將電話號碼牢記在心中。然後關熄了燈，從窗口翻了出去。

× × ×

如果想從那張照片上發現什麼綫索的話，就必須要請教專家。於是史洛夫想到了一個朋友；那是一個職業性的攝影師。他一離開杜家，便立刻走進一座公用電話亭，急急地翻閱電話號碼簿。

先找到「攝影室」的專欄，再逐一細查，他那朋友的電話號碼還沒有查到，却有了意外的發現。

「白木攝影室」——日籍名家白木正夫主持。

「白木」這個姓，在日本並不多見。然而香城就有兩個姓「白木」的——白木美子和白木正夫。

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嗎？

史洛夫記下地址，決定去看個究竟。

「白木攝影室」位於市中心區一座商業大厦的五樓，史洛夫在晚間九時左右就來到了這裏。

走出自動電梯，就看到了一個中年婦人，她問道：「先生找誰？」

「我找白木攝影師。」

「現在過了營業的時間啦！」

「我和他約好了的。」

「哦！往前走，」中年婦人指引他的方向。「向左轉第一間。」

「白木攝影室」內部的裝璜全是現代派的，牆壁上有各式各樣的照片，其中有一張白木美子的全身裸照，那張照片雖然經過特技處理，史洛夫也一眼就認了出來。因此，他心裏更踏實了。

白木正夫約莫有三十出頭的年紀，留着「披頭四」的髮型，他正映着燈光在觀察一組底片。見史洛夫推門進來，不禁以疑惑的眼光望着他，口氣遲疑地問道：「先生！你要幹甚麼？」

他說的是生硬的中國話，這證明他到香城來的時間已經不短。

史洛夫却以日語回答他：「白木先生！我是孫保羅的朋友。」

「孫保羅？」白木正夫喃喃地說。

「你忘記了嗎？」史洛夫的神色和語氣都非常冷漠。「他曾經委託你爲他拍攝了一些精采的照片，我是來取底片的。」

白木正夫搖了搖頭說：「我不明白你在說些甚麼！」

「白木先生！你好像有意裝糊塗！」史洛夫走過來，左手捉住了對方的領口，右手出示了那張裸體照片。「仔細看看，這張照片是你的傑作嗎？」

白木正夫看上去不算是一個很强壯的男人，却想不到他的臂力過人，而且在空手道和柔道方面還有相當深厚的造詣；左手扣住史洛夫的手腕，右手拖住他的臂肘，將他摔倒在地上。

「趁你還能走路的時候，快些滾蛋。」白木正夫低吼着。

史洛夫慢慢地從地上爬起來，將手中的照片放進了衣袋，又聳聳肩頭，那是一個認輸的表情。

柳暗花明

其實，史洛夫是一個永不服輸的人。就在他聳動肩頭之際，突然雙拳揮動，展開了猛烈的攻擊，只不過一分鐘，戰局就結束了，白木正夫被擊倒在地上，鼻、嘴、眼角，都流出了鮮血。

不過，史洛夫的小腹處也狠狠地挨了幾下。但他却不太在乎；能够揮拳揍人的他，也同樣有挨打的工夫。

「我不知道。」白木正夫仍很頑强。

「白木正夫！」史洛夫說：「孫保羅被殺了，如果你不想捲進謀殺案的漩渦，就快些將這張裸照的底片交出來。」

「你是甚麼人？」

「警探。」史洛夫說。他也許覺得冒充一下警探，可以使白木正夫快些就範。

「希望你不要自找痲煩。」

「對警探說話要格外小心。」白木正夫喘吁着，但他的目光却是機警的。「所以我要告訴你，我甚麼也不知道。」

「你希望蒙上兇手的嫌疑嗎？」

「如果你要以謀殺罪偵訊我，我就會提出反證。但是你現在問的却是這張裸照，所以我回答你，我甚麼也不知道。你即使問一千次，我也會如此回答，這句話是永遠不變的。」

「白木美子與你有甚麼關係？」

「她是我妹妹。」

「那麼，你認識杜小凱了？」

「認識。」

「孫保羅呢？」

「認識。」

「夏紅英呢？」

「好像聽見過。」

到目前爲止，史洛夫已經肯定裸照中的女人是夏紅英了。他雖然沒有看到她的裸體，但他却看到了夏紅英胸肩以上的部份，也曾透視了她的體態輪廓。而且，這張裸照和孫保羅被殺的事似乎也無甚重大關係，但是史洛夫却要追查下去，因爲他覺得白木兄妹似乎隱瞞了甚麼。

「白木正夫！」史洛夫冷冷地說：「我知道這張裸照中的女人是夏紅英，而且還是你爲孫保羅拍攝的，底片也是一定在你這兒。拿出來，你就不會有痲煩，否則，你會捲進謀殺案的漩渦。」

白木正夫擺擺手說：「你可以在這裏盡情搜查，我可以不向你要搜查票。」

史洛夫也知道再問下去也不會問出甚麼名堂，於是開始翻箱倒櫃。自然他沒有找到那種底片，但他却找到了一叠商標紙，那是用來貼在照片上，塡寫客戶姓名、號碼，以資識別的。

裸照上的商標紙已經被裁去了，僅餘下膠水黏着的一小部份，那上面還可以看見一條紫色的綫。

史洛夫以「白木攝影室」的商標紙去核對，大小、圖案、色澤完全可以銜接起來，這張照片是「白木攝影室」的出品已是毫無疑義了。情況已逐漸明朗，他有把握在白木美子那兒一定可以問出個究竟。

「白木正夫！」史洛夫指着他的鼻尖說：「你的空手道和柔道的功夫都不錯，你攪錯了職業。」

「你的拳頭更狠。」

「服氣嗎？」

「不服也不行，因爲你是警探。」

「告訴你，我不是警探。」

「嘿！你冒充警探！」

「你可以去報警，只要你不怕惹來麻煩。」史洛夫將手裏的商標紙和那張裸照揚了一揚。「這張照片是你這兒的出品，我已獲得了確證；而這張照片又剛好是命案的關鍵，你明白嗎？」

「你是幹甚麼的？」

「管閑事的。」

「你想要甚麼？」

「我要知道眞相。」

白木正夫搖着頭說：「我甚麼也不知道。」

「我也不打算問你了，快去敷一點藥。否則，明天上門的客人被你這一副模樣嚇跑的。」

× × ×

九點半，白木美子的晚餐表演業已完畢，下一次表演是在十時四十分，史洛夫來得正是時候。

她關上化粧室的門，親暱地摟着他，先在他的面頰上印了一個唇印，然後嬌聲嬌氣地說：「史洛夫，到前面去喝幾杯酒，等我一齊回去。」

「要我欣賞妳的舞姿嗎？」

「今晚我將爲你一個人作單獨的表演。」美子的嬌笑突然消失了，聲音也有些緊張，「史洛夫，杜小凱在前面，他好像喝了不少酒，幾次要到後台來，都被我敎人擋駕了，我當眞怕他今晚會纏着我。」

「哦！原來你要聘我作保鑣？」

「史洛夫，別這麼說行嗎？今晚我答應要陪你的呀！答應我，等我表演完了後，送我回寓所。」

「好！不過要有一個條件。」

「你這個人眞無情，」白木美子嬌嗔地說：「甚麼事都得有條件。說吧！又是甚麼條件？」

史洛夫以左手揑住了她的面頰，惡狠狠地說：「我方才去妳哥哥的攝影室『白木攝影室』，『喬治商業大厦』五樓，不會錯吧！」

「放開我，你弄痛我了。」

史洛夫放開了她，語氣却依然兇狠：「我討厭說假話的女人，下次我會揑碎妳的牙床。」

「你怎麼對付正夫了？」

「妳哥哥嗎？我狠狠地揍他一頓。」

「哦！他告訴了你一些甚麼？」

「美子！別忘了是我在問妳。」史洛夫拿着那張裸照在她的面前幌了一下。「告訴我，照片裏的女人是誰？」

「你應該已經知道了。」

「每件事我都要經過雙倍的證實。」

「照片中的女人是夏紅英。」

「往下說。」

「她是一個很精明的女人，也就是說，她很會撈錢，而絕不情感用事，她雖然和孫保羅時有來往，但孫保羅却沒有達到目的。」白木美子停頓了一下。「你該明白我指的是甚麼目的。」

「嗯！往下說。」

「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在攝影室裏面聚晤……」

「說清楚，是那幾個人？」

「我們兄妹，杜小凱，孫保羅以及夏紅英。」

「嗯！」

「我哥哥拿出一種藥丸交給保羅，要他放在夏紅英的酒杯裏。」

「結果呢？」

「夏紅英昏迷了。」

「自然孫保羅也達到了目的。」

白木美子搖頭說：「沒有。因爲他也不敢。」

「他有甚麼顧忌？」

「他對夏紅英非常了解，事後她很可能會藉此製造新聞，那樣孫保羅會吃官司，進牢獄。於是，我哥哥獻計，拍下夏紅英的裸照，然後由孫保羅以那張裸照去逼使夏紅英就範。」

「以後夏紅英就範了嗎？」

「不知道。」

「美子，我不太瞭解，白木正夫何以會這樣熱心！這樣對他沒有絲毫好處，萬一夏紅英將事情鬧了出來，他還脫不了干係。」

「正夫沒有告訴你嗎？」

史洛夫沉聲說：「我要你告訴我。美子！當心你的牙床，我只要一動手，就會揑碎它。」

白木美子面上閃過一絲驚懼的表情，囁嚅着說：「我們知道夏紅英在歡場中撈了一點錢，正好正夫那間攝影室又在虧蝕，所以我們想藉這張裸照勒索她。」

史洛夫吁了一口長氣，關於這張裸照的絕大部份謎團總算解開了。心頭雖有輕鬆的感覺，口頭上却仍然緊逼着問道：「得手了嗎？」

「她先付了一萬五千元，我今天中午才拿到，還有二萬五千元要等到底片交出後她才肯付。」

「底片呢？」

「在孫保羅那裏，可是我中午去他的寫字間翻了許久，都沒有找到。」

「妳翻查過孫保羅的書桌，橱櫃？」

「是的。」

「這張照片的頭部是妳撕去的嗎？」

白木美子連連地搖頭說：「不！我看到這張照片時，頭部就已被撕去了。」

「支票去兌現了嗎？」

「還在我的手袋裏！」

「拿來。」

那是一張沒有抬頭的即期支票，史洛夫放進了衣袋，他又多了一萬五千元的進賬，當他將支票摺疊起來放進衣袋時，並不覺得難過。夏紅英的錢必然來路不正，白木兄妹又是敲詐而來，自己拿之何妨？

他繼續檢查白木美子的手袋，果然沒有發現底片，却發現了一包藥片，他好奇地說道：「這就是使得夏紅英昏迷的藥嗎？」

「不！」白木美子囁嚅地說：「是……避孕藥……丸。」

「是誰開給妳的處方。」

「彭嘉齡醫師，他已死了。」

「噢！多久的事？」

「兩週之前，是在公衆海水浴場溺斃的。」

「妳來此不久，是怎麼認識他的？他又怎麼會開給妳避孕丸的處方？香城的法律規定，未婚女子是不許可服用避孕藥丸的。」

「是孫保羅介紹的。」

「好了！」史洛夫將手袋交還給她。「妳很誠實，所以妳沒有惹來絲毫麻煩，妳似乎該休息一會兒，免得妳上場表演時，一點勁兒也沒有。」

雖然史洛夫對白木美子一點也不柔情，而且還拿走了她敲詐的那一張一萬五千元的支票，但她却沒有絲毫不快樂，反而還嬌媚地說：「史洛夫，你儘管對我不友善，我却非常喜歡你。」

「聽了妳的話很使我感到愉快。」

「答應我，」白木美子的雙臂又像水蛇似地纏上了史洛夫的肩頭。「今晚送我回去。」

「但願我能够在妳離去之前趕回這兒來。」史洛夫推開她的雙手，揚長走出了化粧室。

他與高采烈地走出了「紅馬夜總會」，但另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很快地發生了——麥文高突然從暗處出來，神情冷漠地注視着他。

史洛夫心頭是尷尬的，但他表面上却很鎭定笑着揮手說：「麥探長！來看白木美子的表演嗎？」

「史洛夫！」麥文高冷冷地說：「我向你提出的警告，你大概沒有忘記吧！」

「警告？」

「我重覆一遍吧！如果我發現你在暗中有甚麼不法企圖，或者妨碍命案偵破的話，我是要逮捕你的。」

史洛夫冷靜地道：「你現在就是要來逮捕我的嗎？如果是，我就要求先要看看你是否持有拘捕令。」

「跟我來吧！」麥文高語氣冷漠地說：「拘捕令遲早是要放在你面前的。」

「那麼，現在只不過是私人性質的邀請了？」

「就算是吧！相信你會賞光的。」

「好吧！但願地點不是在警局。」

「偏偏是在那裏！」

坐上麥文高的座車，史洛夫幾次三番想在對方的口中先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以便早作心理準備，殊不知麥文高守口如瓶，一個字也問不出來。

峯迴路轉

來到警局時，史洛夫知道毛病出在何處了，白木正夫坐在那裏，他的頭上纏滿了紗布，只露出一雙眼睛。就憑毆打致人受傷這一條罪狀，麥文高就可以發出拘捕令將他逮捕了。

史洛夫是從衣着上看出那個滿頭裹着紗布的人是白木正夫，因爲他的面部幾乎有十分之九被紗布遮住了。顯然，白木正夫的傷勢還不算太輕。

麥文高指着白木正夫向史洛夫問道：「史洛夫，你認識這個人嗎？」

史洛夫表現得很鎭定，他聳了聳肩頭說：「麥探長！這問題我可沒有辦法答覆你。如果要我確定是否認識他，最少要請你解開他臉上的紗布了。」

「史洛夫！」麥文高原來指着白木正夫的手指在半空中劃了一道斜弧，差點戳到史洛夫的鼻尖上，氣勢洶洶地說：「你少在我面前賣弄幽默。老實告訴我！是你將他打成這個樣子的嗎？」

史洛夫反問道：「麥探長！是他控告我嗎？」

「哼！」麥文高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悻悻然在椅子上坐下，語氣冷漠地道：「你很幸運。揮拳打傷了人，而那位傷者却不敢報警。當別人家向警方報案之後，他又堅決否認曾經被別人毆傷，說是他自己不愼跌倒弄傷的，這其中大概有什麼緣故吧？」

史洛夫暗中不禁吁了一口長氣，既然白木正夫沒有控告他，麥文高就無可奈何了。因此，他毫不在乎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以漫不經意的語氣說：「麥探長！你是在問我嗎？」

「當然是問你。」

「你何不去問問這一位被打傷的先生呢？」

麥文高旋動椅子，面對着白木正夫，沉聲說：「白木先生，你是一個外國僑民，希望你能够安份守法。不管內中有什麼緣故，你還是老實說出來爲妙。是不是這個人打傷了你？」

「不是。」白木正夫毫不猶疑回答。

史洛夫站了起來，含笑揮了揮手：「麥探長！我想我應該走了。」

「慢一點！」麥文高霍然站了起來，向裏面一間屋子揮了揮手說：「史洛夫！你跟我進來，今天晚上這張拘捕令是一定要簽發的。當事人雖然沒有指控你，但是還有見證人。你既然打了人，就逃不過法律的追究。至於你打人的原因，我們當然也要追查下去。」

史洛夫只得跟他進入了裏面那間屋子。一進門，就看見「喬治商業大厦」的那個管理婦人坐在那裏。史洛夫雖然有些怪她多事，但是却沒有理由去恨她。當她發現住在大厦中的客戶被人毆打成傷時，打電話報警，那是非常自然而合理的事。

麥文高指着史洛夫向那中年婦人問道：「就是這個人打傷白木正夫的嗎？」

中年婦人點頭說：「就是他了。」

史洛夫連忙搶着說：「不是我！妳一定看錯人了。」

「是你。」那中年婦人竟然毫不畏懼地抬起手來指着他。「你還向我問過話，我記得很淸楚，就是你，當你從白木先生的攝影室走出來時，我馬上就跟着進去，發現白木先生滿臉鮮血地躺在地上。再沒有第二個人去過他那裏，一定是你打傷了他。」

麥文高含笑說：「史洛夫！還有什麼

話說？」

「她認錯人了。」

「你去向法官解釋吧！」

「麥探長！我能夠再問這位女士幾句話嗎？」

「你問吧。」

史洛夫神情鎮定地走到那位中年婦人的面前，語氣緩慢地說：「妳既然一口咬定是我打傷了白木先生，那麼你對我的印象就一定非常深刻了，是不是？」

「當然。」

「那麼我問你，我戴的帽子是什麼顏色的？」

那中年婦人未加思索，就輕率地回答：「是咖啡色的。」

史洛夫笑了，笑容中顯示出嘲弄的意味。他向麥文高聳了聳肩說：「麥探長！我們是老朋友了，你什麼時候看我戴過帽子？」

麥文高不禁心頭暗暗一楞，他明知道史洛夫耍了花樣，但是却無法加以反擊，只得將目光望向那個中年婦人，看她有什麼補充的說明。

那個中年婦人也楞住了，她在不知不覺裏中了史洛夫的詭計，臉上佈滿了迷惑的神色，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史洛夫將臉伸過去，微笑着說：「妳再看看清楚，是我嗎？沒關係，妳仔細地看一看，也許妳認錯了，我不怪妳。每一個市民都有指認罪犯的義務，但是我不希望寃杜地被送進牢獄去。所以務必要請妳再看個仔細。」

史洛夫對人類的心理眞是摸得太清楚了。在這種情況之下，那中年婦人對自己的看法和認定一定會動搖的。她的語氣果然改變了：「先生！我不能肯定，我只是覺得你和那個人有些像。」

「妳再看看……」史洛夫臉上佈滿了微笑。他深深了解：如果以嚴厲的語氣和神色去對付她，反而會使她一口咬定。「妳只是覺得我和那個人很像，但是現在再請妳仔細地看一看，將我和那個人不同的地方找出來，我相信妳一定是記錯了。」

中年婦人仔細地對他端詳，看了許久才向麥文高說：「探長！很抱歉，我可能認錯人了。這位先生並不是進入白木先生攝影室的那一個。」

麥文高心中是明白的，但是證人既然說出了對史洛夫有利的話，他也無可奈何，於是，揮揮手，命他的部下將那位中年婦人帶出去。然後，從寫字枱的抽屜裏拿出半瓶威士忌！就用瓶蓋作杯子，斟滿了酒，遞到史洛夫的手裏，冷笑着說：「史洛夫！你的確很高明，我似乎該爲你慶賀一番。」

「謝謝你！」史洛夫以小丑的姿態彎了彎腰，然後將瓶蓋中的酒汁一口氣喝進了肚內。

在麥文高手勢的示意下，兩個人坐了下來。相對沉默良久，麥文高才凝注着他，喃喃道：「史洛夫！你究竟在玩什麼花樣？」

「麥探長！你是指那一方面而言。」

「何必明知故問，自然是孫保羅這件命案。」

「我只不過是對某一些秘密有了興趣而巳。」

「那一些秘密呢？」

「比如說那一張裸照。」

「史洛夫！你不要避重就輕，妄想引開我的注意力。事實上，那張裸照與命案並沒有關聯，你也曾經向我分析過了，難道……」

不待麥文高的話說完，史洛夫就很快地接口說：「探長！你是職業警探，所以注意的是謀殺孫保羅的兇手，而我只是一個局外人，當然我的興趣是在那張裸體照片上的女人了。」

「我不相信你的話。」

「日後你會相信。」

「好吧！算你厲害。」麥文高突然將語鋒一轉，壓低了聲音問道：「史洛夫，訪問夏紅英和白木美子二人之後，你得到了什麼資料？」

「她們都承認和孫保羅有關係。」

「那種關係？」

「自然是男女間的親密關係。」

「再沒有別的？」

「我不是警探，有許多話她們不一定會忠實地告訴我。不過，據我的觀察和判斷，她們似乎與這件案毫無關係。」

麥文高目光烱烱有神地盯着史洛夫，似乎在察看他的神色。許久之後，才深深地吁了一口長氣，神色也很正經地問道：「史洛夫，你憑着良心回答我，你算得上是一個守法的公民嗎？」

「我當然是一個守法的公民。」

「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曾經提醒我，不要因爲那張裸照而使得我們的偵察步驟誤入歧途。你不但具有偵探的頭腦，而且也很帮我的忙。現在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情，希望你向我提供一點意見。」

「麥探長！你太客氣了。只要你不以傷害犯的罪名將我逮捕，我是很願意爲你効勞的。」

麥文高打開抽屜，拿出一疊文件之類的東西，丢到史洛夫的面前。「這是今天從孫保羅的寫字間進行第二次搜查所發現的，你看看！」

史洛夫打開那包東西之後，才發現是一疊剪報。報上的新聞報導，完全是有關杜維新的原配服安眠藥過量致死的情況。

史洛夫心中微微一動，但他臉上却沒有露出絲毫異狀。將那疊剪報略微翻閱了一陣，然後問道：「探長！你認爲這疊剪報與孫保羅的命案有什麼關係嗎？」

「史洛夫！」麥文高皺起了眉頭，似乎在深思。半晌之後，才語氣緩慢地說：「這件案子巳經發生了好幾年，孫保羅爲什麼還會對這件案子有興趣，這是我們値得研究的問題。」

「麥探長，你曾經參與偵辦杜維新夫人死亡的案子嗎？」

麥文高搖搖頭說：「不是我辦的。不過，我對那件案子却很了解。」

「探長！那究竟是自殺呢？還是謀殺呢？」

「在杜夫人的屍體被發現之後，警方曾經認爲是一件謀殺案，因爲在杜夫人死亡的那天晚上，杜家的門房曾經發現有一輛車子停在他們家的門口，警方根據門房的供詞，假設那晚有杜夫人的熟人進入杜

家裏。他也許趁機在服侍杜夫人吃安眠藥入睡的時候，故意加重了份量，而使杜夫人被害……」

史洛夫迫不及待地道：「後來呢？」

「後來因爲那個門房的口供轉變了，他說那晚所見的車子，實際上就是杜夫人的座車。因此，這件案子就以自殺結案，其間並沒有什麼波折。如果說孫保羅是一個偵探小說迷，對某一種命案有興趣的話，那麼，杜夫人死亡的這件案子是不足以吸引他的。」

史洛夫沉吟了一陣，才問道：「麥探長，聽說杜夫人有服食安眠藥的習慣，是嗎？」

「是的。在她死亡之前，她服那種藥巳經有一年以上了。」

「根據香城的法律，服食安眠藥片必須經過醫生診斷病情，開具處方，才能夠在藥房裏購買得到。」史洛夫說到這裏，頓了一下，然後，才接着問道：「那麼，爲杜夫人診斷並開藥方的醫生是誰呢？」

「彭嘉齡醫師。」

「哦！是他。聽說兩個星期以前，他巳經在公衆海水浴場意外死亡了。」

「是的。」麥文高點點頭。突然，他發現史洛夫的眼光有些怪異，於是，又壓低了聲音問道：「史洛夫，難道你認爲彭嘉齡的溺斃與孫保羅的被殺害，有什麼連帶關係嗎？」

史洛夫喃喃地說：「說不定他們的死亡與杜夫人的自殺有連帶關係。」

麥文高緩緩地搖着頭說：「史洛夫，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史洛夫將那疊剪報捲了起來，塞進上衣內袋，然後以堅强有力的語氣問道：「麥探長！你是否眞的信任我？」

「我是很信任你的。不過，我對你也有一些懷疑，因爲我發現你對我並不够坦白，最少，你有一些事情滑在隱瞞我。」

「麥探長！」史洛夫語氣凝重地說：「請你不要過問我到底懷有什麼目的。別忘記我們是好朋友，而且我也是一個守法的公民，我的私生活很浪漫，有許多事情幹起來也不像是一個君子。但是，我的行爲只要不抵觸香城的法律，不妨害這件命案的偵查工作，我希望你儘量能給予我方便。」

「史洛夫！本警官是不能輕易給人方便的。」

史洛夫道：「我指的是法外，並不要你違背法律來帮助我。」

「那麼，你需要什麼帮助？」

「只有一件事——請你不要過問我的行動。」

麥文高考慮了許久，才點點頭說：「好吧！我不過問你的行動。也許你對孫保羅命案的偵破有所帮助，不過，我仍然要警告你。如果你想玩弄些什麼詭計，或者有違法的情形，我仍然要逮捕你的。」

史洛夫沒有回答他的話，向他揮了揮手，匆促地走出了麥文高的辦公室。

× × ×

史洛夫趕到「紅馬夜總會」的後台時，白木美子正在卸裝。她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語氣有些氣憤地說道：「史洛夫！你不應該將正夫打得那麼厲害的。」

「他太頑强，頑强的人不是該受點教訓嗎？」

「幸虧他在包裹傷勢之後，打電話跟我連絡了一次，否則，這個時候你一定就在警局的拘留所裏了。」

「怎麼？妳爲我講情了？」

「算你運氣好。因爲我不想惹麻煩。」白木美子說到這裏，轉過身來凝注着他。才又接着說：「不過我也要警告你，凡事不要太過份，否則，我們兄妹兩人是會忿怒而反抗的。」

史洛夫聳聳肩頭，微笑着說：「美子！早知道趕到這裏來，看妳不愉快的臉色，我就應該回到我的住處去睡覺了。」

「算啦！過去的事別提它。你能按時趕來，我仍是高興的。」白木美子果眞展露了嬌媚的微笑。

「眞的嗎？」

白木美子點頭說：「當然是眞的。杜小凱一直在糾纏着我，要等着送我回家。如果沒有你，我眞不知該如何應付他。」

「妳決定和他分手了？」

「爲了他，我巳經惹了不少麻煩。再說，現在巳認識你這種成熟的男人，比較起來，杜小凱那種毛頭小伙子就毫無味道了。」

史洛夫凝視着她那豐滿的身裁，沒有再說話。白木美子渾身都散發着誘惑的魅力，可惜史洛夫此刻感到興趣的只是她腦海裏的秘密，因此心中無絲毫邪念。他等候白木美子在屏風後面穿好衣服，然後挽着她從「紅馬夜總會」的後門走了出去。

來到白木美子的寓所，她連酒都來不及倒，就立刻將她穿上去不到半個小時的外衣脫下來，她好像患上了「暴露狂」。

史洛夫搖搖手道：「美子！這不是『紅馬夜總會』，妳用不着一進門就表演脫衣舞。」

「怎麼？你難道是穿着外衣上床睡覺的嗎？」

「我並不急於要上床睡覺。」

「那麼，你到這裏來是幹什麼的？」

「有許多事情需要問妳。比如說，彭嘉齡醫師妳是怎麼認識的？」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是孫保羅介紹的。」

「妳認識他多久了？」

白木美子翻起眼皮來想了一想，才回答說：「大概認識他還不到十天，他就不幸在公衆海水浴場溺斃了。」

「彭醫生的家人都在香城嗎？」

「不！這兒只有他一個人。」

「妳怎麼知道的？」

「我去過他的寓所。」

「那麼，妳現在將衣服穿起來。」

「幹什麼？」

「妳帶我到彭嘉齡醫生的住處去，我要進去看一看。」

「那兒一個人都沒有啊！看什麼？」

史洛夫微笑着說：「我很喜歡憑弔一個死人的房間，尤其是一個生性風流的醫生房間。我相信他不是一個好人。」

「史洛夫！」白木美子神色很正經地說：「我不知道你們中國人的習慣，但是我們在日本，是不容許說死者壞話的。」

「美子！他的確不是一個好人，最少

他不是一個守法的醫生。」

「何以見得？」

「香城的法律規定，未婚女子是不得服用避孕藥物的，但是他却爲妳開了避孕藥的處方，這就證明他不是一個守法的醫生，當然，在妳的美色誘惑之下，他是無法加以拒絕的。」

「史洛夫，你寃枉他了，他和我沒有任何不正常的關係。」

「那麼，他爲什麼要爲妳而違法？」

「那是因爲……」白木美子囁嚅着說道：「……因爲他是孫保羅的朋友，情面難却。」

「噢！彭嘉齡和孫保羅之間的交情不錯嗎？」

「我想是的。」

「那麼，我更應該去看看了。」

白木美子沉默無言。良久，才緩緩地點着頭道：「史洛夫！也許他是一個不守法的醫生，可是他與孫保羅的命案又有什麼關係呢？」

「美子！我並沒有說他與孫保羅的命案有關。」

「史洛夫！你別瞞我。你肚子裏在玩弄什麼詭主意，我是完全清楚。」

「噢！妳倒說說看吧！」

「一方面你接受了麥探長的邀請，幫他偵查孫保羅的命案；在另一方面你却利用這個關係，暗中敲詐，勒索。別忘了，我也是被害人哩！」

「美子！妳會向麥探長檢擧嗎？」

白木美子搖搖頭說：「絕對不會。」

「只是因爲怕惹麻煩？」

「那倒不完全是，至少你的性格很使我欣賞。我雖然損失了一些金錢，却能在你這兒獲得某一方面的滿足，那也是合算的事。」

「原來是這麼回事！不過，到目前爲止，妳在我身上還是一無所獲啊！」

「你現在不是到我寓所裏來了嗎？」

「美子！」史洛夫站了起來。「別開玩笑。穿上衣服，帶我到彭嘉齡寓所去。如果妳害怕進入一個死人的房間，妳就在外面等我好了。然後，我們再回到這裏來，我相信妳是會在某一方面得到滿足。」

「你好像在誘惑我？」

史洛夫臉色一變，冷笑着說：「難道妳一定要我强迫妳嗎？」

白木美子聳了聳肩頭說：「在你面前，我永遠只有豎白旗投降。」

說着，她顯然意興索然地穿上了那件外衣，偕同史洛夫離開了她的住處。

坐上了史洛夫那輛老爺車，在白木美子的指點之下，終於來到了彭嘉齡的住處。那兒是半山的高級住宅區，史洛夫觀察地形，暗暗盤算，大概離杜維新的住宅還不到一哩之遙。

此刻已是午夜，很難看到一個行人，而且大部份的住宅都已經熄了燈光，顯然這兒的居民已進入了夢鄉。史洛夫讓白木美子在車上等候，他則下車向彭嘉齡的寓所走去。

史洛夫雖然不是一個職業竊犯，但是他身上却有一把百合鑰匙；那是準備用來開啓一些和他有過特殊交情的女人房間用的，有一個時期，經常都有二十個女人和他有來往，雖然她們都將住處的鑰匙給了他一把，但是他却分不出那一鑰匙是屬於那一個女人的。因此，他特別打造了一把百合鑰匙，以便開啓任何一個女人的房間門鎖。現在，這把百合鑰却派上了用場。

只不過半分鐘的時間，他就打開了彭嘉齡的大門，走進了這幢鬼氣森森的房屋裏。

約莫二十分鐘之後，他再度走出，鎖好了門，回到車上。他幹了些什麼？又得到了些什麼？只有他一個人的心裏有數。

當車子駛動之後，白木美子問道：「史洛夫！你進去的目的何在？」

「我方才不是告訴過妳了嗎？我喜歡憑弔一個死人的房間。」史洛夫顯得輕鬆地回答。

「我想，這不是你要進入彭醫師住處的主要理由。」

史洛夫語氣不悅地說：「美子！多嘴的女人是不被男人所喜愛的！我看妳還是少問幾句吧！」

「史洛夫！你可能誤會我的用意了。你到這裏來，也許發現某一些秘密。如果你得到了當然是最好，萬一空跑一趟，也許我可以……」

史洛夫輕佻地說：「美子！我看妳還是節省一點精力吧！回到妳寓所之後，不但妳需要滿足，我也需要滿足，那是一件很費勁的事哩！」

白木美子沒有再問下去，也沒有因爲史洛夫的搶白而感到尷尬，她反而縱聲狂笑起來。幸虧馬路上的車輛稀少，不然必定有驚異的目光投向他們。

車子很快地開到了白木美子的寓所，史洛夫揮了揮手說：「美子！下車吧！」

白木美子大感意外，楞了許久，才語氣不悅地說：「史洛夫！原來你只是要利用我帶你到彭嘉齡的寓所去，並不是要和我共渡一個美好的夜晚。」

史洛夫含笑道：「美子！妳以爲妳對我完全沒有一點誘惑力嗎？那妳可錯啦！我只是臨時想到有點事，需要去處理一下。回去洗一個澡，然後倒上兩杯酒，我立刻就會趕回來的。」

「你可不能騙我啊！」

其實，白木美子對史洛夫也並沒有强烈的需要，大家都是一番做作而已。她故意地蹙了一下眉尖，顯得莫可奈何地走下車去。

史洛夫立刻加足了油門，疾駛而去。他看了看錶！凌晨零時四十分。他知道還來得及在一點鐘以前趕到「海洋俱樂部」，他非常清楚，夏紅英必定要在那個時候才會離開俱樂部。

他那輛老爺車在「海洋俱樂部」的門口，足足停了十五分鐘之久，才看見夏紅英從裏面匆匆地走出來。他按了一下喇叭，同時打開車門，向夏紅英招了招手低喚道：「夏小姐！讓我送妳回家吧！」

見到史洛夫，夏紅英有些意外，同時，臉上也有了微慍的神色。她並沒有掉頭而去，但也沒有立刻坐上史洛夫的車子，只是冷冷地說：「你一直找我糾纏，到底

是什麼意思？」

「夏小姐！你想得到的一件東西，在我的手裏。我就是爲了送回那件東西，才趕到這兒來等妳的。」史洛夫的語氣顯示出威脅的意味：「如果妳不肯上車的話，那就算了，不過，妳會後悔的。」

夏紅英走近兩步，低聲問道：「什麼東西？」

「讓我到了妳的寓所之後才拿出來給妳看。」

「對不起！我從來沒有和陌生的男人到我寓所去過。」

「夏小姐！我並不算是一個陌生的男人吧！最少我們已是第二次見面了。來！上車吧！我不希望在這兒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他說完後，就自顧自地發動了引擎。

夏紅英考慮了一下，終於坐上了車。

史洛夫一鬆煞車手掣，他那輛老爺車立刻啓步開動。

夏紅英冷冷地說：「我打聽過了，你有一個『大魔手』的外號。不過，我奉勸你不要在我的身上打歪主意，我不是輕易吞鈎的女人。」

「夏小姐！如果妳曾經打聽過，妳就應該知道，想要和『大魔手』作朋友的女人太多了，而且，其中還有許多名女人。我還不至於有過甚的精力，找到妳夏紅英的身上來。」

「那麼，你要到我寓所去幹什麼？」

「我方才不是告訴過妳了嗎？有一件東西妳想得到而却始終沒有到手的，現在放在我的身上。」

「什麼東西？」夏紅英再問一次。

「夏小姐！」史洛夫沒有回答她的問題。「請指示一下，到妳的寓所應如何走法。否則，我們可能會坐在這輛老爺車上，兜風兜到天亮了。」

夏紅英顯然無技可施了，只得對史洛夫指示路徑。幾分鐘之後，車子就駛到了夏紅英的寓所。

進入她的住所之後，兩人在客廳裏坐下。夏紅英並沒有將史洛夫當一個客人接待，甚至連開水都沒有倒上一杯，就立刻問道：「你到底有什麼東西要給我看？」

史洛夫緩緩地從上衣內袋裏拿出那張殘缺的裸體照片，放在茶几上，一根指頭點着那張照片說：「夏小姐！容我再問妳一次，這張照片中的女人是妳嗎？」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不會那麼輕易地被人家拍下裸體照片。」

「我相信任何女人也不願意將這種醜態被人家用攝影機記錄下來。可是，當妳服下某種藥物，陷入昏睡的時候，那麼妳是沒有力量保護自己的。據我所知道，妳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被人偷偷拍攝的。」

「胡說！」夏紅英低吼了一聲。

史洛夫微笑着說：「夏小姐！妳還想狡賴嗎？看看這是什麼？」

他一邊說，一邊從衣袋裏拿出那張一萬五千元的支票，展示在夏紅英的面前。

夏紅英楞了一下，顯得很懊喪地說道：「你既然已經知道了，何必還要再問我呢？」

「夏小姐！據我看，妳是一個很精明的女人，但我却不明白，妳爲什麼花了一萬五千元的鉅欵，却沒有收回這張照片的底片？」

「我上了白木兄妹的當。」

「能告訴我是怎麼回事嗎？」

「他們講好了要還給我底片的，可是當我將支票開出交給他們以後，他們却又推說孫保羅突然遇害，底片不知所終。說是再過幾天才設法送給我。而且，他們還向我保證，在沒有將底片找到，送給我之前，絕不將這張支票拿到銀行去兌現。」

「就是這麼回事嗎？」

夏紅英沉着臉說：「既然這張支票已經到了你的手裏，那麼，你就已經明白了內中的情況，又何必多此一問呢？」

「夏小姐！如果我將底片還給你，妳願意付出什麼代價呢？」原來，史洛夫又在動起斂財的念頭了。

「如果你能將底片交給我，這張一萬五千元的支票就歸你所有。」

史洛夫搖搖頭說：「夏小姐！那可不行。底片的原來持有人是白木兄妹，這張一萬五千元支票應歸他們所有。至於我，妳得另付代價。」

「我那有那麼多錢？」

「夏小姐！妳打聽過我，我何嘗又沒有打聽過妳。雖然在香城妳是介乎於二、三流之間的歌星，藝雖不高，色却超羣，而且也很懂得撈錢之術，手底下很有幾文，又何必那麼小氣呢？」

夏紅英雙眼圓睜，氣冲冲地說：「算我倒霉，你要多少？」

史洛夫伸出兩個指頭，幌了一幌：「五萬元。這個數字不算太大吧？」

「你怎麼可以獅子大開口呢？」

「夏小姐！只要妳運氣好，稍爲用點手段，鈎上一個糟老頭子，一夜之間賺個二萬，三萬，可說是輕而易擧的事。如今爲了收回一張足以使妳身敗名裂的照片，花六萬五千元是件太小的事了。」

「不行！太多了。」夏紅英討價還價地說。

「妳自己斟酌吧！我是從來不勉强別人的。」

夏紅英沉吟了許久，突然又問道：「那張底片眞的在你身上嗎？」

史洛夫點點頭說：「不錯。」

「你是從那兒得到的？」

「那就不用管了。將支票開好，我就會拿出底片，咱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我絕不會像白木兄妹那樣做事不乾脆。」

「好！」夏紅英狠狠地點了點頭。「原來你和白木兄妹是串通在一起，要向我敲詐的。想必當初拍攝這張照片的計謀，也是你想出來的，聽人家說，『大魔手』史洛夫雖然風流成性，浪漫逍遙，却還不是一個壞蛋。想來，那些人只是沒有機會認識你的眞面目罷了。」

「夏小姐！我們現在不是在批判『大魔手』的人性，而是在談論一樁交易。告訴妳！白木美子還在她的香閨等我，成與不成，請妳馬上表示，我可不想在這兒就擱得太久。」

夏紅英無可奈何地走進了她的臥室。約莫三分鐘之後，她手裏拿着一張支票走了出來，放在茶几上，但是她却用雙手緊緊地按住。

史洛夫看清了票面上的金額，的確是五萬元。於是，他從衣袋裏拿出一個牛皮紙的封套，從裏面抽出一張底片，高舉起來映在燈光之下，說：「夏小姐！關於妳的玉照，我相信妳已經看過無數遍了。妳現在再檢查一下，是否就是這張底片。」

夏紅英很仔細地觀察了以後，點點頭說：「不錯，就是這張底片。」

「那麼，我們現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吧！」

「慢一點！」夏紅英突然將那張支票抽了回去。「白木正夫是一個專業的攝影師，在攝影的技巧方面自然是非常純熟的。底片交出來，並不見得是這件事情的結束。如果他將照片加以翻照，留下另一份底片，那麼，我豈不是永無寧日了？」

史洛夫突然將他臉上那種嬉笑的神情收斂起來，很正經地說：「夏小姐！妳是在和『大魔手』打交道。在香城，姓史的非常講信用。我敢保證這五萬元花得一點也不冤枉，即使白木美子手裏有另一份底片，或者還有複印出來的照片存在，他都不能再跟妳勒索，自然也不能將那些照片流傳出去。如果有一點風吹草動，我姓史的賠妳十萬元。」

夏紅英考慮了一陣，仍然不敢放心地問道：「你說話算話嗎？」

「姓史的向來說一不二。」

「好！那我們就成交了。」

史洛夫將底片交到夏紅英的手裏，同時也將她手裏的支票拿過來，摺疊好放進衣袋，吁了一口長氣，語氣緩慢地說：「夏小姐！妳難道不想問一問這張底片我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嗎？」

夏紅英冷笑着說：「當然是從白木正夫的手裏拿來的。」

「何以見得？」

「如果由他們交出來，他們只能得到一萬五千元利益。經過你一雙手，又多敲進入五萬元，這是非常明顯的事情。」

史洛夫搖搖頭說：「夏小姐！妳弄錯了。」

「那麼，這張底片你是從那兒得來的呢？」

「我暫時不回答妳的問題。」史洛夫頓了一頓，問道：「夏小姐！妳認識彭嘉齡醫生嗎？」

夏紅英點點頭說：「認識的，多年來，他一直是我的私人醫生。」

「你們認識多久了？」

「有三年多的時間。」

「夏小姐！妳把我這種好人當惡人對待，却把一個壞蛋醫生當作了好人。我告訴妳，彭嘉齡不是一個好東西。這張照片，我是在他的寓所裏搜出來的。」

「在彭嘉齡醫生的寓所裏搜出來的？」夏紅英一對眼睛瞪得圓溜溜，很吃驚地說：「他不是在公共浴場溺斃了兩個星期了嗎？」

「夏小姐！妳爲什麼會被他們拍攝了這張照片呢？只是因爲妳服下了某一種足以使妳昏迷的藥丸，而那種藥丸却是由彭嘉齡醫生那裏拿來的。孫保羅、彭嘉齡兩個人狼狽爲奸，設下了這個圈套，準備要對妳進行敲詐勒索。不過彭醫生非常不幸，在沒有得到利益之前，他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夏紅英緩緩地搖搖着頭說：「這簡直令人太難以置信了。」

「夏小姐！難道我還會騙妳嗎？」

「好啦！我花了六萬五千元，終於將這張底片收回了，至於彭嘉齡醫生是好、是壞的問題，也不需要再談論，因爲他已經死掉了。」

「夏小姐！妳可知道我連夜送來這張底片的目的何在？」

「當然是爲了要敲詐我的錢，難道還有別的目的嗎？」

「我想請問你一件事，彭嘉齡醫生和孫保羅認識多久了？」

「他們認識不到兩個月。」

「他們是怎麼認識的，妳清楚嗎？」

夏紅英翻起眼皮想了許久，才說：「我記得好像還是由我介紹他們認識的。」

「好了！」史洛夫站了起來。「夏小姐！我好像應該向妳道謝。」

「謝什麼？」

「謝謝妳的五萬元支票，以及妳告訴我的一些有興趣的事。」

「史洛夫！我所關心的是以後還會不會有人來找我麻煩。我花錢是爲了消災，你可要弄清楚。」

「漂亮的小姐們是經常有男人去找她們麻煩的。不過，我保證不會再有人拿着這張照片，或者底片來向妳敲詐勒索。」

「可是，你衣袋內的那張照片並沒還給我。」

「那是我向麥探長借來的。這張照片已經拷貝了許多份，即使我還給妳，還有許多的照片流傳在外面。不過，這對妳已經無關重要了，因爲那些照片上並沒有妳美麗的面孔，別人是認不出來的。」

巧破圈套

「哼！」夏紅英冷笑了一聲，眼光望着別處。她也許恨透了史洛夫，自然連正眼也不願意瞧他一下了。

史洛夫倒也無所謂，反正他的目的已經達到。連同杜維新給他的報酬，他在一天不到的時間裏，賺進了卅多萬元的鉅欵，待這樁事完了之後，他可以在「金手俱樂部」裏豪賭一番。

離開夏紅英的住所之後，史洛夫雖然感到有些疲累。但是，他却不打算趕回自己住處去蒙頭大睡，因爲他此刻的心情非常興奮；他不僅是得到了一筆意外的之財，最主要的還是發現了某些極端重要的秘密，他必須循着這些綫索追查下去，如果說他是爲了不負麥文高的重託，毋寧說他是由於好奇心所驅使還要來得恰當一些。

他將車子駛到「遊艇碼頭」，然後離車走進了公用電話間。待他撥號後，鈴聲響很久，才從話筒裏傳來一個朦朧的女人聲音：「喂！是那一位？」

「妳是江亞伶嗎？」

「是的。你是史洛夫？」

「嗯！杜先生在妳的身邊嗎？」

「他連夜到工地了去，這麼晚還打電話來，是有什麼重要的事嗎？」

「亞伶！我眞担心杜維新會在妳身邊。既然他不在，那就太好了。請妳立刻出

來一趟行嗎？」

「這麼晚了，還有什麼重要的事？」

「亞伶！妳似乎是多一問，如果沒有重要的事，我會打電話邀妳出來嗎？」

「你在什麼地方？」

「我在『遊艇碼頭』，妳自然認得我的那輛老爺車。妳駕車來，將車子停在碼頭的停車場，然後向租艇管理處步行過來。注意是否有人跟踪，當妳確定安全之後，才可以跨進我的車廂。」

「爲什麼那麼神秘呢？」

「男女有別，而且妳又是香城有名的建築師杜維新的夫人，而我却是一個有名的浪子。爲了妳的名譽，不是應該小心一些嗎？」

「你說太嚴重了。」江亞伶說完之後，就將電話掛斷了。

史洛夫回到車上，一連抽了七根香烟，才看見一個女人，從停車場那邊緩慢走了過來。他在車廂裏仔細觀察，認出了那女人就他所等待的江亞伶，在她身後並沒有人跟踪。於是，他打開了車門，等江亞伶走進的時候，連忙招手低喚道：「快上來吧！」

江亞伶一弓身，坐進了車廂，隨手將車門帶上，喘息着道：「史洛夫！你將人弄得緊張死了。」

對不起，因爲我有重要的事必須立刻和你談談。」

「重要的事？你可將我嚇壞了。」

「亞伶！妳的胆子眞小。」史洛夫一面說，一面伸出手臂，環抱着江亞伶的腰肢。「在『大魔手』史洛夫的懷抱裏，妳就不用再害怕了。」

「史洛夫！晚餐之後你還曾經表示過，杜維新既然花錢要你保護小凱，你就決定不能夠打小凱母親的歪主意，現在怎麼突然又轉變意志了？」

「女人都是那麼敏感的。如妳和我在交際場所相遇，妳我相擁起舞，不也是要摟着妳的腰嗎？」

「算你會說話。」江亞伶突然放低聲音說：「史洛夫！到底有什麼事？」

「關於妳姐姐吞食過量安眠藥致死的事。」

「噢？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只是有些好奇罷了。亞伶！妳認爲妳的姐姐是無意中服藥過量，還是有心自殺的呢？」

「她沒有理由自殺。丈夫的事業蒸蒸日上，兒子又是那麼乖，那麼聰明，生活



麥探長取出一批文件給史洛夫看。

又是那麼富有，她爲什麼要死？」

「妳肯定她不是自殺的嗎？」

「當然。如果她是自殺，一定會留下一份遺書的。」

史洛夫點點頭說：「亞伶！妳判斷得很正確，她的確不是自殺。」

「你爲什麼要問起這件舊事？」

「我方才就說過了，只是好奇而已。」說到這兒，史洛夫的語氣頓了一下，才又接着說：「亞伶！妳姐姐的死的確是由於服藥不愼而過量了？」

「我想是的。」

「哦！對了！」史洛夫好像突然想起什麼重要的事來。「以前有一個跟隨杜維新多年的門房，那個人現在還在嗎？」

「你問的是張克方嗎？」

「是那三個字？」

「弓長張，克服困難的克，四四方方的方。」

「他現在住在那兒？」

「不知去向。據維新告訴我，自從姐姐死了之後，他就一直求去，最後維新也留不住他，只好給了他一筆錢，讓他走了。」

「我聽人說，就在妳姐姐服藥致死的那天晚上，張克方曾經發現有一輛車子停在妳們家的門口，警方曾經因爲這件事情而認爲妳姐姐的死亡有他殺的嫌疑。但是後來張克方在警方的訊問中又改變了說法，他說那輛車子實際上就是妳姐姐的座車，才使警方以自殺結案。妳聽說過這件事嗎？」

「我聽維新提過，這大概是張克方太

緊張的關係。」

「妳姐姐都是自己駕車的嗎？」

「是的。」

「按照一般習慣，回到家以後，一定會將車子停進車房，而妳們家的車房的在大門裏面，她爲何將車子停在門外啊！」

江亞伶順口回答着說：「也許她還想再出去一趟。」

「既然還想出去一趟，爲什麼又要吞服安眠藥呢？」

「怎麼回事！」江亞伶突然轉過頭來凝注着他，語氣凝重地說：「你好像在審問一個犯人似的。那個時候我還在娘家，對這件事並不大清楚，你教我怎麼回答你呢？」

史洛夫微笑着說：「亞伶！妳太緊張了，我只不過隨口問問而已。」

「史洛夫！」江亞伶的語氣突然柔和起來，「我心裏有句話老想告訴你，但是我又怕你笑我。」

「我爲什麼要笑呢？」

「因爲這句話不但幼稚，而且也不應該出自我的口中。」

史洛夫心中暗動，而表面却不動聲色地說：「我不會笑妳的。」

江亞伶緩緩地側過身子，兩隻手纏上了史洛夫的頸項，語氣輕緩地說：「史洛夫！我喜歡你。」

史洛夫躲過逐漸靠近他的兩片紅唇，只在江亞伶的面頰上輕吻了一下，然後不着痕跡地將她推開，目光望着車外，冷冷地說：「亞伶！別忘了妳是杜夫人，更別忘了妳是杜小凱的母親。」

「史洛夫！我告訴過你，我嫁杜維新，只是不願意讓小凱叫另外一個女人一聲媽媽，換句話說，也只是爲了我姐姐的關係。我跟杜維新沒有愛情，即使幾年來相處的一點感情也非常淡薄。我還年輕，難道我說一句我喜歡你的話都不應該嗎？」

「亞伶！妳眞的很喜歡我嗎？」

「其實我不應該用這種份量不够的字眼來表示我對你的心意。本來我可以說我愛你，不過我知道我沒有那種權利，也沒有那種資格，所以我才用我喜歡你那個三字。」

「杜維新有財有勢，只要妳安份地作杜太太，這些財勢都歸妳享受。如果妳喜歡我的話，對妳是不利的。」

「史洛夫！感情是很奇妙的，有時候當事人是不會顧慮到利害關係的。」

史洛夫又將目光從車窗外面收回來，凝注着她說：「亞伶！回去吧！如果妳眞的喜歡我，妳就不妨等待一個短短的時間。對我們有利的機會就快來到了。」

「噢！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回去吧！很快地我就會讓妳了解的。」

江亞伶不勝迷惑地走下車去，而史洛夫心中却在暗暗地好笑，這裏不妨套用史洛夫的一句口頭禪：眞他媽的邪門！他肚裏到底在玩什麼的詭計呢？

史洛夫睡到下午兩點鐘才起來，這一覺睡的眞的舒暢已極。

當他醒來之後，雙手枕在腦後，將昨天所發生的事情從頭到尾細想了一遍。有時候他會情不自禁地皺起了眉頭，有時候也會在嘴邊流露出得意的微笑。當他想到白木美子昨夜獨守深閨，睜着眼睛等他到天亮，最後在怒火冲天的情況之下入睡時，他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梳洗一番，他開始打電話到「維新建築事務所」去和杜維新連絡，然而杜維新並不在他的建築事務所裏。他又接連撥了幾個電話，總算把杜維新給找到了。

「史洛夫！」杜維新的語氣始終保持平靜。「你找我有什麼事？」

「杜先生！每一件事情我都替你辦好了。不過，目前又有了新麻煩，迫切地需要和你談談。」

「對不起！我今天很忙，幾乎抽不出時間。」

「杜先生！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必須立刻和你談清楚……」

「那麼，就在電話裏說吧！」

「電話裏可不太方便啊！」

「史洛夫！沒有什麼不方便的。你應該了解香城的法律，電信局是不准任何人搭綫錄音或者竊聽的。所以，不拘什麼秘密的事情，在電話裏談論都是非常方便的，甚至包括你向我索取金錢的事在內。」

「杜先生！別將我看作貪財之徒，我只是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才會向你們這種有錢有勢的人開口。」

「說吧！到底是怎麼回事？」

「關於你原配夫人死亡的事情。」

「史洛夫！我不願意再提起那一件事情。」

「爲什麼？」

「也許每個人都免不了有一段慘痛的回憶，我不願意提起傷心的往事，那是我的權利！」

「杜先生！非常抱歉。如果杜夫人死亡的事，曾經令你感到非常傷痛的話，那我現在却免不了要使你觸動創傷了。杜先生！你不覺得杜夫人的死有些可疑嗎？」

「史洛夫，你既然問起這件事！那就證明你已經打聽過那件案子了，警方宣佈她是自殺死亡的，其實她只是不愼用藥過量，不管是自殺也好，或者服藥過量也好，反正都已成了定案，你現在又突然覺得可疑，難道你認爲她是被人謀害的嗎？」

「你們府上的門房張克方曾經供稱，在杜夫人死亡那天晚上，發現有一輛車子停在門外……」

不等他說完，杜維新就很快地接口說：「史洛夫，你應該詳細地翻一翻警局裏的檔案。張克方當時可能因爲神智緊張，所以才有這種供詞，事後他又改變過來，因那輛車子事實上就是我太太的座車。」

「杜先生那絕不是你太太的座車。」

「那麼，又是誰的車子呢？」

「杜先生，我此刻打電話找你，並不是爲了要和你研究那輛車子。」

「史洛夫，別拐彎抹角的，有什麼話，只管問吧！」

「你的老門房張克方是爲了什麼辭職的？」

「自我太太死後，他一直感到惶恐不安！堅決欲去，不管我如何使用什麼方法也挽留不了他，最後，只得給他一筆錢讓他去了。」

「知道他如今在什麼地方嗎？」

「聽說他在奧港作一點小生意。」

「有他的地址嗎？」

「沒有。」

「好啦！就是這件事！你忙吧。」

當史洛夫正要掛斷電話時，杜維新突又嚷叫着說：「史洛夫，慢一點。」

「杜先生，還有什麼吩咐嗎？」

「你因何要舊事重提？」

「杜先生，如果你不是一個容易吃驚的人，我是可以告訴你原因的，自然你也需要保守秘密。」

「史洛夫，告訴我。」杜維新的語氣平靜得仍如往昔，沒有絲毫的改變。

「尊夫人的死亡與孫保羅的被殺，雖說是事隔多年，然而這兩件案子却相互有連帶關係。」

「噢？」杜維新的語氣開始透露出驚異了，「有此可能嗎？」

「這是我初步的發現。」

「史洛夫，我希望你能說得更明白一點。」

「尊夫人的死亡並非意外。」

「你認爲她是被謀殺的？」

「可能。」

「你根據什麼？」

「目前我還舉不出具體的理由，這要等我找到張克方之後才能證實。」

「你打算去奧港？」

「杜先生，我並不需要親自去，那邊有我許多朋友，只要張克方還活在人間，就一定可以找到他，我眞担心，他是否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杜維新有些迷惑地說：「史洛夫，我不明白你有什麼想法？」

「張克方可能死去，就像另外幾個人已相繼死去一樣，因爲他們知道尊夫人遇害的秘密。」

「史洛夫，你的話太令我吃驚了。」

「杜先生！我記得你不是個容易吃驚的人。」

沉默良久，杜維新才說：「史洛夫，不管你要作些什麼，我都沒有理由去阻止你，只有一件事我要請求你特別注意，無論如何都不要使小凱受到些微損害！你一定要作到。」

「我會盡力的。」

「那麼，再見吧！」

「杜先生，你在何處？」

「工地。」

「何時回家休息？」

「可能很晚。」

「允許我此刻去拜訪你那位年輕美艷的杜夫人嗎？」

杜維新沉了一陣，才回答說：「去吧，但是你最好不要提起她姐姐當年死亡的舊事。」

「杜先生，我剛巧需要問她這一些事情。」

「那麼，別說出你的發現和推斷。」

「好吧，我答應你。」史洛夫似乎唯恐杜維新突又反悔，說完之後立刻切斷了電話。

換好衣服，駕車出門，很快地就來到了杜家。

僕婦出來應門，見是史洛夫，顯然特別客氣，連忙將他迎進了客廳，他還沒有落座，江亞伶已從裏面走了出來，她穿得很整齊，似乎正要外出。

「杜太太。」當着僕婦的面前，史洛夫只得如此稱呼，「妳正要出去嗎？」

「史洛夫，你大概還沒吃午餐吧？」

「是的。」

「那麼，我們一起去吧，由我作東。」江亞伶的目光中彷彿有什麼暗示。

史洛夫沒有說什麼，默默向外走去。

× × ×

江亞伶帶史洛夫來到了「遊侶酒店」，那不但是香城最高級的去處，也是唯一能够使情侶們喜愛的地方。情侶雙雙在這裏用餐，絕不會受到任何打擾，如果餐後感到疲累，套房間裏設備了柔軟的床榻和潔凈的浴缸，自然，那張床僅是供給情侶之用，它可以培養愛情的幼苗，浴缸寬大得足够二人同時使用，這是「遊侶酒店」所以被情侶們喜愛的原因。

史洛夫是玩家，當然認得此處，但他却沒有表現出絲毫訝異之色，口頭上也沒有問什麼，只是默默地隨江亞伶進入這家酒店。

當他們進入套房之中，女侍推來一輛精緻的餐車，將客人所需要的酒、菜、飲料等一次送齊之後，江亞伶才開口說話：「史洛夫！這地方你一定來過？」

史洛夫聳聳肩頭，笑着又問道：「帶誰來？」

「自然是你所心愛的女友。」

「如果我有心愛的女友的話，我一定到她的住處去。」

「可是，在我的家裏却使你不安。」

江亞伶含笑向他走近，雙手纏上了他的頸項。「昨天，你曾經閃避我。」

「那是因爲麥文高突然來訪……」

「在他來之前，你曾經閃避了我的嘴唇！現在……」江亞伶以行動將下面該說的話表示出來。

史洛夫雖不是卑鄙小人，却也不是君子，人類又都免不了有一些劣根性，此刻，他不再去閃避她那灼熱的嘴唇，反而儘情地吻着，眼睛一閉，江亞伶不再是名滿香城的杜夫人，她只是一個足以勾動男人情慾的一個成熟的女人而已。

吻，似乎已不能够滿足史洛夫的需要，他的手開始探索，終於找到了江亞伶衣服上的拉鍊。

女人有許多無形的，而又犀利的武器，比如媚眼、嬌笑、眼淚、熱吻，以及……等……她們看情形，看對象，然後施展某一種武器，江亞伶也許就是在施展犀利的武器對付史洛夫，否則如此狂熱，她絕不會發覺史洛夫雙手的動作，當他的指尖剛一摸索到拉鍊時，她就閃脫了他的懷抱。

「史！」她親暱地呼喚他，喘吁着，半瞇着眼睛，「我們應該先吃飯，下午有太多的時間。」

「而且這又不是妳的家。」史洛夫以舌尖在溫潤乾焦的嘴唇，他的表情仍是狂熱的，而心中却已逐漸冷靜下來了。

「這雖不是我的家，但是我依然是杜維新的妻子。」她的目光很怪異，話中也分明有強烈暗示。

史洛夫心頭暗暗一怔，他慢吞吞地說：「亞伶，我不明白妳這句話的意思。」

「你拿了維新的錢，怎可以佔有他的妻子？」
「那麼，妳就不該誘惑我。」
「可是……我喜歡你。」
「亞伶！妳出難題給我作了。」
「你聰明絕頂，任何題目也難不倒你的。」
「我該怎麼辦？」
「史！你心中已有了答案。」
「亞伶，妳的話使我糊塗了。」
江亞伶走到餐車旁邊坐下！倒了兩杯酒，史洛夫也跟着坐在餐車旁，接過她遞來的酒，鏘地一聲，兩隻酒杯碰了一下，然後，熱辣辣的酒汁流進了他們的腹內，史洛夫心頭明白：酒無法痲醉他，他所害怕的，是面前這個熱情如火，而又成熟透頂的女人。
「史！昨天你在忙什麼？」
「妳知道的。」
「你正在調查孫保羅的生活圈子，對嗎？」
「他的生活圈子裏全是一些女人。」
「其中有我嗎？」
「我曾經問過妳……」
「傻話！」江亞伶突然很甜，也有一些自嘲的味道。「任何女人也不會承認她的婚外戀情。」
「亞伶！你的話使我吃驚。」
「史！你也許是故作驚訝，其實，你可能早已想到了。我和維新沒有絲毫愛情，嫁給他，只是為了照顧姐姐的孩子！在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孫保羅，他很帥，更會體貼女人，於是……」江亞伶說到這裏，吁了一口氣，抬頭望着史洛夫，「還需要我將每一次幽會都加以詳細描述麼？」
「亞伶，妳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
「有助於你瞭解孫保羅的死因。」
史洛夫暗中有些吃驚，因為江亞伶這句話太難以解釋了，她和孫保羅有染，繼而發現孫保羅和其他女人也有某種關係，於是她忿而殺害了他，那麼，江亞伶是殺害孫保羅的兇手了？
他很快地否定了這種推測，如果江亞伶眞是兇手，她就不會主動說出她和孫保羅的私情了。
那麼，她說這些話的用意又何在呢？
他望着她，希望在她的表情去發現答案。
但是，他什麼也沒有看出來。
「史！」江亞伶的目光很冷，語氣却很柔和：「我相信你已經發現孫保羅的死因了，由於受到某一種原因所困擾，使你不知所從，我應該提醒你，不能因為得到了罪犯的好處，就背叛了良心、公理和法律。」
「難道孫保羅是杜維新殺的？」
江亞伶搖搖頭說：「我並沒有如此說過。」
「可是，妳話中的含意分明指出。」
「史，孫保羅的處境不好，我很想帮助他，於是想透過小凱的關係，在他的公司裏投資十萬美金，一方面想使他藉此奠定事業的基礎，另一方面，亦可以使得小凱養成奮鬥自力的觀念！但是，維新却反對。」
「他必然反對，因為他對孫保羅這個人完全陌生。」
「我從他的眼光中發現，他不但反對，而且還產生了疑竇。」
史洛夫接下去說：「因而他暗中調查，發現妳與孫保羅的姦情前往理論，或者要求孫保羅和妳從此斷絕來往，結果在言語上起了衝突，忿而……」
「史，」江亞伶高喊了一聲，「求你不要再說下去，那是令人感到心寒的事，放在你心中吧！」
「亞伶！沒有什麼可怕，杜維新不是殺害孫保羅的兇手，」
「噢！」江亞伶沒有在言語上提出疑問，但是她的目光中却漾出了一連串的問號。
「孫保羅在午飯和一個女人同回，之後，那女人單獨離去，那個女人也許就是殺害孫保羅的兇手。」
「查出那個女人了嗎？」
「沒有。」
「史，我不敢想像維新就是兇手，更不能够指認他，然而，我對你的推測却不敢苟同。如果維新在孫保羅與那個女人同返之前就已進入那幢大樓，行兇之後又單獨離去，大厦的管理人是不可能對他注意的。」
史洛夫沒有說話，但他的心中却在反覆地思索，半晌，他突然將語氣一轉：「亞伶，我想和妳談談關於妳姐姐意外死亡的事。」
「史，我向你說的話，可能成為法庭上的證詞嗎？」
「可能的，所以妳要小心說話。」
「我對姐姐的死感到懷疑。」
「懷疑，為什麼？」
「她似乎是被人謀害的。」
「亞伶，妳為什麼有這種想法？」
「因為……因為……」江亞伶囁嚅地說：「小凱是我姐姐的孩子，却不是杜維新的孩子。」
「噢！」史洛夫大吃一驚：「有這種事嗎？」
「姐姐親口對我說的。」
「妳姐姐不該有外遇的。」
「並非她不貞，而是為了子嗣。」
「什麼……」
「史！這是一個秘密，維新沒有生殖能力，在經過他的同意後，姐姐出門旅行了一次，回來就懷孕了，小凱出生後，維新的性情有了轉變。他變得暴戾、兇狠，姐姐也因此罹患了神經衰弱症。」
「亞伶！這都是妳姐姐告訴妳嗎？」
「是的。」江亞伶神情黯然地說：「姐姐在無可忍受的時候也曾萌生厭世之念，她托付我，想盡辦法都要照顧小凱，在姐姐尚未過世前，維新就時常挑逗我，因此，我姐姐一死，就嫁給他了。」
「那麼，妳姐姐是被杜維新所謀害的了？」
「我想可能。」
「理由呢？」
「另一個陌生的男人為維新生了一個兒子，使他感到羞辱，因而生恨，還有一個原因，則是為了我。」
「為了妳？」
「是的。那時姐姐罹患的神經衰弱症

非常嚴重，晚間依賴安眠藥入睡，白天則昏昏沉沉，我眞担心她會體力不支而死去，為了不辜負她的托付，為了小凱不被另外一個陌生的女人欺凌，所以當維新挑逗我時，我就告訴他，萬一姐姐不幸過世，我就一定嫁給他，也許他想早一些得到我，而……」江亞伶說到此處，將話停住。
在她敍述往事之際，史洛夫略略吃了一些食物，於是，他站起來說：「亞伶！妳的話使我食不下嚥，現在，我可有得忙了。」
「不！」江亞伶將他抱住。「你不能走。」
「亞伶！」
「你不能走。我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些？就是害怕維新可能會殺我，說不定他還會殺小凱。」江亞伶將他摟得緊緊的。「你一定要陪着我，我一個人會感到孤單，恐懼，你不能走。」
史洛夫輕輕地將她推開，語氣緩慢地問道：「妳說杜維新會殺小凱？」
「可能會的。因為小凱不求上進，只會玩女人。維新認為小凱是野種，所以才會如此，他恨小凱，恨，恨極了，彭嘉齡醫師知道維新沒有生殖能力，彭醫師被殺了，還有孫保羅……」
「亞伶！」史洛夫雙手扶着她的肩頭，以寬慰性的語氣說：「鎮靜一點！安全之道不是躱避，而是將兇手繩之以法。所以我不能在這兒陪妳，我要去蒐集證據，將杜維新送到法庭上去。」
「你怎麼蒐集證據？」
「去找張克力，他是重要的證人。」
「找得到嗎？」
「只要他還活着，我一定可以找得到他。」
「史！你小心點，維新也可能要殺死你的。」
「放心！我很不容易死。」
「還有，找到張克方時，一定要告訴我一下！」
「幹什麼？」
「我和你一起去見他，有我在場，他便會說實話。」
「好的，我會打電話給妳。」
「吻我。」江亞伶閉着眼睛說。
史洛夫很認眞地擁吻了她。女人的吻是武器，男人的吻却是一種藥，能使女人鎭定和安心。

× × ×

史洛夫離開「遊侶酒店」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了。他匆匆地去了一趟杜維新的工地，把百忙中的杜維新找到。二人進了工地的休息室，足足談了一個小時之久。他們談些什麼？除了當事人知道之外，誰也不知道。
史洛夫原來只不過抱着歛財的心理。現在，他好像是認眞起來了。也許江亞伶的話對他產生了啓示性的作用。的確，不能因為得到了罪犯的好處，就反叛了良心、公理和法律。
當他駕着他那輛老爺車，從杜維新的工地回到市區時，已是萬家燈火。他匆匆地趕回寓所，打開信箱，裏面有一封從奧港拍來電報。他興奮地拆開封套，因為張克方的消息必然隨着這封電報而來。
當他看到電報的內容時，心頭却不禁涼了一半，電文的內容是：「大魔手！經查張克方已於五日前，因心臟病猝發而逝世。身後蕭條，並無遺族。死者已由慈善機關殯葬。其生前住在奧港新秀街二十六號。經走訪警方，據驗屍官告稱，張克方純係自然死亡，並無意外。」
史洛夫神情落寞地搓揉着那張電文紙。他原以為能够找到張克方，從他的口裏追查到當年杜維新元配死亡的眞相。但是，這條綫索却斷了。他暗中又罵出了他那句口頭禪：眞他媽的邪門！這好像是一場牌局，又得重新洗牌，再來一次。
他熄掉了房子裏的燈，靜靜地躺在床上。思前想後，並且巧妙地織了一張逮捕兇手的網。本來他的心緒是極端不寧的，可是當一切步驟計劃好了之後，心中反而感到舒泰，竟然昏昏睡去。
一覺醒來，已經是晚上九點鐘。史洛夫匆促離床，洗了一把臉，精神抖擻地駕着他那輛老爺車，走到「紅馬夜總會」。
一進入夜總會，他就聽到了像驟雨一般的鼓聲。那鼓手的雙腕像瘋狂似地揮動着，聚光圈中的白木美子正在舞得花枝亂顫，身上只剩下了窄小的三點式舞衣。碩大的胸域，左右搖幌着，使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到嘴唇乾焦，喘不過氣來。史洛夫就站在進場的入口處，冷冷地向座間搜索，他發現杜小凱。那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竟然已喝得滿臉通紅，貪婪的目光正盯在舞台上白木美子那搖幌不住的胸域處。
那一對碩大的乳房就是像兩隻喪鐘，不停地搖幌着，使人們的神智昏眩，理智無形中消失。當然，白木美子的胸罩解脫了，胸域作了澈底的開放，接着，她的雙手貼着兩肋，緩緩地下移。當她的指尖按上了那條細窄的短褲兩旁的鈕扣時，每個觀衆的心房似乎都要炸開來了。
鼓聲越來越急，也越來越輕，史洛夫可以淸晰地聽到自己心房的跳動聲，相信其他觀衆也必是如此；白木美子今晚的表演顯得特別賣勁。白木美子的雙手一揚，那條細窄的舞袴開了。就在神秘抖落的那一刹間，全場一片漆黑。觀衆狂呼鼓噪的聲音，也跟着如轟雷般响了起來。

命案迭起

在這種狂亂的聲音之中，史洛夫彷彿聽到了「噗」的一响，就像是誰突然拔開了香檳酒瓶的瓶塞，難道還有一位自命風流的顧客，要為這場罕見的熱舞而大開香檳慶祝嗎？
僅僅過了幾秒鐘，電燈復又通明。就在燈光閃亮的一刹那間，傳來了幾聲女人的尖銳呼叫。緊接着，全場一遍大叫。
史洛夫立刻發覺了大亂的原因，原來杜小凱已伏倒在餐桌上。他面前的酒瓶也翻倒了，酒汁從他的面部流過去；然而流過他面部的酒汁都變成了紅色，因為他的太陽穴處有一個槍洞。就在方才熄燈的那一刹那間，他突然中槍遇害了。
這是史洛夫絕對想不到的事情。在這一瞬間，他的良知突然驚醒了；他決心不再沉醉在發財的夢裏。於是，他很快地離開現場，衝到後台，但是，化粧間裏却不

見白木美子的踪影。

史洛夫冷眼一掃，在化粧室內未曾發現白木美子的衣服，她也許在驚惶的情況下，連衣裳都來不及換上就匆匆離開了。

是因爲杜小凱的被殺而使她惶亂麼？杜小凱是在熄燈時中槍的；那時，白木美子正要趁着熄燈時疾步奔進後台。她如何知道杜小凱被殺了呢？

而且，其間只有短短的幾秒鐘，這種情況太令人生疑了。

一念及此，史洛夫連忙從「紅馬夜總會」的後門追出去，他好像看見一輛車子剛剛離開那冷靜的巷口。

史洛夫拿出跑百米衝綫的勁頭繞到「紅馬夜總會」的前門停車場，開動他那輛老爺車，風馳電掣般向白木美子的寓所駛去。

一進入白木美子的家，史洛夫就發現白木美子正端着酒杯，一杯接一杯地猛向自己灌酒。史洛夫衝過來，把她手裏的酒杯和酒瓶奪過來，兩掌連連摑對方好幾個耳光。然後將她推倒在椅子上，一隻手托起了她的下頷，一隻手揪扭着她的頭髮，低吼着說：「美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我也不知道啊！」

「杜小凱被人謀殺了，妳知道嗎？」

「我就是因爲聽到這件事，所以才嚇得急急跑回來的。」

「美子！」史洛夫用力地扯緊她的頭髮，使她的面部揚起，只能看到天花板。語氣惡狠狠地說：「妳現在不能再隱瞞什麼了。妳不是一個簡單人物。告訴我！妳是被誰收買的？」

「史洛夫！」白木美子顯得很痛苦地說：「請你不要這樣逼問我，我沒有被任何人收買。如果你一定要認爲我被什麼人收買的話，那是金錢。我只是一個在歡場中討生活的女人，別這樣對待我。」

「那麼，你收了誰的錢？」

「我收的是觀衆的錢，所以我拚命地暴露我的肉體，使觀衆得到意淫的滿足。別人利用這個時候開槍殺死杜小凱，那不關我的事，你放開我！」她拚命掙扎着。

「你放開我。」

史洛夫鬆開了她的頭髮。雖然白木美子驚慌地逃離了「紅馬夜總會」，有些令人可疑，但是却不能够認定她與殺害杜小凱的兇手有什麼默契與連絡。於是，他冷靜下來，將他心中所知道的情況串連在一起，嘗試着是否能够找出究竟是誰殺害了杜小凱。

史洛夫心裏越想越冷靜，却越感到熱燥。他脫去了上衣，又解下了領帶，可是，他還是禁不住地汗流浹背。打開冰箱，連灌了好幾杯冰水下肚，才使得他熱燥的心情逐漸冷靜下來。

他走到白木美子的身邊，想再問她，但他發覺白木美子已經有些醉了。他不想再浪費時間，於是，拾起了他的上衣，匆匆走了出去。

白木美子的寓所門前就有一座公用電話亭，史洛夫撥電話到杜家，接電話的是那個老僕婦，史洛夫問道：「杜太太在家嗎？」

「你是誰？」對方謹愼地問。

「我是史洛夫，杜先生的朋友。」

「哦！」那老僕婦聲音顯得很驚慌地說：「聽說杜少爺出了事，他們趕到『協和醫院』去了。」

「謝謝妳！」史洛夫掛斷了電話，衝出電話亭。立刻駛車往「協和醫院」去。

一到醫院，史洛夫就看到了江亞伶。她正神情落寞，淚光泫然地坐在休息室，杜維新並不在場。

從江亞伶滿臉淚光之中，史洛夫看到了一個女人的慈性，雖然這個孩子不是她的，但是她却十分痛愛他。否則，她就不會這樣淚眼滂沱了。

史洛夫走了過去，在江亞伶的身邊坐下，低聲說：「亞伶！妳在流淚，很傷心嗎？」

江亞伶唏噓不勝地說：「我的心似乎已經痲木了。可是淚水仍然會禁不住地自動流下來。」

「杜先生呢？」

「陪着他的兒子。」

「噢！小凱情況不嚴重嗎？」其實，史洛夫也明知多此一問。槍彈從太陽穴射進，那是絕對無救的。

江亞伶緩緩地搖着頭，聲音暗啞着說：「小凱死了。」

「那麼，杜維新因何還要陪着他？」

「不管是死了，還是活着，小凱姓杜，是他的兒子，這是香城每一個人都知道的事情。」

「亞伶！妳意思是說杜維新是在故作姿態？」

江亞伶咬牙切齒說：「我恨不得殺了他呢。」

「亞伶！聲音輕一點。小凱眞是杜維新派人所殺的嗎？」

「一定是的。史洛夫，我也恨你，因爲下午我曾經警告過你，昨天我也向你提出要求，要你無論如何不能讓小凱受到絲毫損害。可是，他被殺了，你教我怎麼對得起我的姐姐。」

「亞伶！冷靜一點。小凱已經死了，妳即使連哭帶鬧，找我拚命，又有什麼用呢？現在讓我去看看杜維新吧！」

「不！你不要去。」

「不管小凱是不是他派人所殺，他總是杜小凱的父親，難道我不需要對他致一番悼言之意嗎？」

「史洛夫，你不要去。我要你陪着我，我現在感到孤單無助。但願那個兇手下一個目標是我，別讓我痛苦地活在這個世界上……」

江亞伶說到這裏，突見麥文高進了休息室。

他冷冷地凝視着史洛夫，許久之後，他又看了江亞伶一眼，才招了招手說：「史洛夫！有點事想到外面和你談一談。」

「好的。」史洛夫站起來，用眼光向江亞伶打了一個招呼，然後隨麥文高走了出去。

麥文高一直默然地前走，史洛夫也靜靜地跟着他的身後。兩人來到警車邊，麥文高才突然停下脚步來說：「史洛夫！我曾經警告過你。如果我發現你有違法的行爲，我是要逮捕你的。」

「探長！難道你眞的發現我有違法行爲嗎？」

「我問你，方才你是否去過白木美子的家？」

「去過。」

「你爲什麼要毆打她？」

「探長！白木美子她已經提出控告了嗎？」

「別問我，我是在問你的話，這不是私人性質的談話，而是屬於公事上的訊問。」麥文高的語氣非常嚴厲。

史洛夫沒有立刻作答，他沉思了一陣之後，才語氣緩慢地說：「探長！杜小凱被殺的時候，我在現場，可是我發覺白木美子一離開後台之後，就發狂似地連衣服都來不及換就跑回家去。因而使我產生了懷疑。所以才趕到她的家，想逼問她內中究竟有什麼隱情。我只不過是扯動了她的頭髮和拍拍她的面頰，難道這有什麼不對嗎？」

「史洛夫！我總覺得你對我隱瞞了什麼？」

「也許，那是在杜小凱沒有被殺以前的事。從現在起，我絕對不會再對你有所隱瞞，而以前對你隱瞞的事情，在不久之後我也會告訴你的。不過，現在我還不能向你透露。」

「爲什麼？」

「暫時隱瞞將有助於整個案情。我告訴你，彭嘉齡醫師在海水浴場溺斃是謀殺，許多年以前杜夫人服安眠藥過量致死也是謀殺，孫保羅和杜小凱的死自然也是被謀殺的，而且這四個謀殺案的兇手是同一個人。」

「史洛夫！你發現了什麼？」麥文高的神情突然緊張起來。

「我會慢慢告訴你的。」

「你開什麼玩笑？你不是職業警探，放在你的肚子裏會壞事的，告訴我，我可以織好一張嚴密的網，來捕捉兇手啊！」

「麥探長！我們是老朋友了，對你的人我非常欽佩，因爲你的確是一個傑出的警探。但是警方的制度却限制了你的行動。你辦這件案子，未必有我辦這件案子來得順利。相信我，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就可以將兇手抓住，讓你將他送上法庭。」

「史洛夫！你帮了我的忙，我會謝謝你，但是警方不會謝謝你。反過來說，如果你壞了事，警方就要辦你。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啊！」

「誰教我們是好朋友呢？」史洛夫說完之後，在麥文高的肩頭上重重地拍了兩下，就回身向休息室走去。

當他再回到那間休息室裏時，發現江亞伶已經不在了。史洛夫想，她也許是陪杜維新去了，或者她去看看杜小凱的遺容。於是，他不再在那兒流連，駕車離開了「協和醫院」。

他始終認爲白木美子連衣裳都沒有穿整齊，就急急地離開「紅馬夜總會」，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於是他再度前往白木美子的寓所。如果她醉了，史洛夫打算將她丟進浴缸裏，用冷水冲她。無論如何，他都要從她的嘴裏，問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白木美子就那樣頭頸歪斜地靠在椅上睡覺了，說她睡着了，倒不如說她大醉酩酊還要恰當一些。

史洛夫並沒有眞的將她丟進浴缸，不過却在她的頭上澆了一盆冷水。白木美子打了一個寒噤，驚醒過來。

史洛夫拿毛巾擦乾她身上的水，又扶她躺在床上。他大概已經了解，對付女性，溫柔才是最好的武器。

「水！」白木美子指着冰箱，嘶啞地說。

史洛夫倒了一杯冰水給她，待她一口氣喝乾之後，他才柔聲地問道：「美子！什麼事使妳那樣恐懼？」

「沒……什麼，我甚麼也不知道。」

「眞的嗎？」史洛夫冷冷地說：「這樣看來，妳就太無情了。杜小凱雖然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對妳還念念不忘哩！」

「什麼？」白木美子翻身坐起。瞪大了眼睛，顯得異常吃驚地問道：「小凱沒有死嗎？」

史洛夫是有些揑造謊言的，他搖搖頭說：「他沒有死，幸運之神似乎很照顧他，只是頭部受了一點擦傷。我敢打賭，三天以後，他就可以再去『紅馬夜總會』看妳的熱情艷舞了。」

白木美子吁了口長氣，重又躺了下去，喃喃地說：「這樣我就可以安心了。」

「難道杜小凱死了，就會令妳不安心嗎？」

「嗯！」白木美子瞇起眼睛點點頭。

「爲什麼？」

白木美子道：「因爲今晚是我約杜小凱去『紅馬夜總會』的。」

史洛夫心頭暗暗一怔，白木美子的弦外之音，昭然若揭，他自然不會輕易放過，於是小心翼翼地問道：「美子！是另外有人要妳約杜小凱前去夜總會，對嗎？」

「不！」白木美子睜開了眼睛，閃動着驚懼的光芒。「沒有人要我約他，是我自己……」

「美子！」史洛夫打斷了她的話：「別作傻事！否則妳快要捲進一件謀殺案的漩渦裏去了。」

白木美子凝注他許久之後，才說道：「史洛夫！你究竟是帮助警方查案呢？還是……？」

「不管我是幹什麼的，總不會作出對妳不利的事。不過，妳必須將妳所知的事情完全告訴我。」

「我……我……」白木美子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

史洛夫雙手扶着她的肩頭，柔和的眼光望着她，語氣緩慢地說：「美子！妳不失爲一個本性善良的好女孩，即使妳眞的爲歹徒作了什麼事我也會保護妳的，快說，是誰教妳約杜小凱去夜總會的？」

白木美子仍有猶豫，她反問道：「杜小凱眞的沒有死嗎？」

「他還活着，只不過受了一點擦傷。」史洛夫搖動着她的雙肩，「美子！快告訴我實情。」

「是……正夫要我打電話約杜小凱到夜總會去的。我在跳舞時還發現他坐在杜小凱旁邊的一張桌子上。所以，一聽說杜小凱被殺，我嚇壞了。因爲我絕不敢相信正夫會謀殺杜小凱。」

「哼！原來是妳的哥哥。」

「史洛夫！他不是我哥哥。」

「噢？」史洛夫大感意外。

「他只是我的情人，在日本大概也闖了禍，所以冒用我哥哥的名字請領了護照，躲到香城來。」

這是史洛夫未曾想到的情況，他足足有一分鐘之久沒有說出話來。

惹火燒身

「美子！妳們來到香城之後，還繼續維持過去那種親密關係嗎？」史洛夫緊抓住這條綫索探問。

「還是和在日本時一樣，因爲我很愛他的。」

「妳既然很愛他，爲甚麼又要和孫保羅、杜小凱這些男人來往呢？」

「這是他的意思。」

「爲甚麼？」

「他攝影技術雖然不錯，但是，若想靠那種行業去發財，似乎是不可能的。而我呢？每天依賴脫去衣裳供男人觀賞爲業，也難以達到發財的願望，因此，他便異想天開，想要以香城的名女人爲歛財的對象……」

不等他說完，史洛夫就接着說：「美子！妳的話我可不明白。如果他想以香城的名女人爲對象而達到歛財的目的，就應該由他去交際別的女人，而怎麼由妳出去交結另外的男人呢？如果他果眞愛妳的話，他就不可能這樣作了。」

「史洛夫！你不明白內情。我去結識孫保羅，是因爲要由他那兒去認識杜小凱。認識了小凱之後，他才有機會去認識小凱的母親，杜維新夫人是香城社會中很有名氣的女人，她先生有財有勢，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歛財對象嗎？」

史洛夫心頭大驚不已，當孫保羅遇害之後，他開始將重點放在那張裸照上。之後，由於孫保羅的寫字間內發現了那一叠剪報，他又開始追查幾年以前杜維新元配服食過量安眠藥而致死的舊案，却忽略了另外一條主綫。現在却突然出現了。

於是，他很沉着地問道：「美子！妳那位情人的原名叫甚麼？」

「他叫小野英雄。」

「那麼，小野和杜小凱的母親認識了嗎？」

「據他告訴我，已經搭上了。」

「美子！妳能講得明白一點嗎？」

「據小野告訴我，他們兩人不但很熟，而且已經有了很親密的關係。」

「噢！那麼，殺死杜小凱的就不會是小野英雄了。」

「我的確也不敢那樣去想，他既然和杜太太認識，自然不可能去殺死她的兒子，雖然小凱不是她親生的，但却是出自她姐姐，而且殺死杜小凱之後，只有使事情更加嚴重，那麼，小野歛財的目的就達不到了。」

史洛夫也很同意白木美子的說法，但是另一個疑問却突然閃過他的腦際，於是，他站了起來，向白木美子揮揮手說：「即使是他，也沒有甚麼關係，因爲杜小凱只不過受了一點擦傷而已，我走了。安心地睡吧！」

他臨走的時候，還爲白木美子蓋上了毛氈，並熄去了房內的電燈。

他駕車匆匆地趕到了「白木攝影室」所在地的那棟大樓，剛一跨出電梯，那個管理婦人就聞聲迎了出來。她指着史洛夫說：「你又是找白木先生的嗎？這一次我可認清楚你的。昨天因爲你突然提出了帽子顏色的問題，我倉惶答錯而與失去了信心。你現在又想幹甚麼？」

史洛夫懶得去理會她的糾纏，揮手將她推開，匆匆地進入了「白木攝影室」。裏面一遍漆黑，史洛夫採取了戒備姿勢，慢慢摸索進去，開亮了電燈，裏面却一個人也沒有。他檢查了冲洗底片的暗房，也察看了小野英雄的臥室，的確是沒有人，這才又走了出來。

在乘坐電梯下樓的時候，他不禁作了一番考慮：事態變到目前這種情況，似乎應該將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告訴麥文高了。在表面上看起來，小野英雄勾上了江亞伶，自然不可能再去謀殺杜小凱。然而就史洛夫所得到的資料，以及他所作的推測，那麼，小野英雄殺害杜小凱，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

想到這裏，他決定立刻去見麥文高。於是，出得大樓，坐上他那輛老爺車之後，就加足了油門，向警局的方向駛去。

才經過了兩條街，史洛夫突然聽見後面有警車的訊號聲，他連忙減低了速度。不到半分鐘，後面的警車就趕了上來。

當那輛警車越過他的車子五十碼之後，突然將車身打橫，停在路中央擋住了史洛夫車輛的去路。

史洛夫雖然心中暗暗地悶悶不解，但是他還是毫不猶豫地腳踩煞車掣，將車子停了下來。

警車門已經打開了，麥文高從警車上走了下來。史洛夫也連忙打開車門走下去。向對方揮着手說：「麥探長！我正要找你。」

「噢！」麥文高的語氣很冷，他的後面還跟着一個便衣警探。兩個人一左一右地挾着他。「那眞是想不到的事，我也正要找你呢！」

「麥探長，我已經找到兇手了。」

「史洛夫！你別向我要這一套了。因爲你過去素行還不算太壞，所以我才對你百般信任，却想不到你竟然自動送到我的面前來。」

「探長你開甚麼玩笑？我殺了誰？」

「你謀殺了白木美子。」

「麥探長，我離開她不到半小時。她好好地睡在床上，我親自爲她蓋上了毛氈才離開了她的房間，你怎麼說我謀殺了她？」

「史洛夫！你的領帶呢？」

史洛夫低頭一看，這才發覺自己將領帶遺留在白木美子的房間裏了。他突然感到大事不妙，心頭也不禁打了一個冷顫。但是他仍然很鎭定地說：「我大概把領帶丢在白木美子的住處了。」

「史洛夫！」麥文高語氣森冷地說：「讓我告訴你吧，你的領帶繫在白木美子的頸項上，但是你却沒有使用慣常結繫領帶的方法，而是打了一個死扣，所以白木美子因窒息而喪命了。」

「眞的嗎？」史洛夫心頭猛震，不由

自主地退後了一步。

「你最好不要故作驚色了。史洛夫！我現在鄭重地告訴你，你被捕了。罪名是一級謀殺。」

「麥探長，這分明是殺人者存心嫁禍。我倒不怕被捕，因爲我的律師一定會爲我辯護澄清的，不過這樣一來，你就會讓眞正的兇手漏網了。」

麥文高從褲袋中摸出手銬，冷冷地說：「史洛夫！請你將手伸出來吧！我記得你曾經說過，只要我發現你有違法的行爲，隨時可以將手銬加上你的雙腕，你是不會反抗拒捕的。」

現在，史洛夫面臨一個重大的抉擇了。他身上懷着好幾張以敲詐手段得來的支票，而他的領帶又繫在白木美子的脖子上，白木美子却是被那條領帶所勒死的。如果他一旦被捕，那麼麻煩眞是太大了。最主要的，他是不甘心讓元兇逍遙法外。於是，他緩緩地抬起了雙手，但是他抬手並不是爲了要接受那一副代表法律的手銬，而是雙拳緊握，用力地敲在麥文高的下顎處。

麥文高絕想不到史洛夫會來這一招，下頦處被重重地一擊，身子立刻向後摔倒，頭腦昏昏然，一時連鳴槍示警的動作都忘記了。

史洛夫在揮動雙拳的同時，右脚也飛快地踢了出去，不偏不倚地踢在另一個便衣警探的胸口上。那個便衣警探立刻向後摔倒，史洛夫跟上去，在他的下顎處補了一脚，然後拔足狂奔。

雖然時間已過了晚上十一點，街上的人、車依然很多，史洛夫不費事地混在人羣之中逃之夭夭。

× × ×

十一時零五分。

史洛夫一個人靜靜地坐在碼頭上一座倉庫的陰暗角落裏，狠狠地吸着烟，烟頭上那一點星星之火，就代表了他的希望，那雖然是極其微弱的，渺小的，仍然很可能照亮他的坎坷前途。

從杜維新元配夫人的死，一直想到白木美子的被殺，史洛夫已然有了一個概括的意念，問題是，如何設法使元兇自己暴露出本來面目。

本來，史洛夫已訂妥了完整的計劃，如今却因爲那條領帶而全部遭到了破壞，他現在是警方所要通緝的人，自然行動起來就非常不便了。

一根香烟吸完，他還沒有想出個好法子來。

碼頭上人少了，史洛夫將帽沿壓低了一些，從陰暗的角落裏走了出來。路燈將他的影子投射在地上，戴着帽子的模樣有些古怪。他的心中在暗暗好笑，昨天曾以帽子的顏色難倒了「喬治商業大樓」的管理婦人，今天爲了躲避警方的追捕却當眞戴上了一頂棕色的帽子。

他停在碼頭邊注視着電船的時刻表。

「往奧港：十一時四十分。十一時五十分。」

電船的時刻表似乎給了史洛夫的靈感，他看看腕表，現在的時刻是十一時零七分。於是，飛快地跑進了碼頭上的一間公用電話亭。

電話撥到杜家，接電話的仍是那一個僕婦。

「我是警局的麥探長。」史洛夫說：「請杜維新先生接電話。」

「杜先生在醫院裏陪少爺。」

「杜太太呢？」

「她睡了，我去叫醒她。」

「不必了，並沒有甚麼重要的事。」

史洛夫說完之後，切斷了電話。

然後，他走出電話亭，召來一輛計程車，向杜家疾駛而去。

他在距離杜家一百碼處下了車，然後步行過去。並不去揿動大門的門鈴，却從圍牆翻了進去。

史洛夫有過人的記憶力，因此，他毫不費事地就摸到了江亞伶的臥室。

江亞伶看見他時，是非常吃驚的。她以手掌捂住了嘴，否則，她很可能會叫出聲。

「亞伶！」史洛夫走過去摟住她，低聲說：「我有了麻煩。」

「噢！」江亞伶機警的目光在望着他。「史！是甚麼麻煩？」

「白木美子被人勒死了。」

「那個白木美子？」

「就是小凱要和她結婚的那個脫衣舞娘呀！」

「哦！那與你有甚麼關係？」

「兇手是用我的領帶勒死她的，在她死前我曾去過她的寓所，因爲太熱，所以解下領帶遺留在她那兒了。却想不到兇手用來做了兇器。」

「哦！警方知道了嗎？」

「方才麥探長要逮捕我，被我揮拳打昏了。」

「眞糟糕！你可以向他解釋呀！」

「那是解釋不清的，最主要的是，十一時我和朋友有一個約會，那個朋友從奧港來，他爲我帶來張克方的下落，我不得不拒捕！」

「你見過你的朋友了麼？」

「見過了。」

「他可曾找到了張克方。」

「找到了，亞伶，妳記一下，奧港新秀街二十六號。最好用紙寫下來。」

江亞伶不解地問道：「爲甚麼我寫下來？」

「我準備乘搭十一時五十分那班電船前往奧港，去會見張克方，但是我却不敢保證在十一時十五分以前，是否會被麥探長拘捕入獄，萬一不幸，妳明天就趕快去會見張克方。」

「好的。」江亞伶點點頭，然後以眉筆在化粧紙上寫下那個地址。

「亞伶，妳難過嗎？」

「爲小凱嗎？」

「自然也是爲妳姐姐。」

「史！我說不出心中的滋味。」

「別難過，兇手就快露面了。」

「史！你好像很有信心。」

「是的。狠毒的人是絕難逃過法律裁判的。」

「史！那人是誰？」

「就是妳心目中所想的那人。」

「但願他不知道張克方的下落。」

「如他知道張克方活不到現在了。」

「史！我必須要趕你走了，維新剛才打電話回來過，說他立刻就要趕回來陪伴我。」

史洛夫語氣凝重地說：「亞伶，妳千萬小心一點，和一個殺人惡魔共宿一床，是一件最危險的事了。」

「我會小心應付的。」

「對了，妳身邊有錢嗎？」

「要多少？」

「只要够去奧港的費用就行了。」

江亞伶想了一想，才說：「這樣吧！十一時半我到碼頭上來和你會面，說不定我和你一起到奧港去見張克方。」

「好，我走了。」

「史！你忘了吻我啦！」江亞伶偎進他懷裏。史洛夫認眞地去吻她，心裏却在暗罵：眞他媽的邪門！和一個殺人魔共宿一床雖然是一件危險的事，然而和一個殺人魔王擁吻起來的滋味却不錯。

張網捕狼

史洛夫又回到了碼頭上那一座倉庫的陰暗角落裏。現在，他連香烟也不抽了，因爲他不想有任何人發現他的行踪，他像一個窺伺野獸的獵人一般蹲伏在那兒，目光烱烱地盯視着電船碼頭。

十一點半的時候，白木正夫出現了。不！應該稱呼他爲小野英雄才對。雖然他戴着帽子，面上也架了一副金絲眼鏡，可是，他頭上綁裹的紗布，仍然從帽子邊沿處顯露出來。

在這一瞬間，史洛夫心中眞是欣喜無比，小野英雄的出現，足證他的推斷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仍然很鎭靜地蹲伏在倉庫房邊幽暗的角落裏，因爲他所設想的元兇到現在還沒有露面。

十分鐘很快地過去，開往奧港的那班電船也啓航了，可是史洛夫所要等待的另外一個獵物却沒有出現，而小野英雄也沒有搭乘那一班往奧港的電船，史洛夫的心頭不禁又涼了下來。

這是怎麼回事呢？他張好了網，準備捕獲兩頭兇狠的山狼，難道這張網有了破洞，讓另外一頭雌狼漏網而逃了嗎？

十一點四十分這班開往奧港的電船雖然開走了，但是小野英雄並沒有離開碼頭，這使得史洛夫涼透的心情又溫暖起來。

眼看今晚最後一班也就是十一時五十分開往奧港的電船也將要啓航了，在這短短的幾分鐘裏，史洛夫的心情異常緊張。

就在他的心弦拉緊到最高的時候，突然一個熟悉的身影來到了碼頭。

那是一個裝扮很隨便，頭上戴着一頂黑色的寬邊帽，臉上架着一副淺藍色的眼鏡的女人，她突然從暗處走出來，也沒有和小野英雄打招呼，就逕自走進了剪票口，登上了電船。

小野英雄仍然在原處。當電船鳴起船笛，就要啓航的一瞬間，他才一旋身子，向四周投以警覺的一瞥，然後匆忙持票進入了剪票口，登上電船。

當他這個最後的客人登船之後，電船立刻响起了隆隆的引擎聲，緩緩地離開了碼頭。史洛夫吁了一口氣，緩緩地從那個陰暗角落裏站了起來，向公用電話亭疾步走去。電話撥到警局，他說：「請麥探長聽電話。」

「請等一等。」接電話的人說。

約莫過了半分鐘，話筒裏傳來麥文高那低沉而又極不愉快的聲音：「我是麥探長。」

「探長！我是史洛夫。」

「噢，你打電話來向我炫耀你的勝利嗎？」

「探長，我相信你現在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下電話機旁的鍵鈕，將我們的談話錄音。另一件事情是打手勢告訴你的部下，從速查出我在什麼地方打電話給你，是不是。」

「史洛夫，你很內行，不過，這些專門知識並沒有使你成爲一個傑出的警探，却反而促使你該成一個犯罪專家而已。」

「麥探長，我是在碼頭上的公用電話亭打電話給你們，你接受我的投案嗎？」

「歡迎不至。不過，希望你不是在玩花樣。」

「絕非玩弄花樣，不過，我投案的時間是清晨二時，而不是現在。」

麥文高一口回絕：「對不起，警方和犯罪之間是沒有談判餘地的。」

「麥探長，我已經告訴過你，從幾年前杜維新元配夫人服用過量的安眠藥致死的那一件案子，到眼前白木美子被殺，那都是一個連貫性的謀殺案，如今我已經找到了主兇，難道你不需要嗎？」

「史洛夫，我坦白地告訴你，有甚麼話到警局裏來說，我目前迫切需要的，是殺害白木美子的元兇，你不是警探，別的事情由我來辦，用不着你多費心事。」麥文高的語氣非常强硬。

「麥探長，就算我是謀害白木美子的兇手，但是杜小凱是誰殺的？彭嘉齡醫生是誰殺的？杜維新的元配夫人又是誰殺的？難道你就不需要破案了嗎？」史洛夫一連串給了對方許多問號。

沉吟良久，麥文高又以稍爲緩和的語氣說：「史洛夫，你到底打算怎麼樣？」

「麥探長！我們是老朋友了，說話也不必繞圈子，即使你現在拘捕我，讓我眼前吃了一點苦頭，到最後我的律師仍會爲我洗刷，充其量我只不過觸犯了毆打警官的罪名，謀殺罪是一定落不到我頭上的。但是，另一個殺人魔却要漏網而去，你站在香城警署首席的地位，難道不覺得有虧職守嗎？」

「史洛夫，你用不着以教訓的口吻對我說話，你打算怎樣？」

「我在碼頭上等你，請你立刻來一趟，我會和你商量細節，元兇雖然只有一個，可是噬人吞血的兇狠豺狼却有兩條，我已經張好了網，而他們也投進去了，絕對跑不掉的。」

麥文高終於答應了：「好吧，我立刻就來，這是我最後一次信任你，你最好不要使我失望。」

「麥探長，我在碼頭上『大華倉庫』的旁邊等你，如果你堅持要在我的手腕上加上手銬逮捕我的話，我也決心不再拒捕了。」史洛夫頓了一頓才又接着說：「我相信我不會作那種儍事。」

能够說服麥文高，使得史洛夫心頭輕鬆不少，他走出公用電話亭之後，立刻就回到了那座倉庫的旁邊。

一根烟還沒有吸完，麥文高就駕着他的座車趕來了，他的神色仍是非常嚴峻，下額處似乎還抹上了一點紅藥水，那是史洛夫的傑作。因而，史洛夫一見到麥文高的怪樣子之後，就連忙說：「探長，對方才的事，我感到非常的抱歉。」

麥文高揮了揮手，語氣冷冷地說：「史洛夫，我也相信你不會是謀殺白木美子的兇手，依你的智慧，如果眞要殺她，絕對不會使用自己的領帶。但是，你分明隱瞞了什麼，所以我對你非常氣憤，正好藉這機會讓你吃一點苦頭，嘗嘗鐵窗的風味吧。」

「麥探長，」史洛夫壓低了聲音，神色很正經地說：「你也用不着說這些氣話了，如果你想逮捕一個殺人魔王，將一連串五件謀殺案完全偵破的話，就必須立刻和我去一趟奧港。」

「什麼？兇手在奧港嗎？」

史洛夫點點頭說：「是的，他們正在奧港等候我們去逮捕。」

「史洛夫，你又在玩弄什麼花樣？」

「麥探長！你不是答應再相信我一次嗎？」

麥文高沉吟了一陣，才點點頭說：「好吧，我們什麼時候去奧港？」

「我要先請教你，電船從這兒開到奧港需要多久時間？」

「正常的航程是四十分鐘。」

史洛夫看看腕錶，喃喃地說：「現在已是凌晨零時零七分了。」

同時，他的心中也在暗暗盤算：兇手乘坐的那艘電船已經離開香城十二分鐘，還有二十八分鐘他們就可以抵達奧港，自然他和麥文高得搶先一步抵達，以便張好捕狠的網。

在他沉吟之際，麥文高問道：「史洛夫，你在想什麼？」

「麥探長！你能够借用水警隊的警艇嗎？」

「當然可以。」

「水上警艇若是以最高的速度行駛，從這兒到奧港需要多久？」

「十五分鐘足够了！」

「那麼，請你立刻打電話，召一艘水上警艇到碼頭上來……」

不等他說完，麥文高就低吼着說：「史洛夫，別忘記我是探長，而你是一個受通緝的罪犯，你怎麼反指揮起我來了？」

史洛夫微笑着說：「麥探長，如果你在這方面與我斤斤計較的話，咱們就沒辦法合作下去了。」

麥文高讓步地說：「你最少也要將整個情況告訴我才行啊！」

「如果等我告訴你之後，你再行動的話，恐怕時間就來不及了。」說到這裏，史洛夫頓了一下，然後又改變了另一種語氣說：「請你放心，等我們上了警艇之後，我一定會將整個案情詳細告訴你的。」

「好吧！」麥文高再一次妥協了。

他點頭同意之後，就疾步進了他那輛座車，使用無綫電話向水警隊聯絡去了。

× × ×

警艇的引擎發出了狂吼，因此，併肩坐在後甲板上的麥文高和史洛夫二人說話的聲音就不得不提高了。

「麥探長，我記得聽你說過，你對杜維新元配夫人死亡的經過情況了解得非常清楚，是嗎？」史洛夫說出了開場白。

「不錯！」麥文高點了點頭。

「神經衰弱的人必須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而杜夫人却因爲用安眠藥過量而致死的，我看過那疊剪報，普通人只需服用一粒安眠藥就够了，由於杜夫人的情況嚴重，所以她必需要服食四顆安眠藥才能生效。但是，那並不能致人於死，麥探長，你知道致人於死的數量是多少嗎？」

「據法醫說，像杜夫人服用的那種安眠藥，需要四十粒才能致人於死。」

「那就對了，杜夫人即使服用過量，也不可能一次吞下四十粒安眠藥啊！」

麥文高點點頭說：「這的確是違反常情的，不過，杜夫人在服下四粒安眠藥之後，雖然沒有入睡，但是神智已經引起了混亂，在那種情況之下，她可能會失去理智，而將整瓶安眠藥全部吞服下肚。」

「你認爲這可能嗎？」

「史洛夫，那麼你的意思是……」

史洛夫道：「麥探長，你這種說法是或許，而不是絕對的。」

史洛夫很快地又接口說：「杜夫人當年死亡的整個關鍵，在門房張克方的口供上，據他說，在杜夫人死亡的那天晚上，他曾經看見一輛車子停在他們家的門口。那麼，一定有人在那時候去拜訪過杜夫人，然而事後並沒有任何一個人出來坦承，他就是那晚駕車去看望杜夫人的人，這是一個疑點。」

「史洛夫！後來，張克力的口供又改變了，你知道嗎？」

「我知道。」

麥探長道：「據他說，那輛車，實際上就是杜夫人的座車。」

「不錯，因此警方就根據這個口供銷案了。」史洛夫說到這裏，冷笑了一聲。「但是警方却忽略了一點，他們不應該深信張克方的第二次口供。按照偵訊學來說，第一次口供最眞實。」

「那也不是絕對的。」

「不管怎麼樣，當時承辦這件命案的警官，聽信了張克方的第二次口供，可說是犯了最重大的錯誤。」史洛夫的語氣非常肯定。

「爲什麼？」

「如果那是杜夫人的座車，她就一定會開進杜家停在車房裏，她爲什麼要將車子停在門口呢？」

麥文高想了一想，才語氣緩慢地說：

「也許她還打算駕車出去。」

「既然打算出去，爲什麼一回到家裏就吞服安眠藥，準備上床入睡呢？」史洛夫再提出質問。

麥文高思考了很久，顯然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因此，他語氣有些急躁地說：

「史洛夫，我要了解的是整個情況，也就是你所得到的若干證據而堆砌起來的近乎事實的情況，並不是來聽你推測案情的，我是警探，可不是一個偵探小說迷啊！」

史洛夫搖了搖手說：「麥探長，你應該要有耐性。我可以肯定說杜夫人是被人謀害的！」

「謀殺者是誰？」

「也就是設計使彭嘉齡醫生在公衆海浴場溺斃的兇手。」

「我在問你，那個人是誰？」

「他也就是殺害孫保羅的人。」

麥文高耐性消失，低吼起來：「史洛夫，那個人究竟是誰？」

「他也就是殺害杜小凱，並唆使另一個人去謀殺白木美子的人。」

麥文高忽然地說：「史洛夫，事到如今，你還要在我面前大賣關子嗎？」

「那個人在奧港，不久你就可見到了，自然你還要逮捕他，把他帶回香城，送他走上法庭去。」

「史洛夫，你如果喜歡賣關子，你就儘管去賣吧！不過我却要訊問你，你憑什麼將這一連串的謀殺案連在一起呢？」

史洛夫語氣緩緩地說：「假定有一個人，他就是謀殺杜夫人的兇手，這件事情經過若干年之後，被孫保羅和彭嘉齡醫生找到了證據。他們不是守法的公民，所以沒有向警方提出檢擧，而向兇手進行敲詐。因此，兇手就設計將孫保羅和彭嘉齡先後一一謀殺掉了。」

「那麼，他爲什麼要殺掉杜小凱？」

「殺害小凱，也就是爲什麼要謀殺杜夫人的同一原因。」

「那麼，白木美子呢？」

「白木美子是因滅口而被殺的，因爲她無意中將最重要的關鍵秘密告訴我。因此，謀殺者一方面殺害了她，另一方面則使用我的領帶爲殺人兇器，而設下了一條嫁禍之計，讓我也被捕入獄。我一定蒙上了殺人兇手的嫌疑之後，我說什麼警方也不會相信了。」

「史洛夫！乍聽起來，你的話好像有些道理。不過最重要的，我還是想知道那個人是誰。」

史洛夫搖搖頭說：「麥探長！恕我現在不能告訴你。」

「爲什麼呢？」

「如果我說這人是兇手！你是絕對不會相信。你只要不相信，也就不會同意我的計劃。那麼我的苦心就完全白費了。」

「史洛夫！你現在不能夠擧出有力的證據，使我確信那個人是謀殺案的元兇。等我們到了奧港之後，你又怎麼能夠使我去逮捕他呢？」

史洛夫道：「我已編織好了一面精巧的羅網，兇手一定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向你招供，那時，即使我不指證他是兇手，你也會主動將手銬加上他的手腕上去了。」

麥文高簡直拿他沒有辦法，只得以惡狠狠的語氣說：「史洛夫！如果你的推測完全正確，而使前後相隔數年的五件謀殺案完全破案的話，我看我這個首席探長的位子就要讓你了。」

「麥探長！謝謝你的好意，我還是保持我那個『大魔手』的綽號吧！」史洛夫有些吊兒郎當的神情。「你能上俱樂部賭錢，整天泡女人嗎？只有『大魔手』才有那種自由啊！」

這時，一個水警前來報告說：「麥探長！三分鐘之後我們就要抵達奧港了。」

麥文高轉頭向史洛夫問道：「上岸之後，我們到何處去？」

「新秀街。」

「荒僻的郊區。」

「麥探長！你能聽我的調度嗎？」

麥文高低吼着說：「史洛夫！你還沒有坐上首席探長的位子哩！」

史洛夫一本正經地說：「麥探長！我不是開玩笑，船到奧港，我們登岸之後，你一定要聽我的安排，否則，殺人魔王不會投到羅網來。」

麥文高沉吟了一陣，才點點頭說：「好吧！請問你將如何安排？」

史洛夫附在他耳邊低語了一陣，雖然引擎聲很大，麥文高仍然是每一個字都聽清楚了，他以驚異的目光望着史洛夫，但他却沒有搖頭。

借用史洛夫一句口頭禪：眞他媽的邪門；一個幹練的警探會聽信一個嫌疑犯的話？

雌狼上鈎

天色漆黑，夜風很強勁，還夾雜着絲絲細雨。兩地相隔不遠，但是，奧港的天氣却比香城差了一大截。

奧港！這個迷人的地方！

市中心區尙是不夜城，市郊却是萬籟無聲，一片死寂。其間相隔不過一哩之遙，又有了莫大的差別。

新秀街雖名之爲「街」，却不是兩邊房屋連綿不絕，中間一條寬敞大道的那種「街」，而是彎彎曲曲，時而一座低矮的木屋；時而一堆臭氣薰天的垃圾，名存實亡的那種「街」。說穿了，新秀街並非奧港的新「秀」，而是奧港的貧民區。

時間已過了凌晨一時。突然，在遠處亮起了兩道光亮的車燈。奇怪！這兒竟然也有汽車階級的人物光臨，而且又是在這深更半夜。車門的開關聲，砰碰可聞。接着引擎响起，那輛車子又開走了。

這兒重又陷於死寂，偶而傳來一聲小兒夜啼，那似乎是這個區域唯一的「希望之聲」。

驀然，在新秀街二十六號門前出現一個類似幽靈的影子；他突如其來地站在低矮、漆黑的屋前，身形筆直，一動也沒動。吹來一陣風，長長的頭髮飄舞，原來是一個女人。她站在那兒約有三分鐘之久，才慢慢地彎下腰來。她是在察看什麼嗎？

突然，一道手電筒的光芒從陰暗處閃亮，投射在那幢木屋門上，可以看見木門上加了一把大鎖。

接着，手電筒的光芒移到那神秘女人的臉上，在强光的照射下，她不再神秘，原來她是江亞伶。

拿着手電筒的是一個男人，他緩緩地從陰暗處走出來，他自然是「大魔手」史洛夫了。

「亞伶！來看張克方嗎？」

「哦——」江亞伶低咳着。「是你？嚇了我一跳，快熄掉手電筒，不然我會睜不開眼。」

史洛夫捻熄了手電筒，四週重回黑暗，二人都變成幽靈的影子了。

「亞伶！張克方死了。」史洛夫說。

「噢！」江亞伶顯得很吃驚。「多久的事？」

「一週前，死於心臟病。」

「你早知道了嗎？」

「嗯！」

「你還知道什麼？」

「我還知道妳一定會來，因爲許多年來妳一直担心秘密會從張克方嘴裏洩漏，所以有了他的下落就會趕來殺他滅口。」

「史洛夫！你以爲你很聰明嗎？」

「我很笨。不過，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你得了什麼？」

「我得了靈感，發覺妳是一個殺人魔王。」

「哼！」江亞伶冷笑了一聲。「可惜你發覺太遲了一些。」

「並不太遲。問題是——妳爲什麼要謀殺妳姊姊？」

「我妬嫉她小時就受父母的寵愛，長大之後，又嫁了能幹、有錢的好丈夫。」

「杜維新不算是個好丈夫，因爲他沒有生殖能力。」

「是的。這是他唯一的缺陷，於是我設計灌醉了姊姊，讓另一個男人和她共宿一夜，使她懷孕。她雖然有了兒子，却因爲羞愧而罹患了神經衰弱症。我首先感到了報復的快意。」

「既嚐到了報復的快意，就不該再殺她了。」

「我要得到她的丈夫。」

「妳只不過想得到杜維新的財產罷了，從妳唆使小野英雄槍殺杜小凱就可以看出妳的心意。妳還指稱杜維新是謀殺妳姊姊的兇手，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妳的目的是

要謀奪杜家的財產。」

「你也許說對了。」

「那麼，妳姊姊遇害的那晚上，停在杜家門口的那輛車子是屬於妳的了？」

「是我在汽車行租來的。」

「不知道妳用什麼方法使張克方改變口供？」

「美色。一個卑賤的門房，一旦得到女主人妹妹的垂青，會令他受寵若驚。」

「難怪事後他會感到不安了。」

「他求去太快，使我來不及殺他。」

「我知道妳要殺他滅口，才能安心，所以我才安排了這個引妳上鈎的香餌。」說到這裏，史洛夫頓了一下，才又接着問道：「彭嘉齡醫師的死，他可能不是游泳不慎而溺斃的吧？」

江亞伶語氣陰冷地說：「他似乎洞察了一些秘密，妄想和孫保羅勾結起來向我敲詐，所以他們都被我殺害了。」

「爲什麼連一個十九歲的杜小凱都不放過？」

「他是野種，不能留下他承繼杜家的財產。」

「白木美子呢？」

「那是因爲她洩漏了我與白木正夫的秘密。」

「亞伶！他不是白木正夫，而是小野英雄；他也不是白木美子的哥哥，而是她的情人。他更不是眞的愛妳，而是想妳的財產。」

「這些情節我知道，開始的確是如此，不過後來有了改變。」

「什麼改變？」

「我和小野英雄相愛了。」

「爲何不說妳想利用他作劊子手？」

「史洛夫！你休想挑撥！」

「亞伶！彭嘉齡醫師是誰下手的？」

「我約他去海水浴場談判，在他游水時，小野英雄在水中拖住了他的脚，就是這麼一回事。」

「孫保羅呢？」

「是我殺的。」

「杜小凱呢？」

「小野英雄所殺的。」

「白木美子呢？」

「也是他動的手，他趕到白木美子的住處去時，正巧聽見你們的談話……」

史洛夫搶着說：「當時爲什麼不殺我滅口？」

「那不是聰明的辦法。」

「想必妳已想到了好主意。」

「史洛夫！你曾藉着那張裸照大肆敲詐，身上還有好幾張鉅額的支票，這可以證明你不是一個好東西。」

「嗯！怎麼樣？」

「天明之後有人會發現你的屍體。」

「兇手絕對跑不掉。」

江亞伶冷冷笑着說：「當然跑不掉。警方可以在你的身上找到那粒子彈，然後又在杜家找到發射那粒子彈的槍；殺你的那支槍是杜維新的。」

「哦！妳想陷害杜維新入獄。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你這句話問得太不高明。」

「我明白了！他入獄之後，全部財產就歸你所有了，妳的主意實在不錯，只是惡毒一點了。」

「史洛夫！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亞伶！妳曾經對我說過妳愛我，難道不能讓我分享妳千方百計得來的財產嗎？」史洛夫嬉皮笑臉地說。

江亞伶低吼着說：「別作夢！我愛的是小野英雄，他才是眞正的男人。」

毫無疑問，小野英雄正潛伏在暗處，這原是史洛夫意料中的事。

他不禁暗暗得意，因爲江亞伶並不了解麥文高也蹲伏在幽暗的角落裏。

「亞伶！」史洛夫說：「投案吧！妳也許是一個天才罪犯，但是妳的運氣却不佳，現在妳已經走到路的盡頭了。」

「向你投案嗎？」

「我帶妳去見麥探長。」

「噢？他也來到了奧港？」

「別那麼吃驚，他還在香城哩！」史洛夫趁機會冷諷潛伏在暗中的麥文高。「他似乎比我還笨，一直以爲我是勒殺白木美子的元兇，其實，我却在帮他破案。亞伶！跟我回香城去吧！」

突然，史洛夫的身後傳來了低沉的叱喝：「姓史的！你的路也已走到盡頭了。昨晚你揮拳打我，現在要用槍擊穿你的心臟……」

「砰砰」兩槍，在死寂的夜裏響起。史洛夫心頭明白，那是麥文高的槍，一槍擊中了小野英雄握槍的右腕，另一槍擊中了她的腿。

江亞伶突然自腰際取出了槍，但是史洛夫比她更快，閃電般衝上去，將她手裏的槍奪下了。麥文高趕過來將她銬住了。

史洛夫對麥文高說：「探長！若非你親耳聽到，你會信她是個殺人惡魔嗎？」

「史洛夫！談談你的事吧！」

「什麼事？」史洛夫一面問，一面遞了一支香烟給麥文高。

「關於你敲詐的事。」

史洛夫摸出打火機掀燃，但他却沒用打火機的火苗去爲麥文高燃烟，而是自衣袋內摸出了捲紙，在打火機上接火之後，以那捲紙燃着的火苗爲麥文高點燃了香烟。麥文高顯然未加留意。

他深深吸了一口香烟之後，冷冷地說：「史洛夫！你現在應該對我坦白了，你一共向別人勒索了多少錢？」

「卅多萬元。」

「都是什麼人的？」

「杜維新廿五萬元，白木美子一萬五千元，再加上夏紅英五萬元，一共三十一萬五千元。」史洛夫思索着。

「史洛夫！」麥文高說：「這種行爲是法所不容的，我要提出控訴。由於你協助破案有功，法庭可能處以免刑。」

「麥探長！我建議你最好不要再提起這件事情了。」

「不行。」

「麥探長！那三十多萬是爲你化費的呀！」史洛夫微笑地說。

「你說什麼？」

「方才我用三張支票爲你點了烟，那是全世界最貴的一支火柴哩！」

麥文高楞住了，半晌才會神過來，以厚實有力的手掌重重地拍打在史洛夫的肩頭，二人同時放聲大笑起來。（全文完）

日本歷史宮幃武士揭秘錄

勞力士・文
丁　岡・圖

吸血斬魂刀

日皇的藏寶室，有一把寶刀，能夠斬魂吸血，本文報導它在武士手中輾轉授受，在深宮大內發生的悲劇，驚心動魄，無與倫比。

郡主丹明珠比武招親

在一個寒冷的冬季，靖國公「丹兵衛」宴客，羣雄畢至，除了美酒佳餚，還有歌舞和雜技欣賞，賓主盡歡。

六十二歲的靖國公，不單是先王留下來的重臣，是日本元老派的首腦，他的兒子「丹羽郎」在一場慘酷的大戰當中，血染沙場，爲國犧牲，使他的地位更加崇高了，故此他的壽筵邀來了大批嘉賓，包括了當時炙手可熱的藩王「金秉雲」兩父子以及其他貴賓在內。

整個宴會最是豪華奪目的一個美女丹明珠，二八年華，明眸皓齒，多才多藝，且又舞姿翩翩，所有公子哥兒都垂涎三尺，偏巧她是靖國公丹兵衛的女兒，她的身份有如公主那座高貴，位列君主，等閒之輩，不敢正眼相望。

求婚的禮帖多至百餘封，誰是最有福氣的郞君呢？在座的嘉賓竊竊私議。

酒至三巡，丹家總管「天上吉波」站起來，說：「今日靖國公六十二歲壽長，蒙賜厚禮，兼且撥冗駕臨，參與盛會，隆情可感，現時丹明珠奉慈命歌舞娛賓，跟着舉行劍擊大賽，敬請嘉賓留步欣賞。」

這番話十分得體，掌聲如雷，連綿起伏，久久不絕。

突然一聲鼓响，掌聲收歛，華燈高懸，照映在一朶鮮花似的美人臉上，含情欲語，偏又無言，只是把幽怨的目光投在公子哥兒的身上，輕移蓮步，走到中庭，便即風翻雲湧似的舞蹈起來，雖然她穿了衣裳，看不清楚賽雪似玉的肌膚，就憑她的舞技以及仙子下凡般艷色，已經令人見而心醉。

她就是「丹明珠」，娛賓的表演首先是舞，隨即伴着簫聲高歌一曲，最後，載歌載舞，還有低沉如夢的琴聲伴奏，足有半個時辰，然後鞠躬而退。

她的魅力端的厲害，人已走了，座上客仍然覺得芳踪猶在，餘音繞樑，久久，仍是鴉雀無聲。

總管天上吉波忽又當衆開言，朗聲說：「各位嘉賓，靖國公丹兵衛命女公子丹明珠小姐歌舞娛賓，除了酬謝隆情厚意，還有一個目的，近來蒙賜鳳求凰的禮帖，積壓百餘封，勢難逐個作答，事實上求婚的公子全是今日精英，無法決定取捨，故此趁着華筵盛會，來一個公正的裁定，憑着天意擇婿，不論以前是否遞送過求婚禮帖，只要他是少年或壯年，未有妻室，即可參加劍擊大賽，個別搏擊，直到最後一人爲止。

「至於搏擊所用的器具，只是木刀竹甲，加上了鋼盔，分出勝負，仍無損傷，爲了公正起見，敦請藩王金秉雲以及兩名劍師裁判。」

所有嘉賓以及貴族的公子哥兒，鼓掌稱善，當時四方多難，有身份的人不單是自己苦練刀劍，一來自衛，二來爭取榮華富貴，子孫滿了五歲，便即開始學武，朝夕練劍，有些青少年還學習十多種武藝，

全是自命不凡，故此聽到丹家總管這番偉論，極爲興奮，每一個求婚者俱是朝夕備戰的，更加開心了，恨不得立刻躍出中庭，殺退百多個對手，奪取天上明珠，霎時間整個大堂充滿了歡笑聲。

天上吉波早已準備了兩百副木刀竹甲，說是劍擊大賽，其實用刀出擊，原因是木劍沒有鋒刄，只是衝刺，缺少劈殺的強勁，難分高下，故此全部出戰的求婚者一概使用木刀，大小長短，仍可選擇，護身的竹甲只有一種，那就無可選擇了，由於決鬥用的竹木俱是精選貨色，使用之前先行油浸五旬，故此不易折斷，不管決鬥的時候怎樣猛烈衝劈，仍然不會發生被竹揷傷及內臟的危險，唯一值得顧慮的部份，只是頭部與身體相連之處，因爲頭戴鋼盔，身穿竹甲，頸上並非全部保護週密，鋼盔之下，仍有一寸露空，假如對方飛躍出擊，橫刀一割，仍有可能重傷流血，實情如此，這一場搏擊仍有危機潛伏。

丹兵衛武藝超羣，他正是想靠橫刀飛躍割頸這一招分出高下的，故此他保留一個殺着，借此測驗求婚的武士是否眞的本領超羣。

儘管如此，他仍叫總管天上吉波把頸子最易受傷這種特徵公佈，表示他對任何人都沒有袒護。

此外，他還叫丹家武術總教練丹洪玄武担任「試刀」，所有求婚者穿了竹甲，手持木刀，站在丹洪臉前捱三刀，仆地作輸，不必參戰，免得拖延時間。

總括一句，這一場「比武招親」確是十分公正的，求婚者固然躍躍欲試，就算失去了求婚資格的人，也覺得它是罕見的盛會，很樂意留下來觀看，二百多個嘉賓，沒有一個告退。

靖國公丹兵衛臉露笑容，丹明珠舞倦了留在後堂休息，沒有在場觀戰。

約有一頓飯光景，試刀的丹家武術總教練丹洪玄武，威風凜凜，就像一座山，雙手握着木刀，蓄勢以待，求婚者分別穿了竹甲，魚貫而出，因爲他們不必還擊，故此手上沒有木刀。

丹洪玄武只有四十歲，戰無不勝，名列日本皇族十大刀客第三名，擅長左右連環砍劈的梅花刀，每一個求婚者在三十尺外疾走過去，大聲叫喊，以壯聲威，挺胸受刀。

丹洪玄武規定向對方使用三種刀法，直劈，橫割以及斜斬，大多數求婚的武士只是捱得一兩刀，能夠捱三刀的人甚少，有些人竟然一刀也捱不起，中刀仆倒，沒有氣力爬起來。

最後，丹洪玄武宣佈，只有七個人有資格搏鬥，當然是鬥到最後一個，特別有利，故此需要抽簽決定。首先出戰的一對是上木郡的大公子木田郎以及江河縣望族江楓美男，因爲這兩個人的武功出色，能夠捱過丹洪玄武三刀，且是第一對搏鬥，加倍受人重視。

衆目睽睽之下，兩個武士各分東西兩邊站定，公證人是藩王金秉雲以及兩個劍師。

照例兩人在嘉賓臉前肯亮相，然後戴上鋼盔，那個大堂有五十尺長，闊三十尺，兩個武士巡行一次，回到原處，候命出擊，分別亮相之際，誰都看得出來，江楓美男名符其實，臉如滿月，唇若塗朱，眼中閃動靑春的光采，體型高大，比起對手木田郎出色得多了，丹家的人都想他獲勝，他也是充滿了自信心。

鳴鑼爲號，連續三擊鑼响，兩個武士不約而同的向前衝刺，揮刀出擊，兩把木刀碰撞，蕩出了一股勁風，觀戰的人都有此想，以爲刀子必然折斷，殊不料兩把刀子浸過油之後韌力增加了十倍，大刀砍劈，頻頻撞擊，毫不破裂。

兩個武士功力相埒，苦鬥了三十多個回合，仍然不分勝負，喝采之聲連綿不絕，嘉賓席上有人用金子賭勝負，端的殺得難解難分。

酣戰當中，木田郎忽然滑了一脚跪下來，好像馬失前蹄，江楓美男從他的背後飛步追擊，橫刀砍劈，由於木田郞仍然保持跪姿，頸上露空，如果頸子吃了一刀，他不死也受重傷，觀戰的人都替他揑一把汗，沒有人想像得到，對方的木刀對準他的頸骨劈下，木刀未割，先有一陣刀風吹過，他疾忙轉身發招，刀子剛剛向對方的咽喉斬割，這一招「回馬刀」是木田十八刀的絕招之一，江楓美男不知道有這一招，猝不及防，一刀劈空，立刻收刀，已經沒法抵禦，慘呼一聲，喉核被木刀打拆，倒地打滾，氣若游絲，只是滾了幾滾，寂然不動，劍師「柳乙眞」走前細看一眼，摸摸他上下各處穴道，站了起來，神情肅穆，朝着藩王金秉雲說：「啓奏藩王，江楓美男已經氣絕！」

這句話剛剛出口，擧座嘩然。

江楓美男並不是單獨赴宴的，江家的人聽了此言，婦女的哭聲以及武士的怒吼聲一齊湧起，整個大堂瀰漫着一片愁雲慘霧。

丹洪玄武握着木刀鎭壓，丹家的侍衛有十二個人帶了腰刀弓箭，立卽自遠而近走來。

總管天上吉波先向江家親人深深的鞠了一個躬，說：「這一宗搏鬥事前講好了是死傷概不追究的，江楓美男爲了維護江家英名，死在刀下，有如戰死沙場，確是一名壯士，值得欽佩，藩王金秉雲主持公平的搏鬥，請你們看在王爺份上，節哀順變。」

最後那幾句，暗示藩王的勢力控制整個京都，隱約提示給江家的人，切勿以下犯上，擾亂秩序。

這樣安排再好也沒有了，江家上下忽然靜下來，江翁站起來告辭，江楓美男的兄長走向「鐵四川」那邊，大聲說：「鐵四川，江楓美男是你的摯友，輪到你出擊了，你切勿手下留情！」

說完，江家七個人離座而去，總管天上吉波早已派人把死者搬到園中，急速收殮，抬棺伴同江家的人前赴江河縣。

這一場搏鬥雖已結束，可是，江楓美男的兄長所講那一句，孕育着一股殺機，鐵四川出戰，等於代友報仇，必然是一場生死鬥了。

龍虎鬥與生死鬥之間有很大距離，丹兵衛完全漠視這個殺機四伏的局面，三聲鑼响，鐵四川跟木田郎抱着視死如歸的精神一決雌雄。

東方勇衛入火窟救美

木田郎只有五尺二寸，貌不驚人，他仇視每一個比他英俊的求婚者，江楓美男太過英俊了，他的仇恨心理更加深厚，不惜冒險施展「一招殺」的絕技取勝，雖然他沒有跟「鐵四川」交過手，從江家兄弟所講的一句話推想，此人的武功必然十分超卓，身懷絕技，可能用木刀也可致人於死，他不敢怠慢，剛剛交鋒，他就把最陰險毒辣的刀法施展出來。可惜他所握的只是木刀，除了劈頸，沒法令對方重傷，他的身形太矮，根本上無法飛躍出擊，唯一的殺着就是誘敵進攻，伺機偷襲，這一招已經用過，對方不會上釣，任由他怎樣詭計多端，仍是佔不了上風，反之，鐵四川穩打穩紮，不斷的使勁砍劈，似乎想打窒他的呼吸，越戰越勇，顯然他已屈居下風了，他不覺焦躁起來。

任何一種搏鬥，最忌的是心煩意亂，急於求勝，不知進退，往往在一招半招之間喪命，木田郎也是如此，他苦戰無功，把心一橫，突然刀法一緊，瘋狂進攻，打算險中求勝，這副模樣正合對方的心意，趁着對方急攻之勢，雙手握刀，放橫了它，向上擋格，化刀爲棍，先行擋住對方的刀，跟着棄刀轉身一個虎尾脚，用盡全身的勁，兜心撐出，這一招在極短的距離施展出來，木田郎做夢也想不到他用脚出擊，吃了這一脚，臉色大變，渾身發抖，突然仆倒，唇角溢血，離死不遠。

鐵四川雖然在棄刀之後吃了對方一刀，那一刀向他的頭上斬落，因爲他有鋼盔護頂，只是震了一震，絕無損害，他却踢死了木田郎，爲友報仇，興奮到極點，來來往往的走動，放下木刀，把一雙手高高的擧起來。

木田郎的一家提出抗議，指控鐵四川，認爲鐵四川不應該施展虎尾穿心腿殺人，違反劍擊比武的原則。

總管上天吉波逼於挺身而出，說：「比武之前，我們向所有參戰的求婚者說過，他們可以用木刀作戰，亦可施展任何招式出擊，這句話就包括拳打脚踢在內，鐵四川武士不算犯規，儘管如此，我們仍是對死者深表敬意，因爲他的確力戰而死，不愧是一名出色的武士，如同江楓美男一樣。」

天上吉波故意提出江楓美男，希望木家的人瞭解「兵凶戰危」這句話，既然江楓美男可以戰死，木田郎也可以戰死。

這句話頗有份量，對方知道徒然叫囂，於事無補，只好忍淚吞聲，等候收屍。

他們無顏留在大堂之內，很快就避席而去。

鐵四川仍是高高的擧起一雙手，表示他戰勝一個能夠用木刀殺人的武士，他的一雙手還沒有放下來，公證人柳乙眞劍師已經宣佈第四名求婚者出戰，他是全日本稱做木刀王雷鼎的兒子雷轟。

此言剛剛出口，鐵四川的豪氣盡斂，立刻沉住氣準備接戰。

座上客比較決鬥的人更加緊張，眞的一山還有一山高，大多數人認爲木刀王威震九州四海，他的兒子決無敗理，至於鐵四川，除了用刀，還懂得用脚，當然不是平凡之輩，這兩名武林高手必有一番劇鬥，不約而同的停止竊竊私語，凝神屏息觀戰。

雷轟出場了，先行解下頭盔，向座上客亮相，然後把臉孔朝着鐵四川那邊，很客氣的點頭打個招呼，大聲說：「鐵四川武士，請你跟你的親友聽我說一句，我不單是因爲求婚而戰，而且爲了維護父親木刀王雷鼎的家聲而戰，兩雄相鬥，招招鬥到盡，難保沒有死傷，萬一戰死的人是鐵四川，休怪我沒有手下留情！」

鐵四川笑了笑，問：「雷轟武士，如果你戰死，到時你的親友怎樣？是否留在丹府招魂？」

「不必招魂，假如我戰死，就地火化，把骨灰帶回家父，保證家父永不向你尋仇。」雷轟很豪氣的說。

兩人分東西位站定，銅鑼敲過便即交鋒，雖說木刀無法劈破竹甲，不過，頸上有空位可以受刀，另一方面，還可以飛脚出擊，那就不同了，隨時發生流血慘劇。

從搏擊的觀點看，鐵四川能夠殺木田郎，可以說是一流頂尖的高手，不用眞刀用木刀，相信沒有人能夠壓倒他，別說取他一命了，難道木刀王之子雷轟有甚麽家傳絕招？

座上客不肯放過這個機會欣賞高手過招，兩人第一刀交鋒，便即細心觀看，研究對方的刀法。

木刀王之子雷轟的刀法十分綿密，無懈可擊，緊守中上門，對方退下或者跪下，絕不乘機追殺，反之，對方一輪急攻，他却又步步退後，鐵四川多次想出脚，始終無法踢出他擅長的穿心腿，甚至低撐脚也踢不出去，到了那時他才知道碰着勁敵，只好一邊打一邊思索如何取勝。

他沒有想出更好的攻勢之前，雷轟已經採取凌厲飛躍的招式搶攻，這一路刀法鐵四川早已熟習，不單是有充份把握消解對方的攻勢，還有勇氣在對方凌空飛躍後的一瞬，他也整個飛起來，比較對方飛得更高。

當然是由高處劈下的一邊佔了上風，原因是木刀凌空而下，對方逼於橫刀擋格，那就不是飛躍出擊而是飛到空中防守了，如此作戰，越是飛躍得高的人越加有利，理該如此，當時鐵四川越跳越高，在一次凌空飛躍當中，他大大的吃了虧，想不到對方絕不擋格，把木刀向他下體神龍穴從下邊倒劈上去，他慘叫一聲，那一個累贅之物雖然佩戴護罩，仍被對方一刀劈爆，倒地昏迷，公證人柳乙眞劍師宣佈雷轟獲勝，至於他，另有四個家人和一個藥師搶救。

對木刀有充份作戰經驗的人都知道，飛躍出擊劈下來力度必弱，如果用眞刀劈下，單是鋼盔保不了自己的頭，比較有名氣的寶刀隨時可以斬破鋼盔，可是木刀決不能令到鋼盔破裂，特別是空中砍劈，充其量不過使對方震了一震，反之，下部空虛，捱了一刀，却不是玩的，這一招「凌空飛躍倒劏刀」，充份反映出雷家木刀王的家傳絕技，確非普通武士能够招架。

雷轟得意洋洋的走向公證人臉前，先向藩王金秉雲鞠躬，又向兩個劍師鞠躬，

然後走到靖國公的前面跪下，喊了一聲：「岳丈！」

還有三個人未門，怎能這樣快就叫「岳丈」呢？原來他這樣做是另有作用的，喊了「岳丈」之後，他續說下去：「我只用三分勁度出招，鐵四川料無大碍，不過，受傷的部位相當重要，應該及早敷藥施救，我的行囊之內有些藥物是家傳秘方配製的止痛止血的聖藥，請你收下，轉交家丁急救，至於我份內應做之事，再打二場，然後定奪，小婿自當從命，看來已經全無對手了。」

他的出心是善良的，不過，這樣做太過放肆了，簡直是目中無人，因此丹兵衛對他忽然有了反感，正想向他講幾句諷刺的話，突聞脚步聲自遠而近，有人飛奔到眼前跪下，說：「主公，後進發生大火，主母以及郡主被困在火窟之內！」

只是這麼一句，他已經整個跳起來，不再理會劍擊比武招親了，尾隨着報信的家丁向後座疾走，座上客獲悉丹府失火，向後座眺望，火光熊熊，不覺大驚失色，紛紛走避。

靖國公丹兵衛最愛惜那個孫女，她已經跳倦了一雙脚，回到後進休息，偏是那麽湊巧，就在那個地方起火，火光熊熊，看來火窟之內的人沒法逃生，外邊的人也沒法走進去！

火場中傳來了一片婦女啼哭聲，聽了心胆俱裂，靖國公多次想衝入火窟救人，被家丁拚命拉住，隨後丹家武術總教練丹洪玄武把他整個攔腰抱住，然後使他穩定下來，他叫嚣不已，衝口而出的大聲叫喊：「任何人走進火窟，救回孫女丹明珠，賜他黃金千兩，另外招他爲婿。」

這句話剛吐出口，忽然有人應聲而出，大喝一聲，說：「我是神火門的東方勇，奉命衝入火窟救人，你們快些讓路！」

他的體型健碩，威風凜凜，腰間斜斜的掛着一個革囊，只見他撥開衆人，大踏步走向火窟，右手探囊，抓了一把白粉，比沙還細，向火中撒去，粉到之處，火光頓熄，無形中留下一個空位，眼見他乘機衝入火窟，一去無踪，各人看了稱奇不已，尤其是靖國公丹兵衛，他喜出望外，認爲生機未絕，因爲此人走入火窟就像是被烈火吞噬，久久未出，却又替他担心，焦燥無比，就在那時，忽見火光當中有一截特別暗，跟着變黑，剛才走入火窟的東方勇從屋裏衝出，左右手各握一人，雙脚離地，另有一個少女伏在背上，雙手緊抱他的頸子，他一口氣衝到草地上面，先把兩個提起來奔走的婦女放下，然後卸下背上的丹明珠。

他只是燒焦了一些頭髮，頸子和臉孔灼傷了多少，手脚全無損傷，最奇的是他所穿的衣裳，居然在火窟走出走入，不會着火焚燒，外傳神火門的衣裳鞋襪不會燃燒，還有滅火粉，能够在火中殺出一條生路，那時東方勇的英雄擧動，證實那些傳聞非虛，觀火的嘉賓讚不絕口。

靖國公丹兵衛看見他的正室和偏房安然無恙，只是受驚暈倒，丹明珠沒有昏迷，更加使他喜悅。

東方勇走近拱手爲禮，說：「靖國公，剛才你說的話是否作準？」

靖國公無可奈何的說道：「是的，我說的話，決不反悔，你是上蒼註定的孫女婿！」

東方勇滿臉堆笑，倒身跪拜，忽見一人自遠而近，冷笑一聲，說：「靖國公，他是孫女婿，我是甚麽？」

此人就是雷轟，靖國公一時之間，難以決定取捨，不覺呆了一呆，潘王金秉雲甚麽都看得清楚，索性替他解開這一個結，說：「靖國公，這件事情有甚麽難以解决的？索性叫這位武士比武分高下好了，如果兩人當中有一個人不敢應戰，自動走開，那就一切問題迎刄而解了，反之，兩人同意在刀上過招，勝者爲婿，敗者獎以千兩黃金，豈非兩全其美？」

潘王金秉雲這句話分明把丹明珠的身價抬高，千兩金子遠遠的比上她，靖國公聽了認眞開心，哈哈大笑，問：「你們兩位都聽到藩王的建議了，肯不肯在刀上决雌雄呢？」

雷轟拱了拱手，點頭答應，還說了一句自負的話：「岳丈大人，這位勇士千辛萬苦救出了明珠小姐，還要吃我一刀，豈不是太過冤枉？就叫他拿走一千兩金子算了吧！」

東方勇臉色一沉，說：「雷轟，我一定贏你，但却有一個條件，我們兩人不穿竹甲，沒有鋼盔，而且明刀明槍的交鋒。你有勇氣就接戰，不敢鬥就認輸！」

看來兩個武士動了眞火，藩王金秉雲向東方勇望了一眼，說：「東方武士，看在本藩王的份上，你收回成命吧。」

東方勇說：「我必須這樣做，免得跟木刀王雷鼎結怨，如果他的公子並非用木刀跟我交手，用的是鋼刀，輸了給我，不會損害他的英名。」

靖國公想了想，說：「東方勇，你有沒有想過，用眞刀交鋒，且在盛怒之下交鋒，難免見血，死了多麽不値？兩位新秀都是武林高手，我實在不想看見有人倒地喪生，或者同歸於盡。」

東方勇毫不考慮的說：「靖國公，你放心好了，我是必贏的，輸了給他，我立刻剖腹自盡！神火門的武士可以打輸，絕對不會輸在木刀門的手上！至於見血收場，你放心好了，我保證不會殺他，且又不會見血，到時他自然認輸！」

雷轟在大堂此武，打得十分出色，以爲天下無敵，東方勇所說的話咄咄逼人，如何忍受得住？怒吼一聲，說：「東方勇，今晚我跟你拚到盡了，你有甚麽本領，全部施展出來吧，我雷轟死了變鬼決不恨你！」

「好，請靖藩王作主！」東方勇傲氣凌人的說。

這一場比武比較大堂裏面招親的比武更加哄動，由於草地燈光暗淡，靖國公叫人迅速在大堂之內佈置一切，他們先後回到原位落座，觀看那兩個武士用眞刀交鋒，全無盔甲，公證人仍然是藩王此及兩個劍師。

燈光加倍明亮，交鋒之前，東方勇跟雷轟穿了武士衣裳，身上長刀短劍全部卸下，並由丹洪玄武細心檢查一遍，證實沒有暗器，然後出戰，交鋒之前，兩人各獲藩王賜酒，滿滿的飲了一杯。

丹明珠已經恢復原來的芳姿，坐在靖國公身邊觀戰，雖然她知道這一場决鬥跟她的命運有關，她仍不露聲色。

三聲鑼响，兩個武士緩步走向對方，東方勇的步法比較細，看來他是採取守勢，雷轟緊握五尺六寸長的鋼刀，快要走近對方，怒吼一聲，那把刀向對方當胸刺去，一刀格空，回身砍劈，跟着上上下下的斬割，刀快如風，簡直把對方逼到透不過氣來，表面上佔盡了上風，怎料東方勇只是躲閃，絕不反攻，由於他决心防守，每一次對方瘋狂出擊，只是移步換形，卸落對方的攻勢，苦鬥了七八個回合，雷轟沒法傷害他，反而累到收刀喘息，雖然打個平手，顯然他鬥不過對方了，到了那一瞬，他才醒悟起來，東方勇不敢用木刀交手，確是明智之擧，木刀變招極快，任由東方勇的身手靈活三幾倍，仍是沒法招架，鋼刀比較長，沉重得多，他只是砍劈幾招就要向前疾走幾步，然後轉身再鬥，來來去去都是這一套，東方勇决心防守，嚴陣以待，他反而屈居下風，再過下去，他的氣力耗盡，必然鬥輸，故此他的心情十分緊張。

即使在酣戰當中，他仍想盡辦法，希望險中求勝，可惜他的功架比不上對方，越打越亂，後來，稍爲鬆懈，他的鋼刀突然被對方的刀子捲住一扭，刀子脫手飛出去，嚇得他退後幾步。

他勉強站穩，一雙眼險些爆火，惡狠狠的向東方勇盯了一眼，說：「東方勇，你好！」

說完，轉身走開。

他顯然想俟機報仇的，那是以後的事了，東方勇看也沒有看他。

那一個盛會雖然驚險重重，並且有人喪命，不過，當時整個日本羣雄割據，日皇昭明太子軟弱無能，腰間掛劍的武士多得滿坑滿谷，沒有人流血，反而不痛快，故此赴宴的嘉賓决不會目睹連場血戰發生慘劇就耿耿於心，反而感到滿意，此外，他們還有這種感覺，認爲東方勇武功超卓，乃是人中之龍，跟丹明珠配成一對，最合理想，稱羨不已，靖國公丹兵衛也躊躇滿志，頻頻露出笑容。

翌日的晚上，藩王金秉雲忽然派人邀請靖國公密談，他不以爲意，殊不料進入藩王的官邸，同在密室喝酒，欵欵深談，藩王跟他商量的事情，竟是丹明珠。

藩王很鄭重的說：「我的次子金門霸，從來沒有追求艷女，他認爲沒有碰到天姿國色，一見鍾情，那就一生不娶，想不到昨夜他伴我到丹家赴宴，看上了明珠郡主，他發誓要娶她，請求我轉達他的心願，如果你認爲沒法推得開東方勇，他就向東方勇投下戰書，爲了娥眉展開生死鬥，我一向言出必行，兒子亦有乃父的風範，假如你肯玉成這一段良緣，我一生感激，有福同享，反之，你認爲辦不到，我亦不勉強，任由他向神火門東方勇投下戰書好了，爲一代紅顏决鬥，死也死得光采。」

雖然這番話只是商量性質，話裏透着一股殺氣，如果逆他的意，藩王金秉雲擁有十萬雄兵，三日之內，儘可以把神火門連根拔除，甚至他自己也要問罪，鬥到盡，丹明珠仍是金家的囊中物，稍作沉思，他就慨然說了這麽一句：「既然藩王有心栽培，結爲姻親，老夫自當盡力而爲，不過，怎樣應付東方勇呢？老夫實在感到相當棘手。」

藩王金秉雲縱聲大笑，說：「他還沒有把聘禮送到丹家，你只是隨口說笑答應他的親事，這一宗交易還未成交，何必記掛在心呢？你回去準備孫女出閣好了，後天中午，我派出儀仗隊迎娶，到了東方勇獲悉此事，明珠已經過門，變成金家的人，難道他吃了豹子胆闖入王府伸手去要人嗎？」

藩王金秉雲掌握生殺之權，事已至此，靖國公丹兵衛無話可說，只好遵命護送明珠出嫁。

他一直都沒有把這種轉變告知孫女，直到她坐在花轎之內，才知道她嫁的人不是東方勇，是金門霸，猛吃一驚，可是，祖父之命不可違，她只好一切認命，隨遇而安。

靖國公一意孤行，爲了保存祿位，晚年仍然安享榮華富貴，把孫女送入金家，這樣安排，着實有他的苦衷，世事往往如此，不能苛求，問題在這裏，神火派是當時十大門派之一，奇能異士甚衆，東方勇的名氣响噹噹，他突然反悔，必然開罪整個神火派的武士，還令到東方勇無地自容，可能因此發生不測之憂，因此他要護送丹明珠出閣，預防東方勇「搶婚」。

他除了親自跨馬橫刀走在最前的一騎，後面還有十六個出色的侍衛，一概騎在馬上，帶備各種武器，丹家的武術總教練「丹洪玄武」，走在最後押陣，所跨的是戰馬，人強馬壯，看來加倍威武。

只要那一列送嫁的人走過「分水橋」，進入金府的采邑，便有人接應，安枕無憂，可是，距分水橋另有二百碼，靖國公丹兵衛忽然發覺有一個武士單人匹馬攔路，定眼看時，此人竟是神火派東方勇，不覺心上一沉。

這一關他必須闖過去，索性當作視而不見，繼續走向橋頭。

東方勇並非眞的只有一個人，他大喝一聲，把手上的刀一揮，立刻有一簇紅衣武士出現，在橋頭縱火。

看來他是存心拚一拚了，靖國公丹兵衛喝問：「東方勇，你因何縱火焚橋？」

東方勇哈哈大笑，說：「靖國公，你心知肚明，何必問我？」

靖國公那裏肯走，把手上的刀一緊，說：「東方勇，你目無尊長，幸而丹明珠還未接受你的聘禮，否則，有你這樣蠻橫的人做女婿，我就一生吃苦了。」

東方勇說：「靖國公，聽你所言，你大概是想退婚，金家雖然財雄勢大，却是恃勢凌人，聲名狼藉，明珠嫁了過去，此後你想再見她就難了，這段良緣必然變成孽債，你還是及早回頭把她嫁給我吧。」

「混賬！老夫的事怎會由你安排？你沒有下過聘禮，根本上不是我的女婿，只是過路人，識相的快些讓路，否則，五步之內，必然有人血染橋頭。」

東方勇仍是那麽蠻橫，狂笑幾聲說：「靖國公，如果我不讓路，你是否揮刀直衝過去？倘有此事，血洒分水橋的人必然是你，不是我！」

他越來越加囂張了，靖國公忍無可忍，說：「東方勇，我跟你無冤無仇，你何必逼我動手？坦白點說，我身經百戰，立下犬馬功勞，然後高高在上，人老了，寶刀未老，你只是初出道的武士，根本上沒有資格跟我較量，眞的捨命搏殺，憑你神火門的劍法，必然抵擋不住，你只是白白送死而已，快些滾開！」

他沒有提出神火門，東方勇還可以讓步，驟然聽到這麼一句，氣湧如山，大聲說：「老醜，你所講的話能夠嚇倒別人，却嚇不倒我，放馬過來！」

靖國公不再做聲，眞的快馬加鞭向對方直衝過去，一陣風似人到刀到，東方勇橫刀擋格，立刻感到右腕震了一震，不覺有點吃驚，六十多歲的老頭子，居然可以舞得起如此沉重的戰刀，確是出乎意外。

東方勇雖然跨馬握刀，跟靖國公一模一樣，可是，他一向只是站在平地交手，甚少在馬上交鋒，作戰經驗太少，當然是有點吃虧了，不過，他畢竟是名門的武士，且又年輕力壯，靈活得多，配上了他所騎的紫斑馬，特別合拍，對方施展的一路斬虎屠龍刀，招招凶險，却給他很巧妙的避過，纏鬥了一會，他逐漸覺察到對方的刀法不過如此，威猛有餘，欠缺靈活，不必懼怕，勇氣勃發，多次伺機偷襲，逐漸把形勢拉平。他知道自己的刀並非特別沉重，氣力比較輭，這一場決鬥再拖下去，血洒橋頭的人未必是他，可能是靖國公，此念一起，他的信心陡增，不單是搏鬥得更加出色，百忙中，他還大聲叫喊，催促神火派的紅衣武士加火。

他懂得久戰必估上風，靖國公怎會不懂？最後關頭已到，生死逼近眉睫，靖國公不敢怠慢，咬一咬牙，把他最擅長的追風刀施展出來，佯作氣力不繼，突然身形一幌，傾向右邊，俯伏在馬背之上。

這一招誘敵撲攻，認眞出色，無奈東方勇念念不忘丹明珠，不想把岳丈殺掉，以爲他巳獲勝，策馬向花轎那邊疾馳，打算殺退護花的武士，把她搶走，他一時大意，忘記靖國公是個身經百戰的老將，只是衝前十多碼，驟然聽到背後一聲奇响，恍如鴻雁中了箭垂危的哀鳴，暗呼不妙，正想把馬兒勒避，巳經來不及了，靖國公的追風刀巳經殺到，攔腰斬去，他吃了這一刀幾乎整個身體分爲兩截，從馬背跌下來，靖國公巳經策馬追上，向他冷笑。

直到那時，他才知道爲甚麼靖國公使用特別沉重的陣上刀跟他交鋒，如此安排，目的是分散他的注意力，以爲對方所握的刀有幾十斤重，勢難脫手飛出，殊不料靖國公馬背靠右的一邊另有刀囊，藏了五把飛刀，各重三斤，隨時拔出，脫手飛射，能夠在一百步內殺人，當時火光四起，烟霧迷漫，即使東方勇臉對靖國公也不容易看到飛刀，何况他背着敵人策馬疾馳呢？更加看不見刀光了，聽到一陣刀風，巳經沒法躲閃，身受重傷，遲早死在橋頭。

縱火的紅衣武士發覺主帥墮馬，紛紛衝向花轎那邊，丹洪玄武怒吼一聲，飛箭如蝗，向他們一排排的射出，霎時間，大批紅衣武士中箭身亡，慘呼之聲震耳。

東方勇知道自己沒法活下去，索性在地上多爬幾步，跟花轎相距咫尺，顫聲叫喚，希望臨終一眼看見他的心上人。

丹明珠雖然坐在花轎裏面，聽到外邊殺聲震天，沒有揭開簾子，可是，東方勇的凄厲喊叫，聲聲入耳，心胆俱裂，她不能不揭開金簾看看，就在那時，她跟血淋淋的勇士打了一個照面，毛骨悚然。

東方勇耗盡最後一口氣，顫聲說：「丹明珠，我的魂魄夜夜守在你的枕邊，將來你死了仍是我的人，地府再見！」只是說到這裏，他巳聲嘶力竭，沒法開口了，只是看見上下兩瓣唇仍然有力震動而巳。

她嚇得要命，趕快垂下金簾，直到三十六個紅衣武士全部肅清，橋上的火光也熄，花轎再度移動，她然後恢復原狀。

想起東方勇的英俊臉孔以及刀上功夫，又想起了祖父丹兵衛向東方勇冷笑的醜態，她就柔腸寸斷，認爲東方勇死得不值，可是人巳死了，任由她怎樣想，全是沒用的，東方勇不單是白白的送死，還牽累三十六個神火門的武士，齊進枉死城，更加不值，當時丹家失火，他冒險闖入火窟，勇救佳人，以爲那場火使他獲得絕色美人，有如飛來艷福，怎會知道它並非艷福，而是令到神火門趕盡殺絕的飛來橫禍。

東方勇慘死冤魂繞枕邊

丹明珠被送到分水橋的那邊，自有一隊儀仗，鼓聲震天，與高采烈的迎親，靖國公丹兵衛鬆了一口氣，跟着連場喜慶，日日暢飲，度過了藩王公子金門霸的結婚大典，留居數日，然後回到丹家那邊。

儘管一切順利，他仍是心裏插了一根毒刺，心知肚明，神火門的人必然不肯放過他，日後難免有刀光之災，故此他朝夕防範，深居簡出，不再接見任何人，儘管如此，他仍是在晚間澈夜不眠的，他往往在似睡未睡之際，枕上聽到好像鶴唳之聲，跟着有人大叫：「東方勇來了！」隨又寂然，他召集所有家丁、武士，甚至調動了一營兵馬，分別在府邸內外守衛，仍是聽到那凄厲的叫聲，凌空而墮，雖然他不會因此嚇個半死，仍是耿耿於懷，丹明珠婚後一個月，藩王金秉雲派出密使邀他相見，他就欣然赴約，打算把他的所見所聞各種怪事講述，商討對策。

他以爲自己身上所發生的離奇古怪遭遇，巳經相當出奇，可能令到藩王驚奇不巳，殊不料藩王官邸裏面發生的驚險緊張情况，比較他的遭遇更加冷酷，兼且發生血淋淋的災禍，他聽了，心裏十分難過，說：「孫女明珠把災禍帶入王府，我十分難過，希望藩王明察。」

藩王金秉雲的眉心一皺，說：「此事與你無關，不必引咎，看來必是神火門的武士作祟，如果我查明此事屬實，一定啓奏皇上，把那一個門派趕盡殺絕。我邀你密談的原因就是想你在外邊多派親信密查，看看你查探得來的消息是否跟我所知的秘密一模一樣。」

說完了這些，藩王金秉雲改口談及別的事情，至於丹明珠，藩王讚不絕口，不過，藩王說她往往在夢中驚醒，好像見了鬼，渾身發抖，驚呼不巳，令到她的夫婿甚爲掃興，她口口聲聲喊着東方勇的名字，難道兩人之間有了情愫？藩王金秉雲不

無所疑。

靖國公丹兵衛逼不得已，只好把他斬了東方勇而東方勇死前跪在血中呼叫的一頁夢痕說出來，認爲一個人最後所作所爲最有份量，說不定她因此受驚，以致夜間發生噩夢。

藩王金秉雲恍然大悟，說：「對了，一定是他的鬼魂作祟！眞是可恨，人不能與鬼鬥。」

藩王金秉雲心情欠佳，靖國公丹兵衛不想久留，多喝一杯，便即告辭。

走出了藩王府，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回到丹家，他召集最爲親信的家丁，又跟丹洪玄武密談，正如藩王金秉雲建議，多派得力的人前往藩王采邑密查。

一旬之後，探子有了回報，他把所有綫索詳細開列，寫得清清楚楚，派總管「天上吉波」赴藩王官邸晉見，把它呈送藩王，天上吉波坐下，受到隆重的欵待，吃吃喝喝，一個時辰過後，藩王金秉雲在東軒召見，說：「你們的工作成績不錯，跟我所知一模一樣，證實有人破壞，他們確是跟東方勇同一鼻孔透氣，居然想出如此惡毒的詭計逼金門霸出戰，眞是可恨！」

天上吉波說：「王爺所見屬實，卑職親自到東門調查，果有此事，在采邑宏安鎭東門有許多道場練習武藝，武士頗衆，不知道妖言惑衆的人是誰，所知的是這件事，近來有人願意付出五十兩金購入藩王府邸金公子跟丹郡主相聚的寢宮，拿到任何一件器物，出了宮門，交到他的手上，便算完成任務，那些器物不論一碗一碟，俱是銀器鑲金，鑄造的時候加上金明珠這個雅號，表示它是兩人專用，本來入宮盜實，乃是鷄鳴狗盜，或生或死，不必介意，怎料每一個入宮盜寶的武士俱是踏出了宮門便即被人砍斬滅口，死無對證，以致外邊蜚短流長，認爲小王爺無力滿足明珠，又說丹明珠爲了尋求肉慾的發洩，密召壯士入宮，那個人在天亮之前離去，被人殺害，兇手不單是宮內的人，還是她由丹家帶去的侍衛，這種謠言騰播人口，如果出自普通武士之家，那個武士爲了平息流言，必然親自在夜間走出宮外，跟潛伏的刺客決鬥，可是，小王爺身嬌肉貴，怎樣可以冒險跟草莽之夫搏殺的，萬一傷了龍軀也是不值，爲今之計，最好把此事瞞着小王爺以及郡主明珠，另派高手在武士盜取宮中用器出戶之際，先行把他殺掉，再出宮外決鬥，丹家以及王府的高手甚衆，怎會鬥不過區區的神火門刺客？卑職不敢妄作主張，只是禀告王爺，此計是否可行？敬盼王爺定奪！」

藩王金秉雲笑道：「天上吉波，別人說你是丹兵衛的智囊，果然屬實，我決定照你的計劃去做，先召本府的武士，如果鬥不過神火刺客，再召丹洪玄武！」

天上吉波此行不虛，他除了獲得王爺稱讚，還有很豐厚的賞賜，回到丹家，他一字不漏的禀告靖國公丹兵衛，靖國公由衷的讚他幾句。

如果神火刺客眞是那麼不濟，藩王府只是派出一個武林高手就可以把他殺掉，當然是很理想的，既然可以維持王府的家聲，又可以令到神火門的人不敢輕擧妄動，多麼好呢？可是，天下間萬事萬物，不如意的事情很多，藩王府內三番四次動用一流的劍客，奉命出戰，總是踏出宮門就變成一灘血，並且是在極短的時間喪命，實情如此，可見宮外的刺客武功超羣，整個王府沒有一個人是他的對手了，局勢發展到這個階段，欲罷不能，藩王金秉雲只好再度約晤靖國公丹兵衛，商量對策。

兩個高官貴胄在密室晤談，藩王金秉雲低聲說：「最近王府裏面的一流劍客和武士奉命出戰，死了十二人，沒有一個能夠活着回來，再過下去，恐怕王府精銳的高手要死光了，究竟神火門的刺客憑甚麼武功能夠閃電般使對方一劍穿心呢？」

靖國公丹兵衛說：「我只是知道正統派的刀法，至於邪門刀法，茫無所知，故此王爺提出來的問題，我無法奉告，丹家刀法最精的一個武士是丹洪玄武，我試跟他研究此事。」

藩王金秉雲說：「事不宜遲，你不必回去丹家見他，留在這裏，我派人召他到王府見面好了，我很想當面跟他談談，必要時借用他的長才。」

靖國公丹兵衛心上一沉，却又沒法推卸，只好一口答應，不久之後，丹洪玄武奉召來見，藩王金秉雲問：「玄武總教練，你先行聽聽我說的武士決鬥情形，再行判斷對方的本領何以高不可攀，閃電穿心，一劍即可了結？」他詳述一遍，丹洪玄武沉思一會，說：「看來他是天下第一刀柳齊了，世間擅長穿心劍的人很多，沒有一個能夠比得上他！」

「他用刀抑或用劍？」

「有時用刀，有時用劍，最奇的是這一點，他用刀或劍能夠同時在前面刺出以及在敵人的背後刺出，無法抵禦。」

「一個人只能正面作戰或者在敵人背後作戰，怎可以同時在正面和背後一齊刺出呢？」

「起初我還不明白，有一次，我跟他爲了本門的聲譽而戰，很認眞的交手，才知道他所握的劍可以一分爲二，他突然飛躍到空中，倒撞下來，兩把劍分別從敵人的前心以及後心刺去，便是雙劍穿心，那一次我沒有死，只是他手下留情，此後我就失去了天下第一劍的美名，退居第二劍，後來我再打輸給另外一個，終於變成第三劍，有些人叫我做天下第三刀，劍也好，刀也好，連輸兩次，總是面目無光。」

藩王金秉雲想了想，說：「我跟丹兵衛結了姻親，我的事就是他的事，你一生忠心耿耿，希望你爲了兩家的聲譽一戰，我賜給你前心後心兩塊護心鏡，又賜給你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刀以及一把短的寶劍，另加黃金五百兩，希望你接受這個聘請，殺了神火刺客，萬世流芳。」

天下第一刀大開殺戒

出戰之前，喝了一杯最香醇的「萬年春」，胆壯了許多，他對靖國公丹兵衛說：「主公，雖然我有了上佳的武器，兼且佩戴了護心鏡，它只是對付前後穿心劍的柳齊，說不定另外的刺客比較柳齊的武功更高，我就不是他的對手，假如我戰死，你想替我報仇，應該找木刀門的掌門人雷鼎商量對策，他並非一流頂的高手，因爲

當日雷轟求婚被辱，他跟神火門的人結怨，一定很樂意協助你報仇雪恨，他認識三山五岳的人最多，可能有甚麽令你意想不到的絕招！」

「好極了，你放心出戰，照計柳齊不易取勝，萬一你喪命，我跟王爺一定傾盡全力替你報仇，盡快找木刀王雷鼎共商大計。」

「好！我立刻出戰！」丹洪玄武威風凜凜的說。

他離開了藩王府的側門，星殘月白，大地籠罩了一團殺氣。

他放慢了脚步走，很細心的傾聽所有微細聲響，突然，一陣微風過處，他聽到唰唰的兩聲，臉前站着一個黑衣人。

他沒有看見對方的臉貌，衝口而出的說：「你必是天下第一劍柳齊。」

那黑衣人吃吃地竊笑，轉過半邊臉孔，向他打量了一眼，說：「原來你是丹洪玄武！普通武士即使前心後心都佩戴了護心鏡，仍然受不起我雙劍齊出的威力，自然跪下來，不必跪下的人，只有雄馬和你，雄馬已經死去多時，故此我不必推想也知道，受倒的人是你！」

丹洪玄武說道：「做我們這一行的人，投靠了明主，就要一心一意的爲他賣命，眞是奇怪，你居然肯替神火門的人做刺客。」

柳齊說：「我不是替神火門做刺客的，我只是替黃金門賣命。」

「黃金門嗎？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一個門派。」

柳齊哈哈大笑，說：「你眞傻抑或假傻呢？黃金就是金子，神火門的掌門人火眼大郎答應過我，每晚都在王府側門恭候，殺了一人，給我黃金千兩，故此我願意替他効力。」

「現時你已經得到黃金萬兩過外了，爲甚麽不肯罷手？」

「對了，玄武！你提及黃金萬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不妨告訴你，神火大郎講過，如果我能够殺了金門霸，他就給我萬兩黃金，到時我必然罷手。」

丹洪玄武說：「我鬥不過你，不必送死，如果我死了，明天晚上又有別的武士送死，你依然殺得不開心，還是由我回去轉達藩王吧，在旬日之內，金門霸一定出戰！」

「好的，我們總算是朋友，今晚我就少收一千兩金子放你走吧，你必須對金藩王說知，今晚過後的任何一晚，除非小王爺金門霸出戰，別派人出來送死！」

「好，一言爲定，柳兄後會有期！」說了這一句，丹洪玄武轉身就走，頭也不回的走進王府。

藩王金秉雲以及靖國公丹兵衞設宴恭候，看見丹洪玄武毫無損傷的走回來，喜形於色，以爲他已經殺了神火刺客，坐談了幾句，明白這件事情的眞況，不覺臉色一沉。

稍停，藩王金秉雲說：「看來金門霸難辭一戰了，可是，他並非一流頂的高手，怎能抵擋柳齊的前後穿心劍呢？」

靖國公仍在沉思，丹洪玄武忽然開口：「王爺，我總是覺得木刀門的掌門人雷鼎可能另有妙計，橫豎我們沒有對策，何不派人邀他到王府談談？」

跟着丹洪玄武把當晚雷轟敗在東方勇手下的比武情況說個大概，挑起藩王的記憶，稟告王爺，雷轟是雷鼎的兒子。

藩王金秉雲喜形於色，說：「丹洪玄武，我就派你找他！」

兩日後，雷鼎被丹洪玄武帶進王府，藩王金秉雲盛筵欵待，席上談及神火刺客逼戰之事，藩王金秉雲虛心求教，問他有無妙策破敵，雷鼎說：「小的所說之話全部屬實，倘以正派劍術來說，柳齊的劍法已經登峯造極，再也沒有人能够跟他決一雌雄，不過，邪門劍法當中，却仍有些辦法可以尅制他，你們有沒有聽見過吸血斬魂刀呢？這把刀看來很鈍，但却可以斬人魂魄！」

藩王金秉雲大感興趣，說：「我未曾聽見過有這麽一把刀，它有甚麽威力呢？請你說出來。」

「斬魂刀剛剛拔了出鞘，就要有人流血，否則，拔劍之人立刻七竅流血，倒地身亡，假如有人挑戰，先行拔刀對準他喝了一聲，到他開口，便即遙遙的揮刀一斬，他就整個呆若木鷄，儘可以走過去用刀把他的頭割下來，跟着用刀鋒吸他的血，不管地上的血抑或他身上的血，都可以被那一把寶刀吸乾，任何刀劍都沒有這種靈氣，出戰之前，先行驗明它是眞的，萬無一失。」

「好極了，現時這一把寶刀落在何人之手？是否可以借用或購買？」藩王金秉雲急急忙忙的追問。

雷鼎說：「稟告王爺，普天之下，吸血斬魂刀只有一把，現存皇宮之內，夜間有侍衞巡邏，宮禁森嚴，不易闖入，小的只知此刀下落，實在不知道如何盜取。」

王爺金秉雲說：「你暫時退下，留在王府之內，我先行派人盜刀，由你看過它是否可用，再行出宮。」

此事，就此告一段落，藩王金秉雲係當今聖上最得寵的一名虎將，他不必盜取寶刀，找個藉口，就說是王府裏面有邪氣，晚上陰魂出現，需要一把寶刀治邪，便可借用，果然不出所料，他入宮稟告，日皇毫不考慮就把寶刀借給他。

有了寶刀，藩王還要試試它的威力，召見小王爺金門霸，叫他在侍衞當中隨意找一個人來試刀，小王爺說：「侍衞無罪，怎可以血染寶刀呢？還是找個死囚試刀吧。」

藩王金秉雲點頭稱善，立刻從大獄提出一個死囚，帶到王府，讓他披甲握刀，有些威勢，說：「我想看看你是否眞的是一名武士，我叫一個人走出來跟你決鬥，如果你能够殺他，赦免你的死罪。」

死囚「落山鷹」叩頭無數，說：「我正是因爲殺了賭場的惡霸入獄，殺人是我的一大樂事，怎會手軟呢？立刻可以殺給你看！」

藩王賜酒，他喝了一杯，站在中庭，說：「挑戰的人快些走出來受死！」

小王爺金門霸應聲而出，沒有盔甲，手上握着一把好像生銹刀似的武器，遠遠的站着，好像怯戰。

落山鷹縱聲狂笑，說：「你爲甚麽不穿盔甲？」

「我不穿盔甲仍可殺你，那就不必穿它。至於我手上的刀，你所看見的只是刀壳，如果我拔刀出鞘，你看見它，寒光閃閃，準會嚇個半死！」

落山鷹更加笑得响了，說：「我眞的想見識見識，你拔刀吧。」

小王爺緩緩的拔刀，刀壳已經長滿了鐵銹，刀鋒極厚，顯然是不够鋒利的，刀身不單是沒有寒光，甚至連半點反光也沒有，看來就像是一塊頑鐵，連菜刀也比不上。

落山鷹說：「你準備作戰好了，即使你沒有刀，我也要殺你，因爲我不高興別人在我的眼前取笑。」

「好，落山鷹，你喝一聲『着招』，直衝過來，看看你死抑或我亡！」

他掣刀在手，作狀斬人，落山鷹果然大喝一聲，飛奔過去，小王爺的一把鈍刀，向下劈落，大喝一聲：「斬！」

在場的人全都看見，落山鷹的身形本來是飛奔的，不知何故，忽然雙脚跪下，頭也低垂下來，所握的刀也拋開，引頸就戮。

小王爺緩步走過去，手起刀落，啪的一聲，落山鷹的頭顱就跟頸子分離，鮮血直冒，十分嚇人。

小王爺沉住氣把寶刀向血泊插進去，就勢攪動，只見那一柄刀逐漸變紅，證明它眞眞正正能够吸血，興奮到直跳起來，歡呼不已。

他想即時衝出戶外決鬥，雷鼎連忙制止他，說：「小王爺，你必須留在刀子滂邊，看見它的顏色逐漸紅氣散失，恢復原狀，納入刀壳之內，才可以做另外一次斬魂吸血，切勿在它變紅的時候動手，此外，仍要緊記一件事情，必須亮刀之後設法引對方開口，還要對方擺出厮殺的姿態，它才發揮作用，否則，它會傷害拔刀之人，切勿輕視。」

小王爺無可奈何，只好安心等候。

半個時辰過後，刀子復元，小王爺把它納入刀壳，跟各人打個招呼，大踏步走向側門，再又開門走出去。

戶外的風很狂，他多走幾步，漸近小樹林，仍然看不見絲毫影迹，索性站定脚步，目光炯炯，嚴密注視小樹林那邊。

林中忽然飛出一句：「小王爺，你來了嗎？」

「是的，你是誰？報上名來！」

「我是天下第一刀柳齊！」這句話剛剛說了出口，便有一個黑影飛上空中，雙劍齊出，向小王爺迎頭刺下。

小王爺疾忙拔刀，刀鋒向天，大喝一聲：「斬！」

柳齊的身子仍在半空，忽然變成斷綫風箏似摔跌下來，小王爺看見他雙脚落地之後，渾身發軟，自然而然的跪下來，他喜出望外，趕快走前幾步，割頸吸血，末了，他還把柳齊的人頭斬下，然後收刀。

這一戰大獲全勝，藩王金秉雲下令，把柳齊的頭高懸在小樹林豎起的旗杆之上，借此警告任何一個門派，別再向王府尋仇，至於丹洪玄武以及雷鼎，各有重賞。

他以爲天下第一刀喪命，神火門的掌門人火眼大郎必然龜縮，不敢動手，殊不料靖國公以及天上吉波丹洪玄武各人離去，只是三天，宮內忽然又發生怪事，宵深人靜，往往聽到鶴唳橫空，跟着有一陣顫抖之聲，凌空而墜，似是寃魂索命，喊道：「東方勇來了，丹明珠！」

聲聲相續，越叫越加凌厲，丹明珠嚇得渾身發抖，小王爺率領弓箭手多人出門搜索，毫無所獲，一連三日，她就似病非病的倒下來。

那種喊叫聲不單是丹明珠聽得出來，藩王夫婦都聽得到，他飽經戰陣，認爲那些叫聲含有極強的內勁，聽多了，恐怕丹明珠受不起，跟金門霸一再商量大計，決心把她秘密搬入碧月宮皇室供奉的神巫寒玉老嫗那邊，找個地方住下。

寒玉老嫗武藝高強，一雙神眼炯炯生光，張開眼睛一望，任何一個武林高手都被她的威力所懾，呆若木鷄，故此江湖上無人斗胆惹她，後來她接受宮廷的供奉，更加沒有人敢捋虎鬚了，這個主意不錯，無奈火眼大郎不斷尋仇，查悉此事，派出另外一名輕功絕頂的高手，「千山雪上飛」出戰，寒玉老嫗也保不了他們二人，甚至自身難保。

千山雪上飛的輕功了得，碧月宮外邊有三重武士守衞，包括三十六名弓箭手，他在那些人的頭上飛過，所有人如在夢中，闖入碧月宮的秘室，神巫寒玉老嫗靜坐練功，發覺燭光幌了一幌，趕快把目光朝向出入口那一處，喝問：「你是誰？居然沒有通報就闖進來？」

「我是千山雪上飛，特來盜走丹明珠，寒玉老魔，立即退下。」

寒玉老嫗陰惻惻的笑了笑，把劍氣化爲目光，向他凝視，已經來不及，千山雪上飛緊閉雙目，憑着聽覺分辨方向，挺劍飛躍，如箭離弦，老嫗的心窩吃了一劍，慘呼倒下，闖入鬼門關。

千山雪上飛攻入內進，丹洪玄武擋住去路，他的身形一晃，已經從對方頂上飛過，一口氣飛躍到寢宮之內，看見一男一女擁睡，男的剛剛驚醒坐起來，他順勢一劍刺去，見血封喉，此人倒下，他立即抓住女的轉身收劍出去，丹洪玄武似乎投鼠忌器，不敢迎戰，他功成而歸，以爲火眼大郎必然重加賞賜，怎料火眼大郎只是看了女的一眼，勃然大怒，說：「千山雪上飛，你抓錯人了，她不是丹明珠！」

千山雪上飛愕然，把當時的情況說出來，火眼大郎怒冲冲的說：「藩王金秉雲的佈局實在奇妙難測，老嫗是眞的，一男一女是假的，你在寢宮所殺之人不是金門霸！」

「你怎樣知道他不是金門霸？」

「小王爺金門霸乃是將門之裔，怎會聽到外邊的劍風只是在床上坐起來，難道他不會用劍嗎？」

千山雪上飛無辭以對。

火眼大郎沉住氣說道：「我在三日之內，作出準備，親自入宮，把藩王金秉雲父子以及靖國公丹兵衞殺掉，如果我不幸失手喪生，你立刻代我發令，解散神火門，叫各人遠走高飛，否則，滅門之禍就在眼前。」

三日後，他把「神火令」的令牌當衆交與千山雪上飛保管，飄然而去。

寶刀能救人亦能害人

藩王金秉雲父子以及靖國公丹兵衞夜宴，丹洪玄武在座，吸血斬魂刀放在小几上面，隨時應戰，嚴陣以待，他覺得神火門的人一定不肯干休，料不到外邊有人通報：「火眼大郎求見！」登時緊張起來。

想了想，他叫人傳見。

高大逾常的一個武士踏步走入大堂，拱手爲禮，藩王金秉雲向他打量了一眼，說：「你就是火眼大郎嗎？」

「我正是火眼大郎。」

「你因何夤夜求見？」

「我想討回郡主丹明珠。」

「她跟你非親非故，幹甚麽你想把她帶走？」

「因爲她是我的門人東方勇遺孀，故此我想把她帶到他的墳前挖心致祭。」

靖國公大喝一聲：「大胆！」

他離座走出，丹洪玄武趕快攔住，說：「主公息怒，先讓末將交鋒。」

說完，他搶先走到這個不速之客的面前站定，說：「火眼大郎，你决非我的對手，走吧！」

火眼大郎道：「我們兩人决心拚了，別管我是否你的對手。」

他擺開戰鬥姿態，丹洪玄武跟他面對面的站定，向藩王說：「藩王，恕我太過放肆，先斬後奏！」然後轉身拔刀，冷然道：「火眼大郎，雖然你沒有見過我，總會聽見過天下第一刀。」

火眼大郎哈哈大笑，說：「你只是第三刀而已，上面還有兩個武林高手。」

「是的，可惜他們已經死了。」

「不錯，第一刀柳齊死在吸血斬魂刀下，可是，第二刀雄馬未死，你即時要跟他過招。」

「你是雄馬？」丹洪玄武猛吃一驚。

「不錯，我就是雄馬，擅長貼身風車刀！」他只是說了短短的一句，便即發招，步活如輪，走到兩個身體非常貼近的時候，然後出刀，刀刀相接，有如車輪，丹洪玄武怎是他的對手？不過三個回合，就給他一刀橫割，腸破血流，跌跌撞撞的倒下來。

他死定了，靖國公在盛怒之下，沒有稟告王爺，疾走到王爺座前小几，抓住刀殼，嗖的一聲拔出刀來。

剛剛亮刀，他就衝向火眼大郎，說：「原來你就是逃犯雄馬，掩人耳目，改稱火眼大郎，接掌神火門，是也不是呢？」

只要對方說了一句：「是。」他就揮刀斬魂，料不到火眼大郎一點也不慌不忙，不單是毫不做聲，還把他的刀子收掉，竭力隱藏殺氣。

丹兵衞連喝幾聲，對方仍然置之不理，他索性抓住吸血斬魂刀當作武器使用，向對方砍劈。

火眼大郎故意逗着他玩，團團的轉，絕不亮刀，始終是守口如瓶，一聲不响，丹兵衞愈來愈加暴燥，揮刀亂劈，好像發狂，藩王金秉雲睹狀大驚，正想離座奪刀，已經沒法補救，只見他舞刀亂劈之後，失了常性，竟把刀鋒向自己的小腹斬割，霎時血流如注，倒地身亡。

各人在座看了驚懼不已，火眼大郎乘機趨前，檢走那把寶刀，嘻皮笑臉的把刀鋒浸在血中，說：「你們看吧，它眞的能够吸血。」

各人不由自主的順眼一望，只見地上的血漸乾，刀子變紅。

火眼大郎得意忘形的說：「吸血斬魂刀已經落在我的手中，誰敢一戰？」

藩王金秉雲大喝一聲：「放箭！」

霎時間，弓箭手離座放箭，二十多枝箭從幾個方向射出，火眼大郎用刀去擋，以爲它是神物，一定生效，殊不料這把殺人吸血之後，必須紅氣退盡，恢復原來的鐵色然後可以使用第二次，沒有靈氣的時候，它只是一把笨重的刀，轉瞬間，箭如飛蝗，對準他發射，他中了十多枝箭，有如刺蝟，連聲慘叫，倒在血中打滾，刀也拋在一邊。

藩王金秉雲走過去，一言不發，收了刀，然後叫人把地上三具屍體分別處理，丹兵衞以及丹洪玄武殮後厚葬，火眼大郎又名雄馬，斬首示衆。

天下的災禍平息了，從此金門霸跟明珠亦安枕無憂，事後藩王金秉雲把吸血斬魂刀送還皇宮的藏寶室放置，並把此事始末啓奏。認爲神火門太過猖獗，不斷以下犯上，理該全部武士當作犯人處理，拘捕入獄。

日皇准予所請，於是神火門遭了滅門之禍，幸而千山雪上飛驚聞噩耗之後，立刻解散神火門，門人各散東西，然後逃得過這一場血光之災！

（全文完）

搜神新記

西王母

成業・文
可飛・圖

「搜神記」：西王母者，乃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號太虛九光龜台金母……金母生神於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玄奧於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而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養育天地，陶鈞萬物。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咸所隸焉。所居崑崙之圃，閬風之苑，玉揚玄台九層。左帶瑤池，右環翠水……」

西王母在中國宗教史上，早期並不佔重要地位，但西漢以後，却被列入古代重要神明之一，後來更被奉爲道敎中的重要神仙，在民間信仰上有重要的影响。

雖然在殷虛卜辭中已有「西母」之辭，但它和以後在「山海經」中出現的有關西王母的記載是否有聯繫，很難斷定，因爲其間相隔上千年，找不到兩者有聯繫的可靠資料。因此，有關西王母的崇拜，只能從「山海經」記載談起。「山海經」中有關西王母的主要記載，有以下幾條：

「西次三經」：「……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海內北經」：「西王母梯幾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虛北。」

「大荒西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燃，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上述記載中，比較一致的地方是：西王母居住遠離中原的崑崙山，是一個面貌醜陋，豹尾虎齒的女神，但喜愛打扮，頭戴玉勝。關於她的神性，有的說她是主司災厲五刑，還能支配三隻青鳥爲其取食。「山海經」記載西王母的時候，當時社會上可能還沒有把她供奉爲神來崇拜，最多或許在偏僻的西部地區有人崇拜她，而廣大中原地區，只是作爲神話傳說而有所聞。在戰國以前，中原地區的人對西王母的了解也不甚多，所以會發出衆說紛紜的混亂，畢沅在「西次三經」註西王母時所說的一段話，就是證明。畢沅說：「俗以西王母爲神人，非也。西王母，國名。爾雅四荒有西王母。「尙書大傳」，西王母來獻白玉琯。「荀子」，禹學於西王國，是也。「莊子」云，西王母坐乎少廣。「淮南子」云，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其餘所說多謬。」畢沅的論斷當然是片面的，說西王母不是神人而是國名，其實根據上述資料，若說有西王母其人，又有西王母之國，更是通情達理的。

近人「上古史故事新編」：西王母在高山上面居住，山上有個池，叫做瑤池。西王母是西王母國的君長，這國很早就和中國有了交通，舜時候來獻過玉環，禹也到過西王母國，羿還和西王母國要過不死的藥。因爲地方是在極西，很少人到過，又出了許多寶玉，還說有什麽藥吃了可以不死，就使人懷疑它是什麽神仙單方。夏以後大約有一千年，沒有和西王母國交通

過，人們早已忘了它的本相，只把傳說傳了下來。穆王這次到了西王母國，看見地方富庶，建築華麗，也覺得眞是一個文明的國，不可輕看。便不以天子統治的身份自居，只作爲一個遠方的貴客，前來拜訪，用了主客的禮，拿着羊脂美玉的白璧，作爲贄禮，又送上錦綉三百匹。西王母看見這位貴賓這般闊綽，也十分歡迎，便又在瑤池上面請穆王飲酒，西王母將國內出產的奇葩異果，羅列滿桌，大半都是中原地方沒有見過的西方特產。穆王雖然享受過萬方玉食，却沒有見過這般土產，不由嘖嘖稱羨。其中有幾種異樣的果子，一種叫崑流素蓮，乃是崑崙山下流水裏面所產，冬天開花，一個蓮房裏有一百粒蓮子，嫩脆無比。一種叫陰歧黑棗，生在陰歧山下，樹高百丈，過了一百年，才能結出這種黑棗，每枚棗子足有二尺長，內心的核又細小又柔軟。還有一種叫萬歲冰桃，據說這桃樹生在磅塘山，桃樹的樹身足有百圍大小，開的花是青黑的顏色，一萬年才能成熟。還有一種千常碧藕，坐在磅礦山東邊的鬱水（地名）裏面，顏色碧嫩，長得奇怪，所以稱爲千常，一常就是七尺長。還有一種叫青花白橘，花是青翠顏色，結出橘子却是白色，大如一個瓜，香氣撲鼻，數里內都能聞到。其他美酒佳餚，更是數說不盡，眞是膾鳳屠龍，珍饈百味。還有美女一羣，吹笙鼓瑟，歌舞侑觴，穆王不覺開懷暢飲。歡飲盡樂，穆王便命工匠刻了一塊石作爲紀念，石上刻的是「西王母之山」五個大字。穆王在西王母國盤桓了幾天，便仍然往西出發……

「中國古代宗教初探」：後來中原地區的人們把西王母奉爲女神來祭祀，並不是因爲她是「司天之厲及五殘」之神，而是因爲迷信她具有賜給人幸福和長壽的神性。「山海經」裏出現的西王母是近似野獸的神人。中原地區崇拜的西王母是一個能永遠保持美貌，持有無限財寶和長生不老藥的女神。（關於這一點，在「上古神話演義」裏有這樣的描述：「……正在說時，忽見殿後面有無數的絕世名姝，擁着一位慈祥和藹，風度秀美的中年婦人走出來。大司農剛想回避，青鳥又過來介紹道，敝主人請見，大司農弄得來莫明其妙。見禮之後，稱她是王母又不好，不稱她王母又不好，正在爲難，倒是王母先說道：尊使不要生疑，說我的形狀換過了。要知道今日這個相貌，是我的眞形。昨日所見的相貌，不是我的眞形，我昨日爲什麼不以眞形見尊使呢？這其間有個緣故。因爲我是天上的刑官，居在西方，稟着秋氣。我的職司，是管人世間災厲的事情，和五刑殘殺種種的事情。西方屬白虎，所以我的章服是白虎形，就和人世間官員所着的貂服豸冠一樣。這次尊使奉帝（堯）命而來，爲百姓請命，是公事，不是私事。在官則言官，所以我不敢不穿了章服相見。至於今朝，我們大家聚聚談談，純係私交，用不着穿章服，所以不妨以眞形相見了。」大司農聽了這番話，方才恍然明白。」）二者的差別很大，前一種迷信轉變爲後一種迷信，需要一個過程，要經過人爲地下一番造神功夫，才能爲廣泛的人所接受。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是「穆天子傳」（見上文）的產生和流傳。

在早期，作爲神話人物流傳的西王母，其居住和生活條件並不怎麽美妙，她在所謂「流沙之瀕」或「崑崙之邱」「穴處」，還要靠三青鳥取食過生活。人們爲了把她轉化爲能賜福於人的神，首先便要改善她自己的居住環境和生活條件，於是人們就把當時所能想像出來的最理想的生活條件虛構給西王母。「穆天子傳」就起了這種作用，該文虛構周穆王會見西王母的情形，描寫穆王在美妙的仙境中樂而忘返，臨走時還受「吹笙鼓簧」相送。「穆天子傳」說：「乙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還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願汝，此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心中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於奄山，乃紀迹於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在「穆天子傳」裏，西王母變成了能吟詩作賦的瀟洒仙女。豹尾，虎齒，蓬髮的影子完全被消除了，而且神格也提高爲「嘉命不遷」的上帝的女兒。

「中國古代宗教初探」：將西王母列入道教的神仙之一來崇拜，是東漢以後的事，但西漢以前的古籍所記載的西王母傳，已爲這種轉化作了一些準備。例如，「淮南子・覽冥訓」說：「……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垣娥竊以奔月。」這裏把西王母說成是長生不老之藥的所有者，而後來道教所宣揚的就是要人去尋找神仙求此類藥物。這樣一來，西王母自然就成了他們所崇拜的神仙了。又如「莊子・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西王母得之（道），坐乎少廣。」這裏的西王母是老莊所崇拜的修煉得道成正果的神仙。東漢時，人們就把西王母正式當做道教的神仙崇拜了。據「搜神記」卷六記載：「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上古神話演義」第五十五回：西王母性喜擲骰。「……敝主人……至於平日，常和羣仙聚會，或着她的幾位女公子作各種的遊戲，或與紫陽眞官擲骰賭博，總是做這種事情。大司農聽到此處，不禁詫異極了。暗想，前日記得帝（堯）說過，那曲阜地方，曾經發現一種擲骰賭博的事情，弄得男女雜還，不成模樣。風俗陵夷，不堪言狀。那時帝甚痛恨，出示嚴禁。不想天上神仙，亦是如此，豈不奇怪？遂又問少鶯道，那擲骰賭博，是什麼一種物件？少鶯道：這亦是下界新近發明的。聽說發明的人，彷彿是一個有道行的老頭子，和一個名叫烏曹的人。某亦不過偶然聽見說起，所以並不甚清楚，至於擲骰之法，敝主人賭博的時候，某有時在旁侍候，所以略略有點知道，他們並非時下一般的骰子，而是大約用五顆木子，上面刻着黑狗白鷄黃犢等，各人擲下去，看它的彩色，以便在局上進行，而分勝負。但是如何分勝負之法？某不甚了了。大司農聽他所說，知道正是帝在曲阜所見的那個東西，遂又問道：人間賭博

，爲的是財帛，莫非天上神仙，亦不能忘情於財帛麼？少鶯道：不是如此，敝主人的賭博，是遣兵消閑以取樂，並非有爭勝貪欲之心，所以他們賭起來，亦並不用財帛，無論什麼物件，都可以拿來做個分輸贏的物件。」）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乃止。」所謂「佩帶此書」，實際上就是佩帶道教的神符。隨後，晉人張華撰著「博物志」，其中說：「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聖人，眞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這是給西王母的神權分了工，宣揚西王母是掌管沒有得道的一般百姓的命運的神仙。但是同是道教，其內部對西王母的信仰也有不同，因爲對西王母在神仙界的地位和權威還有另一種說法。魏晉以後，有些地方把西王母和東王公變成了對偶神，據「集仙錄」說，東王公是統領男仙的首領，西王母是管理女仙的首領。另外，由於「漢武內傳」的出現，世俗迷信該書所說的漢武帝會西王母的故事爲眞，結果西王母的形象也更具體化爲「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的女仙，西王母主辦蟠桃會，會上用三千年結一次果的仙桃宴請諸仙的神話，也從此廣泛流傳。後來，西王母的神性更進一步擴大，她不但是民間祈求長壽和平安的對象，同時也是婦女祈求授子的對象。西王母在俗間受到廣泛信仰，王母娘娘的廟宇在各地都可以找到，北京東便門內的蟠桃宮（亦稱太平宮）就是較著名的娘娘廟之一。（全文完）

趙州橋的設計者 李春

混沌書生

中國很早的時候，就懂得利用木材、磚頭和石塊，蓋成房屋、宮殿、建築城牆、橋樑。全世界聞名的萬里長城，就是中國古時候留下來的最偉大的建築物。

這些偉大的建築，是中國古人血汗的結晶。可是，他們的名字，却很少能夠和這些建築物一起流傳。

在這裏，却有一個例外，這就是現在中國河北省趙縣境內的趙州橋。在橋上，還留着設計建造者的名字。

在趙縣縣城西面五里外，有一條洨河，河上架着一座古老的石橋，它的正式名字叫做安濟橋，當地人叫它大石橋，這就是馳名全國的趙州橋。

這座橋是用石塊建造的，有人量過，橋的長度足足在十一丈以上。橋下有個大橋洞，大橋洞的每一頭，還都開了兩個小橋洞。遠遠看去，眞是姿態優美，玲瓏精巧，好似橫在洨河上的一條長虹！

根據八世紀初年唐朝時候人們所刻的一段記載：這座橋是李春當時主持建造的，他是七世紀初年隋朝時候一位有名的巧匠。

這位建築工程師李春的生平，我們已經無法知道了，他怎樣設計建造這座趙州橋，在唐朝人的記載中，也沒有講到。因此，我們只能從這座橋本身的構造，來體會李春的建築才能。

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座大橋的建築材料是石塊，每個石塊有一噸重，用鐵榫聯接起來。讀者們想一想，當時是沒有起重機的，要把這許多一噸重的大石塊搭成十一丈以上的長橋，而且到現在已經經歷一千三百多年的風霜，居然沒有倒塌，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啊！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大橋洞上面所開的四個小橋洞，這在當時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發明。

讀者不要認爲：這四個小橋洞只是增加橋的美觀罷了，並沒有多大的價值。不對的，一個優秀的建築工程師，不會脫離了實用而空講美觀的。事實上，這四個小橋洞，不僅增加了橋的美觀，更主要的，是要用它來保護橋身，使它更加堅固，更加安全！

我們可以作這樣一個試驗，把手插到流得很急的水裏，當五個手指併緊時，一定被水冲擊得很厲害；如果把五個手指鬆開，讓水從手指縫裏流過去，水的冲力就大大減少了。李春就是用這個原理，在大橋洞上再開四個小橋洞。漲水的時候，可以讓大量的河水從這些小橋洞裏安地流過去，不致把橋身冲壞。同時，在橋身上開了這些小橋洞，還可減少加在大橋洞上的壓力，對橋身的鞏固，也有很大的作用。

這種大橋洞上加了小橋洞的橋，在建築學上叫做「空撞券橋」。在歐洲，這種空撞券橋到十四世紀才出現，到一九一二年才把這種原理應用到近代建築工程上。中國却在七世紀初年就出了李春這位優秀的建築工程師，替中國建造起這座世界上最早的空撞券橋了。

俠情倫理哀艷故事

折劍了恩仇（上）

馬千里・文
可飛・圖

隻身闖虎穴

朝陽照着悠悠的馬勒克塔河，馬勒克塔河的河水泛着金色的光彩，七孔橋靜靜的橫在馬勒克塔河上；一個騎着白馬的青年，從河北岸徐徐走向南岸的十二溝子。

十二溝子是七孔橋南岸的大邨子，東西拖着一大片；青年走進邨去，街上冷冷清清的，秋涼時本來早起就有點涼颼颼的，這景色顯得更冷。

一個拾糞的窮小子，肩上扛着糞叉子，後面掛着糞簍，猴帽壓低得遮住半邊臉，悶着頭走過來。

青年勒住馬，道：「小哥，這是十二溝子嗎?」

小子道：「是啊!」

青年道：「請問，可有姓關的住在這

義勇救嬌娥

裏?」

小子住脚答道：「這邨裏八成人都姓關，你找的是誰?」

青年道：「關大爺——關正傑。」

小子把帽子往上挺一挺，抬起眼吃驚的打量着馬上的青年，道：「邨東頭，關帝廟旁邊，門前有棵老槐樹，樹下有一口石欄大水井!」這小子像背書似的唸完了，帽簷兒往下一拉，一路小跑，往邨西頭去了。

青年騎着馬往邨東頭走，一路竟覺得氣氛很怪異。到了關帝廟前，正如拾糞的小子說的那光景，左右瞧瞧沒有一個人影，連問個訊息都沒處問，家家戶戶緊關着門，街頭寂靜得像沒人烟的荒邨。

青年下了馬，走到關正傑的門前，敲了一陣門，裏邊沒有人應聲，他輕輕一推，門開了，原來只是虛掩的。青年揚聲喊道：「裏邊有人嗎?」依然沒人應聲。

青年邁步進去，院子裏死樣的沉寂，幾件破舊的衣裳，凌亂的丟在院子裏。青年走進屋裏，箱櫃都打開着，翻出來的東西，橫七豎八的堆在炕上，像被抄了家似的。青年驚疑的走進第二重院，依然如此。他正在迷惑不解時，突然從街上傳進來一陣鼓樂之聲，青年想出去找個人打聽一下，剛走出二重門，便見兩個勁裝的粗漢子怒容滿面的衝進來。

青年尚未啓口，一個矮胖的粗漢子，伸手向青年一指，厲聲道：「關老頭到那裏去了?」

青年看在眼裏，已瞭然一半，沉着的道：「那個關老頭?」

另一個瘦長虬髯的漢子道：「還有那個關老頭?關正傑。」

青年含笑道：「啊!關大爺剛出去，二位有話跟我說也是一樣的。」

矮胖的漢子喝道：「跟你說個屁!大爺花轎抬到門口，是來娶親的，不是來跟你聊天的。要不是關老頭這就是我們寨主的老丈人啦，大爺就送你個見面禮。」

青年仍含笑道：「不知你們寨主娶的是那一位?」

虬髯的漢子道：「他媽拉個巴子。關老頭就一個獨生女兒，你說娶那一位?」

矮胖的漢子颼的拔出刀，喝道：「關老頭不露面，你是他的甚麼人?」

青年微笑着從容的道：「女婿。」

兩個粗漢子彼此望了一眼，矮胖的漢子罵道：「那裏蹦出來的野小子，不給你點苦頭吃，你不知道馬王爺是三隻眼。」

兩個漢子遞個眼色，矮胖的漢子挨身逼近，橫刀攔腰便掃。青年從容的將身微撤，避過了刀鋒，伸手搭着矮胖漢子手腕，略微一帶，飛起一腿，把矮胖的漢子隔着大門扔出街去。

虬髯漢子見矮胖的漢子交手一招就吃了虧，已知對方來者不善。颼的拔刀，掠身逼近，先把刀在青年面門上耍個花招，見青年面帶笑容，屹立不動，就更加的覺得對方深不可測。

先用六成功力，罩頭剁下一刀，探探對方虛實。青年將肩微側，刀鋒閃過，伸手揑着刀背。虬髯的漢子掙了兩掙，絲毫不動，心中已知不妙。正要撇下刀逃走，青年伸手抓着他的肩，輕輕一扭，抬脚在他的腰上一踹，虬髯的漢子天旋地轉的跌出街心去了。青年縱身掠出街口，迎面赫然站着一條疤面大漢，身後跟着一夥人。

疤面大漢臉上露着一絲冷笑，道：「好大胆啊!你是從那裏來的?」

青年泰然的道：「金石谷。」

疤面大漢輕蔑的從鼻孔裏笑出聲來道：「金石谷?金石谷還有這樣的人物?」

青年佇立着，默然不語。

疤面大漢道：「大爺我是興安嶺青風寨的外寨頭目關大虎，我的兩個兄弟領教了，大爺我也得秤秤你的斤兩，回去才好給寨主交代。」

青年泰然的拱手道：「請。」

關大虎拍的一把拉開胸襟，脫下長衫

，往身後一捲，一雙眼狠狠的逼視着青年，兩手一伸，四個嘍囉抬上兩把渾鐵狼牙棒。青年提起手中劍，喀的扭開了劍鞘。

關大虎腰身微擰，挨身逼近，左手一棒橫掃中腹。青年撤身避過，關大虎右手一棒泰山壓頂挾着萬鈞之力，蓋頂而下。

青年見這棒來勢險惡，不敢硬接，錯步移身，避過棒勢，就勢吐劍，從關大虎左脅暗點期門大穴。青年的劍路詭異迅疾，頗出關大虎意料之外，一時閃避不及，只得以左手掃棒硬接。

劍身一觸，噹的聲響，激起火花一陣。棒落，青年飄出十步之外，手臂微痲。

關大虎雖然在險中擋過這一招，却也暗自驚出一身冷汗。喘息微定，重新把青年打量一遍，狠聲道：「好小子，還眞有一手。你報個姓名大爺聽聽。」

青年道：「孟定邦。」

關大虎冷笑一陣，道：「我當是甚麼有來路的角色，不過是個無名之輩。大爺要是不收拾了你，回青風寨豈不吃弟兄們恥笑。」

說話之間，旋身而起，急雷暴雨般颼!颼!颼!地連向孟定邦攻出十招，竟逼得孟定邦沒有還手的機會。

看看孟定邦被逼在石馬樁邊，後退無路，關大虎揮棒橫掃，孟定邦伏身閃避，石馬樁嘩啦聲響，被掃去一半。在場的人驚得齊聲呼喝。

孟定邦陡的從關大虎身下掠身而起，森森劍鋒，自下上挑，劃過關大虎的腹胸。關大虎橫棒阻格。

孟定邦倏的收住劍勢，出左掌猛襲，這一掌恰恰印在關大虎鳩尾大穴上。雖然孟定邦沒有用出十成功力，却也把關大虎震出十步以外。

關大虎臉色泛青，調息斂神，仍鎭不住心頭一股無名熱氣上翻，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他抬手抹去嘴角的血漬，惡狠狠的瞪着孟定邦道：「好小子!今兒個大爺算是栽啦!咱們船上不見岸上見，走着瞧!」

孟定邦默默的含着笑望着關大虎，關大虎向手下的人一揮手，飛身上馬，揚塵而去。

孟定邦獨自站在街上，這時方見附近人家紛紛錯開門縫，向外窺探，也有那較胆大的走到街上來，用驚奇的眼光打量着孟定邦。漸漸的村人越聚越多，把孟定邦圍在當中。

突然，人聲喝道：「各位，讓開一點兒。」

孟定邦隔着人叢向外望，幾匹馬停在近處，幾個壯小子拉着馬，一個瘦長的老年人跟在一個叱喝着開路的小子後面，從人縫裏走進來。

老年人走到孟定邦身前，冷冷道：「是你把他們打跑的?」

孟定邦見老年人的顏色不甚和善，冷然的答道：「是。」

老年人十分不高興道：「我是關正傑，這是我的家，你憑甚麼把他們打跑?」

孟定邦當眞楞住了，他想不透爲甚麼自己替他保護了莊院，還要受他的責難?不過，他既然知道了站在面前的人就是自己要拜訪的關正傑時，還是露出了微笑，

道：「我是從金石谷來的孟定邦。」

關正傑冷漠的道：「這跟我有甚麼關係？」

孟定邦耐着性子，道：「金石谷有個孟二奶奶，曾經受過關大爺您的恩惠；我是她本家的孫子，我們孟家沒甚麼人啦！所以她臨終囑咐我，這個恩，要由我來報答您關大爺。」

關正傑默然片刻，低沉地道：「這麼說，你是來報恩的？」

孟定邦道：「是。」

關正傑苦笑着道：「老弟，你這那裏是報恩，分明是替我闖禍來的。」

孟定邦納悶的道：「這話怎麼說？」

關正傑道：「青風寨的名聲，你該不是不知道的。他們在關外別說小小的十二溝子關正傑，就是旗衛的將軍大人，也不願意惹他們的。」

孟定邦怫然的道：「這麼說是我多事啦？」

關正傑道：「那可不是。」

孟定邦道：「既然如此，那我就走好了。」

孟定邦走出人叢，便要去牽馬，關正傑突然追上去，伸手拉着他的衣衫。

孟定邦住了脚，道：「怎麼啦？」

關正傑道：「禍是你闖下來的，你這麼一走，罪可就由我關正傑担了。我想，二奶奶要你來的意思，不是這樣的吧？」

孟定邦慨然的道：「你說怎麼辦？」

關正傑道：「事情本來很簡單，青風寨的外寨寨主蕭七，想娶我的女兒蘭蘭，我不願蘭蘭獻身於賊，才收拾細軟帶着家小暫避。」

孟定邦道：「這莊宅呢？」

關正傑道：「這莊宅是準備不要了，也許他們燒了莊宅，就出了胸中之氣，不再來尋事；我們要是能回來便回來重建家園，要是不能回來，只有遷地居住。」

孟定邦道：「我把他們打發走了，豈不是避免了一場災禍嗎？」

關正傑跺脚道：「老弟，這才是惹來了眞正的災禍，我關正傑算是跟青風寨結下了仇！只怕這條老命早晚要賠掉的。」

孟定邦道：「關大爺，不必担心，這事是我一人做的，由我一人担當。」

關正傑道：「只怕青風寨不這麼想。快上馬吧！」

孟定邦道：「去那裏？」

關正傑打量週匝的人羣一眼，拉着孟定邦低聲道：「走，跟着我走吧！」

伙計們拉過馬，孟定邦只得跟着關正傑上馬，圍觀的村人有的道：「關正傑，你這樣一走，豈不是把禍害移給我們了？青風寨不會嚥下這口氣的。」

關正傑抱拳道：「我關某是拚着家園不要了，或者不至拖累各位街坊隣居。要是眞的那樣，可不是關某的本意，到那時再說吧！」

村人羣起嚷道：「到那時一把大火，咱們十二溝子早成一片灰了，還有甚麼好說的？」

關正傑道：「各位意思如何？」

村人說道：「不如你留下來，咱們留下這位孟爺帮忙，守着村子，跟青風寨對抗。」

關正傑搖着頭，道：「別說夢話了。黑龍潭威震關外，都不願跟青風寨撕破臉皮，咱們這小村子，不够他們踩一脚。還是我走吧！說不定我走了會引開他們，村子倒還能留得下來。」

村人相視默默無語。關正傑、孟定邦策馬而去。他們走了，村人又起了惶恐，一陣嘩然，各自奔回家裏去，緊緊的關上大門。街上又是一片冷冷清清的可怕的沉寂。

× × ×

孟定邦跟着關正傑奔出十二溝子，忍不住心裏的納悶，問道：「關大爺，我們這是往那裏走呢？」

關正傑道：「白馬草原。」

孟定邦沒聽過這地名，道：「白馬草原？」

關正傑道：「是，没多少路。我的牛羊家小都在那裏，要是眞的十二溝子待不下去，爲了我那個妞兒蘭蘭，只有遠走蒙疆，另覓居處了！」

孟定邦懷疑的道：「青風寨有些什麼人物？竟然這樣橫暴，我倒眞的想會會他們。」

關正傑在馬上打量着少年英雄孟定邦，道：「聽你口音可不像關外長大的，自然不知道這些事。我勸你還是不要惹他們的好。這關外黑道，除了黑龍潭就是青風寨了，今天來的關大虎不過是一個三流角色。」

孟定邦道：「不瞞關大爺說，我出生在金石谷，五歲碰着關鬍子，爹帶着我進關避難，到關裏一住十五年，爹又創下了基業，娶了一個繼母。不過，爹臨終時還是想到了金石谷，因爲金石谷裏還有母親和妹妹。」

關正傑道：「這麼說，你爹走時没帶着你娘和妹妹嘍？」

孟定邦道：「是。娘那時戀着金石谷的田園，捨不得丢下；妹妹還在娘懷裏，就都留在金石谷了！」

關正傑說道：「現在雖然令尊大人去世，你們却母子團圓了，也可說是悲中之喜。」

孟定邦憤恨的道：「唉，我娘巳經被害了，就在我跟着爹進關的第二年，黑龍潭的人洗刦金石谷殺死了我娘，我妹妹菁菁才不過三歲，也慘遭殺害，事後我娘的屍體尋着了，可憐我妹妹連屍體都没有尋着！」

關正傑道：「不錯，就是那次，孟二奶奶逃到我們十二溝子來，害了一場大病，連躺了三個多月。」

孟定邦道：「那條命還不是關大爺給撿回來的。」

關正傑道：「這是應該的。孟二奶奶病好之後，聽說金石谷你們孟家就剩下她一個人啦！我勸她留在我家裏，她又不肯，堅持回到金石谷去。」

孟定邦道：「是呀！我家裏的事，就是我二奶奶說給我聽的。可惜我見着她時，她巳經奄奄一息了。不過，她告訴我，她受過你的大恩，要是我不報答您，我們金石谷的孟家就永遠欠你們關家的情。所以我先趕到十二溝子來，没料到就遇着這件事，弄巧反拙，倒又替你惹下了麻煩。

眞不知該怎麼說是好。」

關正傑道：「快別這樣說，你也是一番好意。」

孟定邦道：「關大爺，你請放心。你去蒙疆，我送您去，您要是仍住十二溝子，我就在您這裏暫住些時候。只要我不死，青風寨的人進不了您的宅子。」

關正傑不能置信的道：「就憑你一個人？」

孟定邦淡然一笑，道：「够了。」

關正傑默然不語，只剩下一片急促清脆的馬蹄聲，馳出一段路，奔上一帶山崗，關正傑不願就這個問題再作討論，岔開話題，道：「到白馬草原再說吧！」

× × ×

馬到山崗高處，遠遠的便看見三株遮天蔽日的古松。一位白衣少年坐在松下的巨石上，旁邊拴着一匹白色的駿騎，在啃地上的野草。

孟定邦到古松下，白衣少青正毫不避諱的打量着他；他也朝那白衣少年瞟了一眼，秀麗的臉龐上，有着一雙明媚的眼睛，彷彿在那裏見過似的。白衣少年衝着孟定邦有意無意的一笑。

孟定邦不安的別過頭去，向關正傑問道：「還有多遠？」

關正傑伸手望着不遠處的山崗一指，道：「翻過前面的那道崗子就是啦！」

在這引指之間，關正傑突然發現山崗上有幾匹駿馬，大驚叫道：「不好，出事啦！」

說着，飛馬奔馳而去。孟定邦和夥計們策馬跟了上去。

到前面山崗上，夥計們忙拴着馬匹，關正傑立馬在山崗高處，朝前面碧綠萬頃的白馬草原一望。牛羣和羊羣散奔各處。夥計横横豎豎的倒在草原上。大帳棚。小帳棚未熄的餘火，仍在燃燒着。

關正傑心如刀割，策馬躍下山崗，向着悽慘的草原奔去；孟定邦與夥計都跟了下去。他們一夥人奔進帳營處，關正傑落下了淚。

草原深處，悽慘無力的喊道：「大爺，大爺。」

關正傑下馬走近去，見是大領班蘇大釗，夥計們立刻把他扶起來。大領班蘇大釗被斷去了左臂，滿身血淋淋的，勉強在睜着眼。

關正傑道：「怎麼啦！」

蘇大釗深深吸了一口氣，硬撐着道：「大爺，青風寨的人來過啦！」

關正傑道：「太太和姑娘呢？」

蘇大釗道：「全給帶上山啦！」

關正傑驚恐得說不出話道：「啊！」

蘇大釗血淚混流道：「大爺，我……我該死，我没保着太太、姑娘和……和牛羊羣，我……我眞是……該死啊！」蘇大釗說出自己最後的話，當眞的死了。

關正傑悲傷、憤慨的楞在那裏，說不出一句話，許久，方狠聲道：「我要去青風寨找他們，這羣喪心病狂的強盜，我要跟他們拚到底。」

夥計道：「大爺保重爲上，蘇大叔帶着那麼多人都擋不住他們；大爺一個人去青風寨，豈不是送羊入虎口自投羅網。」

關正傑咬牙道：「拚他一個也好。」

孟定邦道：「大爺不必衝動，您找個隱蔽可靠的地方住下來，我立刻就去青風寨，接太太姑娘回來。」

關正傑詫異的望着孟定邦道：「你一個人去？」

孟定邦道：「是。」

關正傑道：「你可知道青風寨好比龍潭虎穴？」

孟定邦道：「不知道。我去看看。」

關正傑道：「我和你同去。」

孟定邦道：「那樣不好辦事，你還是找個地方暫且隱避一下，等我的消息。」

夥計向關正傑道：「大爺，還是孟爺說的對，我們就暫時先去冬季牧場住着，等候孟爺的消息吧！」

關正傑無可奈何，終於道：「也好，可要人跟你去嗎？」

孟定邦道：「不必。回來我找您。」

關正傑說道：「冬季牧場就在這興安嶺裏邊，不用問路，從這白馬草原沿着小溪往山裏頭走去就是了。騎馬有一天的路程。」

孟定邦道：「知道了。」

關正傑抱拳向孟定邦道：「這可全仰仗你了。」

孟定邦道：「那裏的話。」

突然，一騎紅色的駿馬從山崗上奔馳而來，四蹄如飛，捲起一陣塵埃，立刻把衆人的眼光全引過去。

× × ×

關正傑驚異的望着來人道：「黑牛，是你？」

黑牛飛身下馬，道：「大爺。我一直跟下去，到酸棗林岔路口，他們上了山，是奔青風寨的路。這次是由三寨主范三郎帶着來的。」

孟定邦道：「事不宜遲我這就去。」

關正傑道：「認識路徑嗎？」

孟定邦飛身上馬道：「走着再問。」

關正傑道：「先投酸棗林。」

他說這話時孟定邦的馬巳奔出數十步了。

× × ×

酸棗林。這個小鎭在馬勒克塔河岸，興安嶺入口的山上，沿着馬勒克塔河岸牧人常經過這裏打尖，進出興安嶺伐木，採參的人也經過這裏，於是形成了一個山嶺下的小市鎭。孟定邦到酸棗林時，巳是夜色朦朧，華燈初上了。

安平客棧的商招，高挑在門口的老槐樹上，桿頂上掛着一隻圓圓的風燈，兩個「安平」大紅字，非常醒目，老遠的便看得清楚。孟定邦到客棧門口時，店小二跑出來伸手抓着馬籠頭。

孟定邦飄身下馬，道：「你怎麼知道我要住店？」

店小二趕忙陪笑道：「幹我們這一行，靠的是一雙眼。」

孟定邦踏進店門，突然發現在古松下遇見的那白衣少年赫然在座，他旁若無人的自斟自飲。當孟定邦進入客棧時，他的眼睛微微一抬，恰與孟定邦的眼神一照，他又露出那種有意無意的微笑。

店小二出來抹過桌椅，孟定邦從容的坐下來，他強制着自己不再去看那白衣少年。

店小二道：「公子，您吃些甚麽？」

孟定邦道：「聽說這時候正是兎肉肥美，就先來一隻紅燒風乾兎，一斤二鍋頭；再烙上兩斤家常餅。酒先來，餅慢慢的烙。」

店小二陪笑道：「公子，紅燒風乾兎火慢，您先來個酒餚吧！」

孟定邦道：「就由着你來兩樣吧！」

店小二道：「清燉驢肉、麥炸醬，怎麽樣？」

孟定邦慢聲應道：「好。」

店小二哈着腰退走，向裏邊吆呼着。

孟定邦有意無意之間把視綫又轉到那白衣少年身上，白衣少年正把酒吻在唇間，却不曾飲；兩眼瞟着他，眼神中含着深沉的刺探意味。孟定邦迅速的別過頭去，心裏却不住的在盤算那白衣少年的底細。

店小二捧上酒菜道：「你先喝着。」

孟定邦斟滿一盃，一仰而盡，定下心神。

店小二剛退出幾步，孟定邦斟滿空盃，道：「小二哥。」

店小二轉身道：「公子，還要一點甚麽？」

孟定邦道：「問你句話。」

店小二道：「儘管吩咐。」

孟定邦道：「我住的房間可有了？」

店小二樓上一指，笑着道：「您放心喝酒，房間在樓上，早預備好啦！」

孟定邦又喝盡盃中酒，道：「還有。青風寨離這兒還有多遠？」

店小二臉上頓時變了顏色，眼睛直朝四座打量，嘴裏連聲的道：「這個……這個……」

突然，在孟定邦身後砰的一拍桌子，震得碗盤落地，唏哩嘩啦的跌個粉碎，一聲粗獷的聲音，罵道：「你他馬拉個巴子的，要說就說，不說就不說，嘴裏像含着個鳥，這個那個的支吾個甚麽勁兒。」

店小二嚇得只見嘴唇動，聽不到半點聲音。

孟定邦從容的轉過身，就在他身後的桌子坐着三個人。居中的一人，坐在那裏竟比別人站着還要高，一頭火燒的紅頭髮，兩腮倒捲的紅鬍子，遮着了嘴臉，手臂上的紅毛足有一寸長。拿着一把短刀，扎着盤子裏的肉塊，狼吞虎嚥的吃着。左手邊抱着一整罈的酒，臉上紅紅的酒光，像抹了一層油。

左手邊一個矮矮的黑漢子，一雙耳朶大得出奇；蹲在櫈子上；背上的一把刀，足有八寸寬。右手邊一個瘦長漢子，面如黃蠟，眉眼如刻在木板上一般，無絲毫表情；這時，仍自管飲酒，連眼角兒都不斜一斜。

紅髮大漢見孟定邦轉過身來，抱起罈子「咕嘟！咕嘟！」喝了一陣，酒漬從鬍鬚流到胸前；他放下罈子抹了一把，叭的一口酒痰吐在地上，瞪着孟定邦道：「喂！你要去青風寨嗎？」

孟定邦泰然道：「是。」

紅鬚大漢朗聲說道：「不太遠，半天路程。認識路嗎？」

孟定邦搖搖頭。

黑臉的矮漢子一陣冷笑，紅髮大漢道：「大哥，他還跟咱們是一路的呢！」

紅髮大漢臉上肌肉抽動了一下，冷冷的道：「這是緣份。咱們套套交情，來塊肉吧！」

「啪」的在盤子裏扎起一塊肉，左手一揚，寒光一閃，「颼」的向孟定邦門面剁過去，孟定邦嘴一張，刀尖把肉送入口中，颼的一聲竟把刀咬作兩段，留在嘴外的半截，噹啷聲響，已落在地上。衆人皆吃一驚。

孟定邦冷冷的望着紅髮大漢，從容的嚼着咀裏的肉，但誰都知道，他的嘴裏還有一截刀尖，難道當眞他有吞金嚼鐵的功夫，連那截刀尖也吃下去了。

紅髮大漢詫異的望着他的兩個同伴。他的夥伴正目瞪口呆的望着孟定邦。

孟定邦停止嚼動，冷笑着道：「好味道。」

紅髮大漢怒不可遏，啪的一掌，把一罈酒凌空推向孟定邦，道：「這個味道也不錯，給你順一順。」

那一罈酒，凌厲的飛向孟定邦面門，孟定邦竟神奇的喀的咬着罈口，憑着嘴上的功夫，把罈子空懸着，徐徐的飲盡罈中酒。

衆人看得合不攏嘴。白衣少年臉上的笑容，也在不知不覺中收斂起來。且不說這種驚人的異功，單憑這酒量，也就夠駭人的了。

孟定邦飲盡罈中酒，倏的一掌向紅髮大漢推去，喝道：「好酒啊！」

酒罈去勢甚激，紅髮大漢舉掌把酒罈劈得粉碎，落在桌上狼藉不堪。

突然，跟在酒罈後面，一縷寒光，同時就聽得孟定邦道：「還有一件呢！」

紅髮大漢來不及閃避接拿，將身急偏，却已鑲入左肩，原來正是方才咬下的那截刀尖。紅髮大漢手撫着左肩，眉心微皺，厲聲喝道：「好小子！怪不得我們外寨的關寨主都讓你給摘了。」

脫下沾染血漬的長衫，雙目暴張，右手一揚，喝道：「着！」長衫陡的硬得像塊鐵板，凌空呼嘯着向孟定邦襲去。

孟定邦閃身避過。長衫襲在賬房的一角，唏哩嘩啦地塌下半邊牆壁。

紅髮大漢抬腿踢翻了桌子飛身掠起，怪嘯一聲向孟定邦撲襲。孟定邦見紅髮大漢來勢凶惡不敢硬接；待紅髮大漢近身時陡的折身閃避，紅髮大漢竟能於瞬間收回吐出的力量，望着身下的孟定邦急墜而下，十縷指鋒，把孟定邦罩得無處遁跡。黑臉矮漢子、蠟黃臉的瘦長漢子齊圍上去。

白衣少年肅然的站起身。

孟定邦抓起一隻桌脚，向上迎架。紅髮大漢立刻把一張兩寸厚的方桌拍得粉碎。孟定邦腰身微擰，掠出十數步。

紅髮大漢一陣狂笑，說道：「小哥兒，眞不賴。咱哥兒三個明天在青風寨候你啦！」

踢開面前的桌椅，三人一陣風的離開了安平客棧。

店小二跟出門外，瞧着三人去遠了，回到客棧向孟定邦含笑長揖，道：「我的大爺，你趕緊走吧！」

孟定邦道：「怎麽？」

店小二道：「您再不走，我這小店担待不起。這是青風寨的奪命三煞，紅旋風

金虎。黑判官邱龍、白面無常鄧彪，您這禍可闖大啦！」

孟定邦說道：「我明天還要去找他們呢！」

店小二失色的道：「大爺，您要是不走，只怕沒有明天啦！」

孟定邦道：「我正要看他們如何？」

白衣少年突然發出一陣輕盈的笑。這笑聲充滿了譏嘲。可不知他譏嘲的是孟定邦？青風寨？還是嚇破胆的店小二？孟定邦禁不住的朝白衣少年望去。白衣少年站起身又丟給他有意無意的一笑，瀟洒而從容的走上樓去。

× × ×

黎明。孟定邦起來，推開窗子向外望，這個與安嶺下的小鎭，屋宇街道，已呈現在曙色中。這一夜很平靜，倒是出乎意外的。他穿紥停當，手提長劍，踏上今日的征途。開了房門，門口赫然站着兩個人，倚在廊柱上。

孟定邦頓步打量，才發現那兩人是被綁在廊柱上的，從他兩人的衣着打扮上可以看出，八成是青風寨派來的。是誰把他們綁在那裏的呢？

他走近去，廊上靜悄悄的，就在綁在那兩個人的廊柱上，金釵釘着一方白柬，寫着秀麗的八個字：「代君留客，幸勿見怪。」

雖然這方白柬並無上欵，無疑的，自然是寫給孟定邦。下欵呢？莫非就是那白衣少年了？

孟定邦揮劍斬斷繩索，道：「你們兩個人是青風寨來的？」

二人羞慚的點着頭。

孟定邦道：「誰把你們綁在這裏？」

其中一人道：「我們哥倆本是來釘你的，剛到屋頂上，就被人打暈了！醒來之後，就綁在這裏，也不知是誰在暗中下的手。」

孟定邦當眞的吃了一驚，敢情三個人在自己屋頂上打了一架，自己竟還在睡夢中，毫無知覺呢！這三個人的輕功固然是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自己的大意，可也眞是够瞧的了。

沉思片刻，孟定邦向那二人喝道：「還不快走。」

兩人彼此望了一眼，向孟定邦拱了拱手道：「孟大俠，咱們兄弟承您的情。山不轉水轉，後會有期了。」說完話，踏上欄杆，掠身越簷而去，輕捷得像是一雙燕子，無聲無息。拿到他們的人武功之高，又當何論呢？

孟定邦急奔下樓，不住的喊叫着：「小二哥，小二哥。」

店小二披着件長棉袍，揉着眼睛出來，抱怨的道：「今兒個是怎麽啦！全是趕夜路的。」

跟孟定邦打着照面，堆笑道：「公子，是您哪！」

孟定邦說道：「你在說誰全是趕夜路的？」

店小二道：「黃少爺呀！早一個時辰已上路啦！」

孟定邦道：「是穿白衣的少年嗎？」

店小二道：「是，是穿的白衣服。」

孟定邦道：「小二哥，你可知道他奔往那一路？」

店小二搖着頭，道：「這個小的可就不知道了。」

孟定邦伸手摸了一塊銀子給店小二，店小二放在手上掂掂份量，又放在嘴裏咬一咬，道：「您請等一等，小的秤過了找您錢。」

孟定邦道：「不必找了。快帶馬。」

店小二連聲道謝，拿起銀子，三脚兩步奔進後院牽出馬來。孟定邦忙飛身上馬，揚鞭絕塵而去。酸棗林猶在朦朧中。

店小二摸着懷裏的銀子，哈着腰，屁股豎得老高的，連聲道：「公子慢走。」孟定邦那裏還能聽得見呢！

× × ×

他在黎明曙色中飛馬奔出酸棗林，沿着馬勒克塔河向上，太陽爬過興安嶺的頂峯時，他已奔馳下了二十餘里。

馬勒克塔河的水在深秋時，澄清得就像面鏡子，平靜得看不出流動，河兩岸多的是牛羣、羊羣。

牧人騎着健壯的馬掛着弓箭，懸着胡刀，來回的奔馳逡巡。召喚的角聲，不斷的從這嶺到那嶺，從這灣到那灣，嗚嗚的起落遙傳着。牧人的大帳篷紥在草原上。

於是，他又想起了白馬草原上的悲劇，鮮紅的血，流在油綠的草上，畜羣被衝散了，牧人被慘殺，帳篷的火焰得把天際燻得一片通紅。他內心憤恨到極點，他不僅要找回蘭蘭姑娘，他也要驅逐草原上的惡魔。

這不只是爲了馬勒克塔河岸的牧人，也爲了金石谷，他也要金石谷平平靜靜的不再有任何風濤與騷擾。

一條山路，岔開馬勒克塔河灣延着伸入興安嶺的重山峻嶺中，孟定邦沒有打聽，撥轉馬頭，潑剌剌的順着那條山道奔上嶺去。他在崎嶇的山嶺間奔走了半個時辰，竟沒見着一個人影，折過一道山崖，驀然，那個白衣少年騎在雪白的駿馬上，站在山崗上。

孟定邦馳馬接近，欠身道：「黃兄，昨晚承您照顧了。」

白衣少年歛容道：「你知我姓黃。」

孟定邦道：「是。但是沒有你知道我多。」

白衣少年含着笑，道：「那你可錯了，我對你一無所知。」

孟定邦詫異的道：「眞的嗎？」

白衣少年道：「我平生唯一討人嫌的地方就是說實話。」

孟定邦道：「這我就不懂了。」

白衣少年道：「這又有甚麽不懂的呢，因爲謊話聽起來總是舒服的，而實話總是不好聽的多些。」

孟定邦道：「黃兄，還沒請教你的台甫。」

白衣少年道：「黃荊雄，你呢？」

孟定邦道：「孟定邦。黃兄既然對小弟一無所知，何以一路跟下來，還要出手相助。」

黃荊雄道：「這個道理很簡單，第一，我們都愛管閒事，算是同道。第二，兄弟也是去青風寨的，咱們同路，可不是有意的跟你攪擾。」

孟定邦驚訝的說道：「黃兄也去青風

寨？」

黃荊雄道：「是。」

孟定邦道：「是管閒事嗎？」

黃荊雄道：「是。」

孟定邦興奮的道：「我知道了。在白馬草原上的事，你是看到的，你一定也是到靑風寨去救蘭蘭姑娘的了。想不到我們還是爲一個事奔走。」

黃荊雄突然一笑，從容的道：「這你可猜錯了。」

孟定邦愕然的道：「錯了？」

黃判雄道：「是錯了。我既不認識蘭蘭姑娘，也不是爲救蘭蘭姑娘而去靑風寨的。」

孟定邦訝異的道：「那麽，黃兄去做甚麽呢？」

黃荊雄肅然道：「去收朋友的屍。」

孟定邦更加訝異的道：「朋友死在靑風寨啦。」

黃荊雄道：「還沒死，在路上。」

孟定邦道：「誰？」

黃荊雄道：「你。」

白衣少年黃荊雄的身世，本就是個謎。這個謎顯得更離奇了。孟定邦內心止不住的驚駭，收了一下馬韁，馬朝山邊上橫了幾步。

黃荊雄微笑道：「如何？我剛才說過，老實話聽來總是有點不舒服的。現在，你該知道我說話是眞的討人嫌了吧？」

孟定邦昧着心道：「這倒未必。」

黃荊雄笑出聲來，徐徐道：「眞的未必嗎？」

孟定邦岔開話題：「我只想知道你說的眞義？」

黃荊雄道：「你剛到關外吧。」

孟定邦道：「不久。」

黃荊雄道：「你的功夫也可以算不錯了，不過，要想獨闖靑風寨，還要從靑風寨要人出來是辦不到。」

孟定邦毅然道：「辦不到就動手。」

黃荊雄一陣朗笑，道：「朋友，所以我要跟着你去收屍。我說老實話，你聽了可別生氣，照你這個斤兩，有三五個靑風寨都照單全收。」

孟定邦確實有點生氣，不過，經黃荊雄這一說破，他倒不好露在臉上，顯出自己的淺薄。

他深沉的打量着黃荊雄，道：「黃兄在關外長大的嗎？」

黃荊雄道：「你要盤查我的身世？」

孟定邦含笑道：「既是朋友，說說何妨。」

黃荊雄道：「可是，我並沒問你。」

孟定邦道：「我……」

黃荊雄伸手止住孟定邦，道：「我也不想問你。至於我麽，說假話，我不會；說眞話，怕駭着你；還是不說的好。反正你知道有黃荊雄這個朋友不就了結啦！」

孟定邦道：「照這樣說，我不該去靑風寨了？」

黃荊雄道：「是。」

孟定邦蹙然的道：「可是，十二溝子的關家有恩於我們金石谷的孟家，爲報答他們的恩情，我就是死，也得把蘭蘭姑娘母女救出來。」

黃荊雄道：「其實這事情好辦。」

孟定邦道：「請教。」

黃荊雄道：「你在這裏等，我去。」

孟定邦道：「你和關家也有瓜葛？」

黃荊雄道：「毫無瓜葛。我早已說過只是愛管閒事。」

孟定邦道：「我欠關家的恩情還沒還清，不想再欠你的。謝啦！」

黃荊雄道：「那你就去吧！」

孟定邦道：「你呢？」

黃荊雄微笑說道：「不是告訴你了，我要去替朋友收屍麽！抱歉，這個你不能拒絕，因爲那是屬於身後的事。」

× × ×

一道奇詭的山峽，兩旁山勢峻險。人跡馬印雜沓，遠近却不見半點人影，山林幽幽，風聲深沉，暗藏着凜凜煞氣。

驀然，嘎的一聲，一隻巨大驚人的蒼鷹，振翅劃破長空，向山谷裏飛去，它的影子，在地上幌過，快速得即使有任何驚人輕功的高手都無法跟上。

黃荊雄跟着蒼鷹的影子向谷裏望，不遠處的山崖上，高鐫着十個朱紅大字：

「入谷靑風寨，出谷鬼門關。」

孟定邦看在眼裏，雖然外表仍自鎭定，內心裏却也止不住的有點緊張。瞟了身旁的黃荊雄一眼，道：「山惡路險，倒眞是強盜窩的上好形勢。」

黃荊雄含笑道：「風水也不錯，也是英雄葬身的好地方。」

突然，一陣急勁的風聲，黃荊雄拔身而起，躍離馬背，飄落在山崖上。孟定邦脚下着力，腰身微擰，斜掠在懸崖上的奇石上，馬驚得掠起飛奔。

颼！颼！颼！一陣飛蝗箭，射在山峽中，四週的山崖上立刻出現了無數的人影，執弓提刀，密密圍困着山峽。

孟定邦拔劍以待，黃荊雄却仍坐在奇石上，泰然的觀望着；似乎當眞的是要等着替孟定邦收屍。

山谷裏走出來一個紅衣少年，緞纓寶劍，英姿勃發，身後跟着六七條熊虎壯漢，昂然的從山谷走進峽裏來，在距孟定邦不遠處止住步，打量着高處的孟定邦和黃荊雄，揚聲說道：「那位是孟定邦。」

孟定邦飄身落入峽中，道：「我。」

紅衣少年向黃荊雄一指，道：「那位是誰？」

孟定邦尚未答話，黃荊雄搶着道：「喂，你們說話，可別捎帶着我。」

紅衣少年道：「你是幹甚麽的？」

黃荊雄道：「我是來收屍的，要是你殺死孟定邦，我就把他送回金石谷去；要是孟定邦殺死你，我可就不管了。」

紅衣少年面色一沉，怒形於色，道：「哼，你可知道你在對誰說話？」

黃荊雄朗笑道：「靑風寨的三寨主范三郎。」

范三郎道：「你是誰？」

黃荊雄道：「黃荊雄？」

范三郎訝然的道：「黃荊雄？耳熟得很！」

黃荊雄道：「耳熟不耳熟倒是無關緊要。孟定邦這麽老遠來啦！你們倒是讓他進去不讓他進去？蘭蘭姑娘母女讓不讓他帶走？說句話呀！」

范三郎把黃荊雄和面前的孟定邦瞟一

眼，一陣朗笑，道：「進去不難，要人也不難；不過，你們要知道蘭蘭姑娘馬上就是我的大嫂了。還沒有聽說過一個新郎願意讓人在結婚前把新娘帶走的。是吧？」

孟定邦不解的道：「說了這麽多話，你是讓進去，還是不讓進去？」

黃荊雄也指着范三郎，道：「是啊！你說句了當的話。」

范三郎面色一沉，冷冷伸手向後山壁一指，道：「你可看到那十個字？」

孟定邦早已看到那行字：「入谷靑風寨，出谷鬼門關。」昂然的道：「早已看到了。」

范三郎冷然的道：「那就請吧！」

孟定邦正要舉步入谷，范三郎飄身截在他前頭。

黃荊雄從山崖上掠身而下。

范三郎颼的一轉身，拔劍逼近黃荊雄身前。

黃荊雄泰然自若，冷冷的一笑，輕抬左手食指徐徐撥開范三郎的劍鋒，道：「三寨主，這是幹什麽？」

范三郎凜然的道：「我正要問你。」

黃荊雄笑着道：「我要跟我的朋友進寨去。」

范三郎冷然道：「不必，等會兒我會派人把屍首給你送出來的。」

黃荊雄道：「要是我硬闖呢？」

范三郎神情一震，倒退一步，從鼻子裏悶哼一聲，沉聲道：「打我們兄弟在這兒立寨……」

他說着伸手向身後鐫字的山崖一指，接道：「就這一塊石頭十個字，沒人闖進來過，聽黃兄的口氣，就不得不佩服你是關外第一個有胆量的少年英雄，但不知功夫有沒有胆量那樣高？」

黃荊雄含笑道：「要試試嗎？」

范三郎斂起一腔怒火，堆起勉強的笑容，道：「總得要見識見識，否則日後武林道上傳了出去，咱們靑風寨給人說大話嚇倒了！那每天都將會有人到靑風寨來說大話嚇人了，那豈不要不勝其煩？」

范三郎的手下人如風雷般一陣迫急的移方走位，把黃荊雄圍在核心，各執兵刃，殺氣騰騰。

孟定邦焦急的笑向黃荊雄拱手，道：「黃兄，請你就在寨外稍候吧！不要因小弟傷了彼此的和氣！」

黃荊雄沒答孟定邦的話，甚至沒瞄他一眼。

他從容的說道：「三寨主，你經常需要這麽多人帮忙，出外走道兒可不方便得很。」

范三郎面如寒霜，靑裏透白，將手一揮，手下人唰的撤回，他却在這時欺身逼近，狠聲道：「拔劍！叫你瞧瞧靑風寨的厲害。」

黃荊雄面色微沉道：「用不着。」

伸手從腰裏摸出一樣物件遞給范三郎道：「你拿給大寨主瞧瞧，要是當眞的要兄弟獻醜，兄弟候教。」

范三郎接在手裏，只瞧了一眼，臉色變了，劍，也徐徐的垂下，失神的自語道「啊！黑龍金劍。」

孟定邦抬眼一望，不過是一支三寸長的澄黃金劍，劍身上鐫着一條烏溜溜的黑龍。他猜不透這把小小的三寸金劍，何以能使得范三郎威風盡失。

黃荊雄道：「范兄，如何？」

范三郎如夢初醒的道：「黃荊雄？也姓黃，難道你就是……？」

黃荊雄止住范三郎的話，道：「范兄，你在這一道兒上也是有字號的，當該知道黑龍金劍是劍到即人到，着你認不認這筆賬。」

范三郎收劍肅然道：「請。」

黃荊雄並不謙遜，轉向孟定邦喚道：「孟兄，上馬進去。」

× × ×

山寨的形勢，宛如一座城堡，嘍囉們各個精神抖擻，刀光閃閃，劍氣森森，倒眞是有幾分威武氣象，不過，這並沒嚇住他二人。

孟定邦是把生死置之度外而來的。黃荊雄根本沒把靑風山寨看在眼裏。

倒是由於這樣的關係，他們彼此都在暗中產生了敬重心理，黃荊雄固然是敬重孟定邦看重義氣，視死如歸的精神，孟定邦也不得不佩服黃荊雄臨危不懼，從容泰然的氣度。

他們坐在靑風寨的聚義廳上。廳內廳外，站滿了執刀提劍的嘍囉，大小頭目，分侍兩側。一陣森嚴的鑼鼓聲響過，一陣傳喝，道：「寨主升廳。」

大小頭目紛紛起立肅候。孟定邦正要站起身，黃荊雄在暗中扯了他一把，他也祇得和黃荊雄一般默然的端坐着。

大寨主范金豹在三寨主范三郎的陪同下，端然自內門而入，大小頭目齊聲呼喝道：「參見寨主。」

范金豹說了聲：「罷！」端坐在虎皮交椅上。

黃荊雄一直就沒有正眼望他。

范金豹默然片刻，聚義廳悄無聲息，許久，才轉向范三郎道：「客人是這兩位嗎？」

范三郎道：「是。」

范金豹撒望着他二人，道：「二位是來山寨討人的嗎？」

孟定邦起身道：「是。」

黃荊雄仍端坐着輕聲道：「不是。」

范金豹打量着黃荊雄道：「閣下想就是十二金劍小黑龍了？」

黃荊雄道：「是。」

范金豹道：「閣下親臨，慢說這點小事。再大的事，靑風寨也辦得到。」

黃荊雄道：「寨主可是會錯意了。我的朋友孟定邦是來討蘭蘭姑娘母女的，我可不是。我看他夠朋友，是個男子漢……」

他瞟了身旁的孟定邦一眼，接道：「可惜他走進了這『入谷靑風寨，出谷鬼門關』的地方，只得跟了來，替他料理料理身後的事。」

范金豹朗笑道：「你的朋友也如同你一般，靑風寨不會待慢，蘭蘭姑娘母女現在後寨，二位放心，天色已晚，二位遠道而來，長樂廳擺宴，爲二位洗塵。」

孟定邦拱手道：「這怎麽敢當。」

范金豹道：「十二金劍小黑龍，是請都請不到的貴客。」

黃荊雄依然含笑端坐。孟定邦同望着黃荊雄，他實在估不透這十二金劍小黑龍

究竟是什麼來頭。因爲他自幼入關，這次初囘關外，對於白山黑水間的人物事故，當眞是兩眼烏黑。不過，從靑風寨趨奉黃荊雄的態度看，顯然自己當初是低估了這位少年英雄。

× × ×

靑風寨內外各寨，燈火照耀，如同白晝，映着關卡寨門守衞嘍囉的刀光劍影，處處表露着殺氣，各處守衞的嘍囉也較平時多起來。

長樂廳內却是另一番氣象，大寨主范金豹在設宴款待十二金劍小黑龍黃荊雄。首席上坐着范金豹，范三郎，黃荊雄，孟定邦。各寨寨主大小頭目濟濟一堂。

自然這當中少不了外寨寨主關大虎，奪命三煞——紅旋風金虎，黑判官邱龍，白面無常鄧彪。

嘍囉們穿梭的上菜捧酒，長樂廳裏一片猜拳行令，叫嘯狂歡的聲音，各寨寨主，大小頭目，不斷的向黃荊雄、孟定邦敬酒。孟定邦在黃荊雄耳邊悄聲道：「黃兄，咱們有事，你可別喝醉了。」

黃荊雄一笑道：「我的酒量或不及你，但還不至於醉。」

吵雜聲幾乎淹沒了他們的說話。

孟定邦又在黃荊雄耳邊說：「黃兄，怎麼范寨主儘顧着喝酒，不提起蘭蘭姑娘的事？」

黃荊雄道：「瞧你的武功倒是不錯，在江湖上行走，恐怕你還是第一遭吧？」

孟定邦聽了，本已因酒而紅的臉，這時更加紅了起來，靦然的道：「我這次囘到關外來，還眞是第一遭獨自出門。有什麼不對嗎？」

黃荊雄道：「這種強盜窩，你也是第一次來吧？」

孟定邦赧然的道：「是。」

黃荊雄道：「沉住氣，等着瞧，後頭有戲。」

范金豹見他們二人咬着耳朶說話，却因爲廳內吵雜，聽不甚清楚，便向黃荊雄問道：「二位說些什麼，咱也可以聽一聽吧？」

黃荊雄揚聲道：「這話正是要說與寨主聽的。」

范金豹道：「請講！」

黃荊雄道：「我這朋友說你只管飲酒不提蘭蘭姑娘的事，顯然是沒有誠意。」

范金豹正色道：「二位酒尚未够，稍等酒足飯飽，我親自陪二位到後寨去見蘭蘭姑娘。」

孟定邦連聲道：「酒已够了。」

突然，座後一聲喝道：「够了，還早呢？在酸棗林安平客棧，你連飲一罈不動聲色……」

孟定邦囘身一看，是奪命三煞，各執一罈酒佇立在身後，臉上的氣色可是十分難看。黃荊雄含笑端坐，壓根兒沒囘頭看一眼。

黑判官邱龍冷冷的道：「怎麼，是不是嫌我們靑風寨的酒薄？」

孟定邦道：「沒的話。」

紅旋風金虎道：「既不是酒薄，就該喝呀！難道還記着我們哥兒三個在安平客棧的那段過節嗎？就看在我們大寨主的面子上，也該勾銷了。」

孟定邦道：「這更言重了。」

紅旋風金虎道：「那就請喝吧！」

孟定邦無奈伸手去接酒罈，黃荊雄陡的轉身，伸手按在酒罈上，微笑道：「慢着。」

紅旋風金虎驚愕的道：「噢？」

黃荊雄含笑道：「敬酒的人該先喝，我最不喜歡自己既不喝酒，偏又喜歡灌別人的人。」

紅旋風金虎狠聲道：「好！」

當他當眞的要捧囘酒罈喝酒時，那隻酒罈却撼也撼不動，緊緊的貼在黃荊雄手上。這眞是罕見的高湛內家功力。

紅旋風金虎轉望着大寨主范金豹，范金豹面色微沉，朝紅旋金虎呶呶嘴，滿場鴉雀無聲，無數隻眼睛靜觀他二人這種功力上的較量。

紅旋風金虎陡的暴喝一聲，雙手力道聚增，豁的聲響，兩人的力道激碎了酒罈，破酒罈跌落地下，酒漿流得滿地，滿堂頓時爆起一陣呼喝。

范金豹突然站起身，把一隻鑲玉酒盃啪的摔碎在地，臉上掛着一層凜凜寒霜。各寨寨主大小頭目一陣移動。剎時間把黃荊雄，孟定邦圍在核心。

范金豹悶哼一聲，道：「憑你一支黑龍金劍，我們對你可是够尊重的，就是你老子到這裏，也還得要跟我哥弟相稱，你這樣未免太欺蔑靑風寨了。」

黃荊雄厲聲道：「咱們是明人面前不說暗話，大寨主，你要當眞的看重我那支黑龍金劍，就該痛痛快快把蘭蘭姑娘領出來，如今擺這些週折，分明是個詭計，小爺眼睛裏不揉砂子，有話就痛快說。」

范金豹瞟了週匝各寨寨主大小頭目一眼，道：「你既痛快，我也脆乾。」

黃荊雄道：「擺來吧！」

范金豹牙縫裏蹦出一個殺字，抖手掀翻了桌子，杯盤摔碎滿地。靑風寨的各寨寨主大小頭目就在這一聲碎裂聲中齊向他二人圍襲。

黃荊雄從腰間扯出一條軟鞭，施得風雨不漏，范金豹撤身到廳角，靜觀變化。

他二人背對背，面對着靑風寨無數高手正殺至激烈處，黃荊雄突然向孟定邦道：「你快到後寨去救蘭蘭姑娘，這裏我來對付。」

孟定邦仍自厮殺着，道：「這麼多人，你……」

黃荊雄道：「你別管，快走啊！」

孟定邦仍不放心的道：「你呢？」

黃荊雄道：「我會去找你的，你得手後立刻帶着蘭蘭姑娘母女到白馬草原冬季牧場去，不可停留。」他在說話之間，伸手撩起桌子，向屋頂上一擲，急勁猛烈，嘩的把屋頂衝開一道天窗，左手拉起孟定邦，向上一托，喝道：「走！」

孟定邦身不由己，已由屋頂破洞衝了出去。

三寨主范三郎正與黃荊雄殺到緊張，見孟定邦衝出屋頂，囘身向大寨主范金豹道：「大哥，走了一個。」

范金豹冷笑道：「走不了。」

范三郎道：「恐怕他到後寨去刦蘭蘭姑娘啊！」

范金豹陰沉的道：「蘭蘭姑娘根本不在後寨，他找也找不到，三弟你用心對付，咱們收拾了這個，再收拾那個，一個也走不了。」

黃荊雄的心冷了半截，他這才想到孟定邦雖然功夫還可以，但在江湖上說却是不折不扣的雛兒，要他出去沿着山寨去找蘭蘭姑娘，只怕他還沒有這個機靈勁兒。

可是，他又不能自己去，因爲在長樂廳裏，他還牽制着這麼多人，一旦他走開，衆賊分頭追尋，那可就更沒有機會了。

黃荊雄思來想去，只有奮力纏戰。

× × ×

孟定邦衝出屋頂，脫了圍困，隔着屋頂上的洞向下囘顧，見黃荊雄一人仍在厮殺，心裏十分感動，想不到他說話雖難聽，倒還十分的義氣。

人，本來如此，說好話的，未必是好人。

爲救蘭蘭姑娘，他只得暫時捨棄了這位初識的患難之交，掠身躍下殿去，週匝撒了一眼，辨清方向，向着後寨的去路急掠而去。

遠遠的望到後山寨門，高挑着一盞靑風寨的風燈，兩個嘍囉守在寨門口。見孟定邦的身影急掠而來，老遠的便喝問道：「什麼人，站住！」

孟定邦應道：「我。」一個我字剛出，人已閃身到了寨門口。

兩個嘍囉見勢不對，伸手拔刀，孟定邦却在指顧之間，出手「拍！拍！」分點了兩嘍囉的血經大穴，一個個木然的動彈不得。

孟定邦迅急的向後寨內奔，身後突然出現二條人影追踪而來，脚下如淩空御氣一般，剎時已到近處，不由孟定邦一驚，單瞧他二人具有這種上乘的輕功，可知他們的武功定然不弱，孟定邦拔劍在手，坐以待勢。

突然，一人低喝道：「孟大俠，是我們哥兒倆。」說這話時，人可已到身前。

孟定邦在黑暗中仔細打量，原來正是在安平客棧被黃荊雄綁着而自己將他們放了的那二人，道：「二位也來與兄弟爲難的嗎？」

那二人陪笑道：「說那裏話，我們哥兒倆雖然吃的是血腥飯，却也是恩怨分明，前在安平客棧承蒙孟大俠仗義相救，今夜在這兒遇上了，我們哥兒倆可要報答你一番。」

孟定邦道：「說不上報答，二位如有誠意，就請助孟某一臂之力，救出蘭蘭姑娘母女逃出山寨。山遠路長，日後一定不忘。」

其中一個拖着孟定邦道：「事不宜遲，快走！」

孟定邦詫異道：「姑娘在後寨，我們往那裏走！」

另一個道：「姑娘不在後寨，你跟我們哥兒倆走。錯不了。」

兩人說着，飛身向囘急走，孟定邦也只得起身緊追。

孟定邦緊趕兩步，跟他二人併肩道：「冒昧得很，尚未請教二位尊姓大名？」

那二人道：「咱們就以朋友相稱吧！知道姓名，反而有些不便。」

孟定邦也不便深追，道：「是。」

三人在說話之間，已趕下數里，又囘到大寨附近，一陣喊殺之聲遙遙的傳來，孟定邦料知黃荊雄仍在厮殺，未免有幾分不放心的道：「我那朋友可要緊？」

其中一人道：「這時候那還能顧得你那朋友。」

孟定邦擧目望去，大寨就在眼前，心中暗暗一懍，愕然的道：「朋友，爲何又囘大寨。」

那二人相視一笑，道：「別担心，我們哥兒倆不會出賣你的，來吧！」

那二人折進大寨旁的一條小徑，孟定邦毅然的跟下去。不遠處遙見一片屋宇，孟定邦緊跟幾步，三人齊齊到那宅院前，守院兩個嘍囉喝道：「站住！什麼人。」

其中一人罵道：「他媽拉個巴子，沒看到是我們哥兒倆，窮吼什麼？」

嘍囉道：「那一位是誰？」

其中一人道：「是你舅老爺。」說話之間，手起刀落，兩個嘍囉猝不及防，唏哩糊塗的捐了性命。

孟定邦惋惜的道：「點了他的穴道就是，又何必喪他的性命呢！」

那二人道：「朋友，你是辦完事就走的，我們哥兒倆可還得在靑風寨混下去，若留着活口當見證，那豈不是給自己打繩結兒上吊嗎？」

孟定邦恍然道：「這我倒忽略了。」

那兩人道：「我們哥兒倆不便露像，得你自個兒進去啦，事情辦好我們在外面接應，否則你插翅也飛不出靑風寨的。」

孟定邦道謝，抬頭一瞧，門楣上鐫着快活園三個字。高峻的圍牆裏，院深宅廣。他拔劍飛步闖入快活園。可不知蘭蘭姑娘母女被藏在何處？

前院裏靜悄悄的，三座整齊的房舍，着不見一個人影，像無人居住一般。自然不是無人居住的，否則何必派嘍囉守衞。

孟定邦迅急的穿過重門，內院裏依然是黑沉沉的，死寂無聲，甚至連一聲蟲鳴都聽不到，突然，他的心底昇起一團疑雲：「某非是個陷阱？」

恍惚間，屋上人影一閃，孟定邦縱身從斜處飄向屋內，就在他落身在入門處時，在黑暗裏撞着一個人。

他驚詫的閃身在牆壁深處，同時沉聲喝道：「什麼人？」那人沒答話，就在這時，「咕咚」的栽倒在地。

孟定邦暗道：「原來是死的。」

許久，死沉沉的，沒有半點聲響，這座院落裏，這棟黑沉沉的房子裏，除了他和那個已死去的人，似乎再沒有別人了。

他輕輕的走過去，到那死人身邊，蹲下身，伸手一摸，他幾乎驚得跳起來，那人竟是活的，心還在跳，鼻孔翕動，當眞是活生生的人。

他恍然的悟到那人是被點了穴道，那麼，是有人先來過了。是誰呢？蘭蘭姑娘母女又到那裏去了呢？他飄身飛出院落中，夜色暗淡，依然是一片沉寂。

他搜遍這院落中另兩間房，發現每間房裏都有被點了穴道的男女，又是同一樣的手法，顯然的是同一個人，他爲何而來呢？莫非也爲了蘭蘭姑娘？或則另有目的？他的心陡然焦急起來，向着後院掠身急走。

（下期續完）

古代軍事家軼事趣聞

王翦

石冲・文
可　飛・圖

一

咸陽的秦國王宮裏，秦王嬴政召集將軍們在後殿舉行了一次重要的軍事會議。前來參加會議的都是能征慣戰的將軍。他們有的是久經沙場經驗豐富的老將，有的則是不久前才初露頭角的後起之秀。

已經是傍晚時分，會議開了整整一天，還沒有結束。

這一年是公元前二二五年，也是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二十二年。嬴政才十三歲就接了王位，他是個有胆量、有氣魄，雄心勃勃的帝王。在他即位的時候，秦國已經日益強大，力量壓倒了東方六國。即位以後，他任用李斯、尉繚等一班文臣武將，決心用武力消滅六國，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

從公元前二三〇年開始，秦國先後滅亡了韓、趙、燕、魏四國。這時，楚國發生了內亂。秦王聽從了尉繚的建議，打算乘機伐楚。秦王召集將軍們前來，就是爲了商討滅楚的大計。

楚國跟北方各國不同。它佔有長江、淮河流域，控制的地區遠達東南沿海。面積大，人口多。除了秦國，它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因此，要消滅楚國，就得付出很大的代價。

後殿的軍事會議正在圍繞興兵伐楚出兵人數多少的事，進行辯論。

秦王的眼光對着將軍們巡視了一周，先問旁邊一個名叫李信的將軍說：「李將軍，進攻楚國據你看得出動多少人馬？」

李信是一位年輕的將軍，精力充沛，作戰勇敢，就像一頭剛出山的小老虎。不久前，他曾率領幾千秦軍，大破燕軍，一直追到遼東，逼迫燕王喜殺死曾經派人行刺秦王的燕太子丹，立下了汗馬功勞。

聽了秦王的問話，李信信心十足、毫不思索地高聲回答：「只要二十萬人就夠了！」

秦王回頭又向老將王翦。

王翦是秦國統一戰爭時期的著名軍事家。他當了幾十年的將軍，最後升到大將。幾年來，他曾經率軍消滅趙國和燕國。他的兒子王賁，在他培養下，也成了一位有名的將軍。

這時，王翦已經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了。

王翦並不急於回答秦王的問題。只見他緊鎖雙眉，仔細盤算了一會，才慢條斯理地說：「據我看，非六十萬人不可！」

二十萬和六十萬，正好相差三倍。秦王的心情有點急躁，他心想：王翦這老頭兒到底年紀大了，胆子這麼小。便感嘆地說：「王將軍，你年紀太大了。秦軍連破韓、趙、燕、魏四國，所向披靡。一個楚國有什麼了不起！爲什麼要出動那麼多兵力？你看看李將軍，勇敢大胆，年青有爲。他說得對！」

王翦鼈了一肚子氣，閉上嘴巴，不再開口了。

第二天，秦王發佈伐楚的命令，並正式任命帶兵伐楚的大將。大將不是別人，就是昨天在會議上講話講得最硬的李信。

李信和副將蒙武，帶了二十萬秦軍，出發了。

王翦在秦王面前碰了一個不硬不軟的釘子，心裏老大不痛快。他向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說自己年老多病、精力衰退，請求辭去將軍職務，回家鄉頻陽養老去。

秦王覺得王翦的確太老了，留在朝廷也派不了什麼用場，便答應了他的請求。

二

李信饒勇善戰，出兵不久，便連續打了幾次勝仗，佔領了楚國許多地方。

捷報傳來，秦王十分高興。他認爲自己眼力不錯，這一次選拔大將選得非常恰當。想不到楚國到底是個大國。秦軍佔領了楚國大片土地後，必須分兵把守，兵力就分散了。

楚王負雛着到秦軍深入楚國，便任命項燕爲大將，率兵二十多萬，水陸並進，去迎擊李信。

項燕和副將屈定，在七個險要的地方埋伏下軍隊，專等李信前來。

李信依仗自己的勇氣，只管前進。項燕率軍跟李信打了一仗，假裝敗退。

李信引兵追趕，楚軍七路伏兵齊起。打了三天三夜，秦軍吃了大敗仗，七個都尉當場戰死，還丟了不少兵馬。

李信帶領敗兵往後退，又被項燕追上來打得大敗。已經佔領的楚國土地，又全部丟掉了。

由副將蒙武率領的另一路秦軍，聽說李信連吃敗仗，趕快退到原來趙國的地界，派使者到咸陽向秦王告急。

秦王得到李信失敗的消息，心裏又難過又懊悔。他免了李信將軍的職務。心想：當初錯信了李信的話，結果吃了大虧。看來還是老將王翦見多識廣、經驗豐富。悔不該那一次當面奚落了他。現在情況緊急，只好硬着頭皮去請王翦出來，收拾這個難堪的局面。

從咸陽到頻陽的驛道上，一列馬車風馳電掣般地奔馳着，揚起了滾滾塵埃。秦王親自趕到王翦的老家，登門邀請來了。

幾個月來，王翦在家鄉過着安逸清閑的生活。有時到門外菜園裏種種菜，活動活動筋骨；有時給孫兒、孫女們講講打仗的故事。日子過得倒也悠閑自在。秦王的突然來臨，使王翦不知道爲的是什麼。

把秦王迎進了堂屋，王翦行了君臣之禮，驚奇地問：「大王遠道下顧敝廬，不知有什麼重要事情？」

秦王抱歉地說：「老將軍，我當初後悔不聽您老人家的話，讓李信這小子帶兵伐楚，結果弄得損兵折將，喪師辱國。現在楚軍正在西進，很快就要打到我們秦國來了。爲了國家，我今天特地前來，請老將軍出來領兵殺敵。」

王翦謝過秦王慢吞吞地說：「大王屈尊親自前來，老臣本來不敢違命。但是我已經年老還鄉昏憒無用了，實在担負不起這個重任。請大王另派得力的人去吧！」

秦王見王翦婉言拒絕，便帶着懇求的口氣說：「好了，好了，老將軍不要再說這些話了。我看只有您老人家挑得起這副重担。無論如何，得請您親自出馬。」

王翦猶豫了一下，對秦王說：「大王一定要我出來，就必須接受我的要求。」

「您快說，到底是什麼要求？」秦王心裏很焦急。

「要攻打楚國，非六十萬人不可！」老將軍還是堅持原來的看法。

「好，我全聽您的。」秦王說，「不過，我聽說古代的軍隊，即使是最大的國家，最多也不過一千乘兵車。一乘兵車以七十五人計算，從來也沒有超過十萬。現在您却說要六十萬。爲什麼要用這麼多的人馬呢？」

「古代人口少，打的又是車戰，因此戰爭的規模很小。現在人口大大增加了，又用騎兵、步兵打仗，情況跟過去不同啦！一旦發生戰爭，一般老百姓都得上陣，兵力太少就不夠使用。如果還是抱着老眼光，就會吃虧。何況，楚國地方大，人多勢衆，不比北方那幾個國家。楚王號令一發，全國可以出動一百多萬人。我說的六十萬，恐怕還不夠哩！再減少就沒法打垮楚國。」

聽了老將軍的分析，秦王心裏豁亮了。他說：「老將軍說得有理。就照您的主意辦吧！」

秦王心急如火，當天就請王翦坐上馬車，跟自己一起回到咸陽。並且馬上任命他担任大將，出征楚國。

三

咸陽東郊的灞上，萬人空巷，人頭攢動。

六十萬大軍，有的已在前綫，有的已經出發，有的正在整裝待發。

遠征將士們的父母和妻子，紛紛趕到這裏來給兒子和丈夫送行。

這麼多軍隊出發遠征，不僅在秦國是頭一遭，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在我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秦國的青年男子，差不多都參加了這一次遠征。

灞上一塊空地上，臨時搭起了營帳，王宮的衛士們挺槍持矛，吆喝着驅趕圍觀的百姓。今天秦王要在這裏設宴爲王翦老將軍送行哩！

幾十輛高大的馬車，載着秦王和大臣、將軍們來了，人羣中響起了一陣喧嘩，大家趕快向路旁讓開。

送行的宴會開始了。

秦王斟了滿滿的一杯酒，遞到王翦面前，對他說：「老將軍肩負統一天下的重任，請飲了這杯酒，祝老將軍順利，馬到功成！」

王翦跪在地上接過酒杯，一飲而盡，接着，王翦也盛滿一杯酒，雙手捧到秦王面前，說：「大王請先飲了這杯酒。老臣還有點事情要求大王。」

秦王心想，這老頭的要求可眞多，喝了酒，忙問：「我已經同意老將軍出動六十萬大軍，老將軍還有什麼要求。」

王翦把手伸進袖子裏，哆哆嗦嗦地摸出一張單子，遞給了秦王。

秦王還以爲王翦在軍事上臨時提出什麼建議。將單子拿過來一看，楞了！只見單子上開列了一大串京都附近肥沃的田地和富麗的住宅的名稱。

秦王正摸不清頭腦，王翦解釋說：「大王，這些都是京都的良田美宅。我這次伐楚如果成功，就請大王把它們賞賜給我吧。」

「老將軍也太担心了。你得勝歸來，還怕受饑挨凍，沒有好房子住嗎？」

「不是這麼說，我年紀一大把，好比風中的殘燭，活在世上的時間不會長了，想趁這個機會，給子孫後代置點產業，好世世代代蒙受大王的恩澤。」

「哈，哈，哈！」秦王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說：「行，行，都聽您的，都聽您的，您老人家只管安心領兵打仗好了。」

大軍出了函谷關，王翦又連續派了五個使者，回咸陽向秦王請求良田美宅。

王翦身邊一個親信的將領，覺得老將軍做得太過火了，便對王翦說：「老將軍，您也太貪心了，看您平日爲人慷慨，可不是一個愛錢如命的人。這一回怎麼這樣糾纏得不清。您身爲大將，不怕人家笑話嗎？」

王翦看看旁邊沒人，過去拍了拍那個將領的肩膀，意味深長地說：「你哪裏懂得我的用意！你知道大王這個人，性格既急躁又多疑，從不輕易相信別人，現在他把全國所有的軍隊，統統交給了我，整個秦國很空虛，我如果在外面帶領幾十萬軍隊造起反來，秦國就很危險，你想大王在京都會放心得下嗎？如果有壞人在他面前來個挑撥離間，我在楚國還能夠專心打仗嗎？不要說功業沒法成就，恐怕連自己的性命也很難保。歷史上這種例子不勝枚舉。燕國的樂毅，趙國的廉頗和其他許多名將，都是中了壞人的讒言才吃了大虧，我所以這麼做，就是爲了要使大王安心，要讓大王知道，我只是個一心貪圖產業，關心子孫的老傢伙，別無他求。這樣，大王就不會懷疑我，對我完全放心了。」

聽了老將軍的話，那位將領才恍然大悟過來。原來老將軍這麼做，並不是眞的斤斤計較什麼良田美宅，而是老將軍精心安排的深謀遠慮啊！

那個將領心領神會地說：「老將軍高見，我實在沒有想到這一點。」

果然，秦王相信了王翦的話，再也不懷疑他有什麼不利於國家的野心，便把攻伐楚國的權力，全部交給了他，而王翦得到了秦王的信任，就可以解除後顧之憂，把全部的精力 投入了消滅楚國的戰爭中去。

四

項燕聽說秦王派王翦代替李信當大將，便帶領楚軍前來迎敵，後來聽說秦軍人數這麼多，趕快派使者回京都去告訴楚王，要求增派軍隊。

楚王把全國的兵馬差不多都送往前綫，希望項燕能頂住秦軍。

秦軍將士以爲王老將軍出動了這麼多人馬，一定會以泰山壓頂之勢，一舉消滅楚國。想不到王翦領兵剛到秦、楚交界的地方，就立即下令軍隊停止前進。

接着，他指揮將士們建立營寨，修築堡壘，作出堅守的樣子。一排一排的營寨，相連十多里地，安排得井井有條。

項燕天天叫人向秦軍挑戰，王翦就是不理。

秦國的將士們紛紛向王翦提出要求，要衝過去跟楚軍痛痛快快地打一仗，但王老將軍却下了一道命令：「堅守營壘，不准出戰，違令者軍法處置！」

王翦還下令士兵一律不准越過國界，到楚國控制的地方去砍柴，以免引起衝突，士兵們抓到楚國的士兵或者間諜，王翦就叫人把他們請到軍營裏來，用酒肉招待他們，客客氣氣地送他們回去。

項燕見王翦帶了這麼多軍隊，就是不敢打仗，認爲他年老胆怯，便對身旁的將領們說：「李信那樣勇猛善戰。也被我打得大敗而逃，這個王翦，老得快進棺材了，他看到李信的下場，自然怕得不敢跟我們打硬仗了。」

王翦把軍隊駐扎下來幹些什麼事呢？

他最關心士兵們的生活。親自巡視各個軍營，叫士兵們把床鋪攪得清潔整齊，爭取好好休息。他還想辦法，改善軍營裏的伙食，讓大家吃得飽飽的。

士兵在談話中，如果提到秦軍爲什麼不出戰的疑問時，王翦總是笑嘻嘻地對他們說：「急什麼！養好身體，以後總有機會讓你們打仗就是了！」

或者，老將軍乾脆把他們請到大營里，端出好酒請他們喝，對他們說：「你們要打仗的勇氣很可嘉，但是現在還不到時候。到時候再請你們打。」

這樣，大家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將士們吃飽了，睡足了，就是沒有仗好打。一過過了幾個月，心裏多悶氣呀！

人多主意多，大家動腦筋，想辦法，便在軍營裏攪了一些有趣味的軍事遊戲，來排遣煩悶，消磨時光。

軍事遊戲可不少，有一種叫「投石」，就是把十多斤重的石塊，放在一種木機上，用力拉動木機的繩子，使石塊朝前飛，超過三百步的得勝受賞，不到三百步的要受罰。

另一種叫「超距」，就是架起七、八尺長的木杆或竹竿，比賽誰跳得高，它跟現代跳高很相似。……

王翦經常出來觀看大家的活動，看到蹦蹦跳跳的小伙子，老將軍心裏特別高興，他常常捋着白鬍子，鼓勵大家說：「好啊！好啊！你們只管痛痛快快地玩吧！」

王翦還叫軍吏把那些力氣大，跳得高，動作靈活的士兵們的名字記下來，準備以後好派用場。

秦軍在邊境這麼一停，就停了一年多，軍營裏熱熱鬧鬧的，天天就像開競技大會似的。

王翦很有耐心，項燕却有點沉不住氣了，他說：「王翦這個老頭兒，不敢打硬仗，在軍營裏不知攪些什麼玩意兒呀！戰不戰，和不和，我們可不願陪着他長期拖下去啦！」

日子一長，楚國將士們的士氣逐漸低落下來。項燕決定在一個黑夜裏，率領楚軍向東轉移。

五

殘月還掛在天邊，東方剛出現魚肚白的顏色。

這時候，正是軍營裏最靜謐的時刻。除了放哨的士兵在站崗以外，將士們都正睡得甜甜的。

忽然隆隆的鼓聲響了，每座營帳都傳

下命令：「王將軍有令，全體將士馬上在廣場集中，聽候調遣！」

前一段時間，老將軍王翦可不是眞的胆小怕打仗。他是在暗中作好打仗的準備，等待找到一個最適當的作戰時機哩！

半夜以後傳來了楚軍開始轉移的消息，老將軍一下子精神振奮，勇氣百倍。

將士們集中以後，王翦登上將台。老將軍的白髮銀鬚，在曙光中閃閃發光。他嚴肅地對大家說：「你們天天盼望出戰，要求出戰，今天就讓大家好好地打一仗。不過楚國兵多將廣，不比韓、趙、燕、魏等國，大家不能大意，一定要奮力殺敵，爲國立功。有功的受賞、怠慢、畏怯的，軍法決不容情！」

將士們經過一年多時間的休息和訓練，一個個養得膀大腰粗，混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勁。聽了老將軍的話，人人磨拳擦掌，躍躍欲試。

一年多來，王翦已經摸清了將士們的底細：哪個力氣最大，哪個矯健靈活，哪個勇敢堅強，軍吏的簿子上都記得清清楚楚。

王翦命令把這些人挑選出來，另外編成兩萬多人的先鋒部隊，由他們帶頭發起衝擊。等到先鋒部隊一得勝，六十萬大軍立即跟上。勇往直前，有進無退。

項燕統率的楚軍剛一轉移，秦軍的先鋒部隊就趕到了。

這些經過挑選的年輕士兵，一個個像剛下山的猛虎。他們殺進敵陣，橫衝直撞，誰也抵擋不住。刀光起處，人頭紛紛落地。

楚軍一下就亂了套。

王翦知道先鋒部隊已經得手，馬上揮軍進擊。六十萬大軍就像潮水般滾滾而來，喊殺聲猶如天崩地裂。

楚軍潰不成軍，全綫敗退。將軍屈定戰死了，項燕看看勢頭不對，趕忙收拾殘兵敗將，朝東面逃跑。

秦軍將士緊追不放，直朝楚國的都城壽春挺進。

王翦派使者馳馬到咸陽報捷。秦王接報，親自趕到前綫。

秦軍一鼓作氣，攻下了壽春，活捉了楚王負雛。

秦王在前綫召開了一次規模盛大的受俘典禮。

楚王被俘後，項燕率領殘兵，退到長江以南的蘭陵，立負雛的弟弟昌平爲楚王，企圖死守江南。

秦王對王翦說：「楚國國都已破，但項燕還佔據江南，老將軍，以後您看怎麼辦？」

王翦胸有成竹地說：「楚國的險要全在長江和淮河流域。現在江淮一帶全被我們佔領，項燕據守江南，只是苟延殘喘罷了。我軍乘勝進擊，項燕保管束手就擒。大王不必顧慮！」

「老將軍人老心不老，眞是氣壯山河，令人敬佩！」秦王慨嘆了一陣，信任地說，「平定江南、統一南方的重任，就全部托付給您老人家了。」

第二天，秦王回咸陽去了。王翦引兵來到長江北岸。

江水滔滔，濁浪翻滾。王翦在江岸上極目遠眺，心中思忖：「騎兵和步兵一到大江，就無法發揮他們的作用。只有加緊趕造戰船，才能橫渡長江天險。」

王翦佈置士兵們砍伐木頭，趕造大量戰船。

戰船造好以後，秦軍將士順流而下，擊敗了岸上的楚軍，長驅直抵蘭陵城外，把蘭陵團團圍住。

項燕和昌平君緊閉城門，堅守不出。

王翦採用將軍蒙武的計策，在城外築了許多同城牆差不多高的堡壘，向四面環攻。

將士們用箭朝城內猛射，箭如雨點。昌平君出來巡城時，一個士兵看到了，一箭射去，正好射中。昌平君帶傷回到營中，很快便傷重身死。

楚王項燕看看大勢已去，便也拔劍自刎了。

王翦乘着城中混亂，率軍攻入城內。他嚴令將士不准殺害守軍和城內百姓，全城秩序很快地穩定下來。

楚國百姓聽說秦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紛紛歸順秦國。

王翦兵不血刃，長驅東進，攻克姑蘇。接着引兵渡過錢塘江，把春秋時原來越國的地方，也收入了秦國版圖。

秦軍所到之處，各地軍民望風歸降。王翦收繳吳、越一帶的戶冊圖籍，上報朝廷，就在這裏設立了九江和會稽兩郡。

王翦從出兵到平定楚國全境，一共花了兩年多的時間。

王翦勝利完成滅楚的使命，奉命班師回到咸陽。兩年多來，老將軍奔走沙場，苦思焦慮，臉上又增添了不少皺紋，但老態掩蓋不住由於勝利帶來的喜悅。笑容經常出現在老將軍的臉上。

在秦王爲慶賀滅楚勝利的筵席上，老態龍鍾的王翦深有感慨地說：「托大王的洪福，六國當中最大的楚國總算平定了。目前只剩下遼東的燕國殘部和山東的齊國了。老臣年邁，以後再也不能爲大王効勞出力了！」

秦王心裏也很激動，他說：「自從周平王東遷以後，五百多年來，諸侯分立，紛爭不已，天下動亂，百姓不寧。現在眼見得天下一統的局面就在眼前。老將軍爲統一河山的偉業，出生入死，費盡心力，後世人是決不會忘記您老人家的豐功偉績的！」

秦王接着說：「至於老將軍剛才提到的平定燕、齊的使命，自有年輕人承担，請老將軍放心好了。老將軍之子王賁，從小熟讀兵書，一直跟隨老將軍南征北戰，戰功卓著。他現在正當年富力強，以后的使命就由他來完成吧！」

王翦拜別了秦王，再一次回到頻陽老家養老去了。過了幾年，他就逝世了。

王翦的兒子王賁，果然沒有辜負秦王和老父親的期望。

公元前二二二年，他率軍遠征遼東，消滅了燕國的殘部，俘虜了逃到這裏的燕王喜。

緊接着，第二年，他又率軍消滅了齊國，俘虜了齊王建，最後完成了統一中國的事業。

（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玉驄，樓月香，郭勝在叢林內遇到了銀獅率領一批雙獅堂的弟子截殺，三匹坐騎被射成刺蝟，三人邊戰邊走，郭勝引領二人走捷徑，來到青石鎭上，見鎭上冷冷清清不同往日的情況。原來銀獅也走捷徑，帶領雙獅堂的弟子已潛伏在鎭上，專等他們三人進來，郭勝很機警，知道他們已設伏，又想出另一條捷徑，正想離開已被銀獅截住，三人只好避上屋頂，銀獅已追上，屋頂上亦有雙獅堂的弟子埋伏，秦玉驄背上的藥包被銀獅爪抓鬆了繩子，秦玉驄且戰且走，藥包被樹枝勾去，只好將銀獅和他的弟子引開，然後設法再取回藥包……

雙劍擒銀獅　回溯毒烟事

在雙獅堂的弟子眼中，郭勝眞的像不愼從樹上掉下來，事實郭勝也裝得很像，着地之前扎手扎脚的，以那些雙獅堂弟子的見識，當然看不出他的手那刹那往樹幹抓了一把，卸去了下墮的勢子。

郭勝着地一滾，揉着腰站起來，一手扶着樹幹，看來就像是摔得很重，那些雙獅堂的弟子本來已經够興奮的了，這時候更加刺激，歡呼大叫亂成了一片，爭先恐後的殺奔上前。

最快的三個從不同的三個方向迅速衝到，居然將郭勝包圍起來，一個大笑道：「你這個兔眼兒還不束手就縛？」

笑語聲甫落，他的人便昏倒地上，郭勝一拳正中他的面門，將他一面的笑容也打散。

其餘兩個已準備撲上，只是看見那個說話便讓他將話說完，到看見那個吃了一拳，那還敢再怠慢，兵器却還未動，身子便已給郭勝踢打得飛起來。

郭勝擊倒了這兩個，七八個雙獅堂的弟子便已衝到，他沒有再動手，一溜烟也似往前竄，那些雙獅堂的弟子不由紛紛追了上去。

這一次郭勝也沒有再往樹上爬，只是往前奔，與雙獅堂的弟子始終保持一段不遠不近的距離。

那些雙獅堂的弟子只道郭勝不敢應戰，也只道一追上便可以將之拿下來，窮追不捨。

到他們追着追着，發覺郭勝越跑越快，突然不知所踪的時候，離開銀獅已經很遠了。

郭勝也只是算準了時間差不多，看準了一株大樹，迅速的爬了上去，那附近不少矮樹叢，雙獅堂的弟子只以爲他躲了進去，他們雖然也有留意附近的高樹，可是到他們留意那株大樹的時候，郭勝已高高在樹梢上，悄然往來的方向掠回。

× × ×

銀獅沒有追，一直坐在椅子上，看到雙獅堂的弟子一窩蜂也似湧過去，眼便先已花了，再給那喊殺聲一吵，雖不至頭昏腦漲，追過去的興緻也已沒有了大半。

樹林不同小鎭的瓦面，那雖然高高在上，却衆目睽睽，而且雙獅堂的弟子不住爬上來，這個樹林却完全沒有安全感，他若是獨個兒追上去，隨時都會遭遇暗算，若是與一衆手下混在一起追，則極有可能浪費氣力，一些收穫也沒有，倒不如坐在這裏落得快活。

聽到那一陣歡呼大叫聲，他還是忍不住吩咐旁邊一個心腹走過去一看究竟。

那個心腹匆匆跑過去，又匆匆跑回來，興奮地報告：「他們有一個從樹上掉下來，還傷了。」

銀獅一聽忙問：「那已經抓起來了，還不快快送過來等什麼？」

「他仍然在負傷頑抗，情況混亂得很，其餘兩個說不定已跳下來救人。」

銀獅大笑道：「正是要他們來救。」

「我們的人數是百多個對一個。」

「也是說，還不能夠將他們擊倒，再沒有面目回來見我了。」銀獅放聲大笑。

「這個，頭兒大可以放心，那兩個要照顧傷者，本領如何施展得出來。」

「以這種環境，大家只要加把勁，將他們弄翻應該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頭兒要不要過去看看？」

「我？」銀獅狂笑。「我過去看什麼，他娘的亂七八糟就像弄翻了鷄籠子。」

「那頭兒在這裏等候好消息便是。」

銀獅索性蹺起了一雙脚，侍候他的或坐或臥，全都靜待好消息來了。

等了好一會，好消息仍然沒有送到，喊殺聲却已去遠，再等一會，還是沒有送到來，喊殺聲更遠了。

銀獅終於忍不住打破沉默。「那些東西到底幹什麼的，這麼多人要拿三個人也要這許久？」

那心腹忙道：「我看差不多的了。」

「好的拿不住，傷的也該抓過來給我看看才是。」

「我這就追上去叫他們將傷的先送回來。」那個心腹隨即奔出去。

銀獅打了幾個哈哈，目送遠去，忽然道：「我現在有些懷疑。」

另一個心腹忙問：「頭兒認爲他們並沒有將傷者抓住？」

銀獅道：「他們雖然沒有多大用，但對付一個傷者應該綽有餘裕，那個人若是眞的已受傷，早就應該被他們抓起來。」

「頭兒懷疑那個掉下來的是作狀，其實並沒有受傷？」

「越想便越像了。」銀獅嘟喃道：「要是輕功眞的那麼糟，在小鎭那邊便已從瓦面掉下來，等不到現在。」

「那邊的瓦面可是容易立足，不像這兒，那些樹枝能支持多重，一個不小心，便會失足掉下來的了。」

「這也是。」銀獅抓着那一頭亂髮。

「我倒是忘記了追問他們是不是三個人都在那邊。若都在那邊，這便是事實，否則的話——」

「又怎樣？」幾個心腹齊聲問。

銀獅道：「那便是調虎離山之計，一個將我們大部份的人都誘到那邊去，其餘兩個便乘機上路，趕回去天武牧場。」

一個心腹道：「那我們立即將部份人召回來，先趕去黃泥崗守着。」

銀獅道：「現在去叫只有更加亂，我們一夥先動身，人手又恐怕未足。」

「叫他們抓着人隨後趕來好了，至於那是否詭計，他們追一程之後，應該明白的。」

「他們若是追一程也追不着還要追下去，這些日子也就白跟了我的了。」銀獅搖頭。「我倒是有些担心另一個可能。」

一個心腹道：「頭兒難道還担心他們引開了我們那許多的人，竟然是來對付我們？」

「這難道沒有可能？」銀獅隨又大笑起來。「他們才得三個人跑掉了一個，最多兩個留下來對付我們，那裏是對手？」

另一個心腹接道：「頭兒一個已可以幹掉他們，何況還有我們這一羣，我們當然絕不會袖手旁觀。」

衆人隨即大笑了起來，笑聲還未落，三條人影便從他們頭上的樹木飛鳥般落下，正是秦玉驄郭勝月香三個，雙劍齊出，拳脚交加，眨眼間銀獅身旁的雙獅堂弟子便已給他們弄翻大半，然後一齊向銀獅撲去。銀獅大吼一聲，從椅上站起來，一雙銀獅爪左右抓出。

郭勝身子一仰，不等獅爪抓到已貼地滾倒，秦玉驄月香雙劍同時左右封住了銀獅的雙爪，銀獅左扒右撥接連十多個變化都被封死，又恐郭勝乘亂暗算，怪叫聲中疾往上拔高。

秦玉驄月香雙劍緊接追上，凌空再封住銀獅的雙爪，銀獅原坐着的那張椅子同時被郭勝擧起來凌空迎上，三人顯然已經有默契才會配合得這麼好。

銀獅雙爪吃雙劍再封，一個身子不由得一弓，一屁股不由得坐在椅子上，郭勝隨即將椅子往前一送，銀獅雙爪便失了準頭，秦玉驄月香雙劍把握機會緊接一翻，壓在他的雙腕上。

他們是以劍脊壓上去，銀獅雙手却那裏還敢再動，停留在半空，以他的經驗，當然知道怎也快不過雙劍，再動獅爪，雙手不難被砍下來，秦玉驄月香只要一擰腕，劍鋒便可以落在他雙腕上。

椅子這剎那亦着地，郭勝雙手鬆開椅子，接扣在銀獅雙臂穴道上，銀獅雙爪不由脫手墮地，隨又被秦玉驄的劍挑起來，向郭勝飛去，郭勝探手接下，一翻，雙爪便扣住了銀獅肩膀的衣衫。

秦玉驄月香跟着半轉過身子，劍指向那些雙獅堂的弟子。

郭勝即時道：「你最好乖乖的坐着，否則我雖然不是什麽獅，也一樣懂得用這雙獅爪將人撕成碎片。」

銀獅絕對相信郭勝這番話，怔怔的坐在那裏，那些雙獅堂的弟子更就不敢動了，他們的本領原就有限，所以才一開始便給秦玉驄三人弄翻大半，頭兒銀獅現在落在對方手上，蛇無頭不行那裏還敢妄動。

秦玉驄月香目光一轉，回到銀獅面上，他們經驗雖然不太多，巳能够肯定完全控制這個局面。

銀獅終於忍不住開口：「這算是什麽英雄好漢？」

秦玉驄接道：「這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銀獅又怔住，郭勝那邊大笑道：「我看你還是不要再說什麽了，樹林那邊你暗算了我們一次，青石鎭又一次，我們不過照辦煮碗，只是我們的本領要比你好，運氣一樣要比你佳，反將你抓起來。」

銀獅冷笑道：「以三對一，你們這些名門弟子名俠的本領的確不錯，運氣也勝人一籌。」

郭勝立即道：「你不要亂說，姓郭的可不是什麽名門弟子也不是什麽名俠。」

月香接道：「你也不要忘記雙獅堂也是江湖上的名門大派。」

銀獅大笑道：「我當然不會忘記，雙獅堂就是怎樣壞，也比不上天武牧場，堂中有的都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子。」

「這種好漢子我姓郭的總算見識過了。」郭勝仰天打了三個「哈哈」。「雙獅堂的人也叫好漢子，頂天立地，姓郭的要將天也頂破，地也立穿的了。」

銀獅冷笑道：「你這個兔眼兒認錢不認人，但平日也是一條好漢，現在却助紂爲虐，可見傳言到底是傳言，根本就不是什麽好東西。」

郭勝道：「這樣說來，雙獅堂竟然比天武牧場要正大光明得多了。」

銀獅道：「這是事實，可恨江湖上那些糊塗蟲只看見天武牧場虛假的一面，盡替天武牧場說好話。」

月香忍不住道：「天武牧場有什麽不好？」

「對——」郭勝接一句。「我也看不出天武牧場有什麽壞處。」

銀獅道：「好像你這種糊塗蟲當然是瞧不出來的，難道你還當自己是一個聰明人。」

郭勝大笑道：「天武牧場就是怎樣壞，也不會壞到像你們那樣用毒來傷害無辜的人。」

銀獅一怔道：「我們用什麽毒傷害什麽人？」

郭勝道：「黑虎寨不說了，那窩強盜也不知做過多少壞事，可是百家集住的都是善良百姓。」

銀獅截道：「你在胡說什麽？」

郭勝反問道：「你不是要否認在那兒放毒的不是你們吧。」

銀獅道：「當然不是我們了。」

月香插口道：「在天武牧場放毒，要毒殺我爹爹的也不是你們？」

銀獅又是一怔，然後大笑起來。「現在我總算明白到底是什麽回事。」

郭勝道：「你明白最好，我們什麽事都知道，少在我們面前裝糊塗。」

銀獅又大笑。「你們知道什麽事？」

郭勝道：「雙獅堂排敎聯合起來，要稱霸江湖。」

銀獅搖頭道：「天無二日，一山難藏二虎，我們聯合起來，怎會是爲了稱霸江湖？」

郭勝大笑道：「那難道只是爲了好玩，聚起來够熱鬧，我這個人已經够無聊的了，想不到——」

銀獅冷截道：「這是你說的，你們當排敎雙獅堂是什麽，會這樣無聊？」

「那爲了對付天武牧場，大概不會錯的了。」秦玉驄插口接問。

銀獅道：「本來不一定，最近目標才肯定是天武牧場。」

月香道：「難道江湖上還有第二個帮派比天武牧場的勢力更大？」

銀獅冷冷道：「沒有了，但天武牧場要雄霸江湖，要所有的武林中人都臣服，也不是一件易事。」

月香道：「天武牧場根本就沒有這個意思。」

銀獅冷笑道：「若是沒有，又怎會與三絕書生勾結弄出那種毒烟來？」

月香孩子氣立時又來，揚眉道：「你這是惡人先告狀，不跟你說了。」

秦玉驄接道：「那種毒烟怎會與牧場有關係？」

郭勝亦道：「我也是這樣說，天武牧場光明磊落，那像排敎雙獅堂的陰險狡猾，毒烟分明是你們弄出來，如何推到別人身上。」

銀獅大吼道：「那一個推到別人身上，說你糊塗就是糊塗，也不想想事情是怎樣的。」

郭勝道：「事情開始就是突然死了幾個江湖中的名俠名人，然後黑虎寨，百家集。」

銀獅道：「不錯，就因爲這種毒太厲害，死的人又全都沒相干，消息傳開出，江湖上人人自危，較大的帮派都開始調查這種毒的來源。」

秦玉驄接道：「天武牧場也是的。」

銀獅冷笑。「天武牧場還去調查什麽，還有什麽不清楚的。」

秦玉驄道：「你不肯相信也沒有辦法，我們事實一直在做着調查的工作。」

銀獅又冷笑道：「你眞的一些也不清楚？」

「清楚什麽？」秦玉驄反問。

銀獅瞪着他，一會，突然笑起來。「看來你眞的給蒙在鼓裏，樓天豪用到這麽絕的手段，我們就是上當也無話可說。」

月香叱喝道：「你又在說我爹爹什麽壞話？」

銀獅竟然問：「他眞是你的爹爹？」

「你是不要命了。」月香劍一動，削向銀獅咽喉，秦玉驄看在眼內，却沒有阻止。

月香的劍也沒有削進去，只是抵在銀獅的咽喉上，銀獅打了一個寒噤，嘿嘿冷笑道：「你們用到這種態度，是要我不說話了。」

月香鼻子皺一皺，終於將劍收回來。

秦玉驄接道：「不給你說話，你那些兒郎傳開去，天武牧場的只怕眞的變成什麽壞人，做過了什麽壞事，還有我們這位姓郭的朋友，我們也希望他有一個明白。」

銀獅冷冷的看了月香秦玉驄一眼，道：「我看你們還是趕快將我殺掉，省得麻煩。」

月香冷笑道：「你要說什麽儘管說，天武牧場上上下下都光明磊落，可不在乎外人說什麽。」

銀獅懶洋洋的應道：「是麼？」

郭勝雙爪一緊。「快說快說——」

銀獅悠然道：「黑虎寨事發之後，我們派出很多人周圍調查，結果在三月十四黃昏終於發現那些人，以毒烟暗算柳東湖，在場的還有天武牧場的弟子龍山，只是他躲得不好，還驚動了那些人可是龍山的輕功不錯，到底還是逃出了那個樹林子，逃進了百家集。」

郭勝道：「百家集可不是天武牧場的勢力範圍。」

銀獅道：「我看他是以爲那些人不敢在人多的地方公然採取行動，否則，好像他那種血性漢子，應該不會牽累那麽多的人。」

秦玉驄不由插口道：「一定不會。」

銀獅這一次也沒有說什麽不中聽的話，接道：「龍山這個人多少也有過一些俠義的行動，而根據我們的人敍述當時的情形，那些放毒烟的人是非殺他不可，所以我們也以爲天武牧場是受害者。」

月香道：「你們知道那些人要毒殺百家集的所有人，怎麽不阻止。」

銀獅道：「那種毒烟絕不是我們的人應付得來，我們在那兒的人當時也並不多，若去阻止非獨阻止不來，反而因此引起那些人的戒心，追查的工作便不能繼續下去，而事實，我們的人亦想不到爲了殺一個人，那些人竟不惜那樣一場大屠殺。」

秦玉驄沉吟着道：「他們會不會是爲了要更清楚那種毒烟的威力？」

銀獅道：「應該就是了，否則以他們的人多勢衆，要將龍山從百家集迫出來，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

秦玉驄接問：「當時你們的人在幹什麽？」

銀獅道：「排敎當地分舵的舵主五絕青紅雙蛇設計抓住了一個他們的人，由紅蛇張傑冒充混進去，那些都是以黑布袋將頭罩住，要冒充應該很容易，却不知什麽地方出了問題，非獨張傑，連追踪前去一旁監視準備必要時接應的青蛇也被發現，雙雙伏屍。」

秦玉驄追問：「那個被你們抓住的人後來怎樣了？」

銀獅道：「排敎酷刑迫供天下知名，他當然只有將知道的和盤托出來。」

「那個人難道就是天武牧場的人……」

銀獅截道：「他叫做江成，自幼便被送進一個秘密的地方苦練各種殺人的技術，年前才開始練習如何施放那種毒烟。」

「那到底是什麽地方？」

「一座很秘密的山谷，住在那裏的人每天只是苦練武功，也從不對門下弟子透露是屬於什麽門派，那惟一的解釋就是他們那個門派本身巳經有一個很好的名字，用不着再改一個，只等計劃成功，公佈天下。」

秦玉驄道：「那也不見得與天武牧場有關係。」

銀獅反問道：「你知道我們跟着的行動是什麽？」

秦玉驄道：「應該就是大舉出動去調查那座山谷。」

「不錯，只是那些人只在江成失踪後也考慮到我們有此一着，在山谷中佈下毒烟陷阱，我們死了數十人都毫無收穫。」

秦玉驄點頭道：「你們就是攻進去，相信也沒有，那些人當然不會再留在那裏了。」

銀獅道：「與之同時我們還派了人去追查江成出生的地方，追查一切與他有關係的人。」語聲一頓他又「嘿嘿」的冷笑起來。

這種笑聲令秦玉驄月香都很不舒服，秦玉驄忍不住追問：「那個江成難道與天武牧場有關係？」

銀獅冷笑道：「有沒有我以爲應該由你們決定，根據我們的調查所得，他的父母是天武牧場的，近親好一些也是，我若是樓天豪，一定會讓這個人成爲天武牧場的弟子，也沒有弟子比這種弟子更忠心，更値得信任的了。」

秦玉驄疑惑的看着銀獅，月香插口道：「口說是沒有用的。」

郭勝接道：「你應該拿證據出來。」

秦玉驄想想亦道：「只是一個江成也不能够證明什麽。」

銀獅笑道：「江成還提供了幾個同伴的姓名，我們亦作過一番調查，其中兩個連父母也不知道是什麽人，不用說出生地點，另外三個父母都是天武牧場的人。」

月香道：「你們怎能够肯定？」

銀獅道：「還不簡單，我們知道他們父母的姓名，又知道他們出生那個地方，用錢用什麽也好，很快便能够有一個清楚明白，雙獅堂打聽追踪的技術在江湖上出了名，這你們應該知道。」

月香道：「就是奇怪他們居然記得那許多。」

銀獅道：「那也是天武牧場失策或者兼顧不到的地方，他們被送到那個山谷的時候，有些巳經七八歲，七八歲的小孩子應該知道父母的姓名，對居住的地方應該有很深的認識了。」

月香不能不承認銀獅說得很有道理，秦玉驄亦沒有作聲，郭勝眼珠子亂轉，也不知在打什麼主意。

銀獅看着笑問道：「你們還要不要聽下去？」

秦玉驄毫不考慮的道：「說——」

銀獅道：「與搜查那座山谷同時，我們在周圍百里也佈下了重重綫眼，結果發現一羣可疑的人，一路追踪下去。」

秦玉驄道：「追踪到三絕書生的留園那兒？」

銀獅點頭道：「之前還發生了一件事，排敎的一個頭目擅自作主，要將那羣人截下來，當然他是認爲他的人巳足以解決這件事。」

秦玉驄道：「結果怎樣？」

銀獅道：「我們的人趕到去的時候，

發覺那羣人無一倖免，都中毒身亡。」

「就是那種毒？」

「所以我們才會追踪到留園，將留園包圍起來。」

月香脫口問：「你們不是追踪我大師兄到那兒？」

銀獅目光轉向秦玉驄。「閣下的武功很不錯，可是要動用我們這麼多人，似乎是沒有可能的事。」

秦玉驄頷首接問道：「你們又可知道天武牧場出了什麼事，為什麼我會趕去留園？」

銀獅道：「天武牧場出了什麼事我們不知道，我們派了人在附近監視，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天武牧場的人與留園的人取得連絡。」

秦玉驄稍作考慮，終於道：「家師在牧場中了那種毒烟，我是要到留園請三絕書生回去診治。」

「樓天豪中了那種毒烟？」銀獅露出極驚訝的表情，看來完全不像是裝出來。

秦玉驄接道：「同時中毒的還有牧場幾個弟子，因為內功比較差，當場喪命。我們懷疑是雙獅堂與排教的所為。」

銀獅怔怔的想了好一會才道：「我不清楚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可以告訴你們，一直以來我們都想派人混進天武牧場作內應，但到現在仍然不能成功。」

秦玉驄道：「天武牧場擇徒極嚴，本身就像一個大家庭，每一個成員都有一大串關係倒是事實。」

「其次——」銀獅笑起來。「我們若是擁有那種毒烟，又經過多次試驗證明，要做的就不是混進天武牧場去暗算，而是順風施放，先將天武牧場的人毒殺得七七八八，再對付樓天豪。」

郭勝叫出來。「有道理。」

秦玉驄說道：「家師的中毒是真有其事……」

「那是苦肉計。」銀獅大笑道：「以那種毒烟的厲害，目的若是在樓天豪，又豈能倖免，相反，以樓天豪的武功，居然會這樣輕易被暗算，是不是有些奇怪？」

秦玉驄沉吟起來，將當夜發生的事情仔細想一遍才道：「就算這是苦肉計，目的又何在？」

銀獅道：「當然是轉移我們的注意了，你是天武牧場的大弟子，又將是樓天豪的女婿，還有甚麼人比你更重要，你突然從天武牧場跑出來，我們不追踪對付你才奇怪，好像現在，我們追踪你到這裏來，三絕書生乘機由另一個方向離開，還不是暢通無阻？」

秦玉驄有些苦惱的道：「家師絕不會是這種人。」

郭勝亦道：「我以為也不像。」

銀獅大笑道：「要你們一下接受這個事實當然不容易，但相信這件事不用再等上多久就會有一個水落石出。」

月香突然道：「除非看到事實，否則我是絕不會相信的。」

郭勝立即接上口。「我也這樣說，在目前為止我還是站在天武牧場的一邊。」

銀獅道：「我也沒有强迫你們一定要現在相信，只是認為你們應該瞧得出。」

郭勝道：「我就是瞧出你們窮兇極惡，數百人追殺我們三個。」

「生死存亡，無論我們做出什麼事也值得原諒的，正如三位，還不是用詭計將我抓起來。」銀獅又笑，比方才鎭定得多了。

郭勝也打了一個「哈哈」，接道：「這件事想來的確也大有問題。」

月香瞪着他道：「什麼問題？」

郭勝道：「那種毒烟若是雙獅堂排教的人弄出來的，又何須這樣麻煩，乾脆拿毒烟來對付我們便是了。」

月香啞口無言，郭勝接又道：「但這也未必是天武牧場所為，也許是一個大陰謀，有人在暗中挑撥，要你們來一場大火併。」

銀獅大笑道：「你這厮可謂思想靈活之至，不知道江湖上還有什麼帮派能够繼我們而起。」

這一次到郭勝怔住了，銀獅笑接道：「也許是我們見識不够，除了三絕書生，我們也想不出還有甚麼人能够弄出那種毒烟。」

秦玉驄搖頭。「果真如此，你們早便已找到三絕書生那兒，等不到現在。」

銀獅沒有作聲，乾笑了兩聲，秦玉驄接道：「三絕書生以醫術，暗器，易容三絕揚名江湖，一直以來與製造毒藥害人這種事完全扯不上關係，若非家師提及這個人有辦法化解醫治這種毒藥……」

銀獅截道：「樓天豪若非一直與這個人合作，又怎會一下便省起這個人。」

秦玉驄道：「家師與三絕書生是朋友，清楚知道這個人的特長。」

銀獅冷笑道：「看來到現在你們仍然懷疑我說的話。」

秦玉驄道：「這件事的確難以令人入信，別說我們是天武牧場的弟子，就是其他江湖人……」

「正如我之類——」郭勝接上口。「也是不會相信的，除非你有足够證據。」

月香隨又道：「可不是，三絕書生若是製造那種毒烟的人，怎麼在你們包圍留園的時候，不拿毒烟去對付你們？」

銀獅道：「這個道理就正如我們為什麼不攻入留園一樣，萬不得已，我們都不想在城鎭中鬧事，惹起官府的注意。」

郭勝失笑道：「想不到排教雙獅堂的人對官府也要賣賬。」

銀獅道：「這不是害怕，只是避免麻煩，就是你姓郭的，在官府中面前也不敢生事一樣。」

郭勝奇怪的反問：「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姓郭的什麼時候不敢在官府中人的面前生事？」

銀獅怔住，郭勝笑罵道：「你們這樣，可別將姓郭的也當成這樣，姓郭的可是天不怕地不怕。」

銀獅悶哼道：「你是一個人，就是開罪了官府中的人，大不了一走了之，天下之大，要找你談何容易？」

郭勝大笑道：「就是這樣了。」

銀獅接道：「我們可是一羣人，一個弄不好官府追究起來難免就有所兼顧不到，而目前我們的能力若是與官府對抗，還是不足够。」

郭勝道：「當然了，若是鬧大了，官

府將你們當做逆賊看待，出動到軍兵征剿，就天下之大，相信也沒有你們容身之地了。」

「你既然明白這個道理我也不必多說，百家集一事，那種毒藥相信已惹起官府的注意，若是在城中出現，三絕書生與官府的關係再密切相信也難免被抓起來。」

月香道：「那來到這種地方大概可以放心施放的了。」

銀獅道：「根據我們迫問江成得來的口供，百家集雖然說目的在追殺龍山，也為了要試準那種毒烟的威力，經過那一次，三絕書生應該已心中有數。」

秦玉驄道：「你意思是說其中也許有什麼缺點？」

銀獅道：「也許，但亦有可能，那種毒烟製造不易，數量有限，他必須小心用，當然，他與天武牧場樓天豪之間可能有什麼協議，準備在某種場合施放，不得不省着用。」

月香搖頭道：「我們的安全難道不要緊？」

「虎毒不食兒，你既然是樓天豪的獨生女兒，樓天豪應該不會讓你冒險，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銀獅怔怔的看着月香。

郭勝脫口道：「這有什麼奇怪的？這位大小姐是偷出來，樓天豪根本不知道，三絕書生大概也沒有消息。」

銀獅愕然道：「這位大小姐所以偷出來，目的當然是要照顧她的未來夫婿，樓天豪大概怎也不知道他們情感那麼好。」

月香偷看了看秦玉驄，狠狠的瞪了銀獅一眼，銀獅笑接道：「但為了事情能够順利進行，他就是犧牲了自己的女兒又何妨？」

郭勝說道：「你別將人人看得你們一樣。」

銀獅目光轉向秦玉驄。「他連這個兒子一樣又將會是女婿的弟子也不惜犧牲，又還有甚麼事情做不出。」

郭勝道：「又來胡說了。」

銀獅道：「秦玉驄這次到來，除了引開我的注意，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用處，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考慮到好像秦玉驄這樣身份的一個天武牧場的弟子竟然是一個餌，樓天豪竟然完全不在乎他的生死。」

秦玉驄一皺眉，方要說什麼，月香已接道：「你什麼證據也沒有，一個人在胡說八道，叫那一個相信。」

銀獅道：「要證據還不容易，三絕書生要你帶回去的東西就是了。」

秦玉驄道：「那只是一箱化解那種毒的藥物。」

銀獅道：「樓天豪沒有中毒，又何須解毒藥物。」

秦玉驄搖頭：「你根本不能肯定……」

銀獅又問：「那你是肯定的了。」

秦玉驄怔住，他事實沒有見過那箱毒藥，銀獅鑑貌辨色，冷笑道：「我看你根本不知道箱子裏載的是什麼東西。」

秦玉驄沉吟不語，銀獅接又道：「你也根本不知道天武牧場的弟子被分成兩類，除非你一直說的都不是老實話。」

「這件事我以為……」秦玉驄說到一半，便說不下去，亦不知道該說什麼。

銀獅道：「你們這一類其實都是笨蛋，樓天豪收你們進門最終的目的也只是要你們轉移別人的注意，以為天武牧場真的是正義門派。」

秦玉驄道：「在未有足够證據前……」

銀獅笑截道：「我看你這個未來女婿的名份也是假的，只不過——」

「胡說！」月香忍不住喝一聲。

銀獅一看失笑。「看來他這個女兒對你倒是一片痴心。」

月香嬌靨不由抹上了一層紅霞，銀獅接又道：「這一來我却便不能不懷疑這個女兒並不是真的女兒。」

月香嬌叱道：「你再胡說我便一劍先割下你的嘴吧。」

郭勝立即失笑道：「我絕對贊成，事實他的嗓子不太好，說的話又不大動聽，聽得我耳朵很不舒服，你若是不忍下手，讓我來好了。」

銀獅的笑容立即僵住悶哼道：「我以為你們這種俠客一定分清楚是非黑白。」

秦玉驄道：「說到現在……」

銀獅冷截道：「那個箱子若不是大有問題，三絕書生為什麼不讓你們先看清楚箱子裏的藥物，我就是不相信一個他那樣的人，一點炫耀的心情也沒有。」

秦玉驄道：「淡薄自甘的人很多。」

銀獅道：「樓天豪怎知道三絕書生一定能够化解那種毒，三絕書生又怎會知道樓天豪中的是什麼毒，又怎能够肯定那種藥一定會有效？」

秦玉驄正要說什麼，銀獅已接上話。

「我不要聽你們怎樣解釋，只要知道你們是不是覺得很巧合，就像是早已安排好一樣。」

秦玉驄三人無言。銀獅又道：「那個盒子你們若是見過是否覺得有些特別？」

郭勝接問秦玉驄：「你是見過的，有什麼特別？」

秦玉驄道：「箱子周圍都用蠟封閉，此外便沒有什麼特別了。」

郭勝道：「箱子是用什麼打造的？」

秦玉驄道：「是一個鐵箱子，外加皮帶子，根據三絕書生說，裏頭除了藥物，還有藥方——」語聲陡斷，他面上露出了詫異之色。

「你也覺得奇怪了。」銀獅冷笑。「藥方應該是另外放置，以免萬一出事也不致全都失掉。」

秦玉驄沉吟道：「也許……」

銀獅截道：「好像三絕書生那麼聰明的人又怎會不考慮到這一種可能，而他若不够審慎，也不會將那個箱子用蠟封起來再加皮帶子。」

郭勝點頭道：「蠟封再加皮帶子的目的若是意在安全，三絕書生肯定是一個非常審慎的人，那藥物藥方的確便會分開處置。」

銀獅接道：「再說到蠟封的問題，那許多藥物以及藥方既然都能够混在一起，可見得並無蠟封的必要。」

秦玉驄不覺接上口：「不錯。」

銀獅道：「蠟封通常是為了那種藥需要存放一段頗長的時間，恐防藥性會消滅，三絕書生醫術稱一絕，又怎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未完・八）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道與魔

西門丁・文　于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空凌雲，孟七郎，彭承業擺脫了各派的纏鬥，逃出了險境，來到淮河西岸，繁忙的河道上，一叢叢的蘆葦，正是遊客暢遊的地方，他們挑了一艘遊艇，泛棹中流，把酒言歡，時值中秋，一輪明月，從水邊浮上，司空凌雲緬懷舊事，談論十多年前受冤的疑案，至今還未找到殺死盟兄秦天南的兇手。原來秦天南是七星劍派掌門人，他和夫人燕翩翩，司空凌雲三人行俠江湖，因燕翩翩的關係，司空凌雲離開了他們，後來再到七星派駐地找秦天南，發現他重傷死去，七星派懷疑是自己殺害，當時百辭莫辯，和他們格殺，逃出重圍，以後就結下寃仇……

一劍勾銷情與恨　幾番苦鬥話因由

千鈞一髮之際，司空凌雲左掌抓起一把沙子胡亂一揚，喝道：「毒沙來了！」這四個字似有莫大的威力，使得關懷義手臂不由自主地一偏，身子也同時向後一縮！

司空凌雲立即掌握這千載難得之良機，再讓開三尺，抓起一塊海碗般大小的石頭，向雪蠶網拋去！

關懷義只覺手上一沉，立即把網收起，司空凌雲乘機長身而起。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則疾如閃電，待得風震雷趕到，司空凌雲已化險爲夷！

「擋我者死！」司空凌雲軟劍急攻七招，風震雷連擋六劍，第七劍眼看抵擋不住，不由退了一步。

就在此刻，阮大光已被歐江浩一劍刺傷了大腿，登時跌倒地上，說時遲，那時快，歐江湛立即揮劍望阮大光頸際削去！

司空凌雲大喝一聲：「姓歐的你敢！」飛射過去，軟劍刺向其後背！

歐江湛雖可解決阮大光的生命，但這樣一來，自己也難免要喪身在司空凌雲的劍下！是以他立即向旁一閃。

不料司空凌雲軟劍變招甚速，手腕一抖，劍尖仍在他後背刺了一下！

這一招未了，司空凌雲左掌暴長，又印向歐江浩的脅下！

歐江浩大驚失色，忙不迭後退，司空凌雲道：「阮望山，我司空某恩怨分明，今日助你，恩惠已還，異日若敢使什麼陰謀詭計就勿怪我翻臉無情！還不快跑！」

風震雷與關懷義父子搶了過來，道：「要跑那有這般容易的！」

司空凌雲道：「小心！」忽然展開「天魔舞步」，閃過風震雷與關懷義的攻擊，搶至關虹身前，一掌震開他的鋼刀，右手暴長，軟劍已橫在關虹的頸前，喝道：「拋刀！」這一招疾如流星曳空，旁人却搭救不及。

關虹乖乖地把刀拋掉，司空凌雲道：「你們不住手，司空某也不客氣了！」

關懷義見兒子被制，急道：「諸位且住手！關某感激不盡！」

風寶刀道：「司空凌雲，你自詡磊落，爲何使出這種手段！」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某家素來以牙還牙，對待小人自然以小人之手段應付！你是某家手下敗將，尚敢言勇！」

關懷義忙道：「司空凌雲，你到底意待如何？」

「很簡單，今日既然某家遇到此事，自然要管一管，你們若識相的，便立即離開，我自會放人！」

風震雷冷笑一聲：「憑你之爲人，咱們又如何信得過你！」

「憑某家之爲人，你們這些人都得死掉！」

「且慢！」關懷義愛子心切，忙道：「風兄，今日便放他一馬……你怕他還能飛得上天？」

「不行！」風震雷道：「今日天賜良機，若乘機除掉他，異日良機難再！」

「然則風莊主是要拿犬子之命來開玩笑了？」

風震雷哈哈笑道：「關堡主素來英雄，今日何效婦人之仁！」

關懷義心頭暗怒，却又不敢發作，低聲道：「風莊主……咳咳，請看在小弟臉上……」

風震雷道：「堡主要小弟因私廢公，須知司空凌雲乃是武林公敵，放虎歸山，又不知有多少人要受害……」

話音未落，忽聞林外傳來一陣腳步聲，關懷義轉頭一望，却是孟七郎與彭承業，暗吃一驚，忙道：「司空凌雲，咱們便接受你的條件，立即出林，你是否也立即

放人？」

司空凌雲哈哈笑道：「某家素來說一不二！」

「好，咱們退！」關懷義當先退後，風震雷等人見對方來了援兵，知道好夢成空，便丟下幾句門面話，也指揮其他人離開。

司空凌雲見他們出林，立即把關虹一推，道：「快走！」又轉頭問阮小鳳：「阮姑娘是否有見一輛有篷的馬車在林外經過？」

「晚輩不知道！」

司空凌雲轉頭對孟七郎道：「請孟兄弟在這裏等等愚兄！」

彭承業忙道：「師父，你去那裏？」

司空凌雲幾個起落已射出樹林，阮小鳳見到彭承業先是一呆，繼而含笑走前。「多謝彭兄相助……」

彭承業冷哼一聲：「今日若非看在家師面上，在下絕不饒你！」

阮望山道：「丫頭，這位是誰？」

「便是司空……大俠的高足！」

「哦？原來是少俠……」

彭承業冷笑道：「閣下不必裝神扮鬼，上次貴莊拿我與風家作交換條件，在下已一清二楚！阮小鳳，錯過今日，下次再見我絕不輕饒你這蛇蠍妖女！孟叔叔，咱們走吧！」

孟七郎對阮家也沒甚好感，抱一抱拳，便跟着彭承業出林，舉頭四望已不見了司空凌雲的踪影，兩人便站在林外相候。

× × ×

司空凌雲出了樹林，立即向前追去，幸而風震雷等人另取小路，兩方未再碰上。走了一程，仍不見那馬車的影子，他心頭不由暗急，不知昔日的心上人是否已遇險。

路旁有座酒寮，司空凌雲走了進去，小二立即上前招呼，司空凌雲拋下一塊碎銀，道：「小二哥，請問一下，剛才你有否見一架華麗的馬車經過？」

小二笑道：「小店地處路口，每天都有不少馬車經過……不知你要找的馬車式樣如何？」

司空凌雲把馬車的式樣繪述了一下，小二道：「這就巧了，客官要找的那架馬車，就在本店外面！」

司空凌雲大喜，出店向後走去，却是一排枝葉茂盛的大樹，樹後隱見紅磚綠瓦，心中尋思道：「此處是誰的家？」

心念未了，只見林內衝出一架馬車來，正是剛才在船上所見的，那駕車的是個妙齡少女，他微微一呆之下，伸手一攔，道：「姑娘，請問廂內坐的是誰？」

小姑娘馬鞭虛晃一下，道：「無恥狂徒，快讓開！」

司空凌雲臉上發熱，道：「在下絕無惡意，尚請姑娘見告，在下感激不盡！」

「快讓開，車上坐着女眷，你敢胡來，姑娘便要大聲張叫了！」

司空凌雲心中忖道：「假如車上坐的不是燕妹，可就難以下台了！」心念未了，不得不讓開兩步，那馬車便颼的一聲，在他身旁駛過。

這刹那，司空凌雲心頭又是一跳，忖道：「既然來了，好歹也得探個清楚。」

當下脫口問道：「請問車內坐的可是一個姓燕的女子？」

那馬車馳出幾丈，霍地又拉停。只聽車廂內傳出一個溫柔的聲音：「倩兒，問話的是誰？」

駕車姑娘瞟了司空凌雲一眼，道：「是個醜八怪，滿臉大痲子的！」

車廂內的人不知說了句什麼，倩兒馬鞭又落，馬兒輕嘶一聲，又向前奔去。

司空凌雲心頭一酸，暗叫：「罷了罷了，我這副面貌怎能再與她相見，沒的嚇壞了她！而且……而且她若是燕妹，怎麼認不出我的聲音？」

那馬車不徐不疾地走着，司空凌雲望着它發怔，驀地心頭又是一動：「司空凌雲呀司空凌雲，今日她已是我的嫂嫂，我想到那裏去了？我與她已久未見面，當時大家年紀尚輕，如今都已步入中年，音容改變，她認不出我的聲音又有何奇？」

想至此，司空凌雲使出「人步趕蟬」的輕身功夫，急掠而前，再度攔在馬車之前，抱拳道：「姑娘，在下是『玉面魔劍』司空凌雲！」

倩兒把馬拉停，不屑地道：「誰不知司空凌雲昔年是武林的美……你這醜八怪也敢冒他的名！」

司空凌雲輕嘆一聲：「在下數十年來亡命天涯，所遇盡是不如意之事……咳咳，這些事不提也罷！」

倩兒臉上似笑非笑。「就算你是司空凌雲吧，你憑什麼攔着咱們馬車，莫非江湖上的傳言，並非空穴來風？」

司空凌雲臉色不由一變，沉聲道：「姑娘當我司空凌雲是何種人？」

幸好車廂內傳來一道輕叱：「倩兒，不得無禮！」

司空凌雲大着胆子，輕吸一口氣：「請問夫……女俠可是姓燕？」

車廂內沉默了一陣，半晌那女子才道：「不知你跟燕女俠是在何處相識？」

司空凌雲不假思索地道：「河北南陽城外的寶蓮寺內！」

只聽車廂內傳來一道幽幽的輕嘆，嘆息聲所包含之情感複雜之至，令人難以分辨是喜是悲，是驚是恨，還是無可奈何！

嘆息聲過後，那女子才道：「你果然是雲二哥！」

司空凌雲性子本甚衝動，只因屢遇波折，加上十年隱居才略有抑制，此刻，但覺熱血向上一湧，情懷激盪，脫口叫道：「燕妹，我，我……」

車廂又傳來一道長嘆，這次嘆息聲却有幾分薄怒：「倩兒，返回樹林！」

司空凌雲一呆，忙問道：「燕妹，咱們多年不見，你，你一切可好……」

「此處非是談話之所，你跟在車後來吧！」

司空凌雲大喜，如奉綸音地道：「是是！小兄聽命！」

倩兒「咭」地輕笑了一聲，馬車駛至一處開闊地，然後撥轉馬首，重新向酒寮那裏駛去。

司空凌雲心頭忐忑，但覺五內如同打翻了一瓶八味散般，分不出到底是什麼滋味，待馬車轆轆而行，才霍然一醒，洒開大步，跟在車後。

馬車在酒寮之旁折入，進入那排大樹之內。樹後有塊小小的曠地，峙立着一座小莊院，甚是整齊。司空凌雲心中頗爲詫異：「這座莊院，怎地會建在此處？莫非莊院的主人是個隱世的高人，他不想讓人知道他的下落？」

心念電轉間，只見倩兒已把馬車停在莊前，向司空凌雲招手道：「喂，你剛才十萬火急要見我主人，此刻爲何像頭呆鵝般站着？快過來，主人有話問你！」

車廂內又傳來一道輕叱：「死丫頭，沒大沒小的，看我不打你？」

倩兒自車上跳了下來。「小婢不用你叫也知道得迴避一下！」回頭對司空凌雲。「司空二俠，主人交給你啦，有什麼閃失便唯你是問！」說着又對他扮了一個鬼臉。

司空凌雲臉上發熱，不知所措。倩兒格格一陣嬌笑，也不拍門飛身翻入牆內。

司空凌雲暗道：「這姑娘一身功夫不俗。又非燕妹師門的身法，不知是那門派的弟子却甘心替燕妹驅車，不也奇怪！」

他發了一陣呆，才懷着複雜的心情走前。「燕妹，這姑娘是誰？」

「她是小妹的丫環。」

「哦？她武功不是你傳授的？」

「她的武功是家傳的！」車內人顯然不想再在這個問題糾纏下去，忙岔開話題。「二哥，這些年來你可好？」

「總算託福，一切粗安，你呢？」

「我？唉……不提也罷！」

司空凌雲心頭凌亂，但覺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林內一陣沉默，只餘風吹葉動之聲。

半晌，車內又道：「二哥，你說大哥不是你殺的，但不知你找到兇手沒有？」

司空凌雲心頭一震，臉色甚是難看，半晌才道：「還未曾查出眞兇！」

林內又是一陣沉默。「二哥，你那徒弟及孟大俠呢？」

司空凌雲淡淡地說道：「他們沒有同來！」

「那麼你替我揭開車簾吧，我要透透氣！」

司空凌雲略一猶疑，走前道：「是！」再猶疑了一陣，才把右手伸前。

當他的手掌剛落在車簾上，車廂內也伸出一隻手掌來，五指如鈎，望向司空凌雲腕脈扣去！

司空凌雲似早有準備，手腕一翻，反望對方抓去！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白光一閃，一柄長劍自車廂內直刺出來！

這一劍，疾如閃電，事前全沒先兆，好個司空凌雲，上身向後一仰，兩掌一合，竟把長劍挾住！

「無恥惡婆，你給我下車吧！」正待發力把車內之人拉出來，忽見車廂內伸出一隻金蓮，蹬在馬後臀上！

那馬兒吃痛，向前奔出，車轅立向司空凌雲撞去！

司空凌雲長笑一聲，雙掌不放，雙脚一頓，飛身跨坐在馬臀上，喝道：「醜婦終須見家翁，還不給我出來！」

話音剛落，司空凌雲立即運勁夾劍，向懷內一拉，不料，車內那人忽然放手，

劍尖便望司空凌雲心窩刺去！

只見司空凌雲慘叫一聲，仰腰躺在馬背上！

車廂內忽淌起一道驚呼：「凌雲，你沒事吧！」接着一個身穿緋紅色衣裙的女人探身而出，右手尙抓着一柄利劍。

忽見司空凌雲挺身而起怒道：「料不到你這般無恥，竟敢冒充別人來騙我！」

那女人臉色一變，咬牙道：「我無恥，你難道便不無恥？燕翩翩已是別人的妻子，你還念念不忘？」利劍一抖，分身便刺了過去！

司空凌雲把掌中劍一橫，「噹」的一響，兩劍相交，司空凌雲因爲不敢太過用力挾劍，是故被其擊落，他同時腰杆再向後一仰，左脚飛起，鞋底望其粉臉蹬去！

那女人反應也極快，嬌軀一掠，自車廂內斜飛了上去！

司空凌雲脚底在馬臀上一頓，身子如離弦之箭般向那女人射去！人在半空，手腕在腰上一抹，軟劍已掣於手上！

那女人左臂勾住一條横生的樹枝，腰板兒一盪，堪堪避過！

司空凌雲輕吸一口氣，身子凌空斜飛三尺，猿臂輕舒，望對方足踝抓去！

與此同時，那女人的長劍自上向下刺去，司空凌雲擧劍一格，「噹」的一响，身子登時沉下，急切間左手一撈，無巧不成話，竟抓下了那女人的一隻綉花鞋子！

那女人嬌軀一翻，坐在樹枝上，滿臉通紅，結結巴巴地說道：「你，你好生無禮！」

司馬凌雲把臉一沉。「裴姑娘請你自重！某家想問你一句，你爲何要設計害我？幸虧我仔細，不然不是要着你道兒！」

原來這女人正是華山派的「梅花女俠」裴紅梅。她道：「你，你是武林惡魔，我，我……」

「這句話可是你衷心之言！若如此，某家也不想跟你多說，後會有期！」司空凌雲只顧說話，竟忘記手上尙抓住裴紅梅的鞋子。

裴紅梅道：「司空凌雲，你對姓燕的既然尙未忘情，爲何要留下我的鞋子！」

司空凌雲臉上又是一熱，轉身把鞋子拋出，怒道：「你莫自作多情，某家要你鞋子作甚！」

裴紅梅穿好鞋，咬牙道：「你罵我什麼？姓燕的賤人不理你，你仍苦苦相纏，才是自作多情！」

司空凌雲心頭如遭火燒，豹子般跳了起來，罵他倒也不太相干，污罵燕翩翩，他可受不了，大喝一聲：「你這潑婦出口傷人，今日不給點厲害你瞧瞧，還以爲某家怕了你！」身子如大鷹般掠起，軟劍如毒蛇吐信，望裴紅梅雙脚刺去！

裴紅梅見他來勢洶洶，連忙彈腰竄起，向對面一棵樹躍去！

司空凌雲右脚尖在左脚面上一點，斜飛過去，軟劍改刺其後背！

裴紅梅嬌軀猶在半空，聞得風聲颯然，不敢怠慢，反手一劍撩出！

司空凌雲忽然撤劍，身子急沉，左臂暴長，一指戳在其腰際痲穴上！

裴紅梅一口眞氣登時散掉，嬌軀如皮毬般向地上墜去，嚇得尖叫連連。

司空凌雲長笑一聲，雙脚落地，左臂把她托住。裴紅梅尖聲叫道：「司空凌雲，你，你待怎地！」

司空凌雲輕輕把她拋在地上，裴紅梅道：「你，你怎地不解開我的穴道！」

「這是給你一點教訓，叫你以後不可出口傷人！」

裴紅梅眼圈兒一紅，嗔道：「你還有良心沒有……人家對你……難道我還不如一個寡婦？」

司空凌雲臉色一沉，道：「你少跟某家來這一套……唉，你的好意我何嘗不知？只是這種事，實在勉强不得！」

原來裴紅梅當年也參與追捕司空凌雲的行列，曾爲司空凌雲所傷，不料她因司空凌雲一身傲骨，不但不怒，反把一腔熱情注在司空凌雲身上，此後在江湖上苦苦追纏，奈何司空凌雲對燕翩翩仍未忘情，是故對裴紅梅不假詞色，因此裴紅梅對他實是又恨又愛。

當下裴紅梅眞的又羞又怒，半晌才問道：「我在何處露出破綻？」

司空凌雲道：「燕妹從來只叫我雲哥哥絕不叫我司空二哥，而且她一直相信我是無辜的，也不會問我：你說大哥不是你殺的……憑此我便知道你是個西貝貨。」

裴紅梅忍不住諷譏道：「原來你當時還未迷暈了頭！」

司空凌雲冷哼一聲。「我已三番四次忍讓着你……這次已是最後一次，下次再衝撞我，可別怪我手中軟劍不認人！」收起軟劍，轉身欲行。

裴紅梅大聲叫道：「司空凌雲，你還不解開我的穴道！」

忽聽一個男子的聲音道：「裴女俠不必生氣，待桂某替你出一口氣！」

司空凌雲抬頭一望，只見樹後閃出幾個壯漢，爲首一個中年漢子正是硃砂掌的後人桂如龍，與此同時，莊門打開，也走出兩個壯漢，却是尤大通及梁佐善！

裴紅梅又羞又怒：「你們一早便躲在一旁？」

桂如龍笑道：「咱們怕這姓司空的不懂憐香惜玉，傷了女俠，所以在旁防範一切！」

「無恥！」裴紅梅接道：「這樣快你便把協議忘記？」

司空凌雲哈哈笑道：「我道此莊是誰的，原來是你們三隻烏龜！」

桂如龍怒道：「你死到臨頭，尙敢逞什麼口舌之利！」

司空凌雲道：「不必再廢話，某家重出江湖也是拜你們兄弟之賜，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言畢又把劍抽了出來。

桂如龍雙掌一拍，樹後那些大漢便圍了上來。司空凌雲冷笑一聲：「有種的便自己下場，何必叫這些飯桶來送死呢！」

桂如龍怒道：「司空凌雲你好狂！師弟，咱們三人便領教他的絕招！」回頭對手下道：「大家看牢一點，不要讓他逃脫了！」

裴紅梅叫道：「喂，你們以三敵一，可不公平！」

桂如龍道：「女俠冒充司空凌雲的舊情人，也不見得如何光明！」

裴紅梅羞怒地道：「這可是你們的主意！」

「女俠年紀早過標梅，怎還會說出這種話？」梁佐善道：「你若不是有心人，咱們兄弟的話，女俠肯聽麼？」

「你們先替我解開穴道！」

尤大通道：「如今最重要的是擒下司空凌雲！」

司空凌雲長笑一聲。「只怕閣下沒此本事！」手腕一抖，軟劍泛起幾朶劍花，分襲對方三師兄弟！

桂如龍三師兄弟見狀都吃了一驚：「司空凌雲果然名不虛傳！」當下立即散開，成品字形把司空凌雲圍住。

司空凌雲脚跟一轉，劍尖急刺桂如龍的喉頭。

桂如龍喝道：「來得好！」右手猛發一掌，把劍震歪，尤大通乘機欺前，左手護胸，右掌拍向司空凌雲脅下！

司空凌雲手腕一偏，劍刄急切尤大通的手臂！這一招使來如同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桂如龍梁佐善齊聲大喝，揮掌拍出！

司空凌雲無暇傷敵，先求自保，兩脚及時一頓，冲天飛起！

身子離地八尺，立時曲腰後翻，在梁佐善頭頂越過，軟劍倏地反手刺出！

尤大通急道：「老三小心！」

梁佐善上身連忙向前一伏，饒得如此，仍被劍尖劃下一道淺淺的血槽！

桂如龍大怒，急標幾步，雙掌如弓，引頸待發！

司空凌雲未待脚跟站穩，軟劍再度刺去，桂如龍雙掌齊出，一掌挾風橫掃軟劍，另一掌擊向對方胸膛！

司空凌雲雙脚一錯，使出「天魔舞步」滑開八尺，長劍指向梁佐善！

梁佐善見他來得勢快，不敢攖其鋒，連忙錯身閃開！

司空凌雲立心先斃一敵，連換幾劍，招招不離梁佐善要害！

尤大通急忙來助，右掌遙擊一掌，司空凌雲左掌一抬，也發出一股掌風！「蓬」的一聲，兩掌接實，掌風四濺，把地上的沙石都捲了上來！尤大通蹬蹬蹬連退三步，司空凌雲上身一幌，乘勢變動身法，一下子又滑至桂如龍身旁！

桂如龍先下手爲强，雙掌齊出，喝道：「再吃我一掌試試！」

司空凌雲見他一對手掌在彈指之間，由白轉赤，如同塗了鮮血般，知道對方已運上「硃砂掌」功，知其厲害，雙臂也注滿眞力，軟劍刺其左掌，左掌迎上對方右掌！

這種硬拚，最考驗自信心及勇氣，所謂人的名，樹的影，桂如龍見司空凌雲拚力而爲，心頭一寒，臨時撤掌閃身！

與此同時，尤大通見司空凌雲露出後背空門，也及時揮掌而上，却料不到老大會臨陣而逃！

司空凌雲聞得後背聲响，也不追擊，左掌一圈，望後拍出，同時軟劍倒握，向後一揮。

尤大通見司空凌雲掌風突然湧至，心頭一驚，正想再加上兩成眞力，不料對方軟劍又至，只聞「喀嗤」一聲，左臂一痛，前臂已脫體跌落塵埃，痛得他大叫一聲，倉惶而退！

司空凌雲看也不看他一眼，雙脚一滑，閃開桂如龍自旁掃來之掌風，向梁佐善迫去！

梁佐善急怒攻心，叫道：「孩兒們，一齊上！」

司空凌雲道：「你們要找死，可怪不得我！」捨了梁佐善衝入人羣中，如猛虎下山，「噗噗」兩聲，連傷兩人！

桂如龍雙眼似欲噴出火來，嘶聲叫道：「司空惡魔，我姓桂的跟你拚了！」

話音一落，忽聽林外有人高聲叫道：「連盟主駕到！」

桂如龍精神大振，高聲道：「屬下桂如龍恭迎盟主大駕！」

梁佐善道：「可惜司空惡魔不讓咱們去迎接盟主大駕！」

兩人見來了救星，却奮力而戰，緊緊纏住司空凌雲。司空凌雲心頭暗暗打鼓，心想今日眞是屋漏更兼連夜雨了，轉頭一瞥，只見林外搶進一彪人馬！

利那，但聽林內响起一片叫聲：「屬下等恭迎義薄雲天連盟主大駕！願盟主千秋萬歲，永率武功，除魔伏霸！」

叫聲中，只見一個四十歲左右年紀，蓄着短髯，身裁高大，臉如滿月，眉眼生威，身穿一襲杏黃色的綢面團花袍子，不徐不疾地走了過來。

「諸位辛苦了！」那人眉頭一皺，道：「連某已多次傳達，以後不要再在連某名字之上，加上什麼堂皇冠冕的名詞！」

林內又是一陣大叫：「此是屬下等衷心之言，請恕屬下等不能從命了！」

連雲天搖頭道：「眞拿你們沒法！諸位一向維護正義，此等精神使連某甚是感動！」

「屬下等聽到盟主此言，就算立即死去也心甘！」

二十多個漢子的聲音整齊劃一，連桂如龍師兄弟也捨了司空凌雲，必恭必敬地向連雲天打拱，司空凌雲心頭詫異，半晌都說不出話來。

連雲天眉頭一皺，道：「司空凌雲，枉你一副大好的身手，爲何至此仍執迷不悟？」

司空凌空忽然爆出一陣大笑，笑聲响亮久久不絕，衆人臉上均露出驚奇之色。

只見連雲天背後閃出一個身裁矮瘦的老頭來，喝道：「司空凌雲，你在盟主面前，還敢放肆？當眞罪該萬死，趕快跪下領罰！」

司空凌雲目光一凝，止笑道：「我以爲是誰在放屁，原來是你這隻猴子！你以爲天下人都跟你一樣奴顏婢膝麼？我司空凌雲膝下有千金，除了天地父母之外，誰人值得我下跪？」

那人正是有「神機妙算」之稱的余先知，聞言之後心頭恚怒，臉色却絲毫不變。「若是皇帝老子來了，你跪是不跪？」

「司空凌雲無須看皇帝老兒的臉色，又何必跪他呢！他是人，司空凌雲亦是人，如何他不來跪我？」

林內的人臉色齊是一變，須知在江湖上行走的好漢，雖不受官管，但格於時勢，對皇帝天子還是不敢心存不敬，像這種

大逆不道的話，實在罕聽少聞！

司空凌雲這席話，更直接了當告訴余先知，皇帝我都不跪，連雲天只是一個武林盟主，更加不跪！他說了之後，便拿眼瞅住連雲天。

連雲天伸手輕捋短髯，仰天大笑，隨即豎起拇指道：「好！司空凌雲有志氣，有骨氣！可惜可惜！」

「可惜什麼？」

連雲天悲天憐人地長嘆一聲：「你若連連某這句話也聽不出來，那就不只是可惜了！」

司空凌雲又是一陣大笑，連雲天臉露誠懇之色，道：「司空凌雲，可惜你誤入歧途，否則倒是武林柱石，只要你肯洗心革面，連某便給你一個機會，待你做出幾件驚天動地的俠義事蹟後，連某願意拱手讓位！」

林內的漢子又叫道：「連盟主襟懷寬廣，舉世無匹，天人共欽！」

余先知道：「盟主如此寬懷待你，你若還不改過，眞是豬狗不如了！」

司馬凌雲心頭一動，暗叫道：「好厲害的連雲天，這句話眞是一石數鳥，我若答應他，一來等於默認江湖上所傳之罪名，二來又多了一條覬覦武林盟主寶座之罪，三來連雲天又可藉此提高威信！哼，如今四下都是他的親信走狗，即使他眞的肯讓位，而我又肯坐上去，只怕也坐不長久！」心念電轉，當下冷笑一聲：「多謝了！不過司空某到底做出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要我洗心革面，倒望你指點一下，免我做個糊塗鬼！」

連雲天又一聲長嘆。「你本是個聰明人，怎地在正邪問題上如此糊塗，眞教人可惜！」

司空凌雲怒道：「司空某如何糊塗，倒願聞其詳？」

連雲天轉頭向後看了一眼，道：「你眞要連某當衆說出來？」

「司空某自忖生平未做過什麼虧心事，當衆不當衆全不在乎？」

余先知道：「司空凌雲，盟主是顧着你的臉子，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像盟主這等胸襟偉大的人，天下無出其右，咱們就算學一百年，一萬年也學不到兩三成！」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這樣說來，閣下大概只學到一成半成了！一個心中只有連雲天一成正義之心的人，還能配厠身白道？還敢誇言正義？哈哈，你只怕比司空某還邪惡！」

余先知臉上一紅，又羞又怒，半晌才道：「只要有連盟主的一成，便已是俠義之士了！」

司馬凌雲窮追不放。「你剛才說一萬年也學不到兩三成？請問閣下如今春秋若干？不到一百歲吧？就算起來，才百分之三成，你連黑道也不配！再說那些青年的小伙子，豈不全都是邪惡之士？」

桂如龍道：「天下雖大，武林雖廣，但論道非黑即白，豈有連黑道也不配的？簡直是瞎說八道！」

司空凌雲一本正經地道：「桂兄之言，本極成理，奈何此見已經過時！」

這句話引起全場之人都奇怪起來，連連雲天也望了過來。桂如龍目光一掃，囁嚅地說道：「桂某之見如何過時？簡直放屁！」

「哈，桂兄果然是個聰明人，一點即透！」司空凌雲道：「如今天下除了黑白二道之外，尚有一道，屁道是也，凡厠身此道之人，必擅吹捧拍馬屁，於今天下三道並立，白道你們自然推舉連雲天，司空某這黑道盟主怕也推不掉！這屁道盟主則非余堡主莫屬矣！因爲其拍馬之術，天下無出其右者，像桂兄之流，只配跟在他背後搖旗吶喊！」

裴紅梅哈哈大笑，道：「這話倒也有幾分道理，若論此道高手，余堡主謙稱第二者，天下再無人敢稱第一了，連婦孺也佩服至五體投地！」

林內羣豪有好幾個都忍不住大聲笑了出來，但想起盟主在場，連忙掩口。

司空凌雲道：「余堡主，在下只是以事論事，並無拍你馬屁之心，哈哈哈！」

余先知老臉通紅，又窘又氣，說不出話來，忽然連雲天也大笑起來，余先知急忙跟着笑，衆人唯恐落後，不管心情如何，也爭先恐後大笑起來，那笑聲有高有低，有尖有沉，有長有短，一時之間蔚爲奇觀！

司空凌雲一怔，就像是被人塞了一嘴的臭泥，登時笑不出來，但余先知却越笑越响，越笑越是得意？到了後來，只剩下他一人在笑。

司馬凌雲喟然道：「余先知，在此情況下，你尚能笑得出來，某家實在不能不佩服你！」

「老夫笑你無知！盛讚及推廣正義和正義人的行爲，稱爲宣道或傳道！假如老夫讚你這種邪魔外道之人，才能稱得是吹捧拍馬，也就是你說的屁道！」余先知得意洋洋地道：「老夫能在晚年負起傳道之責，此乃畢生最大的榮耀！試問老夫如何能不笑？」

司空凌雲冷哼一聲，轉頭問連雲天。「你又有什麼好笑？」

連雲天含笑道：「連某覺得你說得可笑，忍不住笑了出來！」

桂如龍連聲道：「是極是極，司空凌雲所說之言，極是可笑！」

司空凌雲怒道：「某家所說有何可笑之處？」

連雲天道：「何必斤斤計較於此？但願天下人都能笑得如此痛快，自此之後再無干戈，則連某願效程咬金大笑而死！」

林內羣豪又喊道：「連盟主胸襟連廣字，胆肝照日月，天下無人能及！」

司空凌雲冷冷地道：「好一副悲天憐人的模樣！不過司空某素知你之爲人，你只有一件是我佩服的！」

連雲天毫不爲忤道：「連某豈敢？」

余先知道：「盟主値得你佩服的又豈止一件？」

桂如龍道：「不錯，起碼一百件，一千件！一萬件！」

利那間，林內滿是諂媚吹捧之辭，都是聞未所聞，挖空心思之作，連雲天臉上升起一片不耐之色，却也沒阻止他們。

余先知大聲道：「司空凌雲，你到底佩服盟主那一項？且說來聽聽，說了也好上路！」

司空凌雲含笑道：「連雲天，若論天下最能『假戲眞做』，數你第一！把假的弄成眞的，把一化成十，這種本事，宇內當眞無人能及！天下的戲子，都該拜你爲師！」

余先知大聲喝道：「司空凌雲，你死到臨頭，尙敢侮辱盟主？哼，如今罪狀又多了一條！」

梁佐善道：「你竟把盟主說成是會使法術的妖道，眞是罪無可恕！」

司空凌雲剛才見桂如龍師兄弟雖然趨炎附勢，仍有幾分漢子的本色，但自連雲天出現之後，便好像變了一個人般，心頭旣厭惡又恚怒，忍不住喝道：「姓梁的，區區敬你是條漢子，不忍出言相譏，你怎反來汚衊我？區區幾時說過連雲天是個妖道？」

梁佐善眼角瞟了連雲天一眼，大聲道：「還說沒有？你說盟主能把假的變成眞的，又能把一化成十，這不是暗指盟主使妖術？這幾句話可是出自你之口。」

一個漢子接口說道：「何止汚辱了盟主，也指桑駡槐地駡盟主的師長是老妖道，盟主的徒弟是小妖道，此可忍孰不可忍乎？」

司空凌雲怒極反笑。「面對你們這些卑鄙小人，夫復何言？」

余先知道：「你又汚駡盟主是小人了，咱們這些人給你當作螞蟻一脚踩死，也沒有問題，但你絕對不能損及盟主一根毫毛！」

林內羣豪又吶喊道：「誓死保護連盟主！」

梁佐善道：「你再敢侮辱盟主，便請你棺材自備。」

連雲天道：「每個人都有尊嚴，豈能被人當作螞蟻踐踏。」

司空凌雲不屑地冷笑一聲。「好一副假道學的氣派，上樑不正下樑歪，難怪你四周都是些小人。」

連雲天正色道：「非也，聖人有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司空凌雲大笑道：「如此吹捧拍馬，是言愛之敬之乎，你若無此好，又豈有小人投你之所好？子曰：『上好禮，制民易使之也。』又謂『君子不以言擧人。』你遠君子而近小人，焉配當盟主？」

「子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你若對連某不滿者，但可明言，豈可辱及旁人。」連雲天道：「再說盟主之職，只是暫代，若找到合適的人，連某立即退位，卽使你司空凌雲能當盟主，連某也雙手奉上！」

司空凌雲冷笑道：「司空某縱有心當盟主，也怕雙耳活受罪。」

連雲天道：「孟子曰：『出於幽谷，遷於喬木。』只要吾兄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未嘗不能成道。」

「如何洗心革面？」

「首先承認所犯之罪，然後求恕。」

司空凌雲又是一陣狂笑。「只要司空凌雲一承認，這寃情更無淸洗之一日，何況司空某自信頂天立地，不曾犯過甚麼惡行！『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之謂也。」

連雲天道：「老子有言：『死而不亡者壽。』只要你認識所犯之惡行，即使他人不能恕之，雖死仍能留下美言，自然不懼。」

司空凌雲輕嘆一聲。「司空某只能再說一句，區區絕對沒有殺死義兄，也沒對義嫂做出逾禮之事。」

「眞是朽木不可雕！」余先知道，「錯而不知猶可恕，知而不認不可活。」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連雲天道：「你旣不怕，只好請你跟我去一趟摩天嶺了。」

司空凌雲冷冷地道：「你何不就地把我殺之戮之，奚事要上摩天嶺？」

「連某爲求公道，將召開武林大會，讓天下武林公決！」

「區區憑什麼聽命於你？」

余先知道：「武林盟主號令天下，你怎能不聽，凡我俠義之士，均護道有責，你不聽令也不行。」

司空凌雲大笑。「武林盟主可不是司空某推選出來的！」

桂如龍道：「你連中原五大門派也汚辱了，連盟主是少林方丈覺空大師提議，而由公衆表決通過的。」

連雲天道：「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司空凌雲只是誤入岐途而已，只要他能當衆宣佈脫離諸魔，並放棄天魔門掌門之位！俠義之門仍爲你而開！」

「荒謬！區區在襁褓時，被家人棄於山野，幸得先師可憐，抱回去撫養，這算什麼誤入岐途？天魔門又有什麼不好，區區爲何要背叛師門！」

梁佐善道：「天魔門是邪派，人人均知。」

「何謂是魔？何謂是道？」司空凌雲大聲道：「出身邪派之人，便就是邪魔了麼，若是出身正派的，殺人放火，姦淫擄刦，也算正派乎，茍如是，區區更不願背叛師門！」

桂如龍道：「反了反了，竟然甘心爲魔。」

「區區知道因爲我不喜吹捧拍馬，平素直言不諱，揭了你們不少瘡疤，是以才不容於武林而已！魔耶？道耶？全憑你們一片之詞，內心好惡，如此而已！豈有他哉！」司空凌雲一揚手中軟劍，道：「話不投機半句多，廢話不必多說，有什麼手段但管使出來吧！」

連雲天仰天長嘆一聲，道：「可惜，可惜！」

「連雲天，你不必惺惺作態了，別人不是怕你，便是想高攀，不惜大獻諂辭，我司空凌雲別無所求，何須看你的眼色行事。」

連雲天喟然道：「閣下咄咄迫人，連某若再忍認讓，人不知只道俠義道上竟無人能制你，不過有一點需要表明，今日連某與你決鬥，是對事不對人！」

余先知道：「盟主，對付這種小人，無須你親自出手，就由屬下等代勞吧！」

連雲天緩緩抽出長劍，道：「諸位請讓開一點，連某若不動手，只怕要讓他看輕了。」

司空凌雲道：「只你一人，怕不是某家對手！」

連雲天捋鬚微笑道：「連某以一對一

，你不必拿話擠我！」

「好，算你是條漢子！」

連雲天倒抱劍柄。「請！」

司空凌雲也道了一聲請，兩人同時把劍擧起，劍刄鋒芒大盛，司空凌雲暗忖道：「這些年來，連雲天武功必有長足進步，否則他如何敢如此託大，我可得小心一點！」

連雲天跨前幾步，雙脚不丁不八立定，長劍橫放在身前，刹那間，兩人身上都發出一股凌厲的殺氣！

過了兩盞茶工夫，兩人仍如石像般屹立，林內靜得落針可聞，羣豪都知道這一戰，必是驚天地泣鬼神的惡鬥，也將是近數十年來，武林罕見的大戰，人生能一睹此戰，實乃千載難得之良機，是故却屛息而觀！

連雲天與司空凌雲身上的殺氣越來越盛，兩人雖未正式交手，但巳先作了一場無形的較量。

旁邊的幾棵大樹，也不知是遇上肅殺的秋風，還是敵不住凌厲的殺氣的摧殘，紛紛揚揚飄下數十張葉子。

司空凌雲只覺連雲天這麼閑散地一站，全身竟無一絲破綻露出，而連雲天却覺得司空凌雲全身上下無一不是空門，但空門如此之多，但反而不敢貿貿然出手，同樣也委決不下。

時間逐漸流逝，忽然一片落葉在在司空凌雲臉前飄落，他不由自主的眨一眨眼，一縷勁風，也隨之襲來！

這刹那，司空凌雲視綫受阻，但也知道連雲天巳發動攻勢，急切之間，只得向橫跨進了一步。

不料脚跟尙未站定，連雲天長劍「刷」的一聲，挾風刺到！

司空凌雲吃了一驚，忖道：「怎地來得這般快？」心念電閃間，軟劍巳連接連雲天兩招！

原來當樹葉遮住司空凌雲雙眼時，連雲天見機不可失，立即展開攻勢，他得知司空凌雲不是易與之輩，並不立即使劍急攻，而是曲起左手食指一彈，發出一縷指風，襲向司空凌雲的胸前要害！

司空凌雲只道連雲天仗劍來攻，閃開一步，正想反擊，不料連雲天劍隨意動，司空凌雲身子剛一動，他的長劍也及時刺出。

司空凌雲料錯一着，立即有束手束脚之感，連雲天一爭到先機，攻勢連綿不絕，七星劍法絕招一招緊接一招，每劍均是一招七式，劍尖抖動處，分刺司空凌雲七個穴道！

一招七式，一劍刺七穴，正是七星劍法獨步武林之絕學！

司空凌雲見對方攻勢似無止遏之勢，暗暗吃驚，料不到此厮沽名釣譽之下，仍能有此進步，十餘年前，他內功未純，只能一劍刺五穴，今日看來，巳不在我之下了！」

他心神不專，連雲天攻勢更盛，只見司空凌雲的身前及左右，全是一朶朶碗口般大的劍花，劍鋒上的光芒，炫人眼神。

余先知等人大聲叫好：「司空凌雲只不過是個跳樑小丑而巳，連盟主是擎天巨柱，還不手到擒來！」

桂如龍道：「盟主的劍法實是學劍之人的風範，可惜桂某投錯了師，否則今日倒可目中吸收不少劍法精義！」

梁佐善一呆，輕聲道：「大師兄，你說什麼？師父可沒虧待過你……」

桂如龍忙向他打了個眼色，梁佐善這才會意，也忙道：「師兄，即使你如今是劍術高手，恐怕也不能體會盟主劍法中的好處。」

桂如龍道：「師弟說得極是，盟主武功比天高，比海深，咱們又怎能體會其精奧。」

這些無恥之徒，在旁邊一唱一和，使得司空凌雲難以沉得住氣應付，更加落在下風，幸而他師門的「天魔舞步」十分神妙，才能三番四次，避過危險。

連雲天越鬥越勇，忍不住忖道：「一路上盡聽人說司空凌雲重出江湖，武功如何精進，却也不過如此，哼，他們天魔門的武功究屬邪派，怎比得上我七星劍派正宗心法，越練越是精純！」

想至此，他一顆心才逐漸定了下來，臉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一點笑意。

司空凌雲目光一及，心頭一跳，暗叫一聲：「我何其蠢也，何必爲這些無恥之徒生氣？」心頭一定便逐漸穩住陣脚。

他對七星劍法本不陌生，雖說連雲天武功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當他全神應付時，便發現對方劍法中仍時露破綻，並非無隙可尋。

連雲天見司空凌雲在自己的急攻之下反而站穩陣脚，心頭微微一怔，此刻羣豪在側，若果不能把司空凌雲擒下，這張面實在沒處可擱，心念轉動間，只見他猛吸一口氣，長劍抖起幾朶劍花，把司空凌雲的前胸要害籠罩住。

司空凌雲心知今日不硬拚，實難善了，眉頭一皺，故意把身一側，露出肩上的一個空門來，連雲天大喝一聲，長劍如毒蛇吐信般，將千百點劍光凝成一點，直刺司空凌雲的肩胛！

這一招，他求勝心切，反而犯了兵家大忌，自己的右脅也露出一個空門來。

只聽司空凌雲也暴喝一聲，身子欺前，軟劍反刺對方的脅下，道：「某家跟你拚了！」

連雲天眼見即將得手，但自己即使能卸下對方的肩胛，脅下也難免受重傷，這單生意他如何肯做，眨眼間，他心意巳決，向後倒飛。

不料，司空凌雲早巳料到對方不肯與自己硬拚，把這一着也計算到了，對方一退，他立進，軟劍如風，反擊連雲天前身要害！

連雲天倒退速度，不如司空凌雲前進之快速，長劍變招也不及軟劍之靈活，萬般沒奈之下，只得拔空而起！

司空凌雲急嘯一聲，緊接着連雲天躍起，人未至，軟劍巳挾風截向對方的小腿上！

連雲天若無幾分眞實本領！又豈能坐上武林盟主之位！司空凌雲身子一躍，他便料到有此一看，千鈞一髮之際，只見他猛吸一口氣，上身一俯，長劍劈將下去，欲把軟劍截住。

豈料司空凌雲冷笑一聲，手腕一抖，

軟劍倏地彈開四寸，改刺連雲天的手腕！

這一着變化神奇，事先毫無預兆，只看得余先知等人大吃一驚！都忍不住踏前幾步，準備救人！

好個連雲天，左手食指一曲一彈，把軟劍彈開，隨即勉力向後打了個觔斗翻開去！

「好，」司空凌雲見他在這情景下猶能閃開，忍不住讚了一聲，雙脚落地，仗劍撳前！如狂風暴雨般急攻過去，他左七右六！一口氣刺了一十三劍，連雲天脚跟未穩，迫得改守為攻。

羣豪見連雲天在一瞬之間，便由上風轉為下風，都暗暗担憂起來，那些諂媚之辭，再也吐不出來。

司空凌雲扳回上風，精神大振，決心一挫連雲天，暗忖道：「今日若不行險着！只怕難以脫身！」心念剛落，左掌突然自劍底下拍出，配合軟劍的攻勢。

連雲天了無畏懼，左掌也斜揮而起！迎向對方來勢。

不料掌至半途，司空凌雲突然一個倒飛彈了開去，余先知叫道：「司空凌雲要逃，那有這般容易！」

連雲天也道：「臨陣退縮，算得什麼好漢？」雙脚一軟，急射過去。

司空凌雲一退二丈半，再退又是二丈半，眼看後背即將撞到一棵大樹，忽見他左掌向後一拍，身形忽然一變，如游龍般，後背貼着樹幹向上攀升！

連雲天長嘯一聲，一式「白鶴冲天」拔身追去。

只見司空凌雲軟劍忽然向旁邊的一根橫枝劈下！「喀嗤」一聲，那條橫枝應聲而斷，向連雲天頭上墮去！

連雲天慮不及此，連忙凌空移形換位，硬硬生生挪開兩尺，不料司空凌雲再一劍，斬下另一條橫枝，這一條比剛才那一條更大些，連雲天左袖運勁一捲，堪堪把樹枝拂開，眞氣化濁，身形不由自主的墮地！

刹那間，只聞一道急勁的兵刃劈空之聲傳來，連雲天抬頭，但見司空凌雲連人帶劍，如箭一般射至！

連雲天猛吃一驚，一邊沉身，一邊揮劍抵擋！

司空凌雲左袖一捲，把連雲天的長劍纏住，軟劍一沉，「噗」的一聲，在連雲天右肩刺了一個血洞！

劍入一寸，連雲天連忙沉腰卸肩，手腕急翻，「嗤」的一聲，也割斷了司空凌雲的衣袖！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際上急如白駒過隙，說時遲，那時快，兩人同時落地，司空凌雲尖嘯一聲，軟劍一抖，連刺對方胸前的「紫府」，「乳突」，「華蓋」三個大穴！

連雲天右肩受傷，劍法大受影响，忙不迭向後急退。

「現在是誰逃走！」司空凌雲長笑一聲，道：「堂堂的武林盟主，也要脚底抹油麼？」

連雲天那裏還出得聲來？余先知急道：「無恥惡魔，擅使陰謀詭計，大家一齊上吧！」言畢揮劍而上。

司空凌雲大怒，反手把余先知的長劍撥開，喝道：「姓連的，你不是說過要以一敵一麼？」

連雲天眉頭一皺，轉頭向余先知打了一個眼色，說道：「余堡主，你們都退下吧！」

余先知是出名的老狐狸，豈有不知連雲天之意，當下道：「盟主，你今晨為朋友療傷，消耗了不少眞力，你且歇歇吧，待恢復了眞力再來接替屬下等。」

連雲天眼角閃過一絲感激之色，道：「堡主厚愛令人感動，但連某若不親手擒下他，豈不大長邪氣！」

余先知心頭一怔，忖道：「你這狐狸在賣什麼藥？」心念一動已明了其意，便仗劍佯攻過去，同時向桂如龍及梁佐善打了個眼色。

桂如龍與梁佐善等來以他馬首是瞻，於是也學他抽空佯攻，司空凌雲不知就裏，心神大亂，自知無法以一敵四，便存下殺一個够本！殺一雙有賺之心，覷準四人之中，梁佐善武功最低，軟劍一幌，迫開桂如龍，却翻腕削向余先知！

余先知頓足後退，連雲天却上前補了他的位置，不料司空凌雲並不追趕余先知，手腕一翻，急戳梁佐善的小腹！

這一招接連三變，神妙之至，但見連雲天左袖一拂，遮住司空凌雲的視綫，右手長劍自袖底探出，疾如閃電地戮在司空凌雲腕上！

司空凌雲正在快要得手，忽覺手腕「台谷穴」一麻，五指一鬆，軟劍登時跌落地上！

（未完・七）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高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慈善籌欵會的派對上，除了那些豪紳富商之外，還有游天虹及私家偵探張雪兒也在座，他們很注意場內動靜，名流招培當衆捐了一百萬元，引起會場一陣哄動，突然有人和招培耳語之後他就離開了會場，保險大亨馬元壯走過來對張雪兒、游天虹招手，請他們一齊到招培名下的貨倉發生大火的現場走走，因為他接受了招培的投保，希望他們找找原因。游天虹和張雪兒看過現場後，游天虹走去找放火專家貓王，貓王告知他有一個得意門生叫阿文，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叫游天虹注意。游天虹借故在賭場上和阿文認識，準備試探他的行踪……

借畫計劃

「賭博賭博，越精明越易上當。」游天虹一邊把一支香烟遞上，一邊說道：「我不是職業賭徒，但我自問最了解賭博的心理。所以我可以坦白告訴你，我從未輸過！」

「但是，在俱樂部裏面，我明明見你輸到面紅耳熱啊！怎麼你說從未輸過？」阿文說。

「這件事很簡單——」游天虹噴出了一口香烟之後，忍不住笑道：「這叫做小財不出，大財不入啊！」

阿文有點恍然大悟：「難道你剛才是故意輸了？」

「不錯，正因為你們——包括你的朋友，還有其他旁觀者在內，大家一定以為我賭得太笨，所以你們才會輕易上當。哈哈……」

阿文氣得幾乎想動手揍他一頓！

但回心想想：「人家代自己還了三十萬元賭債，又豈可恩將仇報。」

游天虹一邊與阿文併肩走着，一邊示意道：「請上車，讓我作東道，請你喝杯酒，聊聊天！」

阿文正求之不得。他並非像他師父一樣嗜酒，只是心有不甘，想進一步了解游天虹這傢伙而已。

老千揮手

阿文登上了游天虹的汽車之後，首先向他請敎姓名，游天虹照實說了。

阿文冲口而出：「啊！原來你就是江湖上人稱『千門奇俠』的游天虹。」

游天虹格格大笑聲中，把車子開走！

十數分鐘之後，他們二人來到一間酒吧之內。

阿文這時才恭恭敬敬地說：「這一頓，一定要由我來作東道，因為我有眼不識泰山，這杯酒算是晚輩向你謝罪的。」

游天虹又笑了一陣道：「人生如舞台，我們都只不過在演戲而已，何必認眞？」

阿文乘機又向游天虹請敎「賭術」。

游天虹搖頭道：「身邊沒有道具，如何示範？」

「如果不嫌棄的話，可否到舍下一聚？」

「嗯——！」游天虹故意看看腕錶：「好吧，那麼，我們喝光了這一杯酒就走。」

二人匆匆喝光那杯酒之後，就雙雙離去。

游天虹開着他的車子，跟阿文返回他的家居去。那是一幢多層住宅大厦，大門是一扇有鎖的鐵閘，這裏的住客每人都配有一條鐵閘的門匙，以利出入。但是阿文竟然可以不用門匙

，就輕易入內。

游天虹也是江湖中人，他看得出這種夜盜手法。但一般夜盜都會使用一枚，甚至一串百合匙，然後才可以達到「得心應手」的境界。然而阿文好像「兩手空空」的，甚麼都沒有。

游天虹一直跟隨在阿文左右，進入大厦之內。

大厦管理處有一名司閽值班，是個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他看見阿文回來，很有禮貌地招呼他。

進了升降機之後，阿文按了「9」字。

這兒每層只有兩個住宅單位，所以環境很清靜，看來也很高尙。阿文就獨自住在「A」座。

阿文帶着游天虹來到門口，沒有立刻入內，却先用手電筒在門緣四周照射了一遍。從他的小心翼翼的態度看，大概他正担心可能有人來過了；甚至說不定他在門緣四周留下了一些暗記之類。要不然，爲甚麼門前明明有一盞長明燈，他還要開亮了一支手電筒？

當阿文將袖珍的小電筒熄了之後，他才掏出門匙，將大門開啓。

門匙明明已將大門的門鎖扭開了，但大門却仍然閉上。阿文左摸右搜的，不知道又在找尋一些甚麼。

游天虹問道：「怎麼啦？是不是不見了門匙？」

「不！」阿文又摸出那支袖珍的小電筒來，往地上照射着：「我把一條鋼綫跌掉了。」

游天虹這才笑了笑，把一些東西遞了過去：「是不是這一條？」

阿文抬頭看看，正是他遺失的那一條只有數寸長的鋼綫。但是奇怪怎麼會落入游天虹的手中？

游天虹眼看阿文伸手過來，但他却突然又把手縮了回來。笑道：「這小把戲實在很好玩，讓我也來試試，好嗎？」

這情形假如看在別人的眼裏，一定弄得一頭霧水，爲甚麼阿文開啓自己的家門時，也須要這麼一條小鋼綫？這東西明明是阿文的，爲甚麼又會在游天虹的手上？

原來也只有游天虹看得清楚，當阿文開啓大厦街門時，他曾瞥見阿文悄悄從衣袖裏抖出了這一條小鋼綫來，手指輕輕翻動了幾下，鐵閘大門隨即應手被他推開。這種手法正表示阿文這傢伙是個不循正途的人。

阿文這種技巧滿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想不到偏偏給游天虹見到了。游天虹存心要阿文知道他不是「眼慢」的人，於是就以「手快」的動作，讓他瞧瞧顏色。

當時阿文也實在感到無限驚愕，他張大了咀巴，還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之際，游天虹已經「順手」將他家的大門推開了。

所謂「順手」只是表示游天虹那小巧的動作看來委實是輕而易擧，阿文甚至連看也未曾看得清楚，門已經被游天虹推開了。

阿文之所以大感驚愕，並非單單因爲游天虹出手快如閃電，而是他家這一扇大門設計得古怪，單是匙孔就有好幾個，其中有眞有假，有明有暗；明匙開了後另有暗鎖，如果不知內裏乾坤，隨時會觸動警鐘。但是游天虹却目光銳利，一看便知虛實，做起來也絕不拖泥帶水，可見技藝高超，百份之百是個高手。又怎到阿文不爲之心服口服呢？

門雖然開啓了，但游天虹並沒有爭先入內，他反而很有禮貌地攤攤手掌，讓主人先行入內。

阿文果然也小心翼翼地，在門緣處摸了兩下，這正表示游天虹沒有估錯，果眞是「內有機關」。阿文這兩下手勢和動作，正是表示他已將「機關」關上了。於是游天虹也跟隨他入內。

阿文一邊亮燈、關門，一邊招呼着游天虹：「隨便請坐！」他回頭又問：「請問你想喝些什麼酒？」

游天虹並沒有立刻就坐下去，他以好奇和欣賞的目光，朝屋子裏四處打量着，第一個印象就是阿文這傢伙很懂得享受。

這裏面不但陳設華麗，一切設計也見巧奪心思，例如那些窗門，竟然有眞有假，通到後面去的走廊，亦以迷幻燈光擾亂人的視綫，使人置身其間，頓覺無所適從。

阿文爲什麼要把家居佈置成這個樣子？

游天虹回頭走到了客廳一角的小酒吧前面，只見那列酒櫃之內，名酒紛陳，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給，要是讓劉伶目睹這情景，必然垂涎三尺！

阿文看見游天虹沒有反應，便自作主張的，爲他倒了半杯「路易十七」拔蘭地。

游天虹接過了那杯洋酒之後，再望望阿文手中的酒瓶，忍不住問道：「你眞懂得享受，這瓶洋酒，看來最少也值千元以上。」

「不，是二千多元。」阿文滿不在乎說。

游天虹擧高了那半杯洋酒，瞪住杯中物道：「然則，這裏也值數百元啦。」

「喝吧，錢本來就是賺來花的，何況我們是頭一次見面，我怎麼可以失禮你這位江湖上的老前輩？」

游天虹看見他那副神氣，又忍不住望住酒櫃裏面那些名酒佳釀，假如讓阿文的師父貓王見到了，必然欣喜若狂。但是，游天虹却從貓王的口中知道這小子很「反骨」——沒有良心以及念舊之情的意思。

但是對於江湖上的恩恩怨怨，游天虹已是見怪不怪，何況貓王本身也絕對不是一個正派的人呢。所以他暫時撇開了這些不去想它，只以半開玩笑的口吻問道：「我看老弟你的入息可不錯啊，大概不可能是贏回來的吧？」

阿文這時也倒了半杯酒，在酒櫃裏面坐下來，與游天虹面面相對，他呷了一口酒之後，就輕輕嘆了一口氣：「不要再提到賭博了，老前輩，不妨坦白告訴你吧，假如我不賭，今時今日的身家可眞不錯啊！」

「你的意思是：你常常輸錢麼？」

「是的，與其說是賭術不精，倒不如說是運氣不佳還比較適當啊！」阿文又以仰慕的目光注視着游天虹：「聽閣下的語氣，好像常常贏錢，可否指點一下？」

游天虹哈哈笑道：「賭博賭博，當然是要博的，怎有可能必勝呢？不過，假如你明白個中竅妙，上當的機會肯定少一些。」

就算阿文再笨，也聽得出游天虹剛才那一番說話的用意是什麼，又何況阿文只要想起游天虹是江湖上的「千門奇俠」，他就有些恍然地說：「難道凡是涉及賭博一門的，都與騙術有關？」

「那又未必，我這個人最討厭人家出老千去騙人，所以我今晚贏你，純粹是技術。俗語說得好，十賭九騙，倒也是事實，尤其是紙牌、撲克之類的賭具，最易出術。」

「嗯，老前輩講得很有道理，我回憶起來，我以前所輸的，大部份是在沙蟹局裏面輸掉的。」

「沙蟹局是用撲克牌作爲賭具的，固然可以出術，但是，即使雙方不出千，公公道道的去賭，也百份之一百講究技術，此中又包括了叫牌的技術，出注碼的技術，以及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技術。」

阿文畢竟也跟游天虹賭過「沙蟹」這種賭博，當時他已直接感覺得到對方是個高手中的

高手，所以他對游天虹剛才一番說話，絕不懷疑。

游天虹又說：「任何一種賭博幾乎都無可避免地包括了欺騙的成份在內，例如賭沙蟹時，我騙你入局，跟住先負後勝，以及逐步逐步的騙你跟進，直至最後把你的注碼吃掉……等等，全是靠騙。我這一生人最討厭人家騙人，所以我先學會如何識穿騙局，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阿文幾乎不等游天虹講完就說道：「我從未騙過人，也不懂那一套啊，爲什麼你却要騙我入局？」

「我沒有騙你，只是你嗜賭之外，還心存貪念，想贏我的錢，所以你可不能怪我。」游天虹笑了笑，「總括一句，你賭術不精，意志亦不夠堅定，你這樣子下去，正是『做死一世，也不夠你輸』。照我意見，你要學的，不是騙人之術，而是要學會如何洞悉別人出術騙你的手法。」

阿文道：「我要同大俠請教的，正是這一套啊！」

「想我指點你，當然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却有個附帶的條件。」

「有什麼條件？請你直說好了，做得到的，我一定會盡我所能去做的。」

「那是一種交換的方式。」

「交換的方式？」阿文頓覺迷惑不已！「對不起，我實在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知道一些賭與騙的竅門，我也希望了解一下如何製造一次火警意外的技巧；假如我們能來一次技術交流，豈不妙哉？」

「你……」阿文當堂吃了一驚，「你這是什麼意思？」

「事到如今，我以爲你也不應該裝蒜了，阿文。」游天虹仍然很悠閒地喝着那杯酒說：「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我與你師父貓王是老朋友……」

豈料游天虹話未說得完，阿文已將手中的杯子連酒一齊擲向他的頭臉之間。

游天虹反應奇快，他將身子一偏，頭往右側，滿以爲這樣就可以及時閃避阿文的突襲，却想不到阿文的酒杯雖然落空，酒瓶却是接踵而來，而且來得又快又狠！

游天虹避無可避，惟有揚臂硬接，「嘩啦」一聲，大半瓶價值二千多元的洋酒，四下裏飛濺！

游天虹還來不及轉身，阿文已飛身越過酒櫃，往走廊那邊遁去。

游天虹手急眼快，首先把手中的杯子連酒擲到前面的地板之上，再將一把圓櫈飛擲過去，只聽得「隆」然一聲，阿文的屁股被圓櫈撞個正着，雙足在被酒潑濕了的地板之上，當堂身不由主地，跌得朝天仰倒，再滑向前，撞在一列櫃前。

阿文還來不及爬起來，游天虹已衝了過來。阿文又想動手，却瞥見游天虹的手中有些東西閃閃生光，迅速伸至他的咽喉之間。

那是一隻破碎了的酒杯的底座。游天虹就用手握住圓座部份，讓鋒利的破口對正了阿文的咽喉。

游天虹看見阿文不敢再妄動，這才笑道：「我以爲你只會用腦，想不到你還會用手。」

阿文苦笑道：「對不起，我實在弄不清楚你的身份。」

「江湖中人都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只你與我初相識，所以你不了解我，我也不會怪你。但你心裏到底担心一些什麼，我却反而不大明白啊！」

「我不怕告訴你，我担心你是警方，或者保險公司派來的人。」

「你的師父貓王形容你很有頭腦，但現在看起來，你的頭腦只不過平凡得很，反而身手倒不錯啊！」游天虹又說：「我如果爲警方做事，根本用不着轉彎抹角，早已把你抓去；假如我替保險公司做事，也用不着化三十萬元爲你贖身。剛才看着你被大眼揍一頓，豈不痛快麼？」

阿文想想，也覺得游天虹說得有道理。

他抱歉地說：「對不起，有時我的確很糊塗，否則我就不致輸去了那麼多的錢。」

「你何祇糊塗，簡直豈有此理，連江湖上的道義與規矩，竟然也不知道，我們講好了的，你却反悔！」游天虹把手中的破杯子扔開，順手把阿文扶了起來。

這時阿文才感覺得到游天虹那一股勁力厲害，也明知再鬥下去，仍鬥不過游天虹。

阿文撫摸着跌痛了的屁股，說道：「前輩，到底你想知道一些什麼？」

「一些關於如何製造『火警意外』的常識，但對你來說，這正是賺大錢的竅門。對不？」游天虹笑道。

「嗯——看情形，此番你是有備而來。」阿文笑着說。

「不錯，我找過貓王，但你師父推荐我來找你，因爲他稱讚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是的，這點我倒不會否認，因爲時代不同了。」

阿文說着，又探手口袋，取出了一包香烟來，遞了一支給游天虹，然後悠閒地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游天虹也很大方的，爲他點燃着打火機。

阿文噴出了一口烟霧之後又說：「這是科學時代，所以許多工作我們應該充份利用現代的科技——」

游天虹幾乎不等他說完就說道：「可是在室外的電力來源處，加上增壓器？」

「嗯——」阿文以無限驚奇的目光，瞪住游天虹，驚嘆着說：「你果然不愧是江湖道上的高手，給你一猜就猜中了。」他無奈的苦笑一下之後又問：「既然你已經知悉了其中的奧妙，爲什麼還要來找我呢？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游天虹這時候也燃點着他咀邊的香烟，笑道：「你問得好，本來你用什麼方法，我已從貓王處知得不少，爲什麼我還要找你？第一，要你知道我不是門外漢。第二，要你首先明白我的立場。第三，要你想辦法助我一臂之力，你明白嗎？」

「你還要我怎麼樣去帮你？」

「我要知道，還有些什麼地方曾經由你去做過手脚？包括了貨倉或者貨船等等，請你提供一下。」

「嗯——這，這怎麼可以？前輩，大家同是江湖中人，你一定也明白到什麼是江湖道義吧？」

「我做得你前輩，當然知得比你更徹底。但是，我也希望你明白我的爲人和人家給予我的綽號。」

「千門奇俠！」

「對了，江湖上的朋友喜歡稱我『千門奇俠』，這就表示我最討厭人家幹一些騙人錢財的事；而你所幹的工作，本來就與我有了基本上的抵觸。若以過去習慣，像你這種人，我會徹底對付你。但是現在我不妨聲明一下，我要計劃對付的，並非你，而是僱用你的幕後策劃者。」

「你的意思是：要我供出他是誰？」

「不！你不必對我說出他的名字，我亦已知道他是誰。」游天虹道：「我要知道的，是什麼地方由你去做過手脚。」

「是否非講不可？」

「你當然有選擇的自由。如果你不講，後果只有兩種：第一種是你活着離開這裏，但你的麻煩會接踵而至。第二種是我活着出去，你會在牢獄中渡過大半生；那不但是牢獄，對你來說，有如地獄，因爲獄中我也有許多三敎九流的朋友。」

阿文也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他當然聽得明白游天虹話中的意思。同時他更加深信游天虹有能力做到他剛才所講的。

因此，阿文面露苦笑道：「那麼，不如就讓我們兩人都活着出去好嗎？」

游天虹當然也聽得出，這是間接投降。於是他進一步向阿文探索：「那麼，請你告訴我，最近將會發生的事吧。我會盡可能令你置身於事外，但你一定要坦白一些。」

「唉！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偏偏會看中我！」阿文說道：「其實幹這種工作的，我不是第一人，有個叫阿積的，做事比我更好、更多。」

「阿積？」游天虹一怔：「他是誰？」

「他姓岑，叫岑積，他的生意比我好。主要是岑積那傢伙心狠手辣，不顧後果。他與我分別就是：我收費貴，但會把工作做到天衣無縫，而且絕不會傷害人命。岑積却沒有我這種職業道德。」

「他媽的！」游天虹冲口而出，含怒地瞪住他：「這一門行業根本就是屬於『殺人放火』的敗德行爲，你還學什麼人講道德？要不是我另有要務在身，我才不會跟你胡扯。現在我給你唯一的機會，要是你不能徹底的帮帮我，相信你也完了。」

阿文給游天虹罵得眨着眼睛，訥訥地說：「你想知道一些什麼，儘管問好了，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照實告訴你。」

「招培這個名字，相信你一定也曾聽過了吧？」

「當然聽過，你大概要知道海傍貨倉的事吧？」

「招培的第二個兒子燒死了。」

「我知道，所以警方應該絕對不會懷疑這是人爲的，更不會懷疑到招培的身上去。」

「但是，如果我沒有懷疑他，我才不會跑來找你。」

「難道你也看出了破綻？」

「是的，最大的破綻，應該是他的次子招二郎是個廢人——他神經有毛病，經常把他父母弄得十分尷尬。所以招培這一招，可以稱得上是『一石二鳥』，如果這一宗也是你做的，唔！我倒担心你會絕後啊！」

「不！絕對不是我做的，但我却知道其中奥妙。」阿文又說：「關鍵完全在入門處的一個電燈開關掣之上，那傻瓜一定在事先接到一個神秘電話，於是摸黑跑到那間貨倉裏面去，也必然是當他扳下了電燈按掣時，立刻引發一場火警的。」

游天虹又問阿文道：「招培有沒有找過你做事？」

「嗯——」阿文欲言又止地囁嚅道：「這種工作本來就是要高度保密的，想不到現在全無秘密可言。」

「你只要告訴我是與否就夠了，不要再浪費時間好嗎？」游天虹又說：「這件事已不限於騙財，還涉及人命，你如果徹徹底底的助我一臂之力，我必然亦會放你一馬。要是你存心欺騙我，到頭來吃虧的一定會是你。」

「不怕坦白告訴你，我的確替招培做過事；直至他認識了岑積之後才沒有再與我接觸。不過儘管如此，我們這一行屬於秘密而罕有的行業，所以只要有門路，仍然不愁失業的。」

游天虹問：「大都是爲了騙保險費吧？」

阿文點點頭。

至此，游天虹已是心裏有數，阿文既然獲得了游天虹的保證，又知道他是江湖上很講道義的人，所以就將一些更詳細的資料，向游天虹提供。

最後，游天虹才滿意地離去。但在離開阿文之前，游天虹却對阿文忠告：「以後最好不要再賭博，要是你肯改行做一些正正當當的工作，像你這麼聰明，亦肯定會出人頭地。」

阿文也知道，自此以後，相信很難再靠老本行去賺錢了。

至於賭博方面，他也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要不是今次遇上了游天虹，他也眞的不知道究竟爲什麼會輸了那麼多的錢。

因此阿文在送別游天虹時，順便向他討了一個連絡電話，以便隨時向他求教。

× × ×

游天虹離開了阿文家裏之後，也沒有直接返家去，却開車去找一個人。

那人正是大眼。

其實如果阿文夠聰明的話，也早該想到大眼與游天虹之間是串謀引誘他入局的。不過「千門奇俠」的千術，自然是比普通人稍高一籌而已。

所有鈔票都是大眼的，但游天虹在賭博中又確實贏了。

所以當游天虹「代還賭債」之後，大眼也只不過是「鈔票還原」而已。

現在游天虹再去找大眼，除了多謝他合作之外，還給他一些報酬——不過，這些錢都是游天虹在俱樂部中贏了別人的。

江湖中人既然稱游天虹爲「千門奇俠」，他跟人賭博當然不會出千；正如他所說，百份之百講究技術的賭博遊戲「沙蟹」，是須要冷靜的頭腦，以及豐富經驗的。

游天虹在賭桌之上勝人一籌的原因，是因爲他不但熟悉各種賭博，也熟悉各種騙術，所以儘管他不去騙人，也最少懂得如何防範，這已經是比別人佔盡了優勢。

游天虹就憑着在江湖上的人緣，把他希望弄到手的資料，從阿文那兒獲得了。

游天虹謝過了大眼之後，順口又問：「你可認識岑積其人？」

大眼反問道：「他是那一路人馬？」

「另一名放火專家。」

「是不是要我代你搜他出來？」

「不！切勿打草驚蛇，只可以暗中摸清楚這傢伙的底子。」

「阿文那傢伙知道岑積的來龍去脈麼？」

「他可能知，但你切不可難爲阿文。」

「放心吧，我有分寸的。」

大眼是個老江湖，以他今時今日的地位和身價，根本就不志在游天虹這些錢；但是，一方面他以前受過游天虹的恩惠，另一方面，他也有游天虹那種傻氣。

游天虹離開了大眼之後返回家裏，已是凌晨四點多鐘。

他一邊更衣，一邊扭開電話錄音機系統，知道有許多人找過他。

根據電話錄音的留話，包括了他的拍檔張雪兒在內，似乎都找他找得很急。

但他看看時間，担心張雪兒已經睡了。

游天虹正想明天辦公時間才去找張雪兒，想不到電話就在這時候響了起來。

游天虹剛拿起聽筒，就認得她是張雪兒的聲音：「你整天晚上去了那裏？」她埋怨道。

「當然不會是爲了去找女人吧！」游天虹笑道，「我已找到阿文——貓王的徒弟，獲得了一些相當寶貴的資料。」

「我找了你一晚，老是無法可以找到你，我勸你配一具傳呼機吧！」

「什麼事找我找得這麼急？」

「馬元壯今晚給我電話，他的公司接到一單大生意。」張雪兒在電話中說，「請你猜猜，這是什麼生意？」

游天虹苦笑道：「女偵探，你的確精力過剩，這是什麼時候了，假如你在我身邊，我已經倒在你的懷抱中睡着啦。」

張雪兒道：「有人要替一幅名畫投保，是全保。包括該幅畫在起運途中的一切水險、火險以及盜險等等在內。游大俠，你現在還有睡意嗎？」

游天虹的神經中樞果然好像被利針刺了一下，整個人都清醒過來了。

他立刻就問道：「可是那幅世界名畫『蒙娜麗莎』？」

「你眞聰明，猜中了，要獎金還是要獎品？」張雪兒笑道。

「別開玩笑了，投保人到底是誰？」

「冼東昌。」

「冼東昌？」游天虹又是一怔，他想了想，然後又反問，道：「請你說清楚，到底投保人是冼東昌先生，還是冼夫人？」

「這又有什麼分別？」張雪兒有點狐疑。

「其中分別可大了，所以我才要求你說清楚些。」

「根據馬元壯交來的資料，投保人只寫冼東昌。」

「那就奇了，據我所知，到巴黎去借畫的，應該是冼夫人，不是冼先生。」

「天虹，我懷疑你還未睡醒啊！」張雪兒道：「他們是夫婦，難道你不知道麼？妻子出馬，替丈夫在社會上爭名氣，丈夫在幕後以雄厚財力加以支持，這有什麼奇怪？」

「你現在正在替馬元壯的保險公司工作，是不？」

「你應該說，我是在替他查案，而並非工作。」

「那你一定明白，投保人亦即受益人；例如那幅名畫被燒了，或者失去了，收受保險費的人是誰？」

「表面上當然是投保人冼東昌。但是，最後的受益人應該是法國政府。」

「儘管冼東昌可能白白損失了保險費和時間，而最後得益的是巴黎羅浮宮，但我們仍覺得有些不妙。」

張雪兒道：「天虹，你似乎預感到：那幅名畫一定會出事似的。爲什麼？」

「嗯——很簡單，因爲整套計劃本來就是我擬定的，所以個中之奥妙，沒有人比我更清楚。」

「什麼？由你擬定的？」

「是的，我敎過胡慶安，但當時只是開玩笑性質，想不到那傻瓜果然上當。」

「你當時似乎想到了這件事的後果了。」

「希望我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在直覺上，我總認爲這件事好戲在後頭，將來自有分曉。」

「你大概也應該感覺得到：冼夫人與胡慶安的關係有些特殊。是不？」

游天虹在電話這邊一怔：「這點我反而不大清楚。」

張雪兒在電話那邊說道：「上流社會的人都在耳語，有人見到冼夫人常常在胡慶安的畫室出現。」

「這有什麼稀奇？他們在公事上有來往，說不定冼夫人要胡慶安代繪畫像呢。」

「問題却是：胡慶安的畫室，也就是他的住所。」

「這又有什麼分別呢？」

「你何必假裝純情，難道你想不到其中奥妙麼？畫室是繪畫的，但住所却可以順便上床。明白了沒有？」

剛才游天虹明是裝蒜，所以這時候他終於也忍不住格格地笑了起來！

他又反問張雪兒：「女偵探，你看冼東昌像個王八蛋嗎？」

「你這是什麼意思？」

「以冼東昌在社會上的名譽和地位，他怎麼可能忍受得住這一頂綠頭巾？」

「但是，這却又是事實。」

「我並非懷疑冼夫人與胡慶安二人之間的關係，而是對冼東昌的大方感到驚奇。」

「你怎麼知道他心裏不難過？」張雪兒說，「上流社會的紳士名流們，表面上都是表現得非常有風度的。」

「我的意思是：冼東昌既然明知妻子與人有染，除非他是正牌王八蛋，否則他沒有理由貼錢去做一件對他不利的事；現在他出錢代購保險，又肯讓妻子與胡慶安到巴黎借畫，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倒沒有想到這點。」張雪兒在電話那邊說道：「但無論如何，馬元壯那個保險集團已經接下了這宗生意。」

「那麼，我們明天再連絡吧，我實在太疲倦啊！」

電話雖然掛斷了，但游天虹的腦筋却在動個不停；他不斷想着剛才張雪兒在電話中所講的。

× × ×

胡慶安實在難以置信，法國政府竟然答允借出「蒙娜麗莎」這幅名畫到本市展覽；這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

但是，所有報界均報導了這一宗大新聞。

另一個令胡慶安感到意外的，就是冼來昌的「大方」。

可能由於冼夫人利咪咪「情難自禁」，常跑到胡慶安的畫室來，所以他們之間的密切關係，已逐漸爲外人知道了。這情形冼東昌一定也知道的，爲什麼他還「爽快地」答允他的妻子跟胡慶安到巴黎去借畫？

胡慶安儘管心裏有千百個疑問，也不知道要向誰找答案才好，只有他自己心底裏最明白，他一直活在矛盾中，因爲他始終受到一個老千集團的控制。

老千集團手上有胡慶安和利咪咪做愛的裸體照片，但他們一直沒有使出這種「武器」來，是機會未到，還是時機尚未成熟？

老千集團的目的當然是錢，利用他去引誘利咪咪，再以此要脅身爲社會名流的冼東昌付出一筆數目必然是十分可觀的金錢。

但是，爲什麼他們還沒有動手。

胡慶安越想越糊塗，也越是心煩意又亂，偏偏他又不知道如何向利咪咪交代才好。

利咪咪自以爲聰明，她已跟胡慶安約好了，一方面畫好了一幅假的「蒙娜麗莎」，另一方面則計劃好在前往巴黎借畫的歸途中，雙雙携同「蒙娜麗莎」的眞蹟，逃之夭夭。

當然，這是須要十分周詳的計劃，因爲押運名畫「蒙娜麗莎」將會是一宗保安十分嚴密的工作，他們要做到天衣無縫的地步，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

但是，看利咪咪的鎭定，她又似乎胸有成竹。

表面上看利咪咪的計劃，大概是以胡慶安仿繪的假畫，換出眞蹟，然後在歸途上，趁住押運名畫的保安人員集中注意力於那幅名畫身上的時候，與胡慶安一齊逃往外地。

但是，利咪咪如何可以把假畫換出眞的？

胡慶安對此感到十分憂慮。

同時，他對老千集團的人，必然自始至終監視住他們，到時他們如何脫身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一切已成爲定局，利咪咪巧妙地利用她丈夫的社會地位，由冼東昌出面說服了市長，利用市政府的壓力，令到巴黎羅浮宮終於也答允了借出名畫「蒙娜麗莎」，將該畫運來本市展覽。交換條件就是：本地市政府不再發動「抵制法國洋酒運動」，也不宜佈限制入口數量。

此外，就是冼東昌爲該幅名畫投下巨額保險。

從表面上去看，萬一「蒙娜麗莎」那幅名畫被刦，保險公司自然要依例賠償；屆時誰會獲得所投保的保險賠償費？

毫無疑問，應該是法國政府，雖然事前付出保險費用的是冼東昌。但因爲物主仍然是法國政府。

此外，屆時也勢必驚動國際刑警。

利咪咪的計劃「以假亂眞」，但能否成功，却也有些疑問。因爲「蒙娜麗莎」乃舉世知名的古畫，屆時由巴黎運來本市，羅浮宮方面亦肯定會派出專家同來。所以，即使利咪咪能成功地「偷龍轉鳳」，亦未必能瞞得過專家雙眼。

因此，到時仍然可能要驚動總部設於巴黎的國際刑警。

另一方面，老千集團除非志在勒索冼東昌，否則，假如他們也要向名畫「蒙娜麗莎」打主意的話，後果恐怕也不會樂觀。

目前情況正是「各懷鬼胎」，偏偏「夾縫人物」的胡慶安，不但知道老千集團的計劃，也知道利咪咪的計劃。

當然，老千集團企圖利用他，他能知道的也只不過是表面的，至於實際情況，可能根本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無論如何，胡慶安在事情還未發生之前，必須好好的想想！他到底應該怎樣做？

他不應該「聽其自然」，因爲他一方面已經眞的愛上了利咪咪，另一方面他也很應該防止老千集團「過橋抽板」，屆時極有可能會上演一幕「黑狗得食、白狗當災」的活劇。

因此，胡慶安又面臨抉擇：到底他應不應該把自己被老千集團利用的眞相，對利咪咪坦白地說了出來？

胡慶安爲此已一連失眠了好幾晚，尤其是在他們即將起程到巴黎去的時刻，他必須小心處理這些非常複雜的場面。

但是，就在胡慶安還未作出決定時，老千集團突然要召見他。

平時與胡慶安接觸的，多數是于海——那個外表非常老實，像個誠實商人的中年人。

但是今次却是個年青人。

因此，胡慶安開始有了戒心。

約好見面的地點是一間生意十分好的酒吧。胡慶安是因爲接到于海的電話才跑到這兒來的，但良久仍見不到于海，他才開始有些担心起來。

于海在電話中曾指出他坐在一列長長的酒櫃前面，於是他坐在一張圓型高櫈上之後，就要了一杯洋酒。

正當胡慶安感到有些焦急時，那陌生的年青人就出現在他的身邊。

「胡先生，對不起，有些事阻遲了，累你久候，不好意思啊！」年青人在他旁邊的另一張圓櫈坐了下來。

胡慶安回頭瞥了他一眼，差些兒還以爲對方認錯人，所以一時之間，還不敢搭訕。

那年青人若無其事地問酒保要了一杯酒，又側過頭來對胡慶安說：「海叔突然之間有事不能來；請問你現在喝的是那一個年份的拔蘭地酒？」

胡慶安知道這是暗語，於是他順口答道：「是二十五年份的；你呢？」

年青人輕輕舉起了一下他的酒杯，道：「一八七五年的佳釀，你也試一試吧？」

「一八七五」又是一個暗號。至此，胡慶安才確定了對方的身份；他應該是于海派來的人。

胡慶安心裏也明白到，這是最後時刻，他也明知老千集團的「最後指示」一定會在這個時間發出。於是他呷了一口酒之後，就抬頭問道：「海叔有些甚麼吩咐？」

「魚兒已經上釣了，當你們由巴黎回來的時候，途中你和她將要上演一幕『私奔』的活劇——」

年青人還沒有說下去，胡慶安已彷彿觸了電似的，渾身一懍！頓覺心驚胆戰。

他下意識地以爲老千集團已經識破了他和利咪咪的計劃。他幾乎不敢再聽下去，轉身就想走。

但是，那年輕人呷了一口酒之後，又說道：「詳細計劃等會兒我會向你交代，同時我會告訴你，途中我們的人如何接應你。」

至此，胡慶安心裏才稍爲安定了一些。

他忍不住問：「計劃似乎改變得很大，那些照片，是否取銷了？」

「不！計劃的確有多少改變，但艷照仍然是我們發財的秘密武器之一。」年青人低聲對胡慶安說道：「當你們去了巴黎之後，我們這裏將會在適當時候，向她丈夫要錢。這一招叫做『雙管齊下』。總之，你可放心，你的分賬亦會增加不少。」

胡慶安心裏想：也眞虧老千集團的人想得到，他們一方面利用利咪咪的偷情照片向名流冼東昌勒索一大筆金錢，另一方面又「因利乘便」的，利用他到巴黎盜取「蒙娜麗莎」這幅名畫。

也只有胡慶安自己心裏最明白，他們兩者之間的計劃，竟然不約而同，這對胡慶安和利咪咪來說，看來是比較容易掩飾的；最低限度，他們之間的計劃和部署，萬一讓老千集團的人發覺了，也不致引起疑心啊。

青年人又說：「表面上，你已經控制了利咪咪的感情，所以下一步你不妨告訴她，你們如何在途中私奔，又爲了以後的生活計，你要用偷龍轉鳳的手法，將假畫換了眞的，然後雙雙遠走高飛。」

胡慶安幾乎是忍不住要笑，因爲這一套私奔大計本來就是他和利咪咪訂出來的，現在老千集團要他「依計行事」，他正是求之不得。

但是，有利必有害，就是老千集團的人如屬「途中接應」，一定會妨碍他們原訂的私奔大計。

因此，胡慶安又想問下去，但前面有個酒保經過，他們之間雖然隔了一列長長的酒櫃，但他們的談話，酒保很容易就會在無意之間聽到。

相反，他們身邊的酒客們，却各有各飲，人頭湧湧之際，根本沒有人理會他們，那些酒保因爲要侍候人客，看看有沒有人要添酒，反而有時會瞥他們一眼。

胡慶安爲防隔牆有耳，捧住那杯酒，把年青人帶到酒吧的另一角去。

「我要知道全部計劃對我是否有百份之一百安全。」胡慶安對年青人道：「只要有多少令我生疑，我也不會冒險。」

「放心好了，全部大計，都經我們反覆研究，保證安全，」年青人又說：「你要哄着利咪咪，然後在回程時，僞裝與她私奔，到時我們的人會接應你，教你如何擺脫她的糾纏。而你的任務到此亦告完成；當你分得你應佔的一份之後，我們會供給你一份護照，讓你改名換姓，逃到一個小國去。」

「不，你這還未算交代清楚，我不會接納，我一定要知道全部計劃，以及每一個步驟的細節，否則，我有理由担心你們出賣我。」

「傻瓜，我們出賣你有什麼好處呢？」年青人說：「我們的最終目的是錢，偏偏這計劃只有你最清楚，如果我們出賣你，只怕你到頭來亦會用隱名方式，公開假畫換眞畫的內幕，單是這一點，對我們已經是一種莫大的威脅，反而錢只是人家的，只不過由我們攤分而已，我們又何必愚蠢到引起你的反感？」

胡慶安笑道：「這件事我以爲應該分開來講，首先你們可以採取『一不做二不休』的斬草除根方法，讓我屍沉大海。其次就是你剛才所講的『爆陰毒』，將假畫秘密公諸於世，讓國際刑警追緝你們。但是，如果我是你們，我正歡迎你們大爆假畫的內幕，因爲這等於免費宣傳——」

「免費宣傳？」年青人忍不住苦笑：「你以爲這是拍電影麼？」

「雖然不是拍電影，但也跟拍電影差不多，因爲你們得到『蒙娜麗莎』的眞蹟之後，也要找買家的。假如沒有這種『免費宣傳』，買家的信心一定會動搖。但有了這種『免費宣傳』之後，情況肯定大有改善。」

「眞虧你想得到。」年青人道：「然則，你想我們如何向你保證？」

「第一、要讓我知道全部計劃和每一個步驟；第二、我有權選擇我認爲有安全保證的地點和方式；第三、在計出我應得的賬目之後，我要先拿到一部份，甚至全部的金錢。」

「嗯——這些都事關重大，讓我跟海叔他們商量過之後，再答覆你吧！」年青人又警告說：「不過無論如何，這是涉及江湖道義問題，信不信我們，你當然有選擇的自由，但是一切我們既然有約在先，你必須嚴守秘密之外，還要盡可能依我們的指示去做。至於你剛才的意見，我會盡快給你回音。」

胡慶安道：「時候無多，希望在我和冼東昌夫人起程前往巴黎之前，能夠得到你們的指示。」

年青人喝光了那半杯酒，匆匆地走了。

胡慶安雖然走得稍遲，但他知道目前他處境一定是十分安全的。

× × ×

雖然還有三天左右，他們就可以「朝夕相對」，但利咪咪仍然有些按捺不住內心那一份熾熱的情感，因此，她又急不及待地，跑到了胡慶安的畫室裏來。

胡慶安開門讓她進來之後，利咪咪已情不自禁地擁吻着他！

胡慶安給她吻得幾乎窒息了，她把手伸進他的睡袍之內，撫摸着。

儘管利咪咪熱情如火，胡慶安却沒有那份心情，他輕輕推開她的手，然後摟着她的腰肢，說道：「請你暫時不要分散精神，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須要你集中精神去聽我講一遍——」

利咪咪喜歡胡慶安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知情識趣，自從他們偷戀以來，胡慶安從未試過像今天這麼樣冷靜而又嚴肅的。

因此當時她也心裏爲之一懍，滿臉熱情頓然驟降。

「發生了什麼事？」利咪咪難免有些作賊心虛。

胡慶安當然也知道她心裏怎麼樣想；她不過担心他們之間的好事外洩而已！

但胡慶安却訥訥地說：「有件事，一直以來，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對你說才好。」

利咪咪心感有異，向他問道：「究竟是什麼回事？」

「咪咪！我要你確確實實的告訴我：你是否愛我？」

利咪咪瞪住他，終於也忍不住笑了：「阿安，到了目前這階段，你仍然這麼樣問我，不是有些可笑麼？」

「不！我這麼樣問你，當然有原因的，請你再說一次：你是否眞的愛我？」

「其實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因爲到了目前這一個階段，我的一切希望盡在你了。」

「如果我不愛你，今天我就不會下了這麼大的決心。」

「什麼決心？」

「有些事情，你一直不知道，今天我就要告訴你。」

「別再轉彎抹角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除了要確實知道你是眞的愛我之外，還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好了好了，我怕了你，親愛的，我已百份之百屬於你，我愛你！」她吻着他說：「夠了嗎？還是要我簽下一張愛的契約？」

「夠了，我只要知道你眞心愛着我，我現在就要告訴你一件你從未知道的事，但你一定要答應我，當你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你不許生氣，因爲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我要你在任何情況底下，也不許離開我！」

「好吧！我都答應你了。說下去，到底是什麼事？」

「這件事我老早想告訴你，但又怕你聽了之後會反感，那時我會一生一世後悔，但是後來我想想，只要你眞眞正正的愛着我，即使我是賊，你也不會因此離開我的。所以，我決定和盤托出。」胡慶安的確下了很大的決心：「我——一直被人利用！」

「利用？」利咪咪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你到底說什麼？我眞給你弄得一頭霧水。」

「一個老千集團，利用我去引誘你——」

「你說什麼？」利咪咪面色驟變！

胡慶安立刻解釋：「他們知道你丈夫太有錢，想利用我們之間的男女關係，從中勒索一筆金錢。」

「那就是說：你根本不打算愛我，只是被人利用而已。是不？」

「是的，最初的確如此——」

胡慶安還沒有機會說下去，就給利咪咪「拍」的一聲，摑了一記耳光！

利咪咪轉身想走，但給胡慶安一手抓住：「咪咪，你聽我解釋好嗎？」

「你不必解釋了，算我識錯你。」她痛哭流淚，情緒十分激動，掙扎着，仍然擺脫胡慶安就想走。

胡慶安怎麼樣也不肯放開她，甚至在雙方掙扎，糾纏間，用接近暴力的方式去擁吻她，讓她的情緒能夠平伏下來。

利咪咪在胡慶安的懷抱中雖然不斷搥打他的胸膛，但片刻之後，她也總算稍爲平靜下來了。

利咪咪無意中發覺胡慶安正在暗暗流淚，她的動作才完全停止下來。

「你剛才到底在說什麼？我一點兒也不明白。」利咪咪如夢初覺地搖頭，怔怔的望住胡慶安。

胡慶安痛苦地閉上了眼睛，淚水仍不斷地滲出。他費了很大的氣力才可以令到自己的情

緒平伏下來，然後訥訥地哽咽說道：「本來我是身不由已的，但我自問沒有騙過你。如果我存心要騙你，今天的事就不可能發生。」

「但是，你怎會被人利用？」

「我誤中老千局，以致欠下了人家一大筆錢，在無法籌還之際，有人要利用我去騙取你的愛情，然後再向你丈夫勒索。」

「現在，你總算成功了！」她的語氣之中，充滿了嘲諷和埋怨。

「如果我不愛你，大可以依計行事，繼續任由他們擺佈。不幸的是：我偏偏弄假成眞的，愛上了你！」胡慶安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覺得事到如今，我很應該向你交代清楚。」

「你想離開我，是不？」

「不！剛剛相反。要是我想離開你，那就簡單得多了。我只要繼續和他們合作，我不但不用還那一筆錢給他們，他們還會在事成之後，給我一筆報酬。但是我一切都不稀罕，我只要你。」

她又情不自禁地投入他的懷抱中去。

「……無論今後發生一些什麼事情，我也決不會離開你。」胡慶安緊緊地擁抱着她，哽咽道。

「但是，老千集團的人，一定不會放過你。」利咪咪這時反而替他担心起來。

「我已經想過了，趁這次到巴黎去，我們將計就計。」胡慶安道，「老千集團最近派人與我接觸過一次，他們除了依原來計劃，向你丈夫勒索，還希望得到那幅舉世知名的『蒙娜麗莎』名畫。我覺得老千集團的計劃與我倆的不謀而合，於是我靈機一觸，想要與你取得默契，所以今天我才不得不對你攤牌。」

「事到如今，我也無話可說；愛情本來就有如賭博一樣，何況我現在還有如騎上了虎背呢。」

胡慶安推開利咪咪，走去倒了半杯酒，呷了一口之後，又將酒杯交到利咪咪的手上。然後才冷靜地交代他的計劃。

「據我所知，老千集團的人打算在我們到巴黎之後，向你的丈夫勒索一筆數目可觀的金錢——」

「等一等！」利咪咪不等他說下去，就問道：「他們用什麼藉口勒索？難道就是憑着我倆偷情作爲勒索的藉口麼？」

「不！他們派人偷拍了我倆做愛的照片。」胡慶安惟有硬住頭皮說下去。

利咪咪面色一沉，又敏感地左張右望，彷彿屋內有着第三者躲藏起來似的。

胡慶安担心又引起另一次風暴，立刻解釋道：「我也是事後才知道給他們偷拍照片的事；不過事後我已加緊防範。目前這裏應該是十分安全的，放心吧。」

利咪咪雖然舒了一口氣，仍覺忐忑不安的說：「他們會不會無意中破壞我們原定的私奔大計？」

「不會的，他們原先的計劃本來就是要我表面上佯作與你私奔，然後帶着那幅『蒙娜麗莎』眞蹟逃走。因此我認爲我們大可以將計就計，反利用他們。所以我才急於跟你商量。」

利咪咪嘆氣道：「爲了你，我早已下定決心，把一切名利都拋棄，所以他們偷拍了什麼照片，即使是不堪入目的，我也不會計較。只要你眞心愛着我，只要你以後也不要離開我，反正我一切都見不到了，管它幹嗎？問題只是：萬一他們乘機出賣我們，豈不是黑狗得食白狗當災？」

「是的，你眞想得到，我也因爲担心到這一點，所以才與你先談好。」胡慶安又說：「屆時一切都要在表面上依他們的佈局行事，因爲他們沿途有人從中監視。當然，他們也會從中協助我倆，只差他們不知道我原來已眞眞正正的愛上了你而已。因此，當時機成熟後，你就要做一名出色的好演員——」

「什麼好演員？」

「表面上，我在『大功告成』後，就會擺脫你，與他們分贓去。你在那種情況底下，自然是『兩邊不到岸』，自然也感到恐懼與徬徨。我們要將計就計，約好一個地方見面。因爲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下，我不可能不依從他們。但無論如何，我也不會離開你的。」

「嗯——這麼說來，我們原來的計劃，的確要稍爲更改。除非你不愛我，否則，你要好好的想想；我們一定要做到天衣無縫。同時防人之心不可無，我担心老千集團的人，亦未必肯這樣就放過你；你還想分贓，那簡直是與虎謀皮。」

胡慶安總算給利咪咪提醒了。他沉吟着說：「是的，防人之心不可無，看來我也眞的要好好地想一想。」

利咪咪也很認眞地說：「趁還有時間，我們要好好的重新檢討一下我們的計劃，否則，到時我們可能會變成甕中之鼈。那時就變了前功盡廢。」

「所以即使你怪我，我也要把其中眞相告訴你。」

「嗯——」利咪咪想了想，忽然又問道：「那幅仿縮的『蒙娜麗莎』呢？」

「我早就已經弄好了。」

「你放在那裏？」

「一個特製之皮箱之內。」

「讓我看看吧！」

「怎麼？難道你不放心？」

「是的，我眞的不大放心。」利咪咪一邊說，一邊已走進了胡慶安的房間裏面去。因爲她對這裏的一切環境十分熟悉，所以她知道胡慶安的一切都很清楚。

利咪咪就好像是這裏的女主人一樣，進了胡慶安的房間之後，就直接去拉開櫃門，把一個皮箱拿了出來，平放在地板之上。

她蹲了下來，胡慶安也蹲了下來。然後她動手把那箱子打開，但見箱內全是衣服，却見不到那幅畫。

利咪咪感到愕然地回過頭去，瞪住胡慶安問道：「那幅仿製品呢？」

「是我經手放在箱子裏的。」胡慶安感到有點吃驚地說：「怎麼不見了？」

「你有沒有記錯？」

「應該不會吧。」胡慶安又指指衣櫃那邊，「可能在另一個箱子之內，你去看看吧！」

利咪咪顯得十分緊張，站了起來，再次走到衣櫃前面去。衣櫃內是打開的，裏面果然還有着另外一個皮箱。利咪咪急不及待地將它拿出來，就地開啓。

但是，裏面也同樣只有一些衣服——有男裝的，也有女裝的。男裝衣服是屬於胡慶安的，女的却是利咪咪的；也是最近以來利咪咪逐次逐次，每一次帶來三幾件，集中到這裏來的衣服。

利咪咪由底翻到面，仍然找不到那一幅由胡慶安仿製的「蒙娜麗莎」油畫。

利咪咪感到吃驚地問：「怎麼不見？你再想清楚，到底放在那裏？」

利咪咪當時的心裏十分吃驚，因爲這是他們籌劃已久的「發財大計」，雖然利咪咪憑着那大筆私蓄，也不怕以後生活成問題，但仿製品「蒙娜麗莎」，却是「主要道具」之一；尤其是當她知道了「老千集團」的計劃亦涉及這方面時，他們更加不可以欠缺這幅畫。因此心裏更加焦急。

正當利咪咪萬二分焦急之際，胡慶安已由

那邊叫了過來：「在這裏啊！」

利咪咪雖然舒了一口氣，却不明白胡慶安怎麼又可以把那幅仿製品找到。因爲現在胡慶安面對的箱子，她也親自搜索過了，箱子裏盡是衣服。

她急急走過去，果然看見胡慶安手上拿着那幅仿製品——那幅畫無論尺碼大小以及着色等等，都與巴黎羅浮宮那幅達文西作品「蒙娜麗莎」一模一樣。唯一不同就是還未加上木框而已。

「你是在那裏找到的？」利咪咪用充滿了驚奇的目光，瞪住胡慶安。

胡慶安做了一個鬼臉。「我會變戲法的，哈哈。」他笑道，「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閉上眼睛，我可以在一分鐘之內，令它消失！」

利咪咪聽他這麼說，她也不是傻瓜。只見她走到那皮箱前面，蹲了下去，把箱子的蓋拉開，果然發現那皮箱的蓋另有夾層，足以把整幅畫收藏起來。

利咪咪這才明白：胡慶安剛才只是存心作弄她而已。

她嬌嗔起來，作勢要打他；胡慶安却循勢一把將她擁抱入懷抱中，熱吻着她。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利咪咪才氣喘喘地推開他：「眞虧你想得到，今天我正打算找你商量，如何把它帶到巴黎去。想不到你早已想通了。」

胡慶安笑道：「這種畫不可以打摺，用這方式套進箱子的夾層，連最聰明的海關人員也可以瞞過。」

「現在我們要跟他們鬥法的，不再是海關人員了，而是老千集團。」

「嗯——對啊！現在我倆既然有了默契，一切都會易辦了。」胡慶安又說：「表面上看來，這件事對我們是十分不利，但是，只要我們好好地動腦筋，大可以將計就計，反利用他們。」

「這要看你了。」利咪咪吻着他：「我只要日夕對住你，什麼我也不願去多想了。」

胡慶安終於又與她雙雙走入夢境一般的世界去。

× × ×

高爾夫球場，一般只是上流社會的活動範圍。但是現在併肩在草坪上慢慢地走着的兩個男子，却並非爲了打高爾夫球而來。

他們的衣着十分光鮮，都是名廠出品的運動裝。一個是戴上了黑色太陽眼鏡的中年人，另一個是較爲年青的小鬍子。

中年人一邊併肩兒走着，一邊說道：「……你有把握嗎？這件事非同小可。」

「你放心！我答應的事，保證辦得妥妥當當。」小鬍子很有把握地說：「我做這種事，又不是頭一次，你可以問問你的介紹人，我從未失過手。」

「我當然知道，要是失手的話，你和我已經不可以有今天的交談了。」

「我的優點就是腦筋靈活，可以隨着環境的變化，用最完善的方法辦妥那件事。」

「是的，我也久聞大名，若非介紹人極力推荐，我也不會對你有信心；因爲這種事情不同別的，稍有差池，我們都會就此完了。」

「放心吧！我的方法不但保證不留痕跡，還是最科學化的。甚至以前根本就沒有人用過這種方法。」

「你可否透露一些，也好讓我先吃下一顆定心丸？」中年人道。

小鬍子笑了笑：「要不是我知道閣下是招先生的好朋友，這種要求已被我視作過份。」他又說道：「好吧，既然你這麼說，我也不妨坦白對你說得更清楚一些，你那幅畫，是不是要放在一個防水又防火的金屬盒子之內？」

「是的。在我們計劃中的運送方式，正是如此。」

「因此，在表面上看來，這是萬無一失的最安全辦法。任何人要下手去破壞它，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對不？」

「對啊！所以我們才會找你想想辦法。」

「辦法本來不可以說得太過明白，因爲這可能令我失去了一宗大生意。」小鬍子很自負地說，「但是，這裏我又不妨透露少許內容給你知道，我用的是一種感光化學劑——這種東西只要見到光綫，就會自動燃燒。」

「嗯，我倒明白了。」中年人道：「你會將這些東西交給我們，讓我們設法塗在畫架之上，是不？」

「是的，情形大致如此。」

「那豈不是說，你只負責供應物料，仍須要我另外派人負責去做這工作？」

「如果你以爲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你就錯了。」小鬍子道：「我之所以被人稱爲專家，主要還是因爲我懂得利用現有的環境，製造天衣無縫的意外。說句坦白話，你們的目的不過爲了騙取保險費，要是沒有我的完善設計，一定會留下綫索讓警方和保險公司的探員追查，那時只怕麻煩的事就會接踵而來，恐怕閣下一定得不償失。」

「嗯—」中年人很愼重地想了想道：「好吧！這件事，我就決定聘請你設計。」

「那麼，我會在你交下一半訂金之時，將一瓶調配好的透明藥液交給你。到時我會先示範一次，告訴你如何使用。待整個計劃和步驟完成後，我就要收取其餘的一半費用。你沒有意見吧？」

「好吧，我們就這樣決定。」中年人忽然又問：「但是我有些不明白，那些透明藥液，如果像你所講，見光即燃燒，豈非十分危險？甚至我們還來不及將它塗在畫框之上，它便已經開始燃燒，是否很麻煩？」

「你這樣想又錯了。我交給你的無色無味透明液體，未使用之前，百份之百安全。但當你或你的心腹助手按照我計劃，將藥液塗在畫框上的時候，第一、首先要讓這些無色無味的藥液乾透。第二、一定要經過若干小時之後，讓其中的液體部份揮發，留下的化學燐劑，才會在接觸光綫時，發生自燃作用。因此，你所担心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發生。」

「聽你這麼說，我當然放心了。但是，你所講的化學液必須在兩天之內交給我。」

「那是須要特別配製的，所以，我們不妨先講清楚，你要有時間上的限制，我要加錢。因爲兩日之內，亦即四十八小時之內，我要犧牲睡眠時間爲你日以繼夜地工作，費用方面須要加百份之三十。」

「嗯——」中年人又作了一次愼重的考慮，終於他又咬咬下唇說道：「好吧，百份之三十附加費不成問題，但時間方面一定要準確，因爲我派出的人必須在兩日後起程，你的東西自然亦要帶同前往。」

「你眞是個爽快的人，好！我們就這樣決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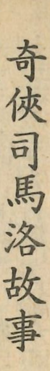
這一次奇怪的交易，就這麼樣決定下來。

當小鬍子走了之後，中年人留在那兒打高爾夫球。

那個小鬍子並非別人，正是岑積——貓王的徒弟阿文，曾經對千門奇俠游天虹提及的放火專家岑積。

至於那個中年人究竟是誰，暫時我們還不清楚。但是，不管他是誰，他們當日所談論的計劃，亦肯定與名畫「蒙娜麗莎」有關。

（未完・四）





馮嘉·文
可飛·圖



殲滅殺手　勝利歸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比提，尹志堅把錄音機串連在鎮上通出去的長途電話綫及電報綫上，凡有人出入的電話及電報就會錄下聲音，尤其是郭天明回鎮後，他們就注意他與外界的聯絡，他們聽到却德邀請兩個僱傭兵回來合作，這兩個僱傭兵是從飛機上用降落傘到一個湖面附近降落，過兩天便會到來，他們趁這段時間，準備活捉郭天明，把他依法辦理，希望能將却德殺掉……這邊郭天明見女兒安安回來很高興，住在一處，安安趁他不注意奪取他頸上的血蝴蝶，把他擊暈，趁下雨走去將秀叔和醫生放走，自己趁機離去……

跟着這人就取出了一隻大電筒，向周圍照射，他是落在湖心，電筒雖然強力，却還是照不得那麼遠，尤其是有大雨阻着視綫，所以每一個方向都是一樣的，一片灰暗；什麼都沒有，看不到最接近的湖岸是在何處，於是他祇好運用自己的判斷力，決定就向前頭游去。

他的判斷沒有錯，在一段時間之後，他的脚下便已踏着了湖底的泥濘，跟着他便登上了湖岸上了。

他連忙從那隻膠袋內取出一副小型的無綫電，扭開對裏面說：「喂！喂喂！」

「我在這裏！」無綫電中傳出來他的朋友的聲音。

「哦，」這人舒了一口氣說，「你沒事。」

「當然沒事，」那人說：「你呢？」

「我也順利，現在我們想想辦法會合吧。」

「你在什麼地方？」

「別開玩笑吧，我怎麼對你講？我也不知道。我們亮燈吧！」

他們都分別亮起了「燈」來。這却是特殊的燈，其實不過是用訊號槍射在地上，照明彈便在地上亮了起來。這照明彈假如射上了空中，就會使很遠的人都可以看到，由於光綫甚強，大雨亦是不能够阻隔得太多。但在地上亮，就祇有在湖岸附近的人可以看見而已。

他們大家都背着自己的照明彈而向別處望，於是，在一片灰黑之中，亦隱約可以看到對方所發射的照明彈的亮光了。

「行了！」無綫電繼續傳達他們的對話，「我看見你了！」

「我也看見你了。」

「很好，現在你向左走，我向右走，我們很快就可以會合！」

於是他們沿着湖岸而行，一個向左走，一個向右走。這樣，他們就是相對而行的，自然很快就遇上了。

他們會合了之後，就取出羅盤來，研究好了方向，便開始前進。其中一個喃喃着說：「本來黑暗是對我們有利的，可惜時間却配合得不好，我們到了戰鬥地區是會是白天了！」

「假如多給我們一些時間就好了，」另一個說，「我們可以在白天躲起來，晚間才活動。但是現在時間趕得那麼急，就不許我們這樣做了！」

「不要緊，白天有白天的做法，晚間有晚間的做法！我們都是職業好手呀！」

× × ×

另一方面，那個精神病院的醫生，與年紀老邁的秀叔正在逃走。他們是開着一部老殘的小貨車。果然是郭安安把他們救出來的，郭安安在這裏久居，在這裏長大，一切都很熟，她把他們帶到一家人家那裏去，替他們偷了這部貨車，叫他們逃到城裏去向警方求救。她把一切內幕都告訴了那醫生。假如安安講得不够詳盡的話，秀叔亦可以補充的，因為秀叔也是此地的人，對這件事情的內幕亦知道得很多。

秀叔認為郭安安這個報警的決定是對的，而他亦極力游說郭安安跟他們一起走，因為郭安安留在這裏，不見得有什麼好處。

但是郭安安却堅決不肯，她說她留下來還有事做。秀叔與那醫生不明白她所講的什麼事情，不過亦祇有暫時丢下她不管了，因為正如郭安安所講，他們不能够拖下去，假如還拖下去的話，他們就逃不脫了。

他們雖然有車，但是行走起來仍是很困難，因為是正在狂風暴雨之中，而他們不能亮着車頭燈，因為車頭燈亮，就很可能被發現。再加上，兩個人此時都不很舒服。秀叔是給却德打過，而這個醫生除了也被打過之外，他服下的痲醉藥使他雖然醒了，也還是呆呆滯滯，頭痛欲裂的。一個呆呆滯滯的人不適宜駕駛，而且他也不熟地勢，所以就祇好由秀叔來開車了。

他們的車子在公路上不開車頭燈而行走，走起來比步行快不了多少。

後來，秀叔終於說：「我看現在可以開燈了，離開鎮上已經相當遠，他們不會看見的！」

「對，」那醫生呻吟着，「最好就是盡快離開這裏！」

秀叔把車頭燈開亮了，亦把車速畧為增加，又嘆一口氣道：「老實講，我也不知道我們實在逃不逃得掉的！」

「怎麼了？」那醫生說，「他們追來也不容易呀！」

「我是担心這車子，」秀叔說，「車子已經這樣舊了，又是大風大雨，你看，路上也像小河一樣，我就担心這車子會捱不住！」

「我懂得修車，」那醫生說，「萬一出了問題的話，這件事情我總可以做到的！」她又呻吟一聲，「老天，假如能得到幾片阿斯匹靈就好了！我雖然身為醫生，沒有藥就什麼辦法都沒有，雖然是區區幾片阿斯匹靈，也是沒有辦法找到！」

秀叔聳聳肩：「假如我的店子沒有燒掉就容易了！」

「豈有此理，」那醫生說，「這個郭天明，簡直是無法無天！怎麼可以不好好懲戒？」

不過，秀叔顧慮車壞，却是多餘的，因為另一種困難更先出現。

車子再走了一段路之後，秀叔就忽然把車子停下來了。他咒罵着說：「假如不開燈的話，那我們的車子就要撞了！」

因為他可以看到，前頭的路面上有幾塊大石擋着。他的車子通不過去的，而假如車頭燈不亮的話，車子就會撞過去，那就完了。

「我們怎麼過去？」那醫生問。

「下車吧，」秀叔說，「幫手把石頭搬開！」

他們也沒有去研究這些石頭是怎麼來歷的了，總之就是，假如不把這些石頭搬開，就不能够通過。於是兩個人就一起下車去搬這些石頭。

兩個人的健康情況現時都是不大好的，力氣亦不大好，而那些石頭都是那麼重，每一塊都是像一隻大西瓜那麼大的，他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氣力才把那些石頭搬開了。這時，兩個人都已經軟了下來，氣吁吁的。

「好了，」秀叔說，「我們現在上車走吧！」

他們兩個人軟軟地爬回車上，秀叔也是坐回了司機位上，醫生則是坐在他的旁邊。他們不斷打噴嚏。

秀叔把馬達發動，但車子還沒有開動，他們就發現原來車中是不止他們兩個人在着的。却德在他們的後面說：「你們回過頭來看看我是誰？」

兩個人都大叫一聲，轉過來，就看見一把槍咀。車中太黑了，看不見人。跟着，却德把車廂內的燈開亮，他們就可以看到了。

却德穿着一身野戰的服裝，手上有一把長槍一把短槍，指着他們的則是短槍。

却德顯然就是把石頭放在路面上的人，而乘着他們去搬石頭時，就潛到了車子上。

兩人本來都已經腿軟，現在則更是連骨頭都軟了，嘴巴祇會動而說不出話來。

却德哈哈笑起來：「你們兩位，趕着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們……呃……」

兩個人都是說不出話來。

「我祇要動兩下手指，」却德說，「給你一人一槍，那你們就變成沒有頭的人了！」

「不要！」那醫生雖然年輕却比老邁的秀叔更胆小，竟哭起來。

「開車，」却德命令秀叔，「開進那樹林中！」

「你——你想怎樣？」秀叔哀鳴着。

「我要殺你們的話，」却德說，「你們現在早已經死掉了，而且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法的呢。我祇是要你開車進樹林裏面，我要跟你們談談，因為我很有興趣知道你們是怎麼逃出來的！」

「你不知道嗎？」秀叔奇異地問，因為在他的想像之中，却德應該是發現了他們逃走之後就出來追他們的。」

「你別問我，」却德不耐煩地吼道，「是我要問你！快開車！」

秀叔祇好把車子開動，駛進樹林中。

却德又得意地哈哈笑着說：「很多謝你們替我把石頭搬開了，不然，我自己再搬開的話，是會相當費力的！」

那個醫生祇是在發抖和流淚。

車子深入樹林，在却德的命令之下又停了下來。却德說：「好了，現在告訴我，你們是怎樣逃出來的！」

秀叔告訴他，那醫生反正是慌得不大能講話了，於是秀叔就索性負起這個發言的責任。

秀叔是講得很小心的，並沒有把眞相全部講出來，他祇是講出是郭安安放他們的，叫他們逃走。他說：「我們有機會逃，當然逃了！」

「很有趣，」却德說，「她的老頭子，怎麼肯讓她出來呢？」

「我看她也是逃出來的，」秀叔說，「聽你們的人講，她對她的老頭子全無好感，而且她又知道了一些關於她的母親的秘密！」

「唔，郭天明那個瘋子！」却德點點頭，「是他把妻子殺掉的。你們既然逃出

來了，那你們打算開車進城去報警了！」

「是她叫我們這樣做的！」那醫生慌張地說，「不關我們的事！」

秀叔瞪了醫生一眼，很生氣他這句話壞了事。秀叔並沒有對卻德提過郭安安叫他們去報警的事情。而且這也會影响郭安安。

「呀，」卻德對秀叔獰笑，「你卻一句也沒有對我提過，看來你也是眞的打算去報警的！」

秀叔聳聳肩：「這一點，不論我是承認抑或否認，你的想法都是一樣的了，你何不把我們帶到鎮上再關起來呢？這樣你就放心了！」

卻德卻又似乎聽不到他的話似的，喃喃地自言自語着：「郭安安，她跑出來幹什麼呢？她又沒有地方好去，她那個情人都不要她了！」

那醫生說：「你……你也應該快點把她找回來。她的精神有問題，我是醫生，我知道，不能讓她在這種情形之下亂跑一通的！」

「呀，對了，」卻德狡猾地微笑着，「你是特別關心她的！」

「這是……呃……一種醫生對病人的關心！」

「對了，」卻德點着頭，「是應該把她找回來的！」

他說着，走到車尾，打開車門跳了下車。

「我們呢？」那醫生叫着問道，「我們怎樣了？」

秀叔心裏又在咒罵着。可以走，當然是馬上開車走了，還問什麼？所以他連忙把車子開動。卻德已不見了。

車子在林中一轉，調過頭來，準備再駛向路上。但這時，他們又看見卻德在車頭燈光中出現了，手中的槍舉起，對着他們。兩個人慌張地大叫起來。卻德的槍一連串地响了……

兩個小時之後，這部貨車仍然停在那裏，車頭燈仍是開着，而因爲用的是車中的電池，車子沒有走動，電力得不到補充，這車頭燈的光亦開始暗下來了。

這時又有人走近車子。

這一次來的人則是尹志堅。在大雨和一片昏黑之中，這燈光當然是特別吸引視綫的。尹志堅在附近兜着圈子，走動了一會，肯定了附近沒有危險才從側面走近。他祇是向車中看了一眼，便馬上離開了。

因爲秀叔與那個醫生都已中槍死去多時，他留下來亦是帮不了他們什麼忙的。

這個時候，時間亦已不早了，假如是晴天，已經可以看到第一綫陽光，但是因爲狂風暴雨正在肆虐，所以還是要再一個小時之後，天才亮起來。

此時，郭天明那些手下們仍未找到郭安安，但是卻有驚人的發現。

他們找到了一些衣物，和一個死人。

衣物拿回來交給郭天明。郭天明在吃着早餐，飲下大量的咖啡，因爲他雖然間中亦有企圖睡過，卻是無法睡得安寧。他看見了這些衣物之後，就忽然整個人血脈沸騰，可以說是眞的完全清醒了。他目瞪口呆地看着。

這些是郭安安的衣物，都已撕破了的。她上身的泳衣，那條短短的牛仔褲，還有一條內褲，都是撕破了的。看樣子似乎是給人從身上硬撕下來的。

一個女人，身上的衣服給這樣硬撕下來，即使是並不心邪的人，也自然會聯想到，最可能是發生了什麼。

「究竟發生了什麼？」郭天明大聲叫道。

「不知道，我們是在一座廢棄的木棚裏找到的。」其中一個手下說，「木棚的頂是漏水的，雨一直都下着，地上都是濕的！」

他的意思就是，假如是眞的發生了他們所猜的事情，因爲有水，應該留下來的穢漬亦會給雨水冲走了。

「人呢？」郭天明叫着問，兩手難以自制地發抖着。

「還沒有找到，」那手下說道，「不過，她應該是活着的，事後她仍然可以離開，不然的話，她就會留下來了。」他講話很小心。他的意思實在是，既然郭安安的屍體沒有留下來，就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也許是給搬走了呢？」郭天明說。

那手下不敢回答這個問題了。

「死的是誰？」郭天明問。

「阿剛！」那人說。

郭天明對於阿剛是誰，全無印象，祇知道是其中一個手下。這個手下告訴他，這個阿剛也是給繩子勒頸而死的。「看來那傢伙昨夜來過，阿剛逃得太遠了一點，他就給殺掉了。但是我們守得很密，他不能再進一步接近。而且，天也亮了。」

「卻德呢？」郭天明又問。

「還沒有見他。」

「找！」郭天明狂亂地揮着手命令，「快去找！」

那個手下祇好又出去了。

其實他們是仍然在找尋的，不過他不想與郭天明辯了。

那個打手走了之後，郭天明呆呆地看着那堆破衣服，更加完全失去食慾了。

他的其中一個保鏢說：「老板，假如你不介意的話，我想提出一些意見！」

「講吧，講吧！」郭天明不耐煩地揮揮手。

「我看，我們最好還是離開這裏！」那個保鏢說。

郭天明翻起眼睛來看着他。

「我們祇要多準備幾部車，」那保鏢說，「我們還有不少人，再叫一些人在外間開車來接應——還是這個辦法比較好一些！」

「我不能離開這裏！」郭天明說。

「但是秀叔和那個醫生都逃掉了，」那保鏢說，「目前最值得担心的還是那個醫生，假如他逃掉了，他是會去報警的，我們留在這裏並不是聰明的事情！」

郭天明還是搖頭。

「還有我們手下這些人，」那保鏢說，「一個死掉了又是一個。假如死得太多了，就是有錢也未必能使他們留下來的。有錢而沒有命，那有什麼用處呢？說不定他們終於一窩蜂都走掉，那時就很不妙的了！」

郭天明還是翻着眼睛看着他，冷冷地

說：「你要走，你走好了。」

「我不會走的！」那保鏢堅決地說。

「我也不會走！」郭天明說。

「我的意思是說，我不會離開你！」那保鏢沒好氣地說。

郭天明忽然又大聲吼叫起來：「怎麽了？你是白痴的嗎？難道你不知道我的女兒在這裏？在未曾把她找回來之前，我不能走！」

他跳起身來，走到窗前，拉開窗簾向外望。

白天，他向窗外望應該是安全的，他看見雨仍然是那麽大，連對面的一間屋子都看不清楚。

「媽的！」郭天明又不耐煩地吼叫道，「卻德那傢伙究竟到哪裏去了？」

「假如他把事情做成功了，」那保鏢說，「他自然會回來的！」

「他可能已經死掉了，」郭天明說道，「不然，那傢伙怎麽能夠進鎮上來殺人呢？」

「不一定馬上可以成功的，」那保鏢說，「他們雙方都不是等閒人物。他們互殺，都不容易得手！」

這話講得沒有錯，此時的卻德還是相當安全的。

卻德正在樹林中一棵大樹的樹頂上。因爲是白天了，所以他就要躲起來。他靠在那寬大的樹椏上休息着，而在頭上的樹枝之間張起了一片油布，這片油布等於是一座小帳幕，這樣他就不再受雨淋了。雖然他還是混身都是濕透了的，但起碼是不再有雨水淋在他的身上了。

他開了他帶來的一隻小型無綫電，把耳塞放入耳朶裏，那裏面傳來沙沙的電波雜聲，由於天氣實在太差。

他低聲說：「我是大熊，我是大熊，聽見嗎？」

「我是猛鷹！」無綫中傳來一把聲音這樣說。跟着另一把聲音又說：「我是黑虎！」

他那兩個救兵聯絡到了。他們以往合作過，很有默契，合作得很好，所以一直再度合作的時候，就不必商量太多，他們自然懂得用什麽波段的無綫電聯絡。

「你們還好吧？」卻德問。

「這是我們做慣了的工作，」黑虎的聲音說，「不見得有什麽困難。你這邊又如何？」

卻德把他這邊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他那兩個援兵，亦還是第一次知道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在此之前，卻德祇是拍了一封簡單的電報而已，並沒有機會把詳細情形講出來。當卻德講完了之後，黑虎說：「爲什麽有舒服的屋子你不住呢？你祇要等着，我們來到，就在背後給他們一槍一個！」

「沒有這樣簡單，」卻德說，「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坐在一個固定地方等他是最不聰明的，可能你們還未來到，他已先把我們殺掉了！我在這外面，我知道他會到一些什麽地方，會從什麽路綫潛進來。我有希望截擊！」

「這也是一個好辦法，」黑虎說，「而且你也是總得做一些事情的。你做你的，我們會從他的背後來！」

他們暫停聯絡了。

卻德在樹幹上一靠，從背囊裏取出乾糧，慢慢地嚼起來。

他現在停止活動，因爲現在是白天，他知道尹志堅在白天是不會活動的。

他不時亦會舉起望遠鏡來，通過樹葉縫，看看距離他不很遠的一個地方的草地。他在樹上可以看見的就是祇有這片地面而已。本來他也是看不見的，不過他爬上樹來之後曾經把樹枝縫修剪過，以使他能夠看到這個地方。

他這樣做是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的，因爲他昨夜見到了郭安安。他沒有碰着尹志堅，卻找到了郭安安。然而郭安安卻是不知道的，因爲卻德並沒有過去與她接觸，卻德祇是躲在旁邊看着。他看見郭安安所有動作，在那裏掘開泥土，埋下了一些東西。這之後，他就認爲他不需要再到處跑了，他祇要在這裏等着就行。

另一方面，尹志堅的情形也是如卻德差不多的。他也是躲在一棵大樹的上面。這個躲法是有其優點的，因爲沒有人能夠接近而偷襲。假如爬樹上來的話，那就是已在樹上的人大佔便宜了。

不過，尹志堅卻是不如卻德那麽鎮定和胸有成竹了。現在的尹志堅是充滿疑慮的。因爲他昨夜亦曾經與郭安安有過一些接觸。但是並不是很接近的接觸，而是間接的接觸，他是首先發現了郭安安留下的那些破碎衣服的人。

在夜間，他潛進那間木棚裏，就發現了那些衣服。他當然沒有拿走這些衣服，不過他卻拿走了一件東西，就是一條白金頸鍊。這頸鍊就是郭天明用以懸着那隻血蝴蝶的，尹志堅以前曾經見過，亦是認得的，現在留下了頸鍊，而沒有了血蝴蝶。郭安安的人亦不在。

他亦找不到郭安安。

爲什麽會發生這件事呢？是誰在郭安安的身上施用這種強暴的手段呢？難道是郭天明？郭天明在行事的時候給她把頸鍊拉斷了？郭天明會這樣做？對自己的女兒？他以前都不是這樣的，難道他現在已經瘋狂到這個程度嗎？

這就是使尹志堅充滿疑慮的事情。他也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動了私人的感情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但是沒有辦法，有些感情是不能够控制的，而這就是一種不能够控制的感情。

而最麻煩的是，他起碼又要晚上才能找到答案。

而另一方面，那些郭天明及卻德的手下們則正忙着在找尋郭安安的下落，他們卻沒有辦法找到。他們亦不相信能够找到，祇是不能够不找。他們相信郭安安一定是逃進入外面的山野之中，與尹志堅會合了，而即使是在白天，他們亦不敢走得太遠，不出去，又如何能找到呢？不過他們又不能不聊盡人事找一找。假如不動，郭天明當然是不會高興的。

這樣找，自然是找到接近黃昏的時候也還是沒有成績的。

而老鷹與黑虎這二個僱傭兵在近黃昏時亦已接近了。很接近。他們做慣了這種事情，所以雖然是在此惡劣的天氣之中仍然能够前進，而且亦是相當準時，進度並

末拖慢。方向亦是準確的，由於他們有羅盤。而他們也是盡可能走最短及最容易走的路。

他們的效率高，却就正是他們的致命傷。假如是普通人，亂走一通，要找到他們並不容易，但是他們是精銳份子，不易出錯，而尹志堅與他們曾經是同類人，計算他們的一切完全準確，而尹志堅對這一帶的地勢又是那麽熟，所以尹志堅可以預料到他們大概會在什麽地方來。

當然，假如不是知道他們來的話，那是仍然會被他們所算的，由於他們最佔優的地方就是來得秘密，採取黃雀在後的戰略。但知道他們會來，他們的戰略就完全失敗了。

他們兩個人仍是前進得相當小心，分開來，互相掩護着，然而司馬洛與比提是等着他們來的。

尹志堅到鎮上去行事，而司馬洛與比提則在這裏等他們來。這是尹志堅所堅持的安排。司馬洛與比提本來都不贊成，但是尹志堅總之是一定要趁風雨進去了，他們贊成與否，他都是要去的，而他們又不能跟着他去，以致沒有人阻擋這二個前來包抄的僱傭兵，就也祇好接受了。

雨有時大有時小，二個僱傭兵不斷推進。他們果然體力充沛，精神旺盛，雖然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睡過，仍然是能支持下去。他們亦不打算在解決這件事之前睡覺。

忽然，他們都聽到了比提發出一聲尖叫。

他們馬上停了下來，小心推測這叫聲來自的方向。

另一邊，司馬洛的聲音叫道：「喂！比提，你怎麽了？」

「我的脚——扭傷了！」比提的聲音叫道。

「你不要動！」司馬洛的聲音叫道，「我現在馬上過來！」

跟着聲音就沒有了。

二個僱傭兵馬上聯絡，他們則不是這樣叫喊，而是用他們的無綫電對講機。

「你辨得出聲音來自什麽方向嗎？」

「大致可以。」

「我們要以那個女的爲目標，她不能動，男的一個一定趕到她的身邊去的，那時就可以一網成擒了！」

他們兩個人小心地前進，很有默契，分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向比提發出叫聲的那個地方前進。不久，他們相信他們是已經很接近了，然而却沒有再聽到聲音。

跟着，他們兩個人就會合了。

「奇怪！」其中一人說，「怎麽聲音會沒有了呢？」

就在此時，比提就在他們的身邊「哇」的一聲大叫了起來，把他們兩個都嚇了一大跳，幾乎就此放槍了。但他們的經驗使他們不敢妄動。

其中一人伸出手上的步槍去，把一些樹葉挑開，就發現了聲音的來源。是一隻吊在樹枝上，用小型膠袋保護着的錄音機。毫無疑問，聲音一直都是從錄音機中放出來的。

他們都知道他們是中計了，他們被這聲音引到了對方要他們到的地方。

這樣想着時他們就連忙向地上一躺。這是明智之擧，躺在地上，他們就不容易受到槍擊。

不過，他們的對手却不是等閒人物，他們已經踏入了陷阱，就沒有那麽容易退出了。

那錄音機又發出聲音來，說：「朋友，你們在那裏嗎？」

「你要談，我們是可以談談的！」其中一個僱傭兵這樣說着，一面全身的汗毛都直豎起來。

「我們不要談，」錄音機中司馬洛的聲音說，「這錄音機要爆炸了！」

「不要！」兩個僱傭兵都恐怖地大聲尖叫起來。

但是沒有用處。錄音機眞的是裝了炸藥，此時就爆炸了，轟隆一些，許多碎了的樹枝樹葉飛上了天空。本來伏在地上的人可以躲過爆炸，但爆炸是懸空的地方發生，那又不同了。

假如是在地上爆炸，碎片及炸力全給地面彈回空中，伏在地的人就可以躲過大部份，然而在空中爆炸，則炸力與碎片是射向四面八方的，伏在地上的人也是一樣不能倖免。

爆炸過去了之後，兩個僱傭兵都沒有起來，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亦久久都不動。直至司馬洛與比提來到了，他們還是不動。

司馬洛與比提看了一眼，就知道他們是完了。因爲大雨在地上造成的積水已經浸沒了他們的頭臉，使他們不能呼吸。一個人這樣浸一兩分鐘，就已經死定了。

却德雖然距離爆炸現場很遠，連爆炸聲都沒有機會聽到，他却有一種奇怪的預感，感覺到情況是不大妙的。他於是在樹上扭開了無綫電，企圖與這兩個人聯絡。但是完全沒有反應。這自然是因爲，那兩個人的無綫電亦已經給炸壞而失靈了。

却德嘆一口氣，把無綫電關掉了，就掛在旁邊的樹椏上，不再應用了。他知道不論這兩個援兵是否已經碰了釘，總之無綫電是已經失靈了，不能用以聯絡，他就不必再在身上帶一隻無綫電，增加一種負累。

他仍繼續守在那樹上。

而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尹志堅又開始活動了。

他在大雨的黑暗之中好像一個幽靈，一閃就閃進了鎮上一座小農場的一座放工具的木棚之中。那裏躲着兩個郭德的手下。這兩個人本來是應該找尋郭安安及提防尹志堅的，但是到此時他們已經鬥志低沉，什麽都不想做，祇是躲在這裏等天亮。

他們完全不知道尹志堅已經來了。

其中一人走進門口，向外面望望，說：「媽的！這雨，完全沒有停過，我認爲這工作不大好做，多少錢也是不值得的！我看還是回去吧！」

他一面講一面走回來，但是他的同伴沒有應他。

「唏，怎麽樣？我們回去好不好？」他又問。但他那個同伴仍是沒有應，他就知道情形不妙了，連忙開亮手中的電筒，嚇得魂飛魄散。

因爲他這個同伴已經死去了，就這樣

站在那裏，眼睛和舌頭突出，頸間纏着一根幼繩。

這是尹志堅的無聲殺人手法，一看就可以看得出來，因此他也知道，尹志堅是已經來了。

跟着，一隻冰冷的槍管就抵到了這人的後腦上。

「不……不要！」這人哀鳴起來，兩膝也開始發軟，隨時要跌倒下來似的。

「我問你一些話，」尹志堅說，「郭安安，她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我……我也不知道，」那人說，「本來她是在屋裏與郭先生一起的——但是求你不要殺我！」

「別廢話！」尹志堅喝道：「我問你的問題，你回答我！」

「我……她不知怎麽逃走了，」那人說，「還把郭先生擊暈了。我們找來找去，都找不到她。我們祇是找到她留下來的衣物，都是撕破了的，似乎——」他又不敢再說下去了。

「這是誰幹的事？」尹志堅問，「郭天明？」

「不是，」那人說，「他是她的爸爸呀，呃——而且，郭先生也一直沒有離開過屋子！我還以爲是你——」

「我才不會這樣做！」尹志堅說。

「那就算莫明其妙了，」那人說，「我們這些人，當然不會有胆量做這種事情了。」

「却德呢？」尹志堅問，「他這個人是什麽都做得出的！」

「老實講，」那人說，「我們也懷疑是他，不過沒有人敢說，尤其是他不知道到何處去了！」

「却德失踪了？」尹志堅問。

「是的，」那人說，「看樣子，他對你是不大服氣，所以他也不出聲，就這樣在大雨中走了，出去找你！」

「唔，」尹志堅說，「假如他是出來找我的話，我看他是不敢分神在安安身上做些什麽的！」

「請……你……求你……不要殺我！」

「好，我不殺你！」尹志堅說，「但是你聽着，這件事情，現在是我與却德及郭天明三個人之間的私人恩怨，攤牌的時間到了，你們在這裏阻碍着，是沒有好處的！我會把你們一一殺掉爲止！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了！」那人又吶吶着說。

「很好，」尹志堅說，「你記着！」

那人剛剛想開口保證他一定不會忘記時，就給尹志堅用槍柄在後腦上擊了一下，於是他便倒下來，暈過去了。他實在是非常幸運的，假如他不是走過看雨，那麽很可能死的就是他，而活下來的就是他的同伴了。

× × ×

在那間屋子裏，郭天明仍然是在那並無絲毫改善的悶熱之中等着，不停地吸着香烟，而假如不是他的保鑣們制止，他是還會不停地喝酒的。但他的保鑣們不管他說什麽，總之是把他的酒瓶收起來，不准他喝。

其中一個保鑣不時會打開門向外面望望，看看有沒有什麽新發展。後來，這個保鑣開門看時，忽然大聲叫起來：「喂！喂！那是什麽？」

大家都跑到窗前來看，包括郭天明。他們看見有兩部汽車正在雨中開走。

「喂！喂！」那保鑣在門口叫道：「人來！人來！」

但是沒有人來。

這個保鑣連忙衝出門外去找人，他知道屋子附近是應該有人的，因爲屋子是最重要的地方，必然會有一些手下在附近看守着。但是沒有。他回來時，混身都給雨水淋濕了，張惶地對郭天明說：「一個人都沒有！我相信他們都逃走了！」

「哼！胆小鬼！」郭天明冷笑着說，「但這也不出奇！沒有一個好的領導人，能夠領導的幾個早已先死掉了，而却德又不負責任，跑掉了！他們怕死，還是認爲走爲上着！」

「現在祇剩下我們幾個人！」那保鑣說，「情形很不妙，要逃走也太遲了，起碼要等到天亮！」

他沒有講出來的一句話就是：「他們未必可以等到天亮！」

「我們祇好靠自己了，」郭天明說，「來，多給我幾夾子彈，我們未必就沒有能力抵抗的！」

那些保鑣們多給幾夾子彈，郭天明塞進衣袋裏，又說：「哼！我一定可以得回那隻血蝴蝶！」

「現在——還担心那個？」保鑣說。

「你別管我！」郭天明吼叫着，回到房中，把房門大力關上。

那些保鑣們在外面的廳中不安地踱來踱去。他們倒是忠心的，並沒有逃走的念頭，他們現在祇是在想辦法，看看如何可以渡過這個難關，應該採取一些什麽最有效的措施。

「我們就守在這屋子裏不出去，應該是可以守到天亮的！」其中一個保鑣說。

「但是守到天亮又如何呢？」另一個保鑣說，「一個白天過去了之後，另一個黑夜又會來臨的！」

「那怎辦好？」

他們現在最頭痛的問題就是郭天明不肯離開這個地方。他們可以在天亮之後就設法逃走，然而郭天明却不肯走，假如守了一個黑夜又一個黑夜，那是終於會出事的。

「希望却德能夠把這件事情解決吧！」另一人說。

「假如他能夠，這倒是很好的，但是假如他自己也死掉了呢？假如他死掉了，沒有人會通知我們的，也說不定，他現在就已經死掉了。」

「我們得跟老板講講，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明天天亮了之後，我們就非走不可！」

「看來祇有這樣了，不過先等一陣吧，等他的氣平了下來之後再跟他講是會好些的！」

於是他們就在廳中等下去。

× × ×

另一方面，尹志堅則已找到了郭安安了。

他潛進一個人家的後園，那裏有一座久已棄置不用的稻草倉。這家人本來是務

農的，收割了之後，稻草就是存放在這座稻草倉中。不過後來，這家人的兒女都到外面去唸書，亦有了自己的事業，不必再種田了，他們的父母就在這裏用他們寄囘來的錢安享清福，而既不務農，他們這稻草倉就棄而不用了。

尹志堅在黑暗中爬上了稻草倉的閣樓，除了雨聲之外，就沒有任何其他的聲音，但是尹志堅可以感覺到是有人在這裏的。這裏是以前他們常常秘密會面的地方。

他低聲叫道：「安安？安安……」

沒有反應。他又說：「安安，我知道你在這裏！」

「是的，」安安說，「我在這裏，而且我有一把槍指着你！」

尹志堅說：「我不相信你會殺死我，你爲什麼要殺死我呢？」

「因爲你祇要血蝴蝶而不要我？」她說。

「現在我不是來了嗎？」尹志堅說，「你那些破衣服，使我担心得不得了，不過後來我查出了不是你老頭子做的，亦不會是却德做的，我就知道是你自己做的。我相信你會躲在這裏，你果然在這裏！」

「你這樣關心我嗎？」郭安安問。

「在這樣的時候來找你，」尹志堅說，「你以爲我是爲了什麼呢？我當然是關心你了！」

「你却不肯放棄一切而帶我走！」郭安安說。

「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我怎麼能走呢？你的老頭子會永遠派人追我，却德也永遠會追我，難道我們永遠都過着逃亡的生活嗎？」

郭安安沒有做聲。

尹志堅說：「安安，爲什麼你這樣做呢？爲什麼你逃出來又把衣服這樣弄？」

「都是爲了對付我的爸爸，」她說，「他是一個狂人，他不是當我女兒，而當我是一個報復的對像。他把我的媽媽殺掉了，他却一半當我還是媽媽，又要佔着我，又要折磨我，現在我既然有這樣一個好機會，我就要倒轉過來折磨他一下了。」

「但是你——你這樣也是折磨自己！」尹志堅說。

「我現在也很舒服呀！」她說，「你又不要我了。」

「問題是你要不要我。」尹志堅說。

「爲什麼你這樣講呢？」郭安安問，「我不是囘來找你嗎？」

「你有光嗎？」尹志堅問，「你看看我吧！」

郭安安手上有一隻電筒亮了起來，照在尹志堅的臉上，她看見了尹志堅的面部的樣子，就不由得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尹志堅臉上的疤痕實在難看。

「你——」她說，「怎麼會變成這樣的？」

「你以爲呢？」尹志堅說，「我變成這樣，還會有別的原因嗎？」

「你……你……」郭安安飲泣起來，「你眞傻，我又不是貪你英俊，樣子這樣，又有什麼關係呢？」

電筒丟下來了，郭安安好像一陣旋風似的從藏身之處衝出來，投進尹志堅的懷中。

兩個人緊緊地擁抱着。

郭安安幽幽地說：「臉皮難看一些有什麼所謂，難道你認爲一個人臉皮漂亮而有一顆黑色的心，就更好嗎？」

「也許，」尹志堅說，「你是說得對的！」

「你——帶我走吧！」郭安安說，「我是說，當你把一切的事情，都辦好了之後——」

「我會的！」尹志堅說。

他們再緊擁了一陣，然後尹志堅把她輕輕推開，從袋裏掏出斷掉了的白金頸鍊，遞到了她的臉前：「那血蝴蝶，你拿了嗎？」

「是的，」郭安安得意地說，「我那爸爸，對這件東西重視更甚於我，我就偏要帶走，讓他痛心一下！」

「現在呢？」尹志堅問，「血蝴蝶在什麼地方？」

「這是一件不祥的東西，」郭安安說，「我認爲任何人拿着它都是沒有好處的。你看，它替我們帶來了那許多禍事！」

「現在在什麼地方？」尹志堅問。

「你還是那麼重視它？」郭安安問。

「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尹志堅說着，就伸手在她的身上摸索起來。她已經換了一身衣服，不過還是一如她撕破了的那一套那麼簡單的，尹志堅可以摸得出，東西並不是收藏在她的身上。

「我拿到樹林中埋起來，」郭安安說，「我不認爲任何人應該把它拿到手。」

「關於這件東西，」尹志堅說，「你得帮我一個忙！」

郭安安靜了一陣，點點頭：「好吧！你要我替你做事，不論是什麼事情，我都會做的！」

×　×　×

在屋子裏，郭天明那幾個保鑣仍然在緊張地等着，不時踱來踱去。

後來，房間裏的窗門忽然「砰」的一聲大响，把他們都嚇了一大跳，跟着他們就是亡命地撲向房門口，因爲那聲音顯示是房間的窗子打開了之後又碰上了。這並不是佳兆。

他們把門推開，就發覺郭天明已不在房中。

窗子打開着，正在又給風吹得再碰上，已經更換過了的床褥和床罩，已經給雨淋得很濕，顯示郭天明離開房中是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他——一定是自己溜出去了的！」其中一個保鑣說。

很明顯，郭天明不會是給尹志堅來捉出去的，因爲郭天明手上也有槍，尹志堅把他捉走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尹志堅亦不會做一件這麼笨的事情。假如他有機會潛到窗外來，他就開槍打死郭天明算了。

「老天！這個人瘋了！他怎麼可以這樣溜出去？他想證明什麼？」

「我們快去找他！」

「我們留在這裏！」其中一個保鑣說，「他沒有叫我們跟他出去，他就是不想我們出去，我們何必違抗命令呢？」

「但是——但是他會死掉的！他這樣出去，簡直是送死！」

「忠心也是要有一個限度的！我們不

能够跟着他出去送死！」

幾個人面面相覷，結果大家都同意了這個講法。忠心的確是有個限度的，他們不能够跟着郭天明去玩那種瘋狂的遊戲。

那個保鑣關上房門，說：「我們不知道他不在。我們還以爲他是一直在房間裏的。祇有緊守在這屋子裏，我們才可以活命，出去是最愚蠢的事情。」

「是呀，」另一個說，「說不定在黑暗之中摸來摸去，他會給我們一槍，而且，既然是他自動出去的，就是找到他，他也是未必肯囘來的！」

於是，他們就留在屋中，不再管這件事情了。

×　×　×

却德則仍然是躲在那棵大樹的頂叉，一動也不動。他相信他不必行動，他是一定可以等到的。

果然，他終於看到了燈光，那是一隻手電筒的光。

他把槍舉起來，通過望遠瞄準鏡望去，由於雨是那麼大，視綫實在無法清晰，不過他仍可以看到一男一女正在走來，電筒拿在男的手中，女的不用說就是郭安安了。

他沒有猜錯，郭安安恨那血蝴蝶而把它埋在這裏的泥土中，但她現在還是要來取囘。

電筒光到達了却德可以清楚地看見的那個地方，兩個人就在電筒光的照射之下開始挖掘。

却德瞄準，可惜，雨實在太大，而電筒光又不是直射在人的身上，所以他無法看得太清楚。假如他沒有把握，他也是不敢胡亂開槍的，因爲他不想誤中郭安安，而且，他認爲不開槍則已，一開槍就必須命中要害，不能够讓對方有負傷逃走的機會。

他焦急然而還是盡量小心地瞄準着。

尹志堅這一次是一定逃不了的，他太重視血蝴蝶了。也許這東西眞是會帶來噩運的。

機會終於來了，血蝴蝶顯然給掘出來了，這個男人狂喜地把它舉起來，揮舞着，然後就抱在胸前，很清楚的輪廓，亦與郭安安離開了。

却德放了兩槍。

這個輪廓飛了起來跌出了光圈之外。

電筒光向地上一陣亂射，後來則是向周圍亂射，郭安安叫着說：「你！你殺了他！」

也聽不清楚郭安安的聲綫顯示出她是在笑還是在哭。

却德匆匆從樹上爬下來，靈活得好像一隻巨大的猴子，迅即就到達了樹下，而向郭安安跑過去。

「你！殺了他！」郭安安還是在叫。

却德跑近了，郭安安手中的電筒照見了他，跟着又照向地上的屍體。

這時，却德就可以看清楚了。死在地上的人竟是郭天明，却德混身的汗毛都直豎起來，自知這樣一暴露所在，就是處身於很大的險境之中。

他連忙舉槍轉身，然而危險却不一定是來自背後的，事實上，他這樣一轉了身，危險才正是來自他的背後。

兩顆石頭縛在一根繩子上，轉動着，無聲地疾飛過來，套住他的頸子。却德還沒有機會看到擊中他的是什麼，就已經死掉了，不過，他死前是應該可以猜到的；他必然是死於尹志堅之手。

郭安安的電筒光移到了他的身上。

這時尹志堅才從黑暗中走出來，首先就是踢走了却德手邊的長槍及取走了却德身上的短槍，然後蹲下來看清楚，他看到却德果然是已經死去了。

他那縛着石頭的飛索是甚少失靈的，現在亦是並不例外，他抬起頭看着郭安安，兩個人都沒有做聲。

這件事情的發展，實在也是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的。

尹志堅與郭安安在那稻草倉的閣樓上商量過了一番，尹志堅勸郭安安囘到她的父親那裏去，勸郭天明向警方自首，因爲他到底是郭安安的父親，他不想親手殺他，祇有這個辦法最公平，彼此都向警方自首，讓法律來仲裁這件事情。尹志堅相信，當他找到却德，而把却德殺死了之後，郭天明是必定接納這個條件的，由於保護他的人都已不在了，假如他不接納，他就祇有一死。

「但是……」郭安安說，「他在半路上把我捉住，一定要我把血蝴蝶還給他，我猜他是完全瘋狂了！」

「他顯然是的。」尹志堅說，「我看見，我一直跟着你們來！」

「起先我還以爲是你殺了他！」郭安安說。

「其實是他殺死了自己，」尹志堅說，「却德是他請囘來的！」

郭安安的電筒光移到郭天明的身上，低聲說：「破了！」

那隻血蝴蝶已經破碎了。郭天明把它抱在胸前的時候却德放槍，其中一顆彈頭顯然射中了血蝴蝶，就把血蝴蝶射碎了。

「不要了！」尹志堅說，「過去了的事情，現在已經告一段落，我猜這東西的確是不祥的，會給人帶來災禍！」

「是的！」郭安安說，「過去了的一切事情，我們都應該忘記掉！」

「我們走吧！」尹志堅拉着她的手。

郭安安把電筒丟在地上，兩個人走進黑暗中。

雨仍然是下得很大的，他們兩個人很快就隱沒了。

×　×　×

第二天天亮了之後，郭天明那幾個保鑣就放心出去找尋了。果然，那些打手們全部都已逃走了，而他們在林中找到了屍體，首先是秀叔和那醫生。

秀叔與那醫生之死，他們是打算必要時毀屍滅跡，當作事情沒有發生過的。

但是跟着，他們又找到了郭天明與却德的屍體。

找到了郭天明的屍體，就使他們的立場和看法都完全改變了。幾個保鑣在一起商量。

「這件事情，非要報警不可！」其中一人說。

「報警？當警察來時，我們應該講什麼好？」另一人說，「我們如何解釋我們的存在？如何解釋我們爲甚麼不早一些制

止事情的發生？」

「郭天明死了，我們還要替他負這些責任？他又不會再發薪水給我們了！」

「換句話說，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他人都已經死了，我們也不能再為他幹甚麼了，而且，我們現在才走，也不算是對不起他。」

「問題是，我們逃得掉嗎？」

「沒有人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可以當作我們根本沒有來過？」

「我的意思是，我們逃走，路上會安全嗎？」

他們回頭望望周圍那茂密的叢林，和那雨中的滾滾山野，其中一人又說：「他們已經把郭天明都殺了，事情也了結了，跟我們是無仇無怨的，對付我們有甚麼用？當然，趁天還黑之前就走，則是安全得多的。」

大家的看法都是差不多，於是他們也拿了一部車子，走掉了。

而在兩天之後才放晴，鎮上的人才採取行動，因為已經沒有人管這件事了。他們報警，警方從城市中進來了。這是一件大事，警方很生氣鎮上竟一直沒有人去報警！

「我們都不是打打殺殺的人，」其中一個老人說，「他們如狼似虎，拿着槍在這裏，我們能夠幹什麼呢？」

「他們的人一走了之後，你們就應該報告呀！」負責辦理此事的警官說。

「我們都害怕呀，我們要在肯定了事情對我們沒有危險的時候才敢報告！」

這個警官已經問過了許多人，而鎮上的人到了這個地步，也大致都是照直把真相講出來的，因此他也明白經過情形。

這警官說：「現在，我們必須找到郭安安和尹志堅，還有這從外面來的一男一女，才能夠了結這件案子的，你們可知道他們是到哪裏去了嗎？」

「他們看情形是不會在這裏的，」那老人說，「而且假如換了你是他們，你亦不會留下聯絡的地址吧？」

那警官沒好氣地走來走去。他懷疑村中的人等了兩天才報告，乃是為了他們想多給這四個人一些時間逃走。兩天，他們是可以逃得很遠了。他們這樣是無法證明的，而既然他們這樣做了，那就問下去也是多餘的了。

事實上他亦有點同情他們如此做。換了是他，他亦是一樣會如此做的。

警方祇有做了一切循例的手續，辦理後事。至於那四個「疑兇」，則是紀錄在案了。

這之後，這座本來平靜的山鎮，便又恢復了平靜。

也許，郭天明還是死得很遺憾的，因為，那隻血蝴蝶雖然是抱在他的胸前碎掉了，卻不能與他葬在一起。那些碎片要保留起來作為證物。

× × ×

司馬洛是有許多朋友的，他的重要朋友之中包括了一位莫先生。莫先生是一個國際性反罪案組織的主持人。有一天晚上，司馬洛在家中接到莫先生的電話。

莫先生說：「你有聽到血蝴蝶那件事嗎？」

「哦，那個，」司馬洛說，「略有所聞吧。」

「你也在那裏的。」莫先生說。

「誰說我在那裏？」司馬洛問。

「沒有人說，」莫先生說，「我祇是猜猜吧了。」

「你這個人有時候是很敏感的，」司馬洛說，「祇是猜。」

「為甚麼你不早對我講呢？」莫先生說。

「即使我是在場，」司馬洛說，「對你講也是沒有用的，這件事情對你來說是太小了，你也不會管的。而且，郭天明又不是一個大罪犯，你能拿他怎辦呢？事實上，為甚麼你會提起這件事情？」

「我是在担心那個郭安安，」莫先生說，「她的神經是有點問題的，她應該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難道你認為把她關在精神病院裏對她會有好處？」

「你認為應該讓她亂跑嗎？」莫先生問。

「唔──我對這件事情也知道得不多，」司馬洛狡猾地說。

「不過，就我所知的而言，她這種情形，還是別管她好了。既然她關在精神病院裏還是要逃出來，就證明她在裏面是不快活。讓她與一個她所愛的男人在一起，應該會更好，這也許會帮助她的神經慢慢恢復正常。其實，我們人類嘛，又有幾個敢說自己的神經是絕對正常的呢？」

「唔，」莫先生說，「我一向都很相信你的意見，既然你認為這樣是好的，我也接受了。」

「你還是沒有告訴我你是為什麼對這件事情感興趣，」司馬洛說，「你說你是担心郭安安，其實你又不認識她，有甚麼妳担心的呢？世界上有許多別的事情，或者別的人，是更值得担心的！」

「我祇是順便問問吧了，」莫先生說，「其實我關心的是你，有一件工作，也許你會感興趣……」

「唔，」司馬洛說，「這個沒有問題，但遲一些再給你電話，跟你詳細商量吧。現在不大方便。」他把電話掛斷了，也不等莫先生答話。

跟着他就伸手拉熄了床頭的燈，於是他的睡房便陷入了黑暗之中。而且，他的整間屋子，也頓時陷入了黑暗中。他這是一個特別的燈掣，可以使全屋的燈都熄掉的。

跟着他就從枕下抓出了一把手槍，一轉身就滾下床，再轉身便已滾到了窗口，再幾個轉身便已爬出了窗外到了花園中。

跟着他就悄悄地繞到廳子的露台潛回屋中。這是因為他在講電話的時候剛好察覺到有人潛入了他的屋中，好漢不吃眼前虧，他便先行逃出，再採取黃雀在後的手法。

他剛好來得及看見一個黑影推開他的睡房門口，踏了進去。

司馬洛馬上又閃身到了睡房門口，貼身在門邊的牆壁上等着，他相信這個進去的人發現他不在房中是一定會退出來的。

果然，微細的移動聲音顯示這人又回到門口來了。司馬洛把槍伸前，準備在此

人出來的時候就一槍咀抵在他頸上，將之制服。

但是，從房中出來的却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手。

這隻手一執執住了司馬洛握槍的手，就向房中扯去，司馬洛連忙拉回來，而因為兩個人是隔着門口的牆壁，他亦無法向這手的主人放槍。

這隻手的氣力亦是非常之強大，司馬洛雖然極力與之作拔河拉鋸戰，仍然是未能夠把手拉回來。那人不能把他拉進去，他亦不能把那人拉出來。因為那人是拉他的手而不是拉他的槍，他亦無法放手使那人失去平衡而跌倒。

跟着，司馬洛便可以感覺到，原來這隻手乃是屬於一個女人的，而且，這個人亦發出「咭咭」的笑聲。

於是司馬洛不再發力，而讓她拖了進去。

這個女人就是比提。

她另一隻手一伸過來，就把他這槍奪去了。司馬洛說：「媽的，這遊戲不好玩，很容易走火，不知道會是誰中槍的！」

「我是大行家，」比提得意地說，「我才不怕這種事情呢！」

「你究竟跑來幹甚麼？」司馬洛沒好氣地說。

「忘不了你，所以來探探你吧了。」比提說。

他們是在那件事情結束了之後就分手了的。尹志堅殺死了却德之後就帶着郭安安離開了，在荒野中與司馬洛及比提會合。尹志堅認為他與郭安安可以在荒野之中隱居起來，不問世事。他們已經是大人了，既然這是他們的選擇，司馬洛與比提是不便反對的，而且，司馬洛也認為這未必就不是一個好主意，於是他們便分手。尹志堅與郭安安進入荒山中去了，司馬洛與比提則用他們開出來的那部車子離開，而跟着，司馬洛與比提亦分了手。

現在，比提又出現了。

司馬洛說：「我這裏有門鈴亦有門，你就是找不到門，也懂得敲門吧？」

「我是一個野人。」比提說，「我喜歡用這種方式入屋。這方式夠刺激呀！」

「這種方式是可能使你丟掉性命的。」司馬洛說。

「現在我又沒有死掉，」比提說，「你別那樣婆婆媽媽好不好？」

「你究竟來幹什麼呢？」司馬洛問。

「你閉上眼睛就知道了。」比提說。

司馬洛沒有閉上眼睛，但她亦當他是閉上了。她呼叫一聲，一撲就撲到他的身上，把他一推，兩個人都跌到床上去。她就騎在他的身上，動手把他的衣服扯去。

「就是為了這個嗎？」司馬洛問。

「是的，」比提說，「就是為了這個，你不要動！」

司馬洛是很歡迎這個的，因為分手之後，他一直獨居無侶，而比提的確是一個很有味道的對手。

她也不能永遠騎住他的，當她把衣服都扯走了之後，她還是要離開，解除自己身上的衣服。

司馬洛問道：「你哥哥怎樣了？」

「還好，」她說，「他已經離開了醫院，在家裏休養，不然我就不能來找你了。但你躺着不要起來。」

她這個野人的野性很奇怪，現在她喜歡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對於這個，司馬洛也是無所謂的，因為他也喜歡新鮮的刺激。

比提餓虎擒羊的再撲過來，馬上把他吞食。看來她是很餓的，在一段短短的時間內，她狂野地取得了她所需要的。不過，似乎女人在這件事情上是天生不容易壓倒男人的。因此比提在稍為滿足了食慾之後，還是要改為屈居人下。

第二次，他們是比較溫柔，而且時間亦是比較長了。

終於，他們都完全滿足了，便軟軟地躺着。

比提幽幽地說：「我想得沒有錯，還是來找你是最開心的，你陪我一段時間好不好？」

「多久？」司馬洛問。

「你放心好了，」比提說，「不會很久的。」

「不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我剛剛接到一個電話，可能有一件工作要去做。」

「我可以帮忙嗎？」比提問。

「我還不知道是怎樣一件工作。」司馬洛說，「不過假如可能的話，我會預你一份。」

「試一試吧，」比提說，「跟你一起做事很好玩。」

司馬洛亦是有這個感覺的。

不過當然，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全文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迷仙岩谷主派大弟子公孫龍試丁劍南的武功虛實，丁劍南不敢將眞實工夫顯出，故意被他打了一掌倒地受傷，公孫龍正想上前下毒手，谷主傳聲喝止。丁劍南、方如蘋雖然事前由薛慕蘭告知是試他的武功，但心裏還是忐忑不安，不知這魔頭對他們如何看法，過了幾天，谷主召見，斥責他們不老實，有隱瞞身份之嫌，叫人將他們拿下，轉而又叫來人和他們比劍，又說方如蘋女扮男裝有意欺騙她，丁劍南知道自己的身份尚未暴露，按照她的吩咐和來人比武，自己佯輸，谷主見他們的口供一致，才信以爲眞，表示滿意……

假傳金劍令　進攻各門派

丁劍南也以「傳音入密」說道：「謝謝妳，方才說來眞是險極。」

他故意把「傳音入密」說得期期艾艾的，接着就把谷主要兩個青色勁裝的年輕漢子把自己兩人拏下……

薛慕蘭攢着黛眉，吃驚的道：「那是爲什麽呢？你們沒事吧？」

丁劍南接下去就說谷主要自己兩人拔劍自衞，可以死而無怨……

薛慕蘭驚異的道：「師尊要看你們劍法？」

丁劍南就把自己兩人和兩個青衣少年動手的情形，大概說了一遍，最後都被分別制住……

薛慕蘭道：「那是三師弟孫翊，四師弟宋仁友了，哦，後來呢？」

丁劍南又把谷主要申大娘把方如蘋押下去，以及問自己的話說了出來。

薛慕蘭問道：「方兄……她是個女的嗎？」

丁劍南臉上一紅，點着頭，把經過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薛慕蘭回頭看着方如蘋，又看了丁劍南一眼，才道：「當時你們怎麽沒和我說明呢，欺瞞師尊，一個弄不好，你們兩條命都沒有了。」

丁劍南道：「當時因和薛兄二位說出她是我表弟，後來就不好改口了，表妹是怕谷主見責，不肯收錄，所以就更不敢說了。」

薛慕蘭回過頭去，朝方如蘋笑了笑道：「我眞高興，又多了一個師妹了。」

她走過去拉起方如蘋的纖手，又道：「丁兄有沒有把『傳音入密』傳給妳，等妳學會了，我們也可以用『傳音入密』交談了。」

方如蘋點點頭，也用「傳音入密」故意生硬的道：「我……笨死啦……學了……幾天，還不太會……」

薛慕蘭含笑道：「這要慢慢的來，妳已經會了，只是不熟練而已……」

方如蘋道：「謝謝薛姐姐。」

薛慕蘭又回頭朝丁劍南道：「我是不放心，偷偷出來找你們的，我要走了。」

說完，放開方如蘋的手，就轉身往外行去。

方如蘋立即以「傳音入密」朝丁劍南道：「大哥，她知道我是女的，心裏一定很蹩扭，你去送送她才好。」

丁劍南遲疑了一下，方如蘋又道：「大哥，我說的是眞心話，我們在這裏，處境危險，你不能太冷淡了她，眞的，快去！」伸手在他身後推了一把。

丁劍南只得跟着薛慕蘭身後，走了出來。

薛慕蘭走了幾步，回身道：「你怎麽跟着我出來了？」

丁劍南道：「薛姑娘這般關心在下，在下感激的很。」

薛慕蘭一路緩緩的走來，一面說道：「丁兄和方姑娘是表兄妹，從小一起長大，感情一定很好了。」

丁劍南道：「在下一直把她當作小妹子看待，她也只是把我當作大哥。」

薛慕蘭低着頭道：「你其實用不着跟我解釋這些話的。」

「在下說的是眞話。」丁劍南道：「人非草木，薛姑娘……」

「不用說下去了。」薛慕蘭道：「你要說的話，我知道，只是……我總覺得……好了，我要走了，你快回去吧！」她低首急步行去。

丁劍南看着她遠去，才行回轉。

方如蘋笑道：「你向他解釋了嗎？」

丁劍南劍眉微攏，說道：「如蘋，我總覺得這樣做，實在是在欺騙她，我……眞覺得感到內疚……」

方如蘋道：「你總該知道，我們是奉命來的，我看這位谷主一定有着極大的野心，我們處境也十分危險，只有使些手段，籠絡住薛慕蘭，不但對我們有很大帮助，而且我看她爲人也好，我們將來也可以帮助她棄暗投明。大哥，我並不是醋罎子，以常情說，我自然也不肯也不會把心愛的人往別人身上推，我只是爲了你，在這裏，無時無刻都會發生事故，有薛慕蘭關心你，你就會安全得多，一個女子愛上了一個人，她會不惜任何犧牲，不計任何危險，都會盡全力去維護她心上人的，我沒有別的希望，只希你望在這裏的一段時間，能够安全，一直到我們離開這裏爲止，現在你總該瞭解我的心意了吧？」

丁劍南握住了她的手，說道：「如蘋，妳眞好。」

抄着笑了笑，又道：「經過方才這場比劍，我們在最危險的時候，依然只會使九宮劍法，我想谷主對我們不會再有什麽疑心了。」

方如蘋道：「這很難說，我們雖然應付得宜，暫時可以過去，日後之事，仍難預料，古人說過一句話，叫做伴君如伴虎，我們目前的處境，就和伴虎一樣。」

從薛慕蘭以「傳音入密」和兩人交談開始，他們說的話，都是以「傳音入密」說的，爲的就是怕谷主查聽。

快近中午，黑衣漢子送來午餐，兩人用過之後沒多久，丁劍南忽然側耳諦聽，以「傳音入密」說道：「又有人來了！」

方如蘋問道：「來的會是什麽人？」

丁劍南道：「這人身手極高，來得很

快！」

話剛說完只聽院中有人呵呵笑道：「二位小師弟，你們想不到老夫會來吧！」

丁劍南矍然道「會是老師兄。」

兩人慌忙站起身，常千里已經大踏步走了進來。

丁劍南道：「老師兄請坐。」

常千里在椅上落座，看了兩人一眼，說道：「你們也坐下來。」

丁劍南、方如蘋也各自依言坐下。

常千里目注兩人問道：「方才谷主召見你們，有甚麽事嗎？」

丁劍南道：「老師兄怎麽知道的？」

常千里道：「是二姑娘找老夫去的，她怕有人在谷主面前中傷你們，要老夫在谷主面前替你們緩頰，因爲老夫是這裏長老堂九位長老之首，在谷主面前還有點份量，現在你們總算回來了，唔，你們還沒告訴老夫，究竟有什麽事？」

一面接着含笑道：「這時候是谷主行功之時，你們只管說好了。」

丁劍南就把自己兩人去見谷主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方如蘋臉頰發赧，撲的跪拜下去，說道：「老師兄在上，小妹子欺瞞了你，給你陪禮。」

常千里聽完丁劍南的話，不覺呵呵笑起來，說道：「好極，咱們九宮門從沒女弟子，這回却有了個女弟子，哈哈，小師妹，妳快快起來，說不定妳將來還是本門中某一派的開山宗主呢，從前峨嵋派只有一派，現在鼎足而三，峨嵋分爲釋道兩派，那是年代久遠，數百年以前的事，但青衣庵一派，創自青衣師太，不過百年，小師妹的前途正未可限量呢！」

接着，看了兩人一眼，續道：「但你們也是好險，瞞騙谷主，這還得了，幸虧谷主查過你們來歷尚無不符，否則你們還保得住小命？」

方如蘋喜孜孜的道：「谷主允許小妹穿着男裝，仍叫方仲平呢！」

常千里道：「這是你們兩人資質過人，谷主愛才，才曲予優容，以後千萬不可如此了。」

方如蘋咭咭的笑道：「下次，那只有表哥變表姐了。」

常千里忽然壓低聲音正容道：「你們在這裏務必處處動愼小心，出了差錯，谷主立法峻嚴，就是老夫也救不了你們。」

丁劍南心中暗道：「看來這位常老師兄，對自己兩人果然出於一片愛心。」一面感激的道：「老師兄敎訓得是，小弟自當謹記。」

常千里站起身道：「你們既然沒事了，老夫走了。」

兩人一直送到院門口，目送常千里遠去，兩人才行回轉。

剛用過晚餐，只見一名綠衣少女匆匆走入，說道：「丁南強，方仲平，谷主要你們立即前去。」

丁劍南心中暗暗嘀咕，不知又有甚麽事了？兩人答應了一聲。

綠衣少女轉身往外就走，口中說道：「你們隨我來。」

兩人只得跟着她身後走去，但走了一段路，發現綠衣少女並沒朝小山上行去，（谷主住在小山上）而是繞過小山，朝南首一條較寬闊的路上走去。

住在迷仙岩的人，是不准多問的，兩人自然不敢多問，不多一回，已經到了一座四周古木參天的屋宇前面，綠衣少女領着兩人跨進大門，才着到一個四方形大天井，迎面一座大廳，燈火輝煌，但肅靜得沒有一點聲音。

綠衣少女走在前面，越過天井，登上石級，進入大廳，才看到大廳上早已有不少人坐在上首，也有不少人分四行站着。

綠衣少女指點兩人站到左首一排的下面，才行退去。

現在兩人看清楚了，這裏敢情是谷主議事之所，大廳上首正中間放着一張錦披高背椅，自然是谷主的坐位了。

左右兩邊，各有九把椅子，坐着九個老者，老師兄常千里就坐了第一把椅子。

他下午曾經說過，他是長老堂九位長老之首，那麽其餘八個老者，自然都是長老無疑。

這些人中，有一個老和尚，丁劍南一眼就認出來了，他赫然是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澄心大師。另一個是六合門掌門人范子陽。其餘幾人，有兩個是老道人，只要看澄心大師和六合門范子陽都當了這裏的長老，那麽這些人自然都是大有來歷的人了。

下面站着的四行人，都面向上首，中間兩行，左首一行一共是七個年輕人，一式身穿青色勁裝，丁劍南自然認得出來，站在最前面的兩人，正是早晨和自己兩人動手的少年，聽薛慕蘭說，一個是谷主門下三弟子孫翊，一個是五弟子宋仁友。

右首一排一共是十個女子，同樣一式青色勁裝，由薛慕蘭爲首，第二個是卓雲和，她後面還有八個女子。

最左首就是自己兩人站的這一排，前面也有八個人，連同自己兩人正好十個。

最右首，則有十幾個人，丁劍南認識的也有二個，那是淮陽派的祁耀南、榮宗器。

丁劍南看到這些人，不禁想起自己初到揚州時遇上的事情，心中却又覺得有些不對，可是又說不出那裏不對了？但此時大家都肅靜無聲的站在大廳上，自然不好和方如蘋說話了。

就在此時，只見四名綠衣少女神色恭敬的從屏後走出。

這一瞬間，由常千里爲首的九名長老一起站起身來。

站着的四排人却立即躬下身去，丁劍南、方如蘋心知谷主出來了，自然隨着躬下身去。

接着只聽谷主的聲音說道：「九位長老請坐。」

於是九位長老一起坐下。

谷主又道：「你們也不用多禮了。」四排站着的人，直到此時，才一起直起腰來。

谷主面垂黑紗，巳經大馬金刀坐在高背椅上，徐徐說道：「老身今晚召集大家，有兩件事，要分頭去辦，第一件事，是淮陽派前掌門人滕傳信死在黃山萬啓岳傳出金劍令，無辜遭受殺戮，由師弟祁耀南、榮宗器出面，向萬啓岳討還公道。此事

可由長老澄心大師、和長老六合門范掌門人二位出面作證，樊長老、和道乾長老加以協助，老身再派幾個弟子隨行，此事即可順利解決了。」

澄心大師起身合十一禮，范子陽和另外一個道人，一個俗家裝束的老者同時欠身領命。

祁耀南、榮宗器也一起抱拳道：「多謝谷主支持。」

谷主又道：「孫翊。」

站在中間左首一排爲首的三弟子孫翊躬身道：「弟子在。」

谷主吩咐道：「你率同五師弟、七師弟、以及本門初入門的師弟八人，以淮陽派門下弟子身份，隨淮陽派祁掌門人同去，一切都得聽命於祁掌門人。」

孫翊躬身道：「弟子遵命。」

谷主又道：「第二件事，是老身據報，數月前以江南分壇名義出現的一個神秘門派，經公孫龍率人予以清除，目前又在江南出現，主其事者似是一個年事極輕的女子，另據仙女廟通玄的報告，他查出浙江懷玉山中，有一個神秘門派，叫做五雲門，門下弟子都是女子，以此推斷，這五雲門和江南分壇，很可能就是一個組合。現在，淮陽派要向黃山萬家尋仇之際，萬啓岳身爲武林盟主，自然會有各大門派支持着他，因此只有釜底抽薪，調開幾個門派的實力，才能使萬啓岳孤立無援，這件事，就由齊、施二位長老，持金劍令傳達盟主之令，會齊各門各派，進剿懷玉山五雲門，細節可由齊、施二位長老作主。」

坐在右首的兩個老者一齊欠了欠身。

這話聽得丁劍南、方如蘋暗暗一驚，直到現在，才知道江南分壇被挑，原來竟是公孫龍率人幹的。谷主這機謀果然厲害，一面傳令各大門派圍剿懷玉山五雲門，讓他們去拚個你死我活，她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第二、各大門派的人進剿懷玉山，萬啓岳自然沒有帮手了，可以趁機把他除了，這消息何等重要，自己兩人眼前必須及早通知師叔和萬盟主才好！

只聽谷主接着叫道：「薛慕蘭、丁南強、方仲平。」

薛慕蘭、丁劍南、方如蘋三人立即應聲道：「弟子在。」

谷主道：「你們三個明日一早，立即出山，爲師這裏有密柬一封，你們可依柬行事。」

薛慕蘭三人躬身領命。由薛慕蘭上去接過密柬。

谷主鄭重的道：「丁南強、方仲平，你們二人，目前只是老身的記名弟子，本門規矩，新入門的記名弟子必須立了功，才能正式成爲老身的門人，你們二人從未行走江湖，一切都得聽師姐薛慕蘭的，知道嗎？」

丁劍南、方如蘋躬身道：「弟子自當謹記。」

谷主道：「好，大家還有什麽事嗎？如果沒有，就可以回去了。」說完，就站起身來。

九位長老立即跟着站起，站在下首的四人也一起躬下身去，恭送如儀。

大家也跟着各自散了，三撥奉有差遣的人，就各自集合人手，商討各人的行動去了。

薛慕蘭和丁劍南、方如蘋走在一起，薛慕蘭低聲道：「師尊要我們明天一早出山，你們早些回去休息吧，明日一早，我會來找你們的。」

丁劍南道：「我們一切惟薛師姐馬首是瞻。」

薛慕蘭朝他看了一眼，沒有作聲，自顧自的走去。

兩人回到住所，方如蘋欣然道：「表哥，師尊派我們出山去，不知要去做些什麽？」

丁劍南道：「師尊要我們去立功，可能是要我們去接應那一撥人了。」

方如蘋發愁道：「我們這點武功能和人家動手嗎？」

丁劍南笑道：「怎麽不成？我們如果和師尊嫡傳的弟子比較，雖然還差了一截，但和一般江湖上的人來說，也未必多讓呢。」

方如蘋嗤的笑道：「看你好像蠻有信心。」

「這個自然。」丁劍南道：「常老師兄不是說過，我們所學，已得九宮門眞傳，在劍法上並不輸於那一門派的門下弟子了。哦，我們明天一早就要出山去，今晚還是早點休息吧！」

方如蘋道：「今晚還睡得着覺嗎？」

丁劍南道：「睡不着閉着眼睛養神也好。」

這番話，當然是說給谷主聽的，接着兩人果然各自回房，但兩人並沒關上房門，各自倚着房門，探出頭來，以「傳音入密」交談。

方如蘋道：「大哥，我們應該怎麽辦呢？」

丁劍南道：「好在我們也出山去了，妳知不知道師叔派什麽人主持江南分壇，能夠連絡得上就好。」

方如蘋道：「主持江南分壇的大師姐畢纖雲，並由逢姑婆担任總監，我想我們出去了，只要留下記號，一定可以連絡得上的。」

丁劍南道：「只要連絡上了，再請他們去通知萬盟主一聲，也就是了。」

方如蘋道：「萬啓岳肯相信麽？」

丁劍南道：「我們通知了他們，總算是盡到心意了。」

方如蘋道：「最好自然遇上柳姑娘了，大哥說的話，她一定會相信的。」

丁劍南道：「妳怎麽又多心了？」

方如蘋道：「我說的是眞話咯，大哥說的話，柳姑娘一定相信，她相信了，就會去告訴萬啓岳了。」

丁劍南道：「只不知我們出去做什麽呢？」

方如蘋道：「谷主要薛慕蘭和我們同行，而且只有我們三個人一路，我想絕不會有什麽重大任務，說不定是要她暗中監視我們行動，這大概是最後一次試驗我們了，通過這一關，我們就可以正式成爲谷主的門人了。」

丁劍南道：「她怎麽會放我們出去試驗的呢？」

方如蘋道：「因爲在這裏，她看不出

我們有什麽不對，但總是不放心我們，目前和她作對的只有兩派人，一派是萬啓岳他們，一派就是五雲門，如果有人前來迷仙岩臥底，也脫不出這兩派的人，今晚她派出去的兩撥人，一撥對付的是萬啓岳，一撥對付的是五雲門，我們如果是臥底來的，這是最好的試驗機會，有這樣重大消息，我們出去了，不論是那一派的人，都要暗中設法和人連絡，薛慕蘭奉命監視我們，只要暗中稍加注意，就不難發現，她是介紹我們投到迷仙岩來的，谷主要她監視行動，萬一我們讓她查到了，回來之後，就可以把我們處決，這也正是給她脫罪的機會，她還會不盡力嗎？」

丁劍南聽得連連點頭：「如蘋，妳眞不愧當過壇主的人，心思細密，這些事不是妳說，我眞還想不到呢！」

方如蘋得意地一笑道：「但谷主派錯了人，這一任務，如果派公孫龍來做，一定會做得很好，薛慕蘭呀，註定非失敗不可了！」

丁劍南自然知道她言外之意，說道：「那也不見得，妳不是說這是她脫罪的機會嗎？」

方如蘋道：「我說的是谷主心裏這樣想，但薛慕蘭一顆心對着他情郎，就不會這樣想了。」

丁劍南道：「妳又扯到那裏去了？」

方如蘋笑盈盈的道：「你不相信等着瞧好了，時間不早啦，我們該休息啦！」

×　×　×

兩天之後的申牌時光，他們又回到了安慶一條橫街上的安慶客棧。

這是谷主在密函上註明了的，要薛慕蘭到了安慶客店才能開拆。

店伙迎着三人，剛叫了聲：「三位公子……」

薛慕蘭已經吩咐道：「三間清靜的上房。」

丁劍南聽她要三間房間，心中立時忖道：「她已經知道如蘋是女的了，就該和如蘋同一個房才對，但她却要了三個房，這不是爲了便於監視自己兩人嗎？」

店伙聽說三個人要三間上房，自然連聲應是，把三人領到後進，打開三間房門，陪笑道：「公子爺，這三間上房，是小店最清靜的房間……」

薛慕蘭不耐的揮揮手道：「好，就是這三間好了，你去給我們送茶水來。」

店伙連聲應是，退了出去不多一回，替三人送來臉水，又沏了一壺好茶送上。

三人盥洗完畢，薛慕蘭掩上房門，然後取出谷主的密柬，說道：「師尊指定我們到了安慶，才能開拆，我們現在可以開拆了。」

方如蘋取起茶壺，倒了三盅茶。

薛慕蘭已經撕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見上面寫着幾行小字，那是：「崆峒飛龍霍從雲，現在安慶，化名蓋大鵬，紫臉濃眉，身材高大，年約四旬以上，汝等三日之內，務必找到此人，把一封密函交其親拆。三日後初更前，趕抵萬松山莊，暫勿露面，聽候後命。」

函中果然另有一封密函，上書：「蓋大俠親啓」字樣。

薛慕蘭看完之後，隨手把信箋遞給兩人，說道：「你們請看，安慶不是個小地方，三天時間到那裏去找蓋大鵬？」

丁劍南遲疑的道：「這信我們可以看嗎？」

薛慕蘭含笑道：「師尊要我們三人來辦事的，又不是叫我一個人來辦事，這信你們自然也可以看的了。」

丁劍南這才接過信箋，和方如蘋一同看了，心中不期暗暗驚懍，忖道：「谷主居然知道霍老哥的化名，而且還知道他的行踪，可見她消息果然靈通得很！」一面說道：「薛兄認識霍從雲嗎？」

薛慕蘭道：「不認識，據說崆峒飛龍精擅易容，江湖上很少有人看到過他的眞面目，但師尊指示他化名蓋大鵬，既然有姓名，也有他的貌相，就比較好找了。」

丁劍南靈機一動，趁機說道：「他既在安慶，只要上到茶館酒肆，總可找得到他。」

方如蘋自然知道大哥的心意，接口道：「這也不容易，安慶城裏，又不止一家茶館，一家酒樓……」

說話自然是在提醒薛慕蘭，最好三人分頭找尋，這樣她就可以單獨行動，在熱鬧的街道上，留下本門記號了。

薛慕蘭顯然沒機心，聞言不待她說下去，就接口道：「方兄這話說得對，待回我們三人分頭去上酒樓進膳，飯後再去茶館小坐，也許會給我們遇上。」

方如蘋接着又搖搖頭道：「這也不對，我們只有一封信，如果信在薛兄手中，薛兄遇上了，固然可以把信當面交給他，但如果是表哥或者小弟遇上了，那該怎麽辦呢？」

薛慕蘭想了想道：「這也不要緊，你們不論誰遇上了，就實話實說，說我們有三個人一同在找他，信在我這裏，約他到客店裏來取信好了。」

方如蘋點點頭道：「那也只好這麽辦了。」

三人計議定當，薛慕蘭就把那信收好了。

過沒多久，店伙敲了兩下房門，說道：「三位公子要上街去用飯呢？還是要小的吩咐廚房裏給三位公子準備酒菜？」

薛慕蘭道：「不用了，我們到外面去吃。」

三人站起身，就朝店外走去。他們已經商量好了，自然是分頭行動，各自在街上找了一家酒樓上去，細斟淺酌，飯後又各自找了一家茶館喝茶。

方如蘋有了單獨行動的機會，但仍然十分小心，不時注意身後是否有人跟蹤？本門暗號，她早已準備好的，就在迴目四顧之際，已經抬手打出。

她在大街、橫街一路行去，少說也打出了八九支暗號，相信沒有人會看到她出手。於是她就全心全意的上酒樓去找崆峒飛龍了。

三人回轉客店，差不多快二更天了，大家都沒有遇上崆峒飛龍。

丁劍南目視方如蘋，方如蘋朝他暗暗點了下頭，就各自回房。

方如蘋關上房門，吹熄燈火，坐息了一回，等到快近三更，才悄悄推開後窗，穿窗而出，然後回身掩上窗戶，長身掠起

，一路往北奔行。

她發出的緊急暗號，就指定今晚三更，在十里舖會面的。

她在奔行之際，自然特別留心有沒有人跟蹤？這一打量，果然給她發現自己在後方，相距約莫七八丈光景，正有一條人影掩掩藏藏的跟在自己身後，心中不禁暗暗冷笑，只作不知，脚下也絲毫沒停，一路趕到十里舖。

路旁一棵大樟樹下，站立着一個青布衣袴的少女，似在等人。

方如蘋目能夜視，而且還可以看到老遠，一眼就認出她是大師姐的侍女迎春，這就叫道：「妳是迎春！」

迎春急忙迎了上來喜道：「二……」

「噓！」方如蘋輕噓一聲，低低的道：「有人跟蹤着我，妳別作聲。」伸過手去，拉起了迎春的手，低聲道：「妳隨我走幾步，把他引出來。」說完，一路朝前走去。

突聽身後刷的一聲輕响，就像一片落葉般飄了過來。

方如蘋只作不知，依然拉着迎春的手往前走去。

只聽一個清朗聲音喝道：「站住！」

方如蘋聽出這人口音並不是薛慕蘭，心中不期一怔，脚下徐徐停住，說道：「朋友是什麽人？」她並沒回過身去。

那清朗聲音喝道：「你怎麽不轉過身來？」

方如蘋道：「在下和閣下素不相識，我爲什麽要轉過身來？」

那人朗笑一聲道：「你不認識我，也許我認識你。」

方如蘋道：「你認識我，那是你的事。」一面朝迎春道：「走，我們別理他。」果然又舉步朝前走去。

那人冷哼一聲，身形一閃，擋到了他們面前。

現在方如蘋看清楚了，這人竟是谷主的大弟子公孫龍！

公孫龍一臉俱是冷峻之色，但當他看清眼前這人，是個三十出頭，臉色微黑，雙眉濃重的青年，也不期爲之一怔，冷冷的道：「閣下叫什麽名字？」他在迷仙岩沒見過方如蘋。

方如蘋還是在進入迷仙岩的前一天晚上，在黑石渡見過他，是以認識，聞言也冷冷的道：「閣下不是說認識我麽？還問我叫什麽名字，你最好先報上姓名來。」

公孫龍怒哼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你們隨我走。」

方如蘋朝他笑了笑道：「今晚在下牌氣很好，識相的，你還是走吧！」

公孫龍鏘的一聲掣出劍來，喝道：「本公子要你們隨我走，你就沒有二話好說的。」

方如蘋看了他一眼，冷笑道：「天底下眞有這般不識好歹的人，你居然想和我動武！」

迎春故意畏縮的道：「相公你……」

方如蘋一手拉着迎春的手，一手在她手背上輕輕拍了兩下，說道：「不用怕，張某還沒把他放在眼裏。」說着放下迎春的手，右手抬處，嗆的一聲掣出劍來，喝道：「閣下如此糾纏，張某倒要瞧瞧你究有多少道行，敢在江湖道上如此張狂。」

公孫龍聽得大怒，厲笑道：「你馬上就會知道。」刷的一劍，分心刺來。

方如蘋使了一招「五雲劍法」的朵雲出岫」，劍尖一圈，幻起一朵海碗大的劍花，一下就架住了對方長劍，喝道：「閣下要和在下動手，總該先亮個萬兒吧？」

公孫龍道：「不必。」右腕伸縮之間，劍光紛披，急疾刺到。

方如蘋大笑道：「閣下這一手劍法，遇上二三流脚色，還可以稱雄，但在張某手下，只怕你走不出十招。」

口中說着，功運右臂，使了一招「雙雲平飛」，「噹」「噹」兩聲，把公孫龍刺來的長劍一齊擋開。

公孫龍只覺劍上劇震，連虎口都被震得隱隱生痛，脚下浮動，身不由己後退了一步，心頭不由大爲驚懍，他怎麽也想不到這人竟會是個絕頂武功的高手，一時目光炯然，一退倏進，長劍開闔，展開一輪快速的搶攻，一道夭矯如龍的劍光，倏忽之間，由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化作八九道劍光，繞着方如蘋從四面八方攻到，勢道勁急，寒芒飛洒，煞是凌厲！

方如蘋從小就練「五雲劍法」，尤其練成「達摩洗髓經」之後，對這套劍法，更能融會貫通，每招出手，都氣貫劍身，眞氣拂拂，因此公孫龍使出秦嶺「分光劍法」，一道道劍光四面環攻，看去凌厲無匹，實則一劍也攻不進去。

激戰之中，方如蘋突然大喝一聲，一下爆出無數朵劍花，每一朵都冉冉如雲，銀光照耀欲流，令人難以睜目，就在銀光大亮之際，同時也响起了八九聲金鐵狂鳴，「噹」「噹」「噹」之聲盈耳！

公孫龍但覺手中長劍，在每一聲「噹」然暴响中，就爲之一輕，這連珠般八九聲暴响下來，一柄百煉精鋼長劍已被人家寸寸震斷，心頭方自一驚，驟然感到身前至少有七八處穴道，被人點中，再也動彈不得。

方如蘋堪堪制住公孫龍，只聽身後有人嬌笑道：「好一招『滿天流霞』，二師妹的劍法精純，無怪師傅一直都在誇獎妳呢！」

迎春連忙躬身道：「壇主來了！」

方如蘋轉過身去，只見一個長髮披肩的青衣女子緩步走來。

月色如水，淡淡的照在她身上，輕盈得如同一片輕雲，她，正是自己大師姐畢纖雲，急忙返劍入鞘，抱拳道：「大師姐怎麽也來了？」

畢纖雲緩緩走近，擧手攏攏長髮，說道：「我聽到妳在街上留下緊急暗號，想必有重要事故，先前打發迎春來接妳，剛才看到這裏劍光騰空，也許遇上了強敵，才匆匆趕來，妳已經一劍克敵，把此人制住了。」

方如蘋道：「大師姐來得正好，小妹正有很重要的消息奉告。」

畢纖雲含笑道：「妳好像很急。」

「是很急。」方如蘋道：「小妹說完了立即要趕回去。」

畢纖雲看了公孫龍一眼，說道：「這人……」

方如蘋道：「這人是迷仙岩谷主的大

弟子公孫龍，是個很重要的人。」

畢織雲道：「這裏四周，我來的時候，已經佈下了人手，這事既然很急，妳就在這裏說好了。」

方如蘋就把自己和丁劍南奉師父之命，前來江南……

畢織雲笑道：「你們的事，我已經聽師傅說過了，只可惜我還沒見過這位風流瀟洒的丁師兄呢！」

方如蘋粉臉不禁一紅，接着就把自己兩人巧遇薛慕蘭，引介進入迷仙岩，一直說到谷主派淮揚派掌門人祁耀南向萬啓岳尋仇，她要姓齊，姓施的兩個長老持武林盟主金劍令調各門各派高手進剿懷玉山五雲門，作爲釜底抽薪，減少萬啓岳的助力。自己和丁劍南，薛慕蘭奉命來安慶找崆峒飛龍，三日後，也要趕去萬松山莊助戰，詳細說了一遍。

畢織雲聽得神色微動，點頭說道：「這事果然十分重要，我得立即稟報師傅才是。」

方如蘋道：「師姐能不能把這消息送給萬松山莊去呢？」

畢織雲道：「萬啓岳會相信嗎？」

方如蘋道：「我看我們和萬松山莊必須聯手才行。」

畢織雲道：「但萬松山莊始終把我們江南分壇當作對頭，此事只怕一時無法解釋，這樣好了，我向師傅請示後再說。」

方如蘋道：「公孫龍是個極重要的關鍵人物，大師姐如何處置呢？」

畢織雲沉吟道：「一時我也想不出如何處置他好，反正擒下了，總是好的。」

方如蘋含笑道：「大師姐，我倒有一個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畢織雲「哦」了一聲，問道：「妳說說看？」

方如蘋湊着她耳朵，低低說了幾句。

畢織雲一雙鳳眼中神光一亮，說道：「這倒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只是……」

方如蘋道：「師姐立時向師傅請調公孫先生前來，就可以了。」

畢織雲點頭：「好吧，只是妳……」

方如蘋道：「這個容易，只要如此如此就好。」

畢織雲道：「事不宜遲，我要走了，明天中午，妳在東橫街淮江春茶樓等候，我會叫迎春來通知妳的。」

方如蘋點點頭說道：「好，我也要走了。」

× × ×

第二天一早，方如蘋起來得很早，她剛盥洗完畢，丁劍南也開出門來。

方如蘋道：「表哥，你也起來了？」話聲一落，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大哥，待回我們出去，到一樂也茶館去坐坐，我有很多話要告訴你。」

丁劍南略一點頭，笑道：「你不是起來得更早嗎？」

方如蘋道：「我也剛起來。」

說話之時薛慕蘭的房門啓處，笑道：「我想你們昨晚一定都沒有睡好了。」

丁劍南含笑道：「眞抱歉，把薛兄也吵醒了。」

薛慕蘭道．「我也該起來了。」

店伙替兩人打來臉水。丁劍南、薛慕蘭各自在房中洗了把臉。

方如蘋跨入薛慕蘭的房中，說道：「薛兄，師尊在密柬上說的三天之內，那該是從幾時算起呢？」

薛慕蘭笑道：「自然是從昨晚算起咯，妳問這幹麼？」

方如蘋吐吐舌頭道：「萬一三天之內找不到，該怎麼辦呢？」

薛慕蘭笑說道：「安慶城裏，只有這幾家茶樓酒館，只要他在安慶，總會遇上的。」

方如蘋道：「我也這麼想，所以一早就起來了。」

薛慕蘭道：「對，我們早些上茶館去，依然分頭行事，這一家坐上一回，如果找不到，再換一家，反正有三天時間。」

方如蘋道：「不過我們出去了，也要約定時間回來一次才對，萬一我們中間有一個人碰巧遇上了，大家如果不回來，就連絡不上了。」

薛慕蘭道：「這樣好了，我們中午回來一次，大家見了面再出去。」

方如蘋道：「好，就這樣好了。」

丁劍南道：「妳們在說什麼？」

方如蘋道：「表哥，你進來吧，我和薛兄商量好了，我們這時候就上茶館去，不論找沒找到人，中午一定要回客店來一次，如果依然沒有找到，大家見了面再出去。」

丁劍南緩步走入，說道：「這位霍大俠精於易容，萬一他易了容，就算當了面也認不得他，我想今天如果再找不到他，那只有一個法子可行了。」

薛慕蘭道：「丁兄有什麼好法子？」

丁劍南道：「他不是化名蓋大鵬嗎？我們就去茶館酒肆貼上找尋蓋大鵬的紅紙條，別人不知道蓋大鵬是誰，但霍大俠看到了一定會找來。」

方如蘋眼睛一亮，說道：「表哥這辦法不錯，薛兄，我們立時寫了去貼。」

薛慕蘭笑道：「妳就是急性子，反正有三天時間，丁兄說得不錯，我們能夠找到他，就儘量的找，今天如果再找不到，再去貼不遲。」

方如蘋道：「那我們快些走了。」

三人出了客店，就分道揚鑣，各自朝一條大街行去，遇上茶館，就舉步走入。茶館都是兼賣點心的，你可以舒舒服服的一面喝茶，一面吃早點。

一樂也是安慶城裏首屈一指的茶園，樓上雅座，不但佈置得堂皇，每張桌子也都是漆了黃漆，光可鑑人，放着八把雕花椅，還配上錦墊，坐得舒服，不像其他茶館，只有長板櫈，坐久了，閣下的尊股就會吃不消。

方如蘋走上樓梯，伙計就迎着道：「公子爺請坐。」

方如蘋找了一張離樓梯不太遠的座位坐下。

伙計問道：「公子爺要喝什麼茶？」

方如蘋上次已來過，隨口說道：「六安。」

伙計退了下去，方如蘋打量茶客，這時不過三成座頭，大概都是些老主顧，並沒扎眼的人，可能時間還早的緣故。

不多一回，伙計送上一壺茶來，一面

問道：「公子爺可要來些點心？」

方如蘋問道：「有些什麼點心？」

伙計道：「小店樓下有生煎包，蟹殼黃，公子不知要什麼？」

方如蘋道：「就給我來十個蟹殼黃好了，要甜的。」

伙計答應一聲，退了下去，接着就送上來一盤蟹殼黃。

方如蘋倒了一盅茶，拿起一個蟹殼黃，慢慢吃着，只見樓梯上走上一個瀟洒人影，急忙站起身招呼，道：「表哥，這裏坐。」

上來的正是丁劍南，含笑的走了過來，落坐之後，伙計就跟着走來，問道：「公子要喝什麼茶？」

丁劍南一指茶壺，說道：「來一樣的好了。」

伙計退走之後，丁劍南急着問道：「如蘋，妳昨晚出去遇到了什麼人沒有？」

方如蘋道：「大哥怎麼知道的？」

丁劍南笑道：「我聽妳出去的，怎麼會不知道？」

方如蘋四顧無人注意，就把昨晚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丁劍南頗感意外，說道：「公孫龍被妳制住了。」

方如蘋含笑道：「我打算……」底下的話，就咀唇微動用「傳音入密」交談。

丁劍南點頭道：「妳這辦法不錯，只是這一來，我們就還能再回去嗎？」

方如蘋道：「我看我們出來了，根本就不用再回去了，除非去招女婿，那就又當別論。」

丁劍南臉上不禁一紅，說道：「如蘋，我們談正經事……」

伙計又送來了一壺茶。

方如蘋拿起茶壺，替他斟了一盅，說道：「表哥，這蟹殼黃不錯，你還沒吃早點，快些吃吧！」

丁劍南道：「妳心裏還有什麼計較？怎不全說出來呢？」

方如蘋看了他一眼，低聲問道：「大哥的意思呢？」

丁劍南道：「我們進去了這許多天，其實連一點邊也沒有摸到，對師叔如何交代呢？」

方如蘋道：「我們再進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了，尤其這一戰，如果有我們在中間加以策動，他們兩撥人說不定會徒勞無功，不過最主要的還是在於師傅能不能和萬啓岳聯手？只要雙方能聯手的話，勝算就佔了大半。」

丁劍南道：「我想師叔是明理的人，她既沒有什麼野心，應該可以和萬啓岳聯手才對。」

說到這裏，樓梯上又上來了幾個人，他們就坐到自己的隣桌。

丁劍南吃了幾個蟹殼黃，又喝了口茶，就起身道：「妳再坐一回，我要先走了。」說完舉步下樓而去。

方如蘋自顧自倒了盅茶，正待就唇喝去，忽聽隣桌有人低聲道：「令主昨晚一夜沒有回來，會不會出事？」

此人話聲說得極輕，但方如蘋耳朵何等靈敏，自可清晰聽到，心中方自一動！只聽另一個道：「大師兄機智過人，武功精純，決不可能出事，尤其他一向自視甚高，名義上我是副令主；但他要辦什麼事，從不和人商量，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去了那裏？不是谷中下來一封緊急密柬，上面註明了要大師兄親折，我們才不用出來找他呢！」

「令主」，「副令主」，「大師兄」，「谷中下來一封密柬」，這些話聽到方如蘋的耳中，心中不由暗「哦」一聲，忖道：「聽他們口氣，自是迷仙岩的人了，迷仙岩谷主門下只有五個男弟子，大弟子是公孫龍，奉命在外，三弟子叫孫翊，這次率同五師弟，七師弟和八個初入門的弟子，以淮揚派門下弟子身份，隨祁耀南一路。此人是副令主，又叫公孫龍爲大師兄，那麼他應該是谷主門下的九弟子了。」

心念轉動，一面舉盅喝茶，有意無意的朝隣桌瞥了一眼，那桌上一共坐了五個人，年紀都不太大，其中一人年約二十一二，身穿一件青色長衫，其餘四人都有三十出頭光景，不用說那青衫少年準是谷主的九弟子了。

她只瞥了一眼，就迅速轉向別桌，裝作漫不經意模樣，接着又拿起茶壺倒了一盅茶。

只聽那副令主續道：「我在這裏等候，你們分頭去找找看，萬一找不到，只好回相公廟去等了。」

接着那四個人果然一齊站起，紛紛下樓而去，剩下青衫少年一個人在喝着茶。

方如蘋心中暗道：「這倒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他們落脚在相公廟，只不知相公廟在什麼地方？」

她坐了一回，看看快近中午，就站起身，會帳下樓。一路在街上緩步行走，主要是爲了注意身後可有人跟踪？這樣走了一段路，並沒發現有人跟踪，這時已經走上東橫街，果見前面不遠，豎立着一條長形的招牌，上寫「淮江春茶樓」幾個大字，這就舉步跨了進去。

只聽一個少女聲音叫道：「二少爺，你這時候才來，快隨小婢到裏面去，大少爺已經等了你好一回了呢！」

方如蘋抬目看去，只見離樓梯不遠，站着一個青衣少女，那不是迎春還有誰來？口中不覺「哦」了一聲。

迎春已經迅快的轉身往裏行去。

方如蘋跟着她來到第二進，迎春從一條長廊走近一道腰門，舉手輕輕叩了三下。木門隨着開啓，門內站着兩個一身青衣勁裝腰佩柳葉單刀的女子。迎春沒有說話，領着方如蘋走入，兩名女子迅即關上了木門。門內是一個小天井，一排三間平房。迎春走到階下，就叫道：「大小姐，二小姐來了。」

屋中傳出畢織雲的聲音叫道：「二師妹，快請進來。」

方如蘋跨步入屋，只見除了大師姐畢織雲之外還有兩人，一個是總管逢姑婆，另一個是頭盤小辮的瘦小老者，正是公孫先生。

逢姑婆站起身笑道：「二姑娘，這一趟眞是辛苦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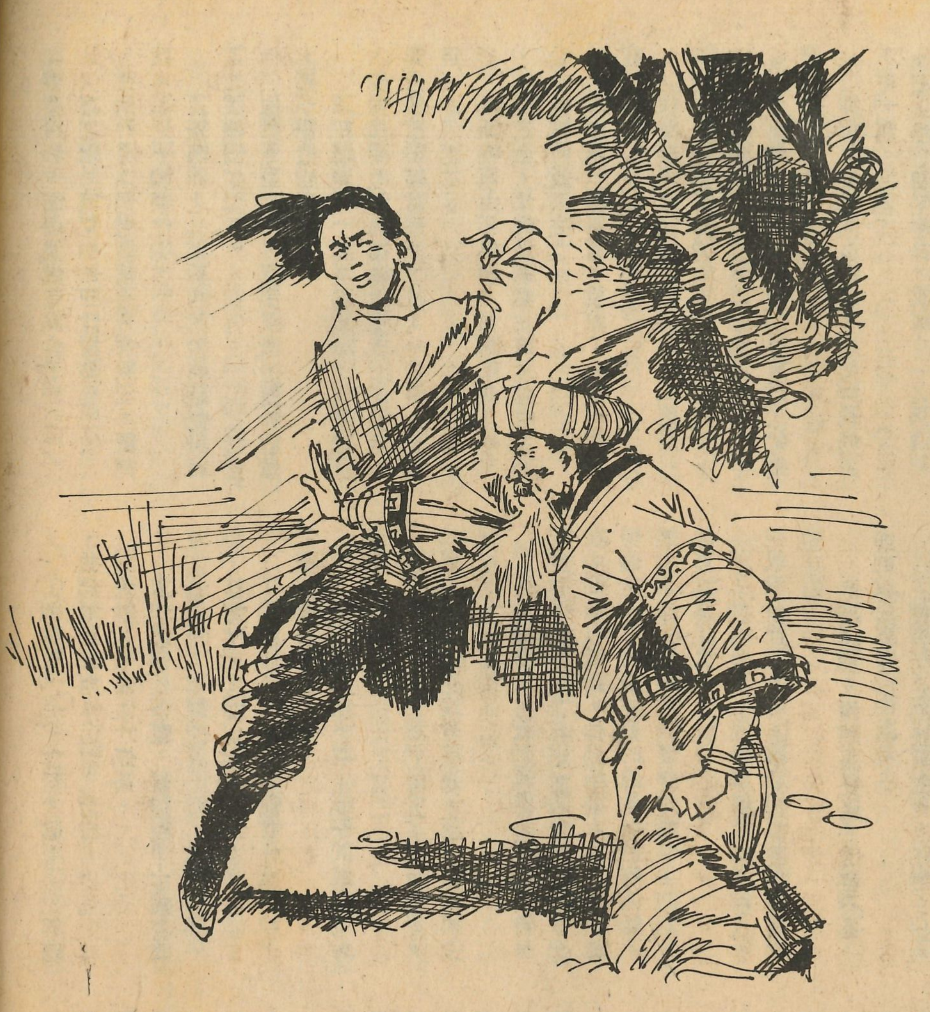
方如蘋笑道：「逢姑婆，妳老怎麼也和我客氣起來了，哦，公孫先生這麼快就趕來了？」

（未完・二十）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這兩個滿面肉瘤的醜怪少年男女是劉稼和白衣少女易容喬裝，他二人的怪招引起壽宴上眾豪俠的注目，忽然又來了少林寺掌門悟法禪師，董棠華起立迎接，悟法此來是向羣雄交待智達禪師生前與苗疆雙怪結下的一段怨仇，了斷師叔智達的糾紛，順道來祝壽和眾俠會晤，並說明在座包括自己恐非雙怪敵手，九玄門白衣少女不服，正在和悟法爭論，此時雙怪出現，想向悟法進攻，劉稼飲水思源，自小深受少林寺養育之恩，智達禪師又是自己救命的恩人，更不能袖手旁觀，挺身攔住雙怪，和天怪交手使出中原武林名招絕技，令天怪爲之一驚……

比招遇勁敵　神功拯垂危

其實，劉稼適才所言完全都是假話，無非是爲了也想謙讓天怪一招，故而口裏這麽說，躍身腳踢之時，却是平凡至極，休說勢緩力弱，就是連半點巧妙之處都沒有。

天怪見得劉稼這一腳踢來平庸已極，心下不由暗暗驚疑。忖道：「他踢出這一腳之時，說是藝出中原有一個不願露面於武林中的高手之絕學，怎的這一腳如此平凡，倘非爲了所諾，在這臨空踢腳而來之時，我祇消輕輕揮上一掌，這少年那裏會有性命，當即傷在我的手中。」

忖至此間，天怪倒也存心忠厚，一諾九鼎，身爲苗疆草莽，却是克守信義，當下將身微微一避，就讓過劉稼這一腳，兩人都是身負絕學，可是招來招往却視同兒戲，走廊之上站着八名當今武林成名人物，滿以爲這一場廝鬥，定然驚心動魄，想不到竟然如此平凡無奇，不由個個暗暗詫異，不知這一怪一醜究竟弄些什麽玄虛？

白衣少女見得劉稼踢出一腳，臉頰之上笑意更濃，頓將適才提心吊胆之意盡消，就乘着眾人的眼光都望在劉稼與天怪之時，悄悄退下，繞過庭院，却朝後邊假山裏走了進去。

劉稼與天怪過招，也無暇顧及白衣少女，祇以爲她依舊站在一旁替自己掠陣，故而也不知她悄然離去。

天怪既已讓還劉稼三招，對這醜貌少年已然生了好感，當下說道：「好了，我與你各讓三招，總算誰都打不敗誰，我與你就此罷休，從今以後，我殺盡中原武林人士也饒你不死，這裏已沒有你的事了，你且去吧。」

劉稼聽得天怪之言，不由驚愕莫名，心忖：他口口聲聲說除了要找少林晦氣，居然還要殺盡中原武林人士，這種暴戾之行，怎能讓他孤意獨行，當下就道：「你適才來時，說與少林有仇，中原武林人士與你又有什麽怨仇，爲何你如此暴戾，竟然要幹此趕盡殺絕的勾當？」

天怪却是態度自若，微微一笑說道：

「中原武林人士個個虛有其名，表面上皆是俠義之士，其實都是些欺世盜名的壞人，我倘不將他們趕盡殺絕，中原武林豈非找尋不到一塊樂土了嗎？」

劉稼聽他之言，不由回頭向站在走廊邊的這幾個中原武林人物望了一眼，祇見他們個個面呈慍色，可却祇敢怒而不敢言，甚是蹩扭的摸樣。

正在這時候，白衣飄處，劉稼陡見白衣少女却從假石山後邊走了出來，祇見她非但已服了還容丹恢復了那本來美麗的面目，而且連衣服也換了一套更爲潔白的衣衫，漸漸從假山那邊緩步朝劉稼走過來。

走廊上十餘對眼睛都一齊被這白衣少女的貌美所吸引住了。

其中祇有謝文龍父子與天南帮陶冠常認識這白衣少女，見她驀地出現，却較之看見苗疆雙怪尤感驚悸。

白衣少女蓮步輕移走了過來，却陡地瞪大明眸向劉稼怒道：「你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東西，對我如此看法所爲何來，敢情要我將你的雙目挖它出來不成？」

劉稼乍見白衣少女反臉向自己叱罵，不由一驚，爲之啞然，不知白衣少女在弄什麽玄虛？當下唯有愕然無言。

白衣少女罵了劉稼一聲，却朝天怪微微一笑說：「你們這兩個苗疆怪人，好好的家鄉不住，來此中原游蕩，而且口口聲聲要殺盡中原武林人士，好大的口氣，今日既遇見了我，倒要讓你們瞧瞧，究竟誰先殺了誰？」

天怪見得陡地出現了一個貌美絕世的少女，而且說話甚是強硬，知道這少女是中原武林高手之一，當下就道：「我們既敢來到中原，就算遇到了勁敵，生死問題已置之度外，依你的口氣，大概也是中原武林高手之一，也罷，就待我將你來開頭刀了吧。」

劉稼乍見白衣少女還了本來面目出來見人，知道她定有打算，當下就退後三步，靜待其變，焉知天怪之語甫畢，忽地在那假山後邊又走出了一個少女，見她年約十六七歲上下，一片天眞的模樣，朝着白衣少女走了過來，臉上露出了得意非凡的笑容，邊行邊對白衣少女說道：「想不到你也來了這裏湊熱鬧。」

劉稼乍見從那假山石後邊走出來的竟是天元門鳳生，不由大驚，却見白衣少女與她極其熟悉，秀眉軒起，笑了一笑說道：「鳳妹妹你來了，使我如虎添翼，今日這苗疆雙怪恐怕也討不到好了。」

鳳生走至白衣少女身邊，却又朝走廊上這幾個武林高手指了一指，對着白衣少女笑了笑道：「皓姊姊，其實這些人都不是好人，不如就讓雙怪先將他們一個個打死，然後再讓我倆制服雙怪，這豈不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嗎？」

白衣少女不由被鳳生此語打動了心，也笑了笑說道：「鳳妹妹，你倒出的好主意，可是唯恐這些自命爲武林高手之人不敢與這苗疆雙怪動手。」

說至此間，陡見「宇內丐仙」朱祖義將身一幌，雙足登處，已然翻身而起，意欲乘此機會逃遁，那知始終站在那棵大槐樹下半言不發的地怪却也隨之躍起，一聲低嘯雙手一揮，竟將朱祖義從院牆上迫回了下來，虎目眈眈瞪着他叱道：「你們這裏的人，今晚休想逃跑半個。」

眾人被「宇內丐仙」如此一來，不由個個既驚又慚，鳳生却又笑道：「皓姊姊，這也難怪苗疆雙怪，咱們中原人的顏面都給這些欺世盜名自命爲武林高手的人丟盡了。」

劉稼見得貴爲丐家帮的帮主，譽爲「宇內丐仙」的朱祖義竟會不顧自己的身份，乘人不備之際意圖逃遁，而又被地怪迫了回來，不由暗下替他慚愧，心忖：「敢情這些武林高手個個都是如此不顧顏面的不成？我自己總算也是中原人，倒也被這一來而慚愧了。」

鳳生見得地怪剎那之間，已將這貴爲丐家一帮之主，被譽爲「宇內丐仙」的朱祖義從那牆之上迫了下來。

少林悟法方丈睹狀，慈眉一皺，喧了一聲佛號，說道：「朱檀樾就算身有要事，也不在乎這幾個時辰，何況苗疆絕學究竟佳妙到什麽境地，目前尚未知曉，就算雙怪的武藝已臻化境，天下已無敵手，老衲定然先在他倆的手中超塵，朱檀樾何苦匆匆而去，倘若被這雙怪誤會你胆怯而臨陣逃脫，這豈不是被貽笑大方。」

悟法方丈端的不愧貴爲武林泰斗，這幾句說話一石兩鳥，聽在眾人的耳裏，頓時將朱祖義臨陣逃脫的羞恥掩飾了過去，而且話中對着朱祖義諷刺，劉稼不由暗暗稱讚，悟法方丈端的隨機應變處置得當。

「宇內丐仙」朱祖義臉上頓時一陣青，一陣紅，恨不得能掘一個地洞立刻將身鑽將下去。

鳳生稚氣未除，竟然在這羣豪眾傑個個尷尬之時，竟然拍手大笑了起來，對着白衣少女說道：「皓姊姊，還是這個老和尚倒有些英雄氣概，比起這個老叫化却令人歡喜許多。」

當着羣豪眾傑之前，被鳳生如此拍手大笑說了幾句，更使朱祖義羞慚得無地自容，悟法方丈竟然身份名望不同，見得朱祖義處境甚窘，當下就將手中禪杖一提，緩步朝天地雙怪合什作了一禮，佛號聲喧，說道：「兩位既爲着老衲之少林派來到中原，萬事皆由老衲一身担當，謹請兩位三思而行吧。」

劉稼聽得悟法方丈挺身而出，知道他的心意，不由豪氣大發，不待天怪回答，就一個縱步竄了過去，攔住悟法的前面，向悟法說道：「少林掌門果然不負盛譽，在下端的欽敬得緊，想這苗疆雙怪雖爲貴寺而來，在下已然言明在先。貴寺的智達禪師是我的舊識，這雙怪爲了與智達禪師的那段仇恨，竟然要殺害中原武林中人，在下不才，可是却要管上一管，就算雙怪武藝出神入化，學究天人，使在下血濺在這庭院之中，也要捨命先與雙怪爭一個長短。」

悟法方丈想不到這醜貌的少年如此豪氣干雲，義薄雲天，不由微微頷首一笑，說道：「多承小檀樾如此愛戴，老衲感謝得緊，可是這雙怪既爲少林而來，理應先讓老衲先打一陣，謹煩小檀樾在旁替我掠陣，老衲已屬感恩匪淺的了。」

劉稼見得悟法方丈執意如此，倒也不能再強出頭，心下暗自替他躭憂，知道悟

法定非雙怪的敵手，正在焦急之時，却聞鳳生翹起了大姆指，朝自己揚了一揚，側首對着白衣少女說道：「皓姊姊，這眞是人不可貌相了，你瞧那像豬八戒的醜貌少年，居然肯捨命爲少林出頭，就算他是假客氣，可是能說出這句話來，已是難能可貴的了。」

劉稼聽得鳳生之言，不由靈機一動，心忖：「我何不就抓住鳳生這句話，索性強自出頭。」於是，不待悟法移步，就道：「在下出於一片至誠之意，想不到這位姑娘却說我是假客氣，在下年紀尚輕，以後尚要走江湖，倘若我言而不行，嗣後豈不被人笑我輕諾寡言。」

悟法方丈心裏明白，越發對這醜貌少年欽敬，可是心中却在疑忖：「他爲何不顧自己生命危險定要與苗疆雙怪動手，難道智達師叔在世之時，眞的與他認識，對他有恩不成？」

忖至此間，悟法方丈佛眉皺得越濃，驀地，腦中掠過了一陣迅如電光火石的念頭，又暗忖：「智達師叔於十一年前，抱了一個姓劉的俗家子弟來少林，可是這少年的面貌却不是這樣，敢情他易了容而來不成？」

悟法方丈邊忖邊朝劉稼細細打量，越看越像，當下說道：「少林素向不談恩仇，你這番苦心老衲知道了。」

劉稼乍聽悟法方丈說出此語，不由一驚，知道已被他識破，可是不願在此揭露自己本來面目，急忙說道：「常言道得好，吃飯不能忘記種田人，方丈身爲中原武林泰斗，聲望崇高，在下焉能讓這雙怪滋擾，故而自願與他們鬥上幾招，倘若方丈能爲在下掠陣，在下已然光榮不少。」

劉稼在言語之中，故意加入了一句俚語，向悟法方丈暗示自己確是由他取名的劉稼方務農，說完，也不待悟法接口，背轉身來，逕朝天怪作了一揖說道：「適才我與你各讓三招，如今我却要與你各展所長，拚命厮鬥的了。」

天怪見得這醜貌少年想盡辦法要先與自己交手，不由甚是驚愕，雖則知他所負武學並非淺陋，可是倘與自己拚命相搏，他却難以討好，爲了適才見他這種忠厚的豪氣，方始使自己相讓三招，但是如今他堅要自己以眞功夫搏鬥，倒使自己成了騎虎之勢，欲罷不能，於是唯有微微一笑，說道：「你既執意如此，好吧，你就發招來吧。」

劉稼用目朝四週覽望了一眼，將目光停在悟法方丈的臉上，氣概豪邁，笑了一笑，然後再回轉頭來，對天怪說了一聲：「如此在下有僭了！」說着，雙手一發，掌勢就朝天怪擊了過去。

劉稼此番發招，知道並非與適才那般視同兒戲，雙掌發出之時，暗中却留着三分眞力，以便天怪還招之時，得能應變，饒是劉稼祇用了七成功夫，這兩掌的勁道却也不小，掌翻之處挾着一股勁風，直迫而去。

天怪乍見劉稼說打就打，已然雙掌發來，也自不敢怠慢，雙手一揮，苗疆絕學頓出，剛剛化了劉稼來招，祇見他吭聲一嘯，高唱入雲，身子暴起，雙手東指西揮，左抓右攫，竟然將「百獸神爪」苗疆不傳之秘施展了出來。

劉稼眼見自己的這一掌迅已被他化去，陡見天怪雙手東指西揮，左抓右攫，左朝自己右肩抓來，右向自己左腦攫到，非但勁厲無比，而且迅如閃電，招式深奧異變兼而有之，驚忖：「這招式端的厲害，我倘以在少林戒持院中受智達禪師所授的中原諸家武學還手，休說難以抵擋，簡直已成了以卵擊石之勢，除了運用天元門那招萬元歸宗外，恐怕什麼門派的絕技都難以招架。」忖至此間，劉稼又念，倘以「萬元歸宗」這一招兩式施展出來，豈非有失厚道，自己竟一開頭，就用這中原最勁厲的招式去對付天怪，於是，唯有忙踏「七步迷踪」那式「兔躍三窟」就在天怪左抓右攫之際，將身縱躍而出。

天怪見劉稼又是躍縱而避，心下大感驚異，猜不透這醜貌少年究竟在弄什麼玄虛？疑忖：「現在彼此說明各顯功夫，而且他強着出頭，怎的剛發了一招，而在自己還招之時，却又躍縱而避，不予還手抵擋？」

劉稼躍避而出，乘着天怪正在驚疑之間，就把「金陵神君」秦子祺那招「推雲見月」又是施展了出來，招發之時，心中早已盤算妥當，心忖：「我倘以所知的中原武林諸家招式與他交手，無異在妙想天開，可是，我技止如此，沒有什麼絕招能具取勝之道，不如就運用上官山授我的這七步迷踪，避中還手，拖他幾招，再伺隙出擊，是爲上策。」故而念頭動處，避了天怪一招之後，瞬又揮掌擊了過去。

在天怪的眼中，劉稼這招「金陵神君」秦子祺的「推雲見月」掌招，甚是平凡，見他左手一擋，居然輕而易舉擋了過去，右手甩處，陡見天怪這條右臂竟然暴長一尺，就朝劉稼當胸抓到。

悟法方丈見得天怪右手還招，竟然手臂暴長一尺，知道這就是苗疆的成名絕學「脫骨擒拿手」，不由大驚，知道劉稼已處險境，難以閃避。

休說悟法方丈見了爲之大驚，就是白衣少女與鳳生兩人，站在一邊也不由替劉稼捏了一把大汗，想不到這天怪的右臂陡起暴長尺許，就算劉稼的躍縱招法巧妙，事前未知天怪的右臂突然暴長，也難以閃避。

果然所料不差，劉稼焉知天怪有此一着，與他交手，雖則時時嚴防應變，可是所站距離却已越常的規則，祇有一尺，如今見他手臂長一尺，堪堪擒抓來到，劉稼那裏再有考慮的餘地，忙不迭將「七步迷踪」中那式「臨空掠影」徒步翻縱而遁，祇聞一陣布裂之聲，雖則劉稼藉着這一式深奧的閃避步法及時縱步逃脫，可是胸前衣襟，却硬生生給天怪撕下了一塊，露出雪白的胸膛出來。

劉稼端是又驚又羞，不由勃然大怒，身子剛臨躍縱，見他臉色陡變，身子陡地下沉，雙掌齊揮，挾着排山倒海之勢，再將那式「推雲見月」掌招發出。

怒極出招，劉稼祇在手裏留下一成，其餘九成，皆應掌而發，果見雙掌揮處，狂風大作，齊朝天怪當胸擊了過去，身子却隨着這股發出的勁厲掌風反彈了出去，劉稼乍覺一喜，心忖：「這樣與他交手，

這老怪却奈何不得我了。」

劉稼施出這力道渾厚的雙掌，自己身子竟然迴着這股掌風反彈了出去，天怪陡覺有一股勁風襲至，忙不迭邊拆邊還，接又雙手一齊暴長擒去，焉知雙手抓了一個空，祇見劉稼已然翻落離開了三尺餘外。

鳳生睹狀，不由又是拍手叫好了起來，拉着白衣少女的手說道：「皓姊姊，你瞧這醜貌少年倒也使得，吃了一次虧，倒被他學到了乖，他雖則武藝平凡無奇，僅是懂得一些躍縱之法，可是用這種辦法與天怪交手，這老怪物倒也一時奈何不得於他了。」

廊下羣豪衆傑見得此狀，個個爲之慚愧不已，倒並非爲了劉稼臨危得到了招架之道，而是對這醜貌少年有這份胆色而感自嘆不如。

悟法方丈目覩劉稼胆色過人，輕誦一聲佛號，說道：「小檀樾端的天賦異禀，前途未可限量，可是冤家宜解不宜結，盼望小檀樾適可而止，萬勿再使雙怪誤會更深。」

鳳生聽了悟法方丈之言，大爲不然，說道：「你這老和尚的胆子怎地如此弱小，枉你身爲少林掌門，貴爲武林中的泰斗，竟連一個藉藉無名的少年都不如。」

悟法方丈苦笑不語，雙手合十，喧了一聲佛號，恭立一旁。

天怪被劉稼一招發來，瞬又藉勢暴退，一時倒也無法在這脫骨擒拿手得逞，不由驚怒，心忖：「我不惜迢迢千里，窮了三十餘載冗長時光苦練，想不到初次遇上了這醜貌少年，却奈何不得他分毫，自己焉能保持顏面！」當下一聲高嘯，祇見他將身一幌，竟然就朝劉稼所站之處，宛如雷劈電閃般撲擊了過去！

天怪怒極出招，用的竟是苗疆不傳之秘「百獸神爪」中那式「怒獅翻騰」，祇見他身子朝劉稼擊撲而去時，非但勢力勁厚，迅速異常，而且雙臂迅又暴長一尺，十指尖尖，竟然朝準劉稼當胸抓觸而去。

劉稼陡見天怪一聲高嘯，將身擊撲而來，知道他這一招定然並非泛泛，忙不迭蓄勢以待，暗下應變。

天怪亢嘯之聲未畢，果然，撲襲而至。劉稼見他這一招雙手俱暴長了一尺，來勢兇猛無比，端的這三十餘載苦練並未白化。

劉稼明知自己以避是爲上策，然而轉念一忖，倘若我常以閃避以對，這豈非貽笑大方，就算我武藝拙劣，也要奮力發招才是，別給他以爲我祇懂閃避之力而無還手之能。

忖思電轉，劉稼豪氣大發，祇見他臉頰之上露出了一股激昂雄偉的神情，脚步一轉，繞過天怪的雙手，一招「日落月昇」，竟將萬慕舜的劍法化用於拳掌之上，非但不閃不避，反而迎身上去。

高手出招，焉是等閒，何況天怪身負苗疆不傳之秘，藝高胆大，招發之時已存志在必取之心，如今眼見這醜貌少年，非但不閃不避，將身一轉，竟然將適才讓招之時的那式「日落月昇」化在拳掌之間朝自己揮擊而來，不由驚訝不已，心忖：「這醜貌少年敢情不要命了不成，竟爾兒戲至此？」當下反手一甩，瞬已避過來招，雙手又是尺許，暴長了一招「龍翻蛟騰」祇見他將身離地斜斜而出，手足居然並用，招式之怪，端的已臻神出鬼沒境地。

劉稼奮力還招，却被天怪輕易抵擋，而今見他絕招又出，此番尤勝多多，不由大驚，心忖：「這一招就休說還招，就是得能閃避已屬不易。」

饒是驚險如此，劉稼個性端的倔強萬分，埋怨天怪咄咄迫人，暗忖：「我就算死在這老怪手中，也該死得光明正大，別讓他笑我胆怯而無勇氣，事關我們中原武林中人的顏面，我怎的也要在這險象環生之中還他一招。」

豪氣直貫雲霄，劉稼竟將生死兩字置之度外，這份胆色端的世所罕見，當下雙手一揮，不加思索，就將這一招不願施出的「萬元歸宗」發了出來，左出「心猿未動」，右發「意馬已馳」，一虛一實，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隨手出招。

招來招往，迅如閃電，早已看得廊下衆豪目迷眼花，如今乍見天怪苗疆絕學越出越奇，越發越厲，咸以爲這醜貌的少年唯有避之則吉，焉知陡見他雙手一揮，身子宛如脫節那般，竟向天怪挾着雷霆之勢中還招而去，衆豪羣英個個爲之失色，看得莫不驚心動魄。

鳳生在旁乍見這少年陡在險中還招，出的竟是自己門中的這招「萬元歸宗」，不由笑容頓斂，咄咄稱奇，心下暗忖：「這一招是我門中的絕招，世上除了我與我的徒兒劉稼懂得此招之外，斷無第三人知曉，怎地這醜貌少年却會施展此招？」

休說鳳生驚異不已，就是白衣少女也不禁稱奇，想不到劉稼竟有這一招世所罕見的絕招。

衆人正在驚愕之間，祇聞「波」地一聲，劉稼與天怪兩人各暴退三尺，兩人身子彼此都幌幌欲墮，一望而知，各已中了對方之招，傷了內臟。

劉稼祇感體內血氣翻騰，頭昏目眩，知道所傷已然不輕，可見發招之際早已將生死兩字置之度外，故而傷重至此，還是咬緊牙關，穩住了身子，不使自己摔倒，臉頰之上泛起了一陣慘笑，對着天怪微微苦笑。

饒是如此，劉稼也忍不住張開口噴出一口血來，臉頰之上灰白一片，氣喘如牛，已然不勝力乏的模樣。

天怪此番二度出世，不辭迢迢千里來赴中原，滿以爲苗疆絕學可以殺盡中原武林諸士，想不到來此望潮小築，初次交手，碰上了這年甫及冠的少年，却遇上了勁敵，如今雖將他擊至重傷，可是自己也中了他一招，心胸之中爲之疼痛不已，四肢乏力，週身筋脈宛如爆炸了一般，雖則自己可憑這數十載苦練所得的無上內功穩住身子，不使自己摔倒，然而強自支持，也不能支持多久。

天怪饒是身負絕學，內外兼修，可是負創甚重，也不禁在嘴角流出一縷瘀血。

兩敗俱傷之局已定，直將少林悟法掌門看得不忍卒睹，想不到這醜貌少年驍勇至此，拚着生命與天怪造成這兩敗之局，心下不由感嘆不已，喧了一聲佛號，說道：「小檀樾何苦如此，少林素不受人恩惠，小檀樾如此一來，倒使老衲爲難了。」

地怪自從來到望潮小築，除了適才阻攔「宇內丐仙」朱祖義，始終未開半言，也未曾移動身子，如今見得天怪與這醜貌少年兩敗俱傷，當下朝天怪走了過去，雙手托住了天怪，雙足一蹬，半言不發就抱住天怪縱躍離去。

廊下衆豪羣英見得地怪托了天怪離走，莫不大出意外，頓時如釋重負，好似打從鬼門關上折了囘來一般。

悟法方丈既見大敵已走，忙將手中佛杖交與一名小沙彌，迎了過去，雙手扶着劉稼，忙道：「小檀樾之傷已然不輕，待老衲替你看一看，好在老衲身邊尚有幾粒少林秘丹，名曰達摩易筋換骨丹，非但能治百傷，而且更有妙用，少林既受大恩，萬望小檀樾服了後再作計較。」

悟法方丈扶着劉稼，早有小沙彌端來了一張坐椅，悟法就將他放在椅上坐下，一邊就在懷中掏出了一隻玉脂小瓶，在瓶中倒出了三顆金黃閃亮的丹丸，祇聞有一股清香撲鼻的氣氛瞬已盪漾院中，使得廊中衆豪聞在鼻內，個個精神大振，可見此丸果是極品。

「江南一絕」董棠華此時居然親自端上一杯清水，遞至悟法方丈面前，說道：「老朽多蒙這位小哥兒義薄雲天，方始能使小築得保安寧，未知這位小哥兒的內傷究竟重到怎樣，得能醫治嗎？」說話之間，董棠華露出了甚爲關懷的模樣。

悟法方丈接過水杯，喧了一聲佛號，說道：「這位小檀樾根基甚厚，皆在你我之上，敝寺這瓶達摩易筋丸，雖非仙丹，得能起死囘生，可是對這位小檀樾的內傷却足能治療，多謝董老檀樾關心。」悟法話中竟然將劉稼視作少林門下一般，直將廊下衆豪羣英聽了一怔。

鳳生却忽地走了過來，對着悟法方丈說着：「老和尚，人家說你們少林寺對恩仇兩字看得很重，有仇必報當然不必再提，就是施恩於人，也必須由這受恩之人報答，這少年長得雖是醜怪，可是個性甚是倔強，倘若他受了你的恩惠，將來他不能圖報，你豈非又要跟他爲難？故而依我之見，你這粒藥丸還是別給他服用了吧。」

董棠華在旁聽得這年紀輕輕稚氣未脫的小姑娘，竟然對貴爲武林泰斗，少林掌門悟法方丈說這番話來，不由一驚，深恐爭端另起，急忙插口說道：「這位姑娘未知是那一派的門下？少林悟法方丈貴爲武林泰斗，焉會這樣，諒必傳聞失實，還是讓悟法方丈從速將這靈丹妙藥救了這位小哥兒吧。」

悟法方丈祇朝鳳生看了一眼，臉上露出了詫異之色，鳳生却突然臉色一沉。又道：「我說不要他吃少林的這瓶達摩易筋丸就不能吃，難道你們要我動手麽？」

董棠華見得鳳生強蠻竟此，不禁一愣，心忖：「天下那有這樣不講情理的姑娘，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有什麽本領，胆敢如此妄爲。」當下一聲冷笑就道：「你怎地如此強蠻，悟法方丈出於一片至誠之意，你是這少年的什麽人，竟從中阻撓？」

鳳生却不動容，神色自若說道：「他就是我的徒兒，我不管，誰來管，難道你有資格管嗎？」

鳳生這句話倒並非使董棠華一人聽了吃驚，更吃驚的却是站在廳門口的秦萍兒，想到在武漢小鎮上遇見鳳生，知道她是劉稼的師傅，如今聽了她的說話，不由雙目呆瞪，頓時一怔。

鳳生却嘆了一聲，又道：「我以前收錄了一個徒兒，姓劉名稼字務農，可是這個徒兒見到我甚不孝順，爲了金陵神君的女兒秦萍兒，竟然忘記了我這個師傅，如今使我想起來，天下長得面貌忠厚端正的男人並不是個好人，故而，不如再將這個醜貌少年作爲我的徒兒，讓我將天下絕學都教授於他，將來讓這沒良心的劉稼看看，管教他後悔莫及。」

鳳生說得一厢情願，倒將衆人聽得驚奇不已，想不到這年紀輕輕的姑娘一些不顧女兒家的體面，好似全不將這幾百對眼睛投在自己身上當作一囘事，囘轉頭來，又對白衣少女微笑了一笑說道：「皓姊姊，你說我收這徒兒好不好？」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頷了頷首說：「鳳妹妹，這個主意倒也使得。」

鳳生不由大喜，拍着對手，欣喜莫名的手舞脚蹈起來，說道：「皓姊姊，你果然不愧能者無所不能，連你的眼光都這麽好，我收了這個徒兒之後，你可也要多少教他幾招你們九玄門中的絕學，作爲姑姑的見面禮。」

白衣少女還是微笑點頭連連，於是鳳生就踏前一步，祇見她伸手將劉稼肩膊攀住，頓時將他從椅上扶了起來，邊問：「喂，你叫什麽姓名，快快叫我一聲師傅，讓我替你治療內傷，將來再教你本事。」

劉稼內傷雖重，可是神智猶清，將適才鳳生的說話全聽在耳裏，思前想後，劉稼微微一笑，張開眼來說道：「在下得蒙小姐如此厚待抬舉，端的不勝極幸，可是在下已有了師傅，立誓從今以後再不另找他人，故而對小姐這番美意唯有心領的了，至於少林悟法掌門的這顆達摩易筋丸，在下也受之有愧，萬望兩位海涵，莫怪在下不受抬愛之誠。」

劉稼說出這幾句話來，非但拒絕鳳生，而且連少林這達摩易筋丸也不用，不由使鳳生與悟法方丈雙雙皆驚，饒是鳳生稚氣未脫，心直口快，也不禁爲之愕然，答不出話來。

白衣少女心裏明白，聽得劉稼之語，芳心之中彷彿有一種話說不出的感受，若甜又苦，不禁垂下頭來。

鳳生情不自禁將手一鬆，劉稼站定身子，驀地用目朝四週一掃，竟朝廳前所站着的秦萍兒那邊走了過去。

這時候百來對眼睛皆集中在劉稼身上，見得劉稼臉色蒼白，力乏身疲，拖着沉重的脚步朝廳前秦萍兒那邊走了過去，皆感驚愕不已，特別是站在秦萍兒一旁的「賽臥龍」謝智，乍見這醜貌少年竟然朝秦萍兒走了過去，不由暗下稱奇，未知他與秦萍兒有什麽牽連？

正在疑忖之間，劉稼走到距離秦萍兒面前三尺停下了脚步，朝着秦萍兒作了一揖說道：「在下素聞令尊老前輩有獨門治傷藥，名喚九轉還魂丹，未知秦小姐身邊便否？」

秦萍兒見這醜貌少年朝自己走了過來，竟然棄了少林的達摩易筋丸不服，反而

前來向自己索取九轉還魂丹，思前忖後，發覺這醜貌少年在適才自己與他較量之時分明是他存心相讓，一時倒也猜不出他的用意何在？當下唯有照實而告，就道：「這眞是不巧得很，先父的九轉還魂丹未知放在何處，記得在羅郡罹難之時有一位姓劉的相公將先父埋葬，未知可曾見到。」

劉稼心胸之間別具一番用意，聽得秦萍兒提起自己的姓名，就道：「在下與劉稼兒乃屬世交，想不到秦小姐竟認識他，端是巧得緊。」

這邊廂鳳生聽得這醜貌少年說是與劉稼乃是世交，頓時笑容盡斂，怔怔望着劉稼出神。

白衣少年是依舊若愁又喜，在庭院之中，妙目盼處，直溜在劉稼的身上。

秦萍兒聽見這醜貌少年自稱與劉稼乃屬世交，半信半疑之下，就道：「原來你與劉公子乃是世交，適才魯莽之處，萬望海涵。」

劉稼微微一笑，遂道：「秦家掌法冠甲天下，在下不學無術，雕虫小技焉是秦小姐的敵手，適才多承手下留情，在下這廂道謝了。」

兩人說話，越說越遠，却將這百餘人中唯一知道劉稼與秦萍兒兩人之間隱情的「毒娘子」簡慧芳聽得火起，只見她木拐着地一撐，身子頓從走廊下竄了出來，對着劉稼冷冷一笑，說道：「你這醜怪小子敢情連你的心都變醜了不成，你與她多說，豈非自尋煩惱！」

簡慧芳這幾句話聽在劉稼耳裏不覺得怎樣，可是聽在秦萍兒耳中却不由怦然一動，彷彿芳心之中激起一種異樣的感受，彷彿……

正在此時，陡見一道黑影飄了過來，身子猶未看清，祇見簡慧芳蹌踉後退三步，幌了幌身子，臉頰之上頓時露出了既驚又怒的容情。

變生倉卒，等到衆人看清這人究竟是誰之時，不由個個大驚，原來竟是謝家堡堡主謝文龍，雙目呆瞪，對着簡慧芳叱道：「這裏是什麽所在，那裏能容你在此多嘴，還不快快退下閉嘴！」

說也奇怪，「毒娘子」簡慧芳分明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被這謝文龍喝責，居然敢怒而不敢言，愕住一旁。

劉稼不禁皺了皺眉，心中暗忖：「謝文龍此人怎地如此沒有禮貌，雖則簡慧芳的語氣甚是兇惡，可是在這裏，她是唯一知我心中之事的人，何況她又指的是在駡我，爲何要他替我出頭？」

正在疑忖之間，謝文龍却朝劉稼笑吟吟地說道：「秦子祺的九轉還魂丹雖則難比少林達摩易筋丸，可是與老夫的祖傳療骨補肉秘丹却不分上下，這位小哥兒倘若不嫌，老夫懷中倒帶有一瓶。」

劉稼不由心下疑惑，用自朝悟法掌門望了一眼，見他雙手合十不談一語，再向白衣少女看去，祇見她臉頰上泛起一層笑容，朝着自己點了點頭。

劉稼知道白衣少女照顧自己，見她微笑點頭，知道謝文龍這療骨補肉秘丹定然能治自己內傷，當下就朝謝文龍謝道：「在下蒙謝堡主不吝慨賜秘丹，此恩此德當永銘心胸，僅先向謝大俠道謝了。」

劉稼居然寧捨達摩易筋丸而取謝家堡的少林療骨補肉丹，頓時豪衆羣英咄咄稱奇，就是秦萍兒也爲之詫異萬分。

謝文龍當下就懷中掏出了一隻姆指般的瓷瓶，交給了劉稼，又從董棠華手裏接過了這杯清法，以便讓劉稼和水送服。

拔去瓶蓋，衆人滿以爲謝家堡這療骨補肉丹也是藥中極品，焉知劉稼拔蓋在手，將瓶中的丹丸倒了出來，祇見似米粒般大小白色的藥丸，却未聞到什麽清香。

劉稼隨將這十餘粒療骨補肉丹倒在咀裏！接過這杯清水和水吞下，祇覺這丹藥並無藥味，不由又朝白衣少女望去，暗示，這丹藥並無什麽神效。

焉知白衣少女依舊朝着劉稼微微發笑，謝文龍見劉稼已將自己的療骨補肉稚丹服下，遂道：「小哥兒既已服下老夫的療骨補肉丹，一客不犯兩主，還是待老夫替小哥兒將內傷積氣迫出，有勞董兒儘速讓出一間清靜的暗房，六個時辰之後，這位小哥兒當可無恙了。」

董棠華急忙囑咐家人儘速去打掃房間，謝文龍就扶了劉稼朝內院走了進來，正在此時，陡聞白衣少女輕喝一聲：「且慢。」頓將衆人的脚步站了下來，祇見她雙眉一皺，竟向劉稼問道：「喂，你的妹子呢？怎地不見了？」

衆人被白衣少女一提！個個都記起這醜貌少年的確還有一個醜貌的妹子偕來，怎地一閃眼竟不見了。

劉稼心裏明白，聽得此語竟出在白衣少女的口中，不由一愣，不知她在弄些什麽玄虛，可是又不得不答，當下就對白衣少女說道：「我的妹子大概就在這望潮小築附近溜躂，倘若她回來之時，有勞小姐代爲照顧，告訴她我祇是受些小傷，無甚大害！喚她毋爲我操心。」

這幾句話，劉稼說得甚是得體，何況語中暗示白衣少女，服用謝文龍的療骨補肉丹，全是她的意思！如今隨着謝文龍而去，也是她的意思，大有唯命是從的樣子，故而言中如此說法。

白衣少女也不答話，祇朝他點了點頭，劉稼遂就隨着謝文龍朝內室走了進去。

家人將謝文龍與劉稼兩人引進內院董棠華的練功內室，祇見一明一暗兩間幽房，打掃得端是半塵不染，家人退下！謝文龍就將劉稼扶在榻上，自己也就坐了上去，面對着他盤坐，雙手貼在劉稼雙手之上，就道：「老夫在替你將內傷的凝血之氣消除，故而必須將我本身的眞元之氣替你推動，在這幾個時辰中，我們都不能心有兩用，必須全神貫注，倘若有所差池，老夫恐也會走火入魔。」

劉稼頻頻頷首，皺了皺眉說道：「謝老前輩如此厚恩於我，在下未知怎樣才能圖報！」

謝文龍微微一笑却道：「小哥兒切莫說出這種話來，這些小事那裏稱得恩惠兩字，如今還是待老夫與小哥兒言歸正傳，速速運功了吧。」

劉稼唯有閉上了眼睛，伸出雙手，並胸推出，按在謝文龍的掌上，心中却在暗忖：「人言謝文龍是個欺世盜名之人，今日一見却並非所傳那般，何況自己在沈家莊上初見他時，已覺得此人不壞，如今見

他不吝將這療骨補肉丹拿出來給自己服下，而且又不惜冒走火入魔之險，運用眞元替自己將內傷之血氣迫散，由此可見此人頗有俠義之風。」

忖至此間，劉稼陡覺謝文龍的掌中，漸漸透過一陣熱力，顯然已經運氣將自己迫來，於是急忙凝神吸氣，這股熱力漸漸透入中體，果然循血而轉，宛如春風輕拂那般，感到一陣舒暢。

謝文龍提氣從掌心迫出，心中却在盤算，忖道：「這少年定有來頭，而且他年紀祇不過一十七歲，竟然內外武功已到了這種境地，倘若再過幾年，足以獨霸中原武林，想我謝文龍所生一子，文武可算雙全！我滿以爲小輩英雄之中唯他獨尊，而且在這幾年之中，也替他闖名立萬，被譽爲賽臥龍！名聲已然四揚，可是陡聞出了一個姓劉名稼的少年，此人武藝高強，爲人剛直，出道不久，即名揚四海，自己久已存了相害之心，可是一則怕被人識破，二則聽說這姓劉的少年本領甚是了得，倘若自己害不死他，豈非反落了一個話柄在他之手，傳揚出去，對自己弊多利少，何況自己這一二年來，已然被若干武林中人識破，倘不稍歛鋒芒，定然見疑之人越多，自從在沈家莊遇見了這姓劉的少年之後，見他纏住了自己未來時的兒媳，更欲殺之爲快，想不到那晚來了南屍北殭兩人，險乎連自己也喪命，經過奮身惡鬥始能逃脫，來到此間，却遇上了這個醜貌少年，聽他適才自稱與劉稼乃是世交知友，我何不對他略施恩惠，先使他信我確是個俠義之人，然後我將長女許配於他，再從中破壞他與劉稼，使他與劉稼交惡，這豈不是一個絕妙之計。

故而謝文龍忖至此間，就決心替這醜貌少年治療，想不到這醜貌少年就是劉稼，以致在拙作書後中生出許多是是非非，全是謝文龍這一念之歹所種下的禍根，按下不提！且說經過六個時辰，謝文龍運用眞元之氣替劉稼治傷，同時又服下了療骨補肉丹，故而六個時辰後，劉稼端的內傷已愈。

張開眼來，劉稼乍見已然日上三竿，自己呼吸通暢，的確內傷已愈，忙不迭跳下床來，恭立在謝文龍的面前作了一恭，說道：「在下多謝大俠治傷之恩。」

謝文龍胸有成竹，哈哈一笑，遂道：「老夫已對你說過，這些小事乃是我輩行俠義之份內之事，小哥兒何必如此多禮，何況這又是小哥兒根基好的緣故，老夫不過略施些氣力而已，那敢受此重禮。」說着，謝文龍也從床上躍下，扶住了劉稼哈哈一笑。

劉稼心中甚是感激，不由起了一陣內疚，心忖：「謝大俠如此大義大德，我尚對他隱瞞，我眞有成了杜作小人矣。」忖至此間，劉稼不由越感內疚更深，垂首恭立，未敢再啓半言。

謝文龍見得劉稼已然無恙，就道：「如今你已傷愈，今日又是董兄的大壽之期，你我還是出去替董兄拜壽，同時，也好讓他們知道你已傷愈。」

劉稼點了點頭，遂跟了謝文龍推門而出，祇見房門沿處，少林掌門悟法方丈持杖屹立門外！那一十八名小沙彌列着羅漢小陣，一望而知是在門外替謝文龍與劉稼兩人護法，劉稼急忙搶先一步，恭拜說道：「在下多承悟法方丈爲我護法，在下這裏拜謝了。」

少林悟法方丈見得劉稼與謝文龍兩人啓門走了出來，又見劉稼果然已被治愈了內傷，不勝欣喜，對着劉稼微微作笑，謝文龍搶先一步，對着悟法方丈說道：「有勞大師在此護法，端的使謝某萬分地慚愧了。」

悟法方丈連聲忙稱：「這個理所應當。」一邊又朝劉稼道：「小檀樾的根基端是深厚，就算換了老衲，這麼個時辰也難以恢復，敢情謝檀樾義薄雲天，不惜將本身眞元替小檀樾治療，不然小檀樾也難以如此速愈。」

劉稼說道：「在下端的甚是感謝大俠的熱心，可是愧於無以爲報，這倒使在下爲之曉夜不安矣。」

謝文龍連連搖首，正在客套之間，陡見悟法方丈皺了皺眉說：「中原武林端的多事！昨宵好不容易打發了苗疆雙怪走後，天亮之時又來了南屍北殭，口口聲聲要尋找沈定源報仇，老衲苦苦相勸，還是吵個不休，結果老衲好不容易替他們兩造約了後會之期方始打發他們而去，經過昨宵兩怪兩魔前來之後，這裏的賀客已去了一大半，就是令郎也帶了秦家小姐回轉謝家堡而去，臨行囑咐老衲向謝檀樾轉告，免得檀樾担心。」

謝文龍微微一笑說道：「如此有勞大師，未知大師拜了董兄大壽之後何去？」

悟法方丈說道：「苗疆雙怪此番二度出世，一則是爲了敝寺智達師叔的宿仇前來尋釁，二則是爲了那本武林奇書十全秘笈，故而老衲打算在此拜了董檀樾的大壽之後，立即回轉少林，妥爲部署，以備應變。」

謝文龍說道：「老夫也準備回家去準備一下，並且替小兒謝智完婚，可是貴寺中自有一番調遣，恐怕屆時難請大師佛駕親臨的了。」

悟法方丈雙手合十喧了一聲佛號，遂向謝文龍道喜，劉稼聽得謝文龍說是要回轉謝家堡去替他兒子謝智與秦萍兒完婚，心胸之中頓時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隱隱悲痛不已。

謝文龍向悟法方丈說畢，就轉向劉稼說道：「小哥兒倘若無事，不妨隨老夫到舍間去盤桓幾日，也好讓老夫再開一下眼界。」

劉稼聽得謝文龍竟邀自己隨他同去謝家堡，頓覺左右爲難，不知何從何適？悟法方丈却在懷中掏出了一封書信！遞給了劉稼說道：「這封書信是昨晚那自稱九玄門的白衣少女與那個自稱天元門的女檀樾留下給你的，囑老衲轉交於你。」

劉稼接過信來，不待拆開，便問：「未知這兩位小姐去了何處？」

悟法方丈說道：「這兩位女檀樾祇囑老衲將這封信交與小檀樾，未曾說出去了何處。」

於是，劉稼急忙將這封書信拆開，祇見信箋之上寫着二十個娟秀楷書：

「此去一路諸多珍重小心，明年中秋之夕西湖再見。」

（未完·十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夜上玉女峯　巧遇幪面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夏振華在絕塵岩上和長髮少女相鬥，少女使出古琴瑟中的三曲，夏振華見狀一驚，迅速出手制住少女，迫問她一尊子是她何人，現在何處，少女不答，夏振華向她施展「寸骨移筋」法，少女痛極大叫，只見一老人自後突襲，少女驚叫一聲：爹！原來老人是她爹，也是夏振華找尋的一尊子，雙方立即激戰起來，但一尊子却不是夏振華敵手，鬥了一回，便借濃霧逃遁……夏振華不甘一尊子就此逃去，四處搜索，忽聽四毒兄弟和一尊子談話之聲，夏振華突然現身，並對四毒兄弟施薄懲，還揚言要一尊子聚齊十五人再來與他一較高下，言畢揚長而去。

夏振華臉上頓時閃過一層笑意，暗忖道：「你這不是在孔夫子面前賣文章，班門弄斧，這套鬼把戲，豈能瞞得過我。你就是再會掩飾，這純內家罡力，那能逃得過我的耳朶。」當下也就淡淡地一笑道：「殺人者償命，天理國法，皆所不容，閣下也未免太大胆了，他的話說得很低，但那中年文士，却毫無反應，仍在作沉思之狀。

倏地，他嘴角抽動了一下，雙目閃出兩道厲芒，冷冷地喝道：「娃娃！那你是專找我而來。」

「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況我天下第一劍，豈能容許終日以殺人爲樂事的魔鬼……」他微微一頓後，又朗朗地說道：「兩年來，長江大河一帶，一片血雨腥風死人無算，可都是你的傑作。」

那人聞言一怔，冷冷地喝問道：「你是誰人門下，受何人差遣？」

說完，兩道厲芒落在夏振華面上，但見他微笑而立，氣定神閑，對眼前之事，視同不見一般。看熱鬧的人又圍了上來，那中年文士雙目兩道毒辣的厲芒，掃了衆人一眼，一步一步向夏振華移走。

夏振華淡淡地一笑道：「我自信你還沒有恁般能耐，足以挑起一片血雨腥風的責任，你不過是個帮兇而已，如果說明了，天下第一劍，最多給你一點教訓……」

這那似出諸于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人之口，使得那中年文士，登時面色鐵青，但他仍欲保持其僞善面目，掃了羣衆一眼，故作輕鬆地笑道：「諸位，請即散去，這裏由我來處理。」說完，惡毒地望了夏振華一眼，是警告，也是暴怒。

而夏振華朗朗地一笑道：「諸位父老兄弟，請暫留步，我要爲你們揭開一層僞善的面孔，也要爲這些死去的人來申雪奇寃。」

他的話令人振奮，也令人担心。却激起一陣歡呼。那中年文士冷冷地沉聲怒喝道：「娃娃，你這是找死。」

羣衆的歡呼，震天價響，那中年文士的掌力，也適如怒馬奔騰般，劈到夏振華身邊。

夏振華故作未覺，只是雙臂微微向外一引，那一股凌厲無儔，威猛絕倫的力道，竟直向三數丈遠的一株古松上撞去。

一陣天崩地裂之聲，樹枝四濺，塵土飛揚，那合抱古松竟應聲而折。

那中年文士滿以爲一擊之力，足可置其死命，雖然暴露了自己殺人行藏，但這時又不能顧慮太多。但他掌力發出之後，立時如撲在一堆敗絮之上，尤其經夏振華旁引之後，全身也幾將掠起。

那一種輕飄飄難以着力之感，心頭不覺幌過一陣寒意，暗道：「不好！」而一陣天崩地裂之聲，古松竟被劈斷。

夏振華朗朗之笑，亦傳入耳際。「我再讓你兩招，儘可放心出手。」

那中年文士雖然還暑感雙臂微痲，但一股好強之心頓使其忘記任何利害，因爲人就是爭一口氣。

更何況面前這個少年人，年紀雖然尙輕，却隱藏着武林無窮奧秘。自己許多事他亦似已洞悉。眼看即將無法善了，也就不如一拚。

當下把心一横，趨身上步，雙掌一錯，兩股凌厲的潛勁暗流，有如奔雷迅電一般。

夏振華仍是氣定神閑，微笑而立。圍觀之人，都替他捏着一把汗，但却無人敢出面阻止。因爲這些善良的眼神中，他們關心夏振華，却令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這些人對那中年文士，却是敢怒不敢言，沒有人敢干涉他的行動，表面上他待人和氣，但誰都知道，年來，數百里附近有多少人白白死去。有江湖人士，有客商，有名震鄉里的士紳，有富甲一方的財主，更有爲人所敬仰的達人雅士。

然而人是死了，却無人敢查問，就像今天街上這二三十條命案，已經是第二回出現，不過這遭有王舉人在內，因其死狀奇慘，更令人注目罷了。

這個中年文士，是五年前來此，他自稱與王舉人同科，故一直與王舉人家爲世交，在一連串的巨宅廣厦之內，就散佈下了無數的血腥紀錄。

鄉里人，本性善良，且多信命運，尤其是那種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觀念，却也對本身性命，有了人人自危的感覺。所以當他們發現夏振華向着那個中年文士走去時，一顆心都提到口邊，因爲他還是一個大孩子。

但是夏振華引用了中年文士的掌力，劈倒那棵古松時，羣衆心中，却有一番激動，不過僅僅是激動而巳，因爲他們並未證實夏振華的武功，巳高到足以制服那中年文士的程度。祇有那中年文士本人心中雪亮，如果不拚命相搏，那就祇有任人斬殺。

他掃了夏振華一眼，雙掌交錯之勢，又倏地加勁，十足施展了十成以上力道，但夏振華祇是滑步轉身之間，就巳讓過，口中更清叱道：「還有一招，在下可要還手了！」

那中年文士心頭不由大駭，他看不出面前這少年，到底有何超絕武功，但閃避自己這招「拔山投海」，却是恁般輕而易舉。

登時雙目如電，口中一聲大喝，震得四野皆驚。左崩拳，更帶起一陣銳嘯，聞之令人心悸。

夏振華淡淡一笑，道：「你就是這點能耐，還欲掀起一場武林大亂。我就是容你再去面壁十年，也不見得就能興風作浪。」說完，雙臂微微向外一引，又將那威猛無倫的勁道，化解於無形。

中年文士三招過去，不僅無功，且暴露自己行藏，在衆目睽睽之下，人家尙未還手，不過他却因夏振華內體，發出一股奇妙無比的反彈之力，令人難以忍受。

夏振華也適于此時口中發出一聲長嘯，氣壯山河。「三招我巳讓過，你趕快說出，爲何欲施展如此毒手，枉送如許衆人性命，哼！天下第一劍就是爲天下人來鳴不平。」

語落，右手五指箕張，伸而復屈，十數道勁風，層層湧出，好似彩雲飛洒，花影茫茫。

左掌也同時翻起，立時泛起一陣狂飈，且一掌連一掌，好似長江大河，洶湧不竭，亦如黃河缺堤，無法遏止。

剎那間，指風掌影，竟將那個中年文士完全罩住。但聽得一陣「嗤嗤」之聲，中年文士的長袍，竟被戮穿十數個窟洞，前襟更被掌力撕開一片，隨着掌風，飄舞在空際。

這是一件不堪想像之事，夏振華祇是舉手投足之間，就迫得他團團亂轉，險象環生。恐怕是他生平所遇見的唯一對手，或者是唯一尅星，還是他太過自負，或者武林中這十餘年，果眞是老成凋謝，祇是任由魔頭亂舞。

但奇怪，夏振華明明聽說，有人曾與江湖五惡爲敵，又專門找武林各大門派中的痲煩，更是殺人如痲，造成了一篇血仇紀錄。從各種跡象看來，此人與那個欲掀起武林混亂的傢伙，大有關係。

不過，從他的武功，較之江湖五惡，雖無遜色，但欲掀起一場武林大亂，或寰宇不寧，憑他的武功，却無此等能力。

不僅武林聖者和武林三傑在，就是江湖五惡連手，這廝恐怕也將受當不起，他竟敢向天下英豪挑戰。

「好一個夜郎自大的傢伙，我以爲你有多大的本事，原來祇不過爾爾，那爲什麼甘冒武林之大不諱，欲掀起武林的混亂呢？」

夏振華的話還未說完，那中年文士巳跌跌撞撞跌出三丈之外，面色鐵青，口角泛出絲絲血漬。

羣衆正爆起一陣高聲的歡呼，也不知何時，在那中年文士的身邊，却站着一個瘦小老者，一雙乾癟的手，好似剛從棺材中抬出來一般，鬢髮全白，臉上無半絲血色。

他望了夏振華一眼，又在中年文士口中一摸，嘴角抽動了一下：「哼，爲什麼在這大庭廣衆之下，與人動手。豈不惹人注意。」

夏振華也因這個小老者的驟然出現，心頭微懍，暗忖道：「此人好快的身法。」但一股好強之心，又激起如虹豪氣。非同此人一拚不可。

當下也就傲然而立，瘦小老者緩緩站起身來，走近夏振華面前丈許之地，口中却桀桀地一陣怪笑。「娃娃！你是誰個調教出來的，胆敢找上我老人家來。」

夏振華望了他那滿頭的白髮，淡淡地一笑道：「老伯伯！我看你滿頭白髮，却不忍使你爲難。但不知老伯伯上下怎麼稱呼。」

他說得十分柔和，瘦小老者小眼連眨。「哼！我老人家不吃這一套，你少來拍馬屁。打傷了徒弟，你去打聽千毒上人，可是好惹的麼？」

夏振華心頭微懍，他沒有聽過千毒上人之名，雖然他出身時日短暫，武林三傑的經驗閱歷，却是寰宇皆聞。他們也未曾提過。

「哼！螢光之火，欲與皓月爭輝，憑你乳臭未乾，也竟欲混充英雄。今日若不給點顏色你瞧瞧，也就未免不知宇宙之大，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瘦小老者邊

罵邊向夏振華迫近。

夏振華看他一步一步移動，而且每一着地，地陷寸許，顯然他巳施展出一種神奇武功，欲與面前這稚齡童子一拚功力。

夏振華的武功雖得自玄武聖篇上眞傳，但臨敵經驗太少。此時見瘦小老者一步步迫近，心頭大駭。他一面微微蓄勢，口中不由冷喝道：「你再移動半步，我就先行劈了你。」

夏振華喝叱之聲是純罡陽之氣，瘦小老者頓時覺得耳鳴心裂，果然站了下來，他望了夏振華一眼，暗忖道：「怪！這小子充其量不過十五六歲，打從娘胎就開始練武，也不過十幾年工夫，他的一喝之勢，我這將近百年的修為也竟受當不起。」

但他不愧爲陰沉，老謀奸詐之徒，桀桀地一陣怪笑道：「娃娃！你叫什麼名字？爲何出手就要傷人！」

千毒上人竟施展了柔懷政策，口氣平和多了。

「我叫天下第一劍，你們欲掀起一場武林殺伐，我當然要管，難道死的這些人，都不是父母所生的！」夏振華冷冷地回答。

又是一陣桀桀地怪笑，千毒上人道：「你怎麼知道這些事是我們做的呢？」

「是那廝親口所說，難道還會有假，天下第一劍，當然要管天下人的事，殺人者償命。」他說得斬釘截鐵，朗朗之聲震蕩在空際。

倏地，人聲沸騰，圍觀羣衆紛紛逃逸，十數條身影，電閃而至，他們一個個身着勁裝，手持寶劍，顯得威風凜凜。他們縱落廣場，各自立定勢子，竟將夏振華圍在中間。

千毒上人微微頷首，十數柄長劍，泛出萬丈光芒，立即佈成一道劍幕，向夏振華罩去。

夏振華本來對瘦小老者還存有幾分憐惜，故一直未曾出手，此際見他們竟是廣蓄爪牙。眞正的惡之首，禍之魁。當下冷冷地一笑，道：「憑你們這幾塊料，也想對我天下第一劍下手。老鬼！連你也一塊兒上，免得我多費手脚。」他說得好生狂妄，千毒上人氣得面色鐵青，却祇是一陣桀桀怪笑。

十數柄長劍，也適於此時同時攻到，夏振華身形暴幌，一縷勁風直將十數人前撲之勢，猛地加速。其實他早巳突出劍招之外。

但聽得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震耳欲聾，連聲悶哼，震蕩在空際，十數柄寶劍，均摔在地上，十數個勁裝大漢，一個個面色鐵青，垂手而立。

顯然他們剛才合力一擊，不僅無功，反而相互硬拚了一招。

按說，他們都是江湖中第一流高手，何以竟至收勢不住，攻不到敵人，反相互相硬拚起來，寧非怪事。

夏振華朗朗之聲，又傳入耳際。「哼，過癮嗎？再來一招如何？」

這是狂妄又似挑釁，但對千毒上人，顯然不發生如何効力，但那些勁裝大漢，却如瘋狂一般，拾起長劍，一陣巨吼之後，又猛撲而上。

他們的劍招，巳互存着變化，而且人數也有安排，顯然他們是經過一番苦練的帮兇。

夏振華因爲尙未發現這些傢伙的惡跡，故不願施出毒手，但他們拚命的招式，又實在令人生氣。

當下微微納氣，兩手微屈，身形暴轉之間，數十道冷風，有如奔雷迅電一般射出。

一聲聲冷哼，一陣巨響，十數個勁裝大漢皆跌倒在地。

這驟然的變化，不僅使參加羣攻的高手心驚，就是千毒上人也不禁看得臉色大變，桀桀怪笑聲，竟變成了悽厲的鬼哭神嚎一般。

夏振華朗笑連天道：「老賊！不必發急，我沒施以毒手，祇是點住了他們的穴道，一個時辰之後，就會復原。」他微微一頓後，又冷冷地喝道：「你別以爲自己了不起，你調教的這批東西，我祇是一招半式之間，就可置其死命。」

他故意一停後，又道：「現在我來問你，你欲掀起一場武林浩刦，究竟是何居心？草菅人命，於心何忍？」

千毒上人也怒喝道：「小賊！你受何人指使，硬指我欲掀起武林浩刦，我今天就先劈了你，看誰來找我要人。」

「哼！天下第一劍豈聽別人指使，你與江湖五惡爲難，我決不管你。你又故意替武林人找晦氣，尤其視人命如草芥，我天下第一劍安能容你胡作非爲。」他的話，說得鏗鏗鏘鏘，有如金石之聲，震蕩在空際。

千毒上人再也不能忍耐，一聲怪嘯，雙掌交錯，一上一下，兩股迥然不同的功力，同時奔出。

夏振華見他先行蓄勢，巳知他必有絕招，此際見他兩招功力，竟一冷一熱，一剛一柔。這朶武林奇葩，武功冠羣倫，奇遇異常人，此時心頭也不禁微生寒意，他不敢硬接。

但一股好勝之心，以及人類自衞的潛在本能，天痴老人所投輸于他的百年眞元，還有那股地極之氣，立時在他各大經脈中，聚而散，散而聚，聚聚散散，變化無常。

白影幌過，斜移三尺，千毒上人一掌擊空，還來不及撤招，夏振華早施展了流雲掌力。但見一片片白氣翻騰，縷縷勁風過去，任是千毒上人平素目空一切，也不禁大駭而退。

他不知道夏振華施展的什麼武功，但覺出他的力道奇猛無比，有似長江激流，洶湧不竭。心中暗忖道：「怪不得這小子自稱爲天下第一劍，他的武功，却是當之無愧。但自己苦練數十年，費盡心血，就是欲與武林中一較短長。」

兩年來，雖然遇見過江湖五惡的爪牙，但都是不堪一擊，許多武林名派的人物，也都不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也聽見過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等人物，但他們都隱藏了，或者經巳物化。故此千毒上人雄視武林的野心和慾念，也就愈來愈熾了。

在他的想法中，江湖五惡也不過爾爾。因爲他既有一個門人，就是那中年文士，也有一批爪牙，在徒弟的廣宅中，供其驅

策。

以千毒上人自己的武功而論，確可稱得上第一流高手，那批徒子徒孫，也漸漸目無天下士來。却萬未料到，在自己徒弟的勢力範圍，被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竟打得損兵折將，不僅自己的首徒受傷，十數名劍術高手，竟也同時受制。

千毒上人此時如再不出手，也就再無法交代了。雖然他自視甚高，但對目前這個對手，却不敢存絲毫忽視之心。因爲他巳從對方的舉手投足間，那種令人難測的詭譎武學，却使得他先存了三分戒心，故出手就施展出他潛心數十年之絕招，「雙切奇形掌」，滿以爲出手間，就可置對方于死命。掌出一半，中途又倏地加勁，一切一拿，一冷一熱，且剛柔並用，令人無法忍受，也不敢硬拚。

夏振華這朶武林奇葩，身形陡閃，施展出意會神功，先將那冷而罡的勁風化解，且輕輕避過那微熱，且毫不着力的溫柔功力。他的流雲掌力，旋即施展開來，立時彩霞片片，紅葉飄飛，一層層，一叠叠，有若萬頃碧波，逼得千毒上人旋身迴步，撤招自保。

夏振華朗朗地一笑道：「老賊，如何？你也不過如此，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看你白髮蒼蒼，姑且饒過你這一遭。」

他微微一頓，又復輕輕一聲短喟，道：「按你們近來行爲，本來巳是罪不容誅，但願你能從此改過，天下第一人，也決不爲巳甚。」

不待夏振華說完，一縷凌厲的掌風，有如奔雷迅電一般撲到，「小娃娃，滿口胡言。你眞的吃了虎心豹胆。」

另一股冷氣森森的劍風，也同時刺到，更有一聲沉重低喝。「師傅！先斬了這小賊再說！」

原來那中年文士巳調息完畢，此時挾忿怒而攻到，自是威力倍增。

千毒上人雖不願同時出手，但他巳試出面前這個少年，確是自己生平僅見的敵手。

此時見另外十個懷劍大漢，也一同圍了上來，這才狠狠地又是一掌。

夏振華經巳試出他掌中威力，也就不再閃避，又見那中年文士仗劍攻到，冷冷地一笑道：「小子，你眞是找死，我就使你們自己一窩反罷。」

這一意念，電閃而逝，本來施展出的流雲掌力，倏地收回，微微蓄勢，迎着千毒上人的掌力，又復斜身飄退，借着千毒上人的掌力，以引賓代主之法，直向那中年文士攻去。但聽得一聲慘呼，那個中年文士，竟被劈起丈來高。

因爲他不僅承受了千毒上人的一擊，也加上了夏振華部份功力。

雖然他的武功巳得自千毒上人眞傳，但新傷初癒，自己又在毫無戒備之下，更萬料不到，自己師傅的掌力竟會攻來。

這是惡人的報應，千毒上人這一掌，少說點也有六七百斤功力，何况他又係全力一擊，故此更爲凌厲。

夏振華淡淡地笑道：「老賊，你發瘋了，連自己的徒弟，也竟施出毒手，看你如何善其後。」

千毒上人正自雙目稜芒暴閃，聞言不禁一聲怒吼，張口竟吐出一大口血來。

夏振華望着站在身後，十餘名仗劍高手，冷冷地喝道：「你們不怕死，就祇管一齊上來。」

千毒上人此際似是失去控制，右臂凌空旋轉，辟辟啪啪，一陣破空銳響，立時爆起一陣火花，成爲漫天花雨一般，直向夏振華當頭罩下。

夏振華心頭一懍，雖然他童心未泯，却不敢用掌去擊，他知道江湖中有些下五門暗器，故即施展出意會神功閃身避去。

那些爆起的火花紛紛墜地，刹那間，一堆堆綠色火焰，燃燒起來，且漸次向外擴展。

夏振華心頭微懍，暗忖道：「好險！所幸我未曾用掌力撲去，否則那些火花濺在身上，怕不活活燒死。」

千毒上人見那漫天火花又被他避開，口中發出陣陣怪嘯，那十二個仗劍高手聞聲，即列成兩道劍陣，他們六人一組，三人一行，成爲一座四方陣圖。

夏振華冷笑道：「老賊，這十二人，不够我一擊，連你自己也加上罷，免得多費手脚。」他的話尚未說完，遠處巳傳來陣陣暴喝，七八條人影，也同時奔到。

其中一人，更暴喝道：「就在此地，再也不能容他逃走。」

夏振華心中不由一緊，猶以爲是翠蓮觀主，或江湖五惡中人的耳目。當他注目望去，自己一個也不認識，而當先奔到的兩道一僧，却指着千毒上人喝道：「老賊，血債血還，我們武當和峨嵋兩派，今日非同你拚命不可。」

夏振華邁步移身，向千毒上人朗朗一笑道：「老賊！旣然有人要找你的霉氣，天下第一劍決不檢這個便宜。」

說時，又掃了剛奔到的幾個人一眼，淡淡地笑道：「老賊巳成甕中之鼈，無所作爲，所剩的，還有這十二個仗劍高手，使你們便於對付，我祇留一個老賊給你們，免得又說我不負責任。」說完，右手屈而復伸，伸而復張，十數道勁風，快逾電光石火般奔出，幾聲悶哼，那一十二個仗劍高手，竟同時跌坐在地。

千毒上人正欲來救，却被另一股勁風所阻。這是一件不堪想像的事，這時奔到的，有武當、峨嵋、崆峒三派高手和掌門，他們雖然都是武林高手，却從未見過夏振華如此武功。

不僅未曾見過，眞是聞所未聞，那個最先奔到的兩個道士，竟先向夏振華問訊：「敢問小英雄，尊姓大名，剛才所施展的是否即爲彈指神功一類武功？」

夏振華淡淡一笑道：「你們是找千毒老怪，他的爪牙，我全巳制伏，現在就留他一個給你們，大概合你們如許衆人之力，決不會讓他逃去。」

他微微一頓，又繼續說道：「天下第一劍，要管天下人的事，我們後會有期。」說完，竟施展出意會神功來，白影幌過，人跡早杳。

這朗朗餘音，震蕩在空際，環立數十名各大門派高手，口中都默唸着「天下第一劍」的名字。也從他們心底深處，泛起幾分敬意，因爲這個十餘歲的少年，實在可稱爲「天下第一劍」。

當夏振華一走，這裏又巳展開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拚鬥。

千毒上人望着自己的愛徒，嘴角正泛着絲絲血漬，又掃了一眼被夏振華點中重穴的二十餘名高手，全身冒過一道寒氣。當他親眼見夏振華離去之後，一股無名之火，就發到武當、峨嵋、崆峒三派高手之上。

他再毫無顧慮，掌力中挾雜着暗器，但聽得一片慘呼之聲，此起彼落。

不到一頓飯工夫，地上躺下了十數人，而且都是死狀奇慘無比，拚鬥之人，雖皆拚着全力，但何啻與死亡掙扎。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也更出乎夏振華意外。

他眼看三派高手齊集，也將那些爪牙全皆制伏，祇剩下一個千毒上人，在他的意料中，這三派人，可能將千毒上人擒住，也可能將他置於死命。

那裏想到，當他一走，千毒上人，有如瘋狂一般，雙錯奇形掌力，有如利剪，當之者，腿斷臂折。

這一場慘絕人寰的拚鬥，雙方互有死亡，千毒上人那些爪牙，因爲重穴皆被制住，在一個時辰之內，形同廢物，當各派高人遭受千毒上人毒手時，他們的忿怒，也就會加諸在那些爪牙身上。一頓飯工夫過去，直到黑幕籠罩着大地，千毒上人始蹌踉地突出這拚鬥的圈中，緊隨在身邊的，不過三五人而巳。

武當、峨嵋、崆峒三派諸高手，也皆傷亡過半，他們對千毒上人的武功，直冒寒氣，但對那個自稱爲天下第一人的少年，竟泛起無比的懷念。

「那個少年俠士，眞不愧爲天下第一劍，如果有他在此，千毒老賊決難逃走。」這是崆峒派掌門之言。

「那位少年不知是誰的高弟，眞是人中龍鳳。」武當派掌門也讚賞着。

說也作怪，他們各派死了如許衆高手，却反來討論着天下第一劍之事。

另一聲長長嘆息，竟出自那老僧之口，他望着躺在地上的數十具屍體，喃喃地說道：「千毒老怪，武功高不可測，武林中恐怕除剛才那個自稱爲天下第一劍的少年外，祇有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了。」

他說時，無限感嘆地說：「我們如果不能尋得天下第一劍，千毒老怪決無法除去，而江湖中的血雨腥風，也決不可避免了……」

他的話，似點中諸人要害，故無一人反對。

大地靜得怕人，他們迅速掩埋了那些屍體之後，一個個離去，每個人雖欲找千毒上人報仇，但尋得那個自稱爲天下第一劍的少年，倒是第一件大事。

且說夏振華所以不願與各大門派聯手，因爲在他的想法中，天下第一劍，沒有仰賴別人的必要，尤其他自己的武功，足以對付江湖第一流的魔頭。

其實，他對武當、峨嵋、崆峒這三大派中的武功，又估價過高，否則他會以其絕世神功，代他們出手。却未想到，當他離去之後，三派聯手，也竟非千毒上人敵手，許多高手都喪生在這次拚鬥之下。他猶以爲有一次傑作，故離去時心情十分輕鬆。

不過，他對自己武功，又作了全盤檢討，他對羣相連手，如何借用外力，並施展出意會神功，使之相互硬拚，他如何施展浮雲指功力遙空彈指，制敵穴道，都在這一二日之間一一發現。

眞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夏振華短短三數日時間，經驗閱歷，增進不少，武功亦增進不少。

他，何如東昇之旭日，過一日，就有一番變化，就有一日精進。時間對夏振華來說，實非言語可以形容。

他從黃河沿岸，又走到長江沿岸，雖然他有意踏遍萬水千山，但他心中有一個意念，除要奪回五絕奇書之外，就是打聽父母的仇人是誰?

近日來，江湖中正盛傳着，五惡大聚嵩山，各方猜測紛紜。夏振華在這段時間中，也曾到過華山上，更在南嶽停留了三日之久，祇是沒有給人發現。

當然他對江湖五惡大聚嵩山，所爲何事，沒有人比他更清楚，因爲一尊子和四毒，都曾吃過苦頭，江湖五惡的重聚，自是必然的行動。

這日他正漫步在白帝城頭，俯瞰着揚子江的激流，口中吟着：「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巳過萬重山。」

他在先帝祠後坐了下來，因爲他近來正圈在一連串的煩惱中，尤其在這白帝城中，力斃武當弟子，那人以黑巾蒙面，自稱爲「天下第一劍」。

數日來，在巫山十二峯上，又做些令人所不齒之事！聞之令人髮指，也自稱爲「天下第一劍」。

夏振華十分忿怒，暗忖道：「祇要你不做那些越軌之事，冒用天下第一劍之名，我决不干涉你。現在你既不敢以眞面目示人，又要冒用我名，豈能容你胡來。」

天色漸漸黑下來，夏振華沿着登山小徑，欲上玉女峯去，雖然他祇存着萬一的機會，也得上去瞧瞧。

春夜驟寒，山霧甚重，任是夏振華目光如電，黑夜視物，可鑑毫髮，此時，視力也竟受限制。

倏地，一聲幽幽嘆息，震蕩在空際，夏振華心頭一懍，這正是他要追尋的目的物。因爲在這羣山中，非魅非幻，此人定有蹊蹺，故微微提氣，身形霍地拔起，施展出意會神功。

當他越過數層高峯，又復從一座密林中穿入，竟發現有三條人影閃動，這時他才運集目力，見其中一人，竟是用黑巾蒙住頭臉，僅僅兩個眼睛露在外面。

夏振華登時百脈賁漲，暗忖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他正欲晃身下撲時，那個蒙面之人，竟又發出一聲短喟：「二位既要苦苦相逼，在下就祇得出手。」說完，一陣銀光飛洒，帶起一連串管樂之聲，震得人耳鳴心悸，那兩個佩劍人，也竟晃身退後。

夏振華忖道：「這倒好，祇要你出手，我就會看出你的師承來。」但那蒙面人出手一招，逼退兩人，並未再發招攻擊。

祇聽得他淡淡地笑道：「兩位如果還是不信，我不妨再吹奏一曲，祇要你們承受得了，我就不再稱爲天下第一劍。」蒙

面人的話十分低沉，顯然他有無窮心事。

夜空中，立時震起一片清音，似高山流水，似破浪捲空。高昂中，激昂慷慨，低沉時，如泣如訴。

夏振華心中也不禁爲之一緊，暗忖道：「此曲顯然從行雲流水和驚濤駭浪二曲脫胎而來，不過在其中，又加入其他令人喪志的靡靡之音。」

這意念有如電閃而逝，但又爲他自己的成見所否認，因爲古瑟琴，旣爲一聾子所得，僅僅傳授他那獨生女。想到那個紅衣長髮少女，被自己掌力劈下絕塵岩去。縱是不死也必殘廢，難道眞的又有奇遇不成？但活生生的事實，又不能令人置疑。

夏振華的意念，尙未尋得答案，但聽得兩聲慘呼，那兩個青年，口中竟湧出一道血箭，跌倒在地。

「哼！我以爲你們有多大能耐，竟敢找着我來，原來也不過如此。」那黑布蒙面人的聲音，變得十分冷酷。

夏振華鋼牙一咬，暗罵道：「好狂妄的傢伙，我看你能逃得出手去。」身形暴起，有若銀丸飛瀉。「哼！你也配稱天下第一劍。」

語落人至。那蒙面人似驟然一驚，但旋即鎭定如常。冷冷地喝道：「不怕死的傢伙，祇管來。」

夏振華朗朗之笑，震蕩在空際。「我是天下第一劍，走遍海角天涯，從不知道什麼是怕，也未見過像你這種東西，殺人越貨，還要冒用別人名號。」

他似氣憤填膺，甚且語不成聲。那人微微一楞之後，竟發出淡淡輕笑：「哦！天下第一劍在此，失敬得很。」

夏振華又復沉聲喝道：「鬼頭鬼腦，縮尾藏頭，是大丈夫的，就應該以眞面目示人。」

那人仍是淡淡地一笑。「你少這麼兇，天下第一劍難道就祇有你能够稱呼？別人爲什麼不能稱爲天下第一劍？」

夏振華登時面色微白，冷喝道：「你爲什麼做出那傷天害理之事，還冒用我名，哼！我也用你自己的條律，你贏過我手中劍，我就允許你稱爲天下第一劍。」

「哼！那我在黃河以北，做了多少濟困扶傾之事，爲什麼你又不去追問，我殺了幾個人，就成了禍首罪魁。」他微微一頓後，又說：「我要不在這白帝城附近，大做特做，你也不會找上我來。」他說話時，聲音微帶悲愴。

夏振華心中一動，暗忖道：「他之所以假借天下第一劍之名，似乎就是要我注意，難道別有隱情？」他誠不愧爲天下第一劍，心思、胸懷，無不超人，當下微微一笑道：「閣下如果有意尋找我，也用不着施展那些卑鄙手段，若要別人注意你，也不必來破壞別人。」

他說話時，鏗鏗鏘鏘，雙頰微紅，兩目晶光畢露。那蒙面人似爲他挺挺威儀所懾服，半晌說不出話來。

夏振華淡淡地一笑，道：「祇要你再不冒用我天下第一劍之名，我也不爲已甚。否則你我就必須在手底下解決。」

那蒙面人臉上被布蒙住，看不清表情，但全身似微微一抖，白光過去，銀笛帶起一串管樂之聲。

「哼！這裏有兩個人，足爲殷鑑，難道你還想凑數。」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也好，我們這場過節，也可藉此解決。」

他說話時，好似十分費力。任是夏振華混身是胆，壯志如虹，聞言也不禁爲之一懍。心中千迴百轉，也不知面前這個冒用自己名號的蒙面客，究竟與自己有何仇恨。

他倒不是担心敵人報仇，而是他出道短短時日中，自己的行藏，就落在別人的眼裏，眞是又愧又忿。

正徬徨無以爲計時，幾聲冷哼劃過長空傳來，五條人影也同時躍到。夏振華注目望去，五人有三人見過，正是武當掌門人及其弟子。

夏振華朗朗地笑道：「哼！又有人找上門來，我現在問你，用不用天下第一劍之稱號。」

「爲什麼不用！」蒙面人冷冷答覆。

夏振華先朝着那掌門人微一拱手，道：「天下第一劍與這蒙面人的事，尙未解決，掌門人能否相容。」

他的話，說得模稜兩可，武當掌門對夏振華欽慕已久，三數月前匆匆一晤，晝夜縈迴。此時一聽夏振華朗朗之言，實如大旱之得雲霓。

但他身後那個高大漢子，却沉聲喝道：「我師叔就是自稱天下第一劍的害死，我正好報仇。」說時，銀虹亂晃，就欲撲出。

掌門人一拉，冷冷地喝道：「剛才他們的對答，你又不是未曾聽見。你師叔不是被那蒙面人所殺嗎？」

那大漢露出一臉茫然之色，望着夏振華，又望望自己掌門人。

夏振華也冷冷地喝道：「我先要你顯出本來面目，再問你爲什麼要栽害到我頭上來。哼！不信，等着瞧。」瞧字落，右手五指箕張之間，左掌也故意旋身上步。

蒙面人微微一驚，還來不及還手，「嗤」的一聲劃過長空而逝，那塊蒙面黑布竟被撕開。立時露出下半部清秀的面頰。

那人一聲清叱，銀笛飛洒，銳嘯連天，一招「丹鳳朝陽」，化作「青虹萬丈」，向夏振華「玄機」、「巨闕」兩大要穴點到。

夏振華出手之間，本是誘敵，此時見他怒極而出手，正中下懷。

雖然那蒙面人出招毒辣，且威勢駭人，夏振華似有成竹在胸，當那凌厲的笛招點到時，他不退反進，且將胸部微挺，堪堪向那笛招上迎上。

任是武當派高手，武功高絕，見多識廣，也不禁驚叫失聲。

那蒙面人也微微一怔，破空銳嘯，任是他收勢得快，笛梢已點到胸際。但聽得「嘭」地一聲，震起一陣清響，蒙面人的右臂酸痲，全身血翻氣塞，銀笛幾乎脫手飛出。

夏振華淡淡一笑，上步旋身。右手在對方肩井穴上點到，左手握住那枝銀笛。

蒙面人全身一軟，竟向後跌倒。夏振華扶住那搖搖欲倒的身體，左手銀笛挑起，那方蒙面黑巾應手而落。

蒙面人祇是冷哼一聲，登時淚如泉湧

。但此時穴道被制，無力抗拒，但却掃過夏振華惡毒的一眼。

夏振華一時也呆住了，不僅呆怔，且有手足無措之感。

因爲倚在夏振華身邊的，雖然穿着藍色勁裝，但取下那塊黑色蒙頭巾之後，才看清那頭好似海水一般烏亮的秀髮，長約二尺有餘。原來她是個女裙釵。

夏振華從未接觸過女性，故此心頭一陣不禁有如小鹿般亂撞。但因爲剛點中她的穴道，也就更顯出其弱不禁風，嬌柔無力之狀。

她緊閉雙目，似在欲運氣衝開穴道，夏振華也因此太過不雅，迅速在她背上一拍，微微一顫，立時星目如電，人也疾射而出。

「呼」地一掌，直向夏振華面門劈到，她似氣極，也似恨極，故出手之間，極爲狠毒。

夏振華右掌遙擧，一招「力挽狂瀾」，竟將那招「萬花蓋頂」化解於無形。左手一伸，那枝銀笛竟也平射而出。口中復輕喚道：「這個還你。」

那少女玉手一抄，接過銀笛，白光飛洒，一陣管弦之樂陡響，疾向夏振華前後左右砸到。

他出手之間，無不絕毒兇狠，看得武當派諸人，無不凝息靜氣，駐足而觀，連那掌門人在內，心中也在暗中打鼓。

夏振華連讓過她凌厲的兩招，這才注意到對方的面容，但當他接觸到那如夢如幻的眼波時，心頭不禁微慄，幾乎脫口呼出。

劈出的掌勢，却猛地收了回來，終於吶吶地問道：「原來是妳？」

「哼！你想我死了嗎？但天不從人願，我不僅未死，反而因禍而得福，我不僅再不用古瑟琴來對敵……」她微微一頓後，又道：「一掌之恨，還有今日……」她似乎難於說出，雙頰緋紅。

銀笛在空中劃了半個圓圈，一聲清嘯，震蕩在空際。跟着是嗚、嗚、嗚三聲銳嘯，剎那間，愁雲慘淡，星月失色。

夏振華也心頭微微一凜，忙納氣而禦，而武當數人，連掌門在內，亦經已冷汗直流，面色陡變。

夏振華不忍他們無辜受傷，猛作一聲長嘯，立時霧散雲開，令人氣朗神清。夏振華冷冷喝聲，亦響在數人耳際。「你們還不快退，眞是想死。」

任是他們平日如何自負，此際也乖乖地退出，因爲武當掌門，實在太關心這少年俠士的安全，祇是退到百丈左右，他一人就停下身來。

夏振華見五人退出，歉然地一笑：「姑娘！請恕在下打擾，因爲『天下第一劍』，不僅要管天下人事，更要顧到天下人的安全。」話略停，又朗聲說道：「現在就請姑娘繼續吹奏罷。」

好半晌，笛音並未再起，祇是一陣哭泣之聲，因爲剛才夏振華相救武當派高手，猛發一聲長嘯。那正是他施展了本身的無上氣功而發，不僅震散了由笛音而散發的銳嘯，更以另一種清音，傳入各人耳際，使之神爲之清，氣爲之爽。他却未料到對方，尙經不起他純罡氣之暴喝。

雖然她未曾當場咯血，但却立即感到血翻氣塞，還是她警覺得快，登時停止吹奏，閉氣而待，否則即或不死也得重傷。

夏振華佇立良久，仍然未聞笛聲，也不禁大爲奇怪，淡淡地笑道：「姑娘不是要我嚐嚐你『迎風曲』的厲害嗎？」他本是一句無心之言，但却因對方竟毫無反應，這才注目望去，見她全身微微一抖，面色蒼白。

夏振華立時悟出她雖有「迎風曲」之絕世武學，終因功力不足。也想到自己長嘯之聲起時，正是她吹奏銀笛，眞氣外吐之時，兩人因功力太相懸殊，故此被震受傷，還是她氣功基礎甚好，故未命喪荒山，咯血而死。

夏振華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又歉意地說道：「姑娘！我第一次失手，使你誤墜絕塵岩，此次又因救人性命，使姑娘受傷。」

本來還欲繼續向下說去，但想到江湖五惡，正爲害社會，她，烏鴉巢裏還有什麼鳳凰麼？故說到嘴邊的話，又復嚥了回去。但諸般情景都閃幌在腦際，使這個少年俠士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

那少女，經過一陣調息之後，幽幽地一聲長嘆，道：「天下第一劍，祇有你才配享此稱譽……」她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本來我們的身世，出自兩個不同的環境，我們也有着解不開的血海深仇。你對我爹爹尋仇的事，當然不能怪你，在絕塵岩的墜落，你雖然出於誤傷，對我來說，却因禍得福。」

她的臉上閃過一層笑意，又繼續說道：「本來我聽爹爹說過，古瑟琴，除掉一個老前輩外，別無他人，却不料你能彈劍作琴音，更令人驚心動魄，心裂血咯。我在絕塵岩下，遇見一位絕代高人，傳我『迎風曲』，滿以爲這半年中，能以迎風曲可以制伏於你……」

她的星目，不斷地流轉，復幽幽一嘆道：「這才故意顯露了幾手神功，並自稱爲『天七第一劍』。固然我欲使你出面尋來，也欲使武林中人，對你共棄……」

她說時又歉意地投下一瞥，道：「終於邪不勝正，我良心上的譴責使我難安，但我又必爭回一口氣……」

她痛苦地掃了地上一眼，又投過夏振華深情的一瞥，緩緩地繼續說道：「天下第一劍，我很欽佩你是個君子，祇是我將以三年時間，必將古瑟琴音三曲，相與迎風曲三曲，合併精研，到了那時總有勝你之能。……」

夏振華淡淡地一笑道：「我本來就欲領教你的迎風曲，却萬未料到偶然的過失，又使你受傷，不過，我一定成全你的壯志，三年之後的今日，我當再在絕塵峯上相候。」

說完，朗朗地一陣長笑，震得四山迴音歷歷。

不知何時，武當掌門人又走了回來。「小英雄，這個賤人，已是罪不容誅，敝師弟武當觀主，一代人傑，也死在這賤人掌下。」

夏振華朗朗地笑道：「掌門人，寬宏量大，往者已矣，來者可追，能不能賞天下第一劍薄面……」

「哼！老牛鼻子，你們別狗仗人勢。迎風女除掉這天下第一劍外，誰也別想在我手中走上十招，否則就聽我迎風第一曲——『弱柳迎風』如何？」

她的話，雖如銀鈴一般，但星目流轉之間，隱隱露出幾分殺氣。

武當掌門人，心頭微慄，剛才他們已經聽過迎風曲之厲害，若不是有天下第一劍在旁，恐怕早已橫屍當地了，此際聽這自稱迎風女所言，定非過甚其詞，或危言聳聽，因爲活生生的事實，使他們不能不承認技不如人。

夏振華望着他那狼狽之相，這才朗朗地笑道：「今日有我天下第一劍在此，任何過節，都算在我一人身上。」

他的話，雖然不着邊際，顯然有着無上威嚴，沒有一人再開口。更無一人反駁。祇讓他那朗朗迴音，震蕩在空際。

迎風女又投過了夏振華一瞥；一聲幽幽嘆息後，人也霍地拔起，瞬息之間，就失去蹤影。

夏振華望着那失去的身影，徬徨久之。直到武當掌門人，深深地一聲長嘆，才將他喚回現實。

夏振華臉上微微一熱，但却故作一聲輕咳，說道：「目下江湖大亂，江湖五惡又將重聚，武當派有何打算，幸掌門人有以教我。」

任是武當掌門，經歷如何豐富，此時也竟瞠目不知所對。

「天下第一劍，貧道才疏學淺。你看這場武林大刦，能否避免？」他避重就輕地反問着。

「哼！我就是要他們聚集，更要鬥鬥他們五惡的連手羣攻。下月月圓之夜，他們就將齊集嵩山，到時候，盼望各大門派也都能去。」夏振華淡淡地說着。

「天下第一劍，貧道還有一句不知進退之言，不知你可聽得進去。」武當掌門也朗聲說出，因爲他對這少年俠士，打從心底裏生出愛意。

「老前輩不必客氣，在下洗耳恭聽。」夏振華自出道以來，還是第一遭對人如此客氣。

「天下第一劍，江湖中奸險重重，固然你的武功，可以無敵於天下，但還太過天眞，也太信任別人。」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就以迎風女而論，她當初殺人移禍，雖然欲找你出面，但依貧道愚見，顯然這中間另有陰謀，況且殺惡人，就是善念，又所謂縱虎容易捋虎難。天下第一劍，異日武林大任都將由你來挑起，幸能好自爲之。」

夏振華面色沉凝，深深一揖。「掌門人金石良言，在下敢不拜領。」

武當掌門人，又好似記起了一件重大事件般。「哦！天下第一劍，我還幾乎忘了，那日你留下的千毒上人，我們不僅未曾制服，三派高手都傷亡不少，最後還是給他從容逸去。」

夏振華面上也略現驚容，但他未再問出，雖然他對武當、峨嵋、崆峒三派連手之力，竟未能將一個千毒上人制服，殊爲不滿，口中却未說出。

其實他這些表情，也曾微微顯出，武當掌門臉上也不由一熱，但他爲欲掩飾其不安，又朗朗地笑道：「天下第一劍，你準備先去……」

不待他問完，夏振華早是朗笑連聲。

「大丈夫四海爲家，況魔蹤飄忽，我們怎能料定自己的行止。」

他略停，又掃過正緩步行來的武當高手一眼，又繼續說道：「掌門人，如果有人再冒用我天下第一劍之名，盼望能主持公道代爲解釋。待羣魔授首，我當登臨武當山再來申謝，並飽覽你們武當勝色。」

說完，人已霍地拔起，白影一幌，竟沒入那冉冉翻起的白霧中。

雖然立時出現一條霧巷，但倏分乍合，人跡早杳，武當派的百中選一的高手，今日是開了眼界，他們若不是親眼看到夏振華的武功，以及他離去時絕世輕功，眞還以爲有人故作誇大之詞。

「他眞不愧爲『天下第一劍』恐怕不僅前無古人，後也將無來者。」這是武當掌門人，讚嘆之聲。

夜，十分寧靜，武當派高手將那個七孔出血，且不知姓名的屍體掩埋之後，也如縷縷淡烟，相繼離去，沒有人再從這裏，看得出有過一番狠鬪的痕跡……

然而，不過三日，夏振華仍然昂立在這羣山絕壁之上，松濤聲裏，仍有那冉冉上昇的白氣。沒有人問過他，爲什麼又會去而復返，但當他的身影，有如夢幻一般地出現之後，也就不再復現。

另一處峯岩下，也坐着一個身着大紅衣裙的少女，長長的秀髮，撒滿一背，一支銀笛，放在身邊。

她臉上掛着淚珠，兩手托着香腮，却沒有言語，也沒有哭泣的聲音，不過她的心情却極度矛盾。

她愛上了他，却無法接近，她從他的眼神中，領會出祇有情人，才能領略的一份感情的目光，但他們却是咫尺天涯。他們是仇人相見，他們相處在兩個不同的極端。尤其他們兩個人，彼此都是如此少年氣盛。就是因他那副傲骨，才能贏得了她的芳心。

這個二八佳人，在一尊子嬌生慣養下，成就了超絕的武功，尤其那絕世驚豔，眞是比花花失色，比玉玉生香。雖然她受着一尊子的百般呵護，也曾將她練成了銅筋鐵骨，武功蓋代，却仍然是一盆溫室中的玫瑰。

尤其年齡一天天長大，總不免有花前月下之思。當她一旦遇上那夢中的王子時，豈不有如春花，在一朝春雨之後，怒放得滿園生色。

然而這個夢中王子，正是父親的仇人，江湖中的煞星。他的挺挺英姿，他的武功，在在都足以睨視武林。也眞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

這豈非造化弄人麼？她雖有與之一較長短的雄心，但從她心的深處，却實實在在願意他永遠地享有這「天下第一劍」的稱號。

終於她哭出聲來，明月亦失去光彩，它也似爲這美嬌娃抱着不平。還是同情這美嬌娃的遭際。

倏地她站起身來，似乎決定了一件大事般，口中發出喃喃囈語，人也向着山脚走去。

口中喃喃說：「三年、三年，這漫長的三年，我一定要竭精盡力，在這三年中……」她沉思有頃，星目中，又閃出兩顆淚珠，顫顫地說道：「這仙女洞，從今日起，我將以三年歲月，消磨此間……」語落，紅影一幌，疾向那萬丈深淵的雲霧中射去。她有如銀丸飛瀉，亦似那萬里飛虹，瞬息間，就失去影子。

當然，在三年之後，她的武功，誠然有了新的進境，但「迎風曲」所加諸於人類的災禍，却又非紙筆所能形容出來。那時一片雨血風腥，天地失色，任是夏振華武功蓋世，豪氣如虹，也殊覺得疲於奔命之苦。

他總不愧爲天下第一劍，終能以靜制動，在一場生死搏鬥中，阻住了人類空前的浩刦，但這一對心高氣傲，目空一切的少年男女，却遺了情天之恨，任由女媧氏復出，也難補這恨海情天之債。

且說夏振華有如魅影一般，在這巫山十二峯上倏隱乍現，似去還留時，他似乎欲尋找一件失落的珍品，祇是他並未遂其所願。

因爲從那十分懊喪的神色中，就可窺探其隱衷，這朵武林奇葩，這個號稱爲天下第一劍的夏振華，似乎已陷入愛情的苦惱中。

祇是他自己並不知道，因爲在他這樣的年齡，實在還不能深深地體會出愛情的眞諦。當他的足跡從巫山十二峯走遍之後，又復從那霧裏雲天，進進出出，晨曦中，他望着尚隱沒於雲際的玉女峯，作了一個無言的嘆息，終於他幌身走了。

他沿江東下，望三峽的險峻，滾滾江流，他口中不禁朗朗唸出：「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不知道這天下第一劍，一時竟生出恁般感慨，但他去勢奇速，似飛鳥，逾飄風，瞬息不見。

他未決定目的地，祇是肆意狂奔，若不是腹中一陣雷鳴，他眞還不知道，要奔馳到什麼時候。

這時日正當中，秋陽高照，萬里晴空，夏振華漫步在一座小鎮上，他正忖度着，是吃過飯再走，還是在這裏歇宿一晚，因爲最近，又覺得有一種强烈無比的氣流，尚需要他綜理，調運於一，以期能無止無涯。

雖然他的稟質超人，奇異非常，但時間對一個練武之人來說，正有如魚與水之相等重要。

夏振華尚不悉此種强烈氣流是地極之氣的影響，是天痴老人的百年眞元，還是武林三傑投輸於自己身上的功力。

他曾以其絕代資質，將各種不同眞元內力，納爲己用。尤其他還在未開始練功時，生死玄關，就爲天痴老人打通。故此他的任督二脈一通，不僅膂力奇大，功力如長江大河之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大思慮，大智慧，亦因而大啓。

故此他陡覺得這般氣流的凝重，雖然無重大影響，但他想到自己要成爲天下第一劍，故必須還有非常的成就。

各種意念，都一一電閃而逝。心中不由暗忖道：「我不如就此歇下，找一個安靜所在，綜理一下自己的武功。」

他沒有人好商量，同時他對任何一件事，一經決定，即付諸實施。

當下也就放緩脚步，逕向那街頭走去，他徘徊在一家比較高大的住宅下，因爲對面正是一所萬商雲集的客寓，進進出出的商旅，十分熱鬧，猜拳行令之聲，達於室外。

他雖然號稱天下第一劍，但却是成長在荒山曠野，名山大川，固可陶冶性情，却不能使一個人的本質有多少變化，尤其陌生的事，陌生的人，更使他不知如何是好。

驀地，一陣朗朗之笑，劃長空而逝，其聲雖僅隱隱可聞，但夏振華恁般高手，在凝神諦聽下，就已聽出這朗朗之笑聲中，已帶出聲聲厲嘯。

心中不由一動，暗忖道：「這笑聲好熟，我必得趕去看看。」

他心無城府，也不顧衆目彰昭，驚世駭俗，祇知道天下第一劍，管天下人的事，竟幌身走了。

雖然祇是白影一晃之間，因爲他已經佇立街頭甚久，尤其他那朗朗英姿，早爲人所注目。此時竟倏地失去，焉能不引爲怪事，故都面現惶惑之色，因爲他究竟是人，還是鬼，就他此一舉動，平白失蹤，如何令人能信……

且說夏振華一路奔來，越過一層層山脊，也越過一片片平原，怕不已是十數里，但却未發現拚鬥之人的影子。雖然他聽聲音，十分熟悉，却不敢斷定。

因爲他憑藉着精湛內功，聽覺特別靈敏，尤其天耳神通功力的練成，但他必得找出拚鬥之人來。

一陣勁風呼嘯，劃長空而來，這嘯風極爲凌厲，任是夏振華這武林奇葩，也不禁心頭微慄，旋即身形拔起，迅即奔去。但聽得一片天崩地裂，樹倒枝折之聲，呼呼風响，震耳欲聾。

夏振華注目那片片黑森林中，雖然不大，至少也有三數里。暴喝、銳嘯、拚鬥之聲，就發自林中。

夏振華本欲飛奔而入，一觀究竟，却聽到一聲暴喝，跟着是一聲喝罵之聲：「老賊！這江南地面，已弄得天怒人怨，甚至是血雨腥風，難道你還猶以爲未足，這些傷天害理之事……」他微微一頓之後，又冷冷地喝道：「以你這把年紀，猶且不知自愛，看老夫饒得過你。」

夏振華立時面上浮現着一片笑容，因爲他已經聽出這說話之人爲誰，但另一個聲音也冷喝一聲道：「老夫作事，誰也管不着，反正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我那管得了那末多，江湖五惡，武林各大門派，如欲與我作對，看我的掌上，可容得下他們……」

夏振華聞而色變，氣冲斗牛。暗罵道：「好狂妄的傢伙，有我天下第一劍在，豈能容你胡作非爲。」

他這意念電轉，林中冷笑之聲，又已傳出：「雖然江湖中，盛傳着武林三傑的威名，倒也並非虛傳，我們這兩日來，誰也沒有討得好去，祇是……」

不待那人說完，朗朗長笑之聲聲震四野，道：「你忒也太目中無人了，看我這柄扇，能否饒你……」

那桀桀之笑，刺耳之極。「哼，老鬼，我的『雙切奇形掌』，輕易不曾施展，今日休怨老夫心毒手辣。」

說完，呼呼掌風已成爲破空銳嘯。

夏振華已聽出兩個拚鬥之人，一個是武林三傑之一的逍遙客，另一個就是曾經鬧得江湖中一片恐怖，甚至連各大門派也深受其害的千毒上人。

夏振華陡地憶起那日武當派掌門人之言，因爲當日集武當、峨嵋、崆峒三派高手，不僅未制服這個魔頭，反被他傷害了甚多高手，然後從容逸去。

不料今日寃家狹路，竟碰上了武林三傑的逍遙客，這個嫉惡如仇的武林怪傑，在惡潭孤島時，就聽見過這回事，此時遇在他的手中，更不會輕易放過了。

夏振華雖然心中也恨透了那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此際見逍遙客在場，他反而可以袖手旁觀一番。

但他也要趕去，瞧瞧這雙一正一邪，同爲黑白兩道所驚震的人物，尤其他們稱說兩晝夜的拚鬥，不知究竟施展出何種超絕武功。

因爲他對逍遙客知之甚稔，尤其這位怪傑，在孤島惡潭中，得天痴老人指點七八年時間，不僅將「意念神功」，融而化之，亦將五絕奇書中，至精至微之武學，滲入自己的武學中，故一柄逍遙扇，誠可謂日月無光，天地失色。

却令人十分費解的，就是剛才千毒老魔所言，他們已拚鬥過兩晝夜，尚且未分出勝負來。這朶武林奇葩，心頭不覺幌過另一意念，那就是千毒老魔，眞的要造成一場武林浩刼，甚至故意隱藏些武功。

不過自那次他的寶貝徒弟，還有另一批爪牙，祇是顯出其窮凶極惡之相，夏振華也曾與老魔硬拚過幾招。

雖然以後有武當峨嵋崆峒各派高人到達，他才借故離去，却因此而造成極爲錯誤之事，使得這天下第一劍，心中無限慚愧。

故此一經聽出是千毒老魔的聲音，立時怒火中燒，巴不得迅速爲那些枉死之人報仇雪恨。

他也確信，以逍遙客，這個一代怪俠，總有制服老魔之策，但他仍不自覺地，向林中走去。

這時，林中一傑一魔，已拚得難分難解，扇影、掌風，直將兩個拚鬥之人，完全罩住。尤其一片銳嘯、狂飇，更夾雜着樹倒枝折之聲，黃葉飄飛，亂成一片，令人無法忍受。

任是夏振華目光如電，黑夜亦能視物，竟因兩個拚鬥之人所振起的狂飇、塵土，而兩人也適如兔起鶻落，竟無法分辨。

逍遙客的朗朗笑聲，竟也不復再起，厲嘯、暴喝，則震蕩在空際。

千毒上人那瘦小身體，有如輪轉，雙掌蓄勢暴發，不僅狂飇陡捲，全身骨骼，亦連聲暴響。看看又是五六十招過去，兩個拚鬥之人，也倏地爲之一緩，身形猛地離開，各自深深納氣。

夏振華還以爲逍遙客受傷暴退，正欲撲出，却聽得逍遙客朗笑道：「老魔頭，我這『橫掃千軍』的一扇如何？」

千毒上人面色鐵青，也冷笑道：「你胸膛上那一掌，怕也不輕，你能受得住那一掌，總算武林三傑之名，並非浪得虛名之輩。」說完，竟又恢復那桀桀怪笑之聲，雙掌交錯，身形暴矮，兩股罡風，逕向逍遙客前後左右，電奔而到。

逍遙客身形也微微一幌，逍遙扇猛地搧出，正施展出追雲劍法中的追雲八手，驟雨、狂風。他雖然以扇代劍，仍然是風雷暴響，似驟雨傾盆，似狂風掃落葉。逼得千毒老怪，忙撤招以自保。

夏振華幾乎喝出彩來，逍遙客這招以毒攻毒，眞所謂善攻者，攻其所必救。本來千毒上人突然發難，且施展的「雙切奇形掌」，又是乘其不避之際。

任是逍遙客這位武林怪傑，也幾乎無力招架，但他總不愧爲武林健者，又得天痴老人從旁指點。所謂鳥隨鸞鳳能飛遠，人伴賢良品自高。

逍遙客當日在惡潭孤島中，終日與三傑琢磨武學，又相伴夏振華精練玄武聖篇的絕世武學，更有天痴老夫悉心指點。故不懂夏振華進境驚人，武林三傑的武功，固然在那種一寸强，一層牆的極限年齡，仍然有着驚人的進步，甚至較他們享譽最高時，又不知要精進多少倍。

雖然千毒上人出手在先，而逍遙客眼看就將受傷倒地。

但他却鎭定自如，反而視同不覺，不僅未曾閃避，也未曾設法防範。慢吞吞地舉着逍遙扇，一扇、二扇、三四扇相繼而出。

任是千毒上人，功力深厚，一時竟也受當不起，不僅撤招自保，更是連連退後，才堪堪避過逍遙客這兩扇神招絕技。

千毒上人一面退後，也微微蓄勢，雙目更閃出兩道厲芒，臉上也滿佈殺氣，桀桀之笑一起，人也倏地飄進。他人本瘦小，再形暴縮尺許，似與老頑童無異，但見人影縱橫，掌風飛洒，虎虎之聲，不絕於耳。

逍遙客也陡覺老魔掌力有異，扇中暗含潛勁，「呼」地一扇，疾掃而出，表面看出他這一扇之勢，極爲平易，却正是天痴老人所慣用的，且精極神化的「推山塡海」。

風勁陡漲，暴響聲貫耳，這是逍遙客半生精力所聚，也是他生死榮辱的一擊。因爲這位一代怪俠，以他全力一擊，縱或不能毀去老魔，也將拚個同歸於盡。

因爲他已發覺這個曾經弄得江湖中天怒人怨的老魔，武功誠非泛泛，如果不施展出殺手，自己的老命倒還是其次。武林三傑之譽，將被自己一人輕輕毀去。

夏振華也似有預感一般，因爲他已從逍遙客眼神中，領會出一種難以言語描述的光芒，立時激起其稗子的情懷。

他在惡潭孤島，與武林三傑相處七八年，這是他生命中，所接觸的有數親人之一，而三傑加諸於自己身上的，却又是天高地厚之恩。

此際當他發覺逍遙客奇異目光時，心頭不覺微慄，而千毒上人雙切奇形掌，亦凌厲無儔地劈出。

白影一幌，一股微而不勁的罡風，硬向兩個拚鬥之人中撞去，一陣幽幽清音，也跟着響起。

逍遙客已施展了十成以上功力，而千毒上人也正以其雙切奇形掌功力，暗藏潛勁，打算一掌就毀去這武林三傑之一的逍遙客，却不料被一股罡風，硬生生將自己迫退七八步。

那幽幽清音，使得這目空一切的老魔，臉色大變。

「叔叔！暫歇，待我來打發這個老魔。」夏振華向逍遙客淡笑着。

不等逍遙客回答，又復面色凝沉，星目晶光畢露地，向着千毒上人冷喝道：「賊魔，那日饒你不死，仍然惡性不改，這數以百計的人命，豈都是石生木養。……」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我祇以一念之仁，又曾爲武林中，貽無窮之害，武當、崆峒、峨嵋數十高手，均死在你這賊魔掌下……」他說時，鋼牙咬得咯咯亂嚮，倏地一聲怒喝，道：「賊魔！看天下第一劍，今日取你狗命。」

千毒上人陡聞這怒喝，也好似從夢中驚醒一般。諸般往事，都如幻覺一般幌過，却更激起報復之心。本來那桀桀怪笑，一變而爲悽厲狂嘯，怒嚎。「娃娃！我已踏遍了萬水千山，好容易才找上你……」

他橫視逍遙客一眼，又冷笑道：「原來你們是一道，那倒好，就嚐嚐我……」

他說到一半，倏地止住，右手一伸，五個指頭，全呈現着紫褐色，連半隻右臂，也隱含一股腥味。

不僅夏振華心頭微微駭怕，就是那站在一邊的逍遙客，這個橫視江湖一生的怪傑，也一時未曾認出這老魔的毒掌來。

千毒上人冷冷之聲又已響起。「娃娃！我要你死得明白些，老夫不僅欲以『雙切奇形掌』來揚威武林，而老夫名千毒，這就是老夫成名的千毒掌。」

「哼！天下第一劍，祇知道誅惡人，就是善念，像你這種殺人不眨眼的人魔，早就該死了，天下第一劍，那管什麼千毒人或千毒掌。」

夏振華朗朗之聲一落，脚下如浪蝶踩花，雙掌交錯，十指微伸，剎那間，彩雲飛洒，落花片片，直將千毒上人那個矮小的身體裹在一片掌風指影中。

千毒上人一時也迫於層層罡風攻逼之下，那敢有絲毫大意，雖然他那千毒掌，確是集天地間奇毒於一身，但却無法施展出來。

因爲夏振華的攻勢過於凌厲，不僅罡風砭膚，而那種潛勁暗流，更令人無法忍受。

逍遙客也因爲夏振華的驟然出現，正驚喜交集，雖然他也曾聽見江湖中盛傳天下第一劍諸般事略。此時一見，何啻如同隔世，故老眼中已隱現淚珠。

當他發現千毒上人，正欲施展千毒掌時，他已將全身功力，凝聚在逍遙扇上，準備要與那個人魔，拚個死活，並使得夏振華減除另一威脅。

他這種潛存於內的至大至高的厚愛，有着諸般情感，更有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武林開太平的崇高情操。不料夏振華的出手更快，而千毒上人的惡毒之言，顯然他已吃過夏振華的苦頭，心頭掠過一陣高興，那朗朗之笑聲，又迴蕩在空際，林木搖幌，枝葉飄落，經久不息。

「老魔！天下第一劍，就得管天下人之事，你不僅殺人越貨，且不問是非，以前還能諉過於那寶貝徒弟和爪牙，今天却全是你這雙血腥之手。……」

夏振華不待言盡，竟爾嗆瑯瑯，一陣嘯天龍吟之聲，那柄光華耀眼，斷金切玉的上古奇珍——追雲劍，已在握中。

他一劍在握，更是豪氣如虹，一招「問樵漁津」，疾變作「千峯雷雨」，再進而化作「飛浪斬蛟」。

風雷暴響，劍虹飛洒，劍氣漫天，人影和劍光，早已凝混爲一。雖然也是施展出普通招式，但潛勁和奇變，却有顯著不同。

千毒上人一面後退，一面凝聚着功力。雙切奇形掌冷熱並蓄，冷風砭膚，熱氣灼人。

這個老怪一上來，本欲藉千毒掌拒敵，不知是那種毒掌，太過消耗功力，還是在拚鬥之中，眞力無法凝聚。或者在一擊不中之時，再無後繼之力。

祇有老魔自己心中有數，因爲面前這個對手，年紀雖然甚輕，武功却是高不可測，潛勁內力，更是驚人。

任是千毒上人如何狂妄，也不能不面對現實，因爲這不僅是勝負問題，也關係着自己的性命，更遑論能否揚威於武林中。他不敢分心，也不敢再生幻覺，當前迫切的問題，是如何迅速打發這個對手，甚至是自己的生死對頭。

更何況還有一個逍遙客，虎視眈眈地站在一旁，萬一自己勝過這號稱天下第一劍的娃娃，逍遙客依然是難纏的對手。

故這個老魔頭，此際不僅更加謹愼，，也存了斬草除根，去惡務盡的陰謀。他一面與夏振華拚鬪，待自己聚集功力之後，再一擧而擊殺之。

但夏振華的想法，却顯然不同，他確實恨透這個老魔，因爲他視人命如草芥，但這老魔尚有利用的價值。

雖然夏振華心思純正，不知道施展詭詐，因爲江湖五惡，所造成的恐怖，與千毒上人加諸於江湖五惡中人的災害，並無二致，祇是他對武林各大門派，對社會人類，亦皆伸出了血腥之手。

尤其他看見老魔左臂和五指，陡然變色，且自稱爲千毒掌，因爲他既能以千毒上人而飲譽江湖，這千毒掌，諒非過甚其詞。

夏振華立時有了決定，他也打算爲老魔斷去一臂，或竟可以藉此逼其改過從善，亦未可料。

他這意念既決，故飛雲劍法雖然施展開來，但却祇是避重就輕，劍虹飛洒，劍氣漫天，且每招總是半吐還停，甚至他那一招出，二三招相繼的駭人威勢，亦皆置而不用。

不過他的身形乍轉，劍走輕靈，任是千毒上人集百年內力修爲，對他的身形步法竟無法辨別。祇有逍遙客面上泛着笑容，顯然他已忖知夏振華的心意。

因爲夏振華的武功，他摸得極爲清楚，這短短時日中，進境非常，他從夏振華的朗朗神光，以及他那招隔山塡海的神功，已發覺夏振華的膂力，也是陡然倍增。

（未完・六）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文・蕭逸
圖・可飛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七先生和關雪羽在小亭中奕棋，一面談及往事，鳳七憶述少年時代他和燕追雲，關飛卿之間的恩恩怨怨，訴說過此一段往事經歷之後，心裏大爲輕快，反倒是關雪羽覺得一時難以自處，不知這鳳七先生將會如何對付他……關雪羽來到一堂室內，丫環冰兒送來食物，還拿了「雪蓮仙露」來，關雪羽覺得好喝，便一連三杯下肚，誰知酒力發作，關雪羽立時醉倒，冰兒見狀大爲驚慌，忙帶雪羽去找瞎婆婆，當瞎婆婆知他就是燕家後人時，立時臉現喜悅之色，並叫雪羽施行燕家「九轉眞功」，瞎婆婆再發射出一股冰寒氣機，雪羽頓時酒意全消……

夤夜闖禁地

黑衣女人聆聽至此，冷冷笑道：「小鳳那個丫頭也回來了？我還以爲她不在家呢？」

冰兒道：「回來又出去了，大概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兒！」

黑衣女人冷冷一笑，沒有說話，臉上顯著的露出了不屑神態。

關雪羽這才想起未曾向對方道謝，遂即又問道：「還沒有請教前輩大名怎麼稱呼？」

黑衣女人冷漠的臉上，綻開了兩道笑紋，笑容裏涵蓄着幾許陰森，却把一雙眼睛轉向一旁的冰兒注視過去，雖然視而不見，却是氣勢逼人。

冰兒起先並沒有留意，過了一會兒發覺到那雙眼睛仍然沒有離開，她才悟出了其中道理。

「哼！妳別是在要我離開這裏吧？」

黑衣女人兀自一言不發。

冰兒聳了一下肩，把頭轉過一邊，假作不答理她，可是到底抵不住對方凌人的氣勢，嘆了一口氣，只好站起來。

一睹混元功

「我先走就是了，只是妳可不能把關相公留在這裏太久，要不然，讓堂主知道了……」

「哼！」黑衣女人冷笑了一聲道：「妳少在我面前提他，別人怕他，我可是不在乎他……妳去吧！」

冰兒看了關雪羽一眼，正要囑咐什麼，雪羽却向着她微微搖了搖手，示意她不必多說，自己有數，冰兒這才站起來賭氣走了，臨行前，重重的帶上了門。

黑衣女人挑動了一下細長的眉毛，狠狠地道：「有什麼樣的主人，就有什麼樣的奴才……」

說着她輕輕地嘆口氣，很勉强的壓下了心中一團怒火，凝神傾聽了一下，像是確定了冰兒已然離開，這才轉向關雪羽。

「你剛才問到我的名字，可是？」

關雪羽道：「前輩如有碍難，不說也罷。」

「那倒不是，只是太久沒有人問起過我，忽然聽你提起，使我感到一些震驚……我彷彿可以想到，一個人的姓名，對某

些人來說，確實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對於我來說，好像已不再有什麼意義……」

嘴裏這麼說着，黑衣女人來回的在房間裏走了一轉，却停步在關雪羽跟前，冷漠的面頰上，竟然感染了一些喜氣，第一次讓關雪羽感覺到眞的是個女人——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最起碼她曾經也有動人的姿色。

「你眞的想要知道？」

「如果妳不介意的話。」

「好吧，我就告訴你！」

一霎間，她那張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姓盧，名幽，你可曾聽過這個名字？」

關雪羽搖搖頭，忽然想到對方眼睛看不見，正要開口，盧幽却先已開口。

「你在搖頭，我感覺得出來。」她冷冷地接下去道：「其實何止是你不知道，這個天底下，大概認識我的人，不會超出十個人，這還是在四十年以前，四十年之後的今天，只怕只有五個人知道我了，這四五個人當中，還要去掉陸青桐和現在的你！」

「陸青桐？」

「就是這裏的主人鳳七先生，你還不知道？」

關雪羽原已知道了鳳七先生的本名，只是還不熟悉而已，經過黑衣女人盧幽這麼一提，他才忽然熟悉，加深一些印象。

「我知道——只是我習慣了稱他爲鳳七先生，就像他的女兒，我也習慣了稱她是鳳姑娘。」

盧幽道：「不要提那個丫頭！」

關雪羽皺了一下眉不解道：「聽你口氣，莫非前輩與陸氏父女有什麼芥蒂？」

「芥蒂？」盧幽冷笑了一聲：「那倒是沒有，我只是對他們很失望，很寒心……你可知道『哀莫大於心死』這句話？」

關雪羽又點點頭。

盧幽立刻接下去道：「對了，這就是我對他們父女的印象，用這句話來形容，實在是極爲恰當。」

「盧前輩妳的身世也離奇了，我實在弄不明白……」如果這是對方的隱秘，他却也實在不便過問，是以說到後來，便顯得有些吞吐。

盧幽輕輕地哼了一聲，搖搖頭說：「你現在不必知道，不過，終究，你會知道的。」

說着，她隨即在關雪羽對面坐了下來，一雙眸子遲滯的在關雪羽臉上轉着。

「告訴我！」她殷切的問道：「你父母可好？——我的意思是他們快樂麼？」

關雪羽道：「很好，也很快樂！」

「這就好……」盧幽微微地笑着：「唉！這一幌，該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漸漸地，她臉上的笑容，也變得有些淒苦。

「你可知道？」她說：「我跟你母親很早就認識了，那時候，都還是姑娘的時候。」

一句話可就洩了底兒，原來她也已是結過婚的人了——那麼對象是誰呢？是鳳七先生？却又不大像，果眞那樣，鳳姑娘豈不是她的女兒了？然而，由她說話的口氣裏却是極不相似……這就又不對了。

「這應說，盧前輩妳的家，是……」

「我沒有家！」

「那麼尊夫？」

「我也沒有丈夫！」

答得眞够爽快俐落，却使得聆聽的關雪羽爲之一怔。實在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接着他立刻便明白了，想是她丈夫如今已死，或是中途仳離，這也不足爲奇。

「這世界上，如果沒男人該多好。」

那麼冷澀的笑着，果眞是一副「哀莫大於心死」的樣子。突然間的冒出了這麼一句，眞叫人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腰」的感覺，因爲怨到了「男人」，身爲「男人」的關雪羽一時倒不知如何置答了。

盧幽冷笑了一聲，站起來在室內踱了幾步，緩緩地又轉回，坐下來。

「你別誤會，實在是這個天底下，大多數的男人都不是好人，却非是全部。」

關雪羽微笑了一下：「這幾句話不是同樣也可以用在女人身上？」

「女人？」盧幽再一次的冷笑着：「女人還是人麼？在這個世界上，女人是沒有份量的，三從四德，七出……女人實在太可憐了……」

關雪羽一時不再吭聲，他實在也無話可說。

盧幽忽然改了面色，吶吶的道：「我把話扯遠了，我所以單獨把你留下來，是想要知道，你與陸青桐父女之間的關係，你能告訴我麼？」

關雪羽搖搖頭說：「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麼特殊的關係！」

「你們是朋友？」

「不儘然！」

「是敵人？」

「也很難說……」

「那麼，你又爲什麼會住在這裏？」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告訴我，爲什麼？」

關雪羽想了一想，認爲並無保守秘密的必要，隨即把此來經過簡單說了一遍。他雖然說得簡單，盧幽却聽得很是仔細。

「哼！原來如此……」盧幽道：「你可知道你們燕家與陸青桐之間多年的積怨經過？」

關雪羽說：「我知道一點，剛才鳳七先生告訴我了！」

盧幽道：「這已經很明顯，他打算把多年舊恨發洩在你身上，你也許還不知道，三十年前，他在最後一次與你父親比鬥劍法時，曾經敗在了你們燕家『燕子飛』第六十四招上。」

關雪羽微微一驚，道：「那便是『燕翅雙飛』的一招了？」

盧幽點點頭道：「不錯！就是這一招！」冷冷笑了一下，接道：「你們燕家劍法我是不懂得的，不過這一手『燕翅雙飛』却是威力十足，陸青桐到如今還沒有把握勝過它……他早晚定會要拿你來試過身手，你可要小心了！」

關雪羽道：「陸前輩劍法精湛，今晨我已經見識過了。看來我父親也未見得是他敵手，我就更不用說了！」

「哼！那也不一定！」

盧幽忽然間像是想到了什麼，問道：「在這裏你還要住多久？」

關雪羽搖搖頭說：「不知道，我並無意住在這裏，眞想早一點離開！」

「這是天意，你用不着後悔，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從明天起，每天你抽出一個時辰來，到我這裏來一趟……」

「這——爲什麼？」

「爲什麼？」盧幽冷笑了一聲：「現在你也就別多問，來了就知道了。」

說到這裏忽然神色凝了一凝，眉頭輕輕一皺道：「躺下！」順手一掌，按向關雪羽前胸：「有人來了！」

關雪羽簡直無暇多思，順其手勢躺向長案。

那盧幽身法之快，簡直使關雪羽大爲震驚，像是間關花底的一隻流鶯，雙臂開合之間，已飄出丈許以外，落座在另一張坐椅之上，一起一落，宛若無物！

就祇是這一手輕功，即令關雪羽大爲折服，在他印象裏，簡直是不見前人的一番新的境界。

這番動作實在太快了。關雪羽方自睡倒，也正是盧幽坐下之時，同時之間當前的一扇門霍地自行張了開來，一條人影鬼魅也似的飄身而入。

這一切簡直有如幻境。

直到關雪羽忽然警覺這個進來的人，正是此間主人鳳七先生時，才使他明白到了是怎麼回事，心頭驚得一驚，隨即回復如故。

鳳七先生目光一掃躺下的雪羽，倏地轉向盧幽，長眉挑了一下不悅道：「這是怎麼回事？他怎麼了？」

盧幽冷冰冰地道：「多喝了兩杯雪蓮露，醉了，不妨事的。」

鳳七先生「哼！」了一聲，身子微微一閃，飄向雪羽身前，低下頭向着他臉上注視了片刻，確定盧幽所說不假，臉上才似現出了自然。

「你怎麼會找來這裏的？是冰兒帶你來的？」

「不，是我自己找來的。」

想到了冰兒可能因此受責，關雪羽隨即臨時撒了個謊。

盧幽冷冷一笑，說：「怎麼，我這裏是毒窟，來不得麼？」

鳳七先生那等倨傲之人，似乎在這個盧幽面前，却也不得不有些收斂。

「那倒不是——七姨娘妳又何必多心呢？」

「哼，還怪我多心麼？想想看，你足有三個多月未來看我了。」

「我……是太忙了！」

「不忙的時候呢？」

「……」鳳七先生臉上微微現出不安，看了一旁的關雪羽一眼道：「怎麼，好了吧，我們走吧！」

關雪羽緩緩坐起來，轉向盧幽道：「謝謝盧前輩救助之恩，我走了……」

盧幽點點頭道：「我們雖是第一次見面，可是我知道你是個好孩子……」

一面說着，她把臉轉向一旁的鳳七先生，冷冷的道：「青桐，你這一輩子缺德的事幹的還少麼？可不能再犯錯了，這個孩子我很喜歡……他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可是不答應你——」

鳳七先生一雙長眉倏地向兩下一分，發出了陰森森地一聲冷笑，却自行忍着，改爲笑臉道：「誰說我要怎麼他了？妳就省省心吧！」

盧幽點頭道：「這樣就好……」

接着她隨即又自發出了一聲輕輕嘆息：「青桐……我這都是爲着你好……」

一面說，她隨即自行站起來，轉身向裏面步入，揮手表示說：「你們去吧！」

鳳七先生看向關雪羽說道：「我們走吧！」

出得門來，鳳七先生臉上儼然像是罩上了一層寒霧，一語不發，獨自前行。

二人一逕來到了早上下棋的亭子，坐下來。

「你怎麼知道她姓盧？」

鳳七先生精芒四射的一雙眸子，直直地逼視在他臉上。

關雪羽道：「是她自己說的！」

「她？說了些什麼？」

「沒有什麼，」關雪羽道：「只告訴我她的名字叫盧幽，她好像眼睛看不大清楚。」

「當然，她本來就是一個瞎子，哼哼，你可知道她的身份麼？」

關雪羽搖搖頭，忽然想到了鳳七先生方才稱呼她的一聲「七姨娘」，由不住猝然間使得他吃了一驚。

七姨娘？難道說這個盧幽的身份竟會比眼前鳳七先生還要高麼？

「你可知道她的確實年歲？」

「不知道！」關雪羽微似意外的道：「前輩爲何問起？」

鳳七先生臉上現出了一絲神秘的微笑，不祇是神秘，多少還隱藏着一些不懷好意的陰森……

「如果我說出了她實在的年歲，你必然會覺得大吃一驚，我告訴妳，她的實在年歲，已經九十七歲了……」

關雪羽眞的嚇了一驚。

鳳七先生吶吶的道：「她是一個厲害復又精明的女人，若不是皇天有眼，讓她眼睛瞎了，只怕今日的武林勢將會大亂特亂了，可就不是今天這般太平了！」

言下之意，倒似乎盧幽這個女人的無惡不爲了。

然而，關雪羽並不會因他的言語所蠱惑，他寧可凡事相信自己的眼睛與耳朵。

「方才我聽見前輩你稱呼她是『七姨娘』，莫非她是你老的長輩？」

鳳七先生臉上現出了鄙夷的笑容，欲言又止，伸手拿起了棋子道：「來，我們下棋吧！」

× × ×

這局棋直下到日落黃昏時分，關雪羽以二子見負，輸了這一局，饒是這樣，鳳七先生却對他刮目相看，大爲激賞，他那裏知道，關雪羽存心忠厚，並未施展全力，一來給對方面子上好看，再者自己也好早一點擺脫他的糾纏。

這局棋設若是關雪羽贏了，鳳七先生以長者之尊，必將不肯善罷甘休，勢將繼續下去，那可就是頭痛之事了。

返回居住處，他先行靜坐，練了一遍內功，只覺得透體生溫，雖然外面冰雪沃

野，氣溫甚低，他却並沒有覺出來一些兒寒冷之意，顯然方才飲下的雪蓮仙露，已經發生了效果，當眞是「靈物生靈」不可思議了。

天黑以前，冰兒照例送來了晚餐，一隻烤透了的雪鷄，却將紅米雪菇冬筍的配合着料置入鷄腹，是以鷄熟飯亦熟，吃起來別具滋味。

「味道好不好？」冰兒笑着說：「白天害你受了罪，特地弄點新鮮的給相公你嚐嚐新，這裏的雪菇和雪筍味道美極了，別處任它那裏也比不上——瞎婆婆就最愛吃這個，再來上一杯『大八片』，咳，那味道可就更美了！」

關雪羽問：「甚麼叫大八片？」

「是茶！吶，相公你看！」

一面說，隨手揭開了携來的茶碗碗蓋，現出了碗裏的茶，碧澄澄的茶水裏，沉澱着幾片如同小兒手掌般大小的茶葉，那茶葉色澤嫣紅，呈半透明體，絕難想像，以紅色的葉體，竟然會溶出碧色的汁水，也算是一奇了。

「這也是七指雪山特有的產品，是我們姑娘自己採下來烙製而成的，你等一會一喝就知道了！」

雪羽倒是眞的覺得餓了，不大會兒的工夫，整隻雪鷄都下到了肚裏。

冰兒笑咪咪的雙手奉上了茶，他接過來呷了一口，果眞異香蕩漾，唇齒留芬。

冰兒轉頭把一個猩猩紅的軟墊舖好在憑窗的一張靠背椅上，推開窗扉回頭笑道：「來吧，我的爺，在這裏歪一會，比甚麼都舒坦，你瞧瞧外面這花，開的可有多歡——」

一片姹紫嫣紅，着實地使他着迷了。除了盤龍虬結的那株老梅之外，光祇是一些盆景亦是奇觀，其中一多半，他竟然連名兒也叫不上來。

善解人意的冰兒，偏喜多事。

「這是鬱金香，這是虞美人，這是美女櫻……」那個最迷人的墜有串串小紅花，紫色花甕，冰兒指着說：「這是我們姑娘最喜愛的『吊鐘冰海棠』，養這盆花可費事啦！」

這些花雖然都比較耐寒，可是在七指雪山冬季這般氣候裏能夠生存下去，不能不稱得上是奇跡，顯然是經過了一番特殊的培養方法，才能適應。

冰兒捧上了香茗，雪羽接過來呷了一口，目光流覽在窗外那一片五色繽紛裏，只覺得無比溫馨。

一個念頭陡然自腦中興起。「我此來禍福尚在未知之數，豈能沉躭於眼前安樂之中？此間雖好，却與我素行不符，焉得就此沉醉？却須振作才是！」

一念之興，頓時有如兜頭澆了一盆水，霍地心如明鏡，一雙眼睛隨即自花叢中收了回來。

冰兒確是善解人意，立刻就覺出了有異。

「咦？相公，你怎麼啦？」

雪羽搖搖頭道：「妳用不着這麼服侍我，我一向是自己動手慣了，再說，這裏也不是我的家……」

冰兒嘻嘻一笑說：「姑娘臨去的時候，還讓我關照你說，要相公你把這裏就當成自己的家一樣，千萬不要拘束，你可怎麼又客氣起來了呀……」

關雪羽微微一笑，心知與她說也說不清，倒是眼前一件事，却十足的令他覺得有趣。

「妳可曾去過瞎婆婆那裏？」

一聽提起了瞎婆婆這個人，冰兒情不自禁的皺起了眉頭：「去過了，每天一次，給她送飯去。」

「每天一次？」

「早就這樣了！」冰兒說：「其實她早已練成了辟穀之術，十天半個月不吃一點東西也沒關係，却還每天要我送飯去，吃的都是一些古古怪怪的東西，簡直都成了神仙了！」

關雪羽道：「她來到七指雪山有多久了？」

「總有一二十年了，」冰兒仰着臉想了一會兒道：「到底有多久我可是不清楚，在我來到以前，她就來了……」

「她的武功如何？」

「誰也沒見過，不過……」冰兒說：「聽說是高不可測，不過，只可惜她是一個瞎子，一個人眼瞎了，本事再大，又能怎麼樣呢？」

話說到這裏，也就差不多了，關雪羽轉過話題談些別的：「想不到七指雪山金鳳堂，竟然會有如此氣勢，這麼大的地方，却只有你們這麼幾個人居住，實在是太孤單，太冷清了！」

冰兒嘆息道：「誰說不是呢！假使堂主與姑娘再一不在家，唉……那就不用提了……」

「這裏少了一個女主人，」關雪羽想起來忽然問道：「鳳姑娘的母親呢？」

冰兒神色微微一楞，苦笑着搖搖頭道：「不知道……」

她左右看了一眼，用一根手指輕輕壓在唇上輕噓了一聲道：「可別再問了，這是我們家的忌諱，無論是堂主或是姑娘，誰都不願提這件事，多年來早已成了習慣，相公你可千萬別在他們面前提起呀！」

關雪羽微微一笑，也就不再多說。內心未免有些狐疑，想一想到底是人家家裏的私事，既然不願提起，自然有難言之隱，自己又何必要知道？

二人又談了些別的，冰兒想到還有些事情有待料理，便自告辭去了。

關雪羽獨自個在屋裏看了半卷書，天色益晚，一片月色溢進來，顯示着今乃良宵。

推開窗望出去，月色下的白雪，簡直亮若燦銀，刺迫得肉眼生疼，恍惚中，他又看見了那隻小麋鹿，正自昂着一顆初出頭角的腦袋，在雪地裏左右顧盼，於是，老樹、寒梅、蒼松……在均勻的月光之下，俱都各有姿態，那是一種純屬靈性的「靜」態美，只有「心有靈犀」的人，才能完全領會。

關雪羽一霎間心靈上得到無比振奮，情不由己的拔身直起，「唰！」地掠身窗外。

正自昂首的幼鹿，乍見人影，嚇得轉身就跑。

關雪羽毋寧動了童心，心裏吶喊着「那裏跑！」便自發足疾追下去。

假借着追鹿，就勢活動一下身骨，關雪羽隨即施展出傑出的輕功絕技，一瀉如箭的直追下去。

一人一鹿，展開了亡命般地奔馳。

陡然間，關雪羽施展出燕家輕功絕技「追雲箭」身法，一連五六個起落，最後這個縱勢身子下落時，却已趕越在鹿身當前。

這勢子施展得快極了，隨着他落下的身子，右手霍地向前一遞，「噗！」地一聲，已按在了這隻幼鹿的頭頂上，鹿勢奇猛，霍然間重心猝失，頭部向下一沉，衝勁未去，以至於整個身子都爲之翻了起來，却爲關雪羽左手一托，就勢將這隻麋鹿擒到了手，舉了起來。

這番施展，眞個痛快，淋漓盡致，自然，他無意傷害這隻可愛的幼鹿，遂即輕輕把牠放下來，任其自去。

明月、白雪，映襯得極其清爽——一陣風襲過來，樹帽子唏哩嘩啦直是作响。

在搖曳開來的枝椏空隙之間，關雪羽忽然發覺到一幢巍然聳立的閣樓。

——這裏四面多樹，且是參天古樹，是以偌大的一幢樓舍掩蔽其間，設非來到近前，幾乎不爲所見。

關雪羽心裏不禁爲之一動，忖思着：「我只顧一路追趕那隻麋鹿，眼前竟不知來到了何處，設若是主人的禁處，又當如何是好？」

心裏這麼盤算着，到底由不住有些好奇，身子微微一閃，便自來到了樓前。

在無數參天大樹圍繞之中，眼前這座石樓越加顯得氣勢雄偉，想是年代久了，樓壁上爬滿了糾葛的老籐，近看簡直就像是一堵小山。

就在眼前大片樓影之中，隱約的透出了一點暗淡燈光，顯然這裏有人居住了。

關雪羽忽然猜想着，很可能鳳七先生便居住在這裏，雖說是自己無心來此，一個被他撞見，却也是尷尬之事，心裏念着，便即匆匆繞向一邊，穿林而出。

地上積着薄薄的一層雪，關雪羽爲恐留下脚印，特意的施展出踏雪無痕絕技，一逕向林內步入。

他原想儘快離開這裏，不意這一存心迴避，竟然反倒切入核心。

敢情這片樹林，是主人有意栽來遮蔽甚麼用的，關雪羽原本脚下甚快，一脚待將踏出，忽然似有所警，趕忙把那一隻待出的脚又收了回來。

正前方五丈開外，原來是一面高起的向天平台，很可能是這座山峯的最高峯頂，約莫有十丈見方，形成了一塊地勢高亢，極爲特殊的空曠場地。

使關雪羽感到吃驚的倒不是這塊空地，而是空地上直直佇立着的那個人——一身雪白大氅，迎風簌簌飛舞，兩隻手上各自調弄着一隻同樣白色的雪鷹。

關雪羽目力精銳，只一眼就看出了這個人正是鳳七先生，如此深夜不去睡覺，却在這裏玩鷹，倒是好雅興。

隨着他的衣袖揮處，那雙雪鷹只管圍着他翩翩起舞，一人二鷹在此雪夜這番戲要，看上去眞有仙人氣派，却使得關雪羽不便造次而忽然現身了。

所幸他見機抽身得早，要不然勢將爲對方所發現，只是他却知道鳳七先生聽覺靈敏，只消一點聲音，實必會爲他所察知，不得不特加小心。

這時，他悄悄隱身於樹後，一雙眸子注意着場子裏的一人二鷹，倒要看看下一步究屬如何？

月白雪明，照見得場子裏十分清晰，隨着鳳七先生雙手揮處，那一雙雪白大鷹霍地鼓翅而起，沿着現場四週翩翩飛舞起來。

看到這裏，不禁使得關雪羽又自吃了一驚，暗忖着鷹性最是機靈狠厲，莫非鳳七先生是借助這對雪鷹來放哨存警，以爲戒衞不成？

果眞如此，他又待將何爲？

心裏盤算着，關雪羽簡直進退不能，生怕一個不愼，驚動了兩隻飛鷹，暴露了身形，倒像是自己存心來此偷窺了，豈非有嘴也說不清楚。

場子裏的鳳七先生這時已脫下了身上的大氅，現出了裏面的一襲黑色便裝。

忽然，他面向西面拉開了一個架式。

關雪羽頓時大悟：「噢——原來此老是在練功夫……倒要瞻仰瞻仰，看看是甚麼奇特的功夫，值得他如此心存警戒？

關雪羽這一霎心旌頻搖，生怕忽然爲他發覺，却又不免心存好奇，一時掩身樹後，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

鳳七先生果然是在練功夫，只見他左脚緩緩的向外跨出一步，成了「左弓右箭」之勢，同時仰面的天，緩緩地吐出了一口長氣，竟自行起了「吐納」功夫來。

關雪羽不禁大是奇怪，武林中雖然門派迥異，各門派練習武功，都有他們自己的方法，但是就吐納一門來說，却是大同小異，像眼前鳳七先生這般拉着了馬步練習的方式，却是前未之聞，不免引起了他極度的好奇，遂即屛息凝神的仔細觀望下去。

這一陣別開生面的吐納之術足足持續了有半盞茶的時間，雙方相距甚遠，關雪羽極力辨認，亦難看出他的面部表情，却可以看見他原本瘦頎的身子，漸漸漲大起來，隨着他每一次的呼息，身形即漲大了許多，漸漸地，這個身子竟像是吹漲滿了氣的羊皮筏子，使得關雪羽大大爲之駭異不止。

這種能使體魄元氣漲大的功力，在內功中屬於「混元一氣功」，能練成這般功夫的人，多半全身上下刀槍難犯，且能以氣機傷人百步內外，是一種極厲害的內家功夫。

武林中雖然很多人都知道這個功夫，他是識其門而入者，却少之又少，能够練成功的，更是千不聞其一，那就更少了。

關雪羽心裏甚是驚異，這才知道眼前的鳳七先生莫怪乎在江湖上有這麼大的名頭，敢情實在是有眞功夫，今夜如非是自己親眼看見，簡直難以相信，他已練成了混元氣功。

兩隻雪鷹環繞這片場地四週，翩翩起飛着，略有風驚草動，勢將逃不過牠們那四隻銳利的眼睛。

鳳七先生練完了氣功之後，身子重新站好，緊接着却又擺出了一個姿式。

（未完）